古典诗词名家

杜甫诗选

张忠纲 选注



杜甫诗选

张忠纲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诗选/张忠纲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重印)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47－X

Ⅰ．杜… Ⅱ．张… Ⅲ．杜诗－选集 Ⅳ．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484 号

书　　名　杜甫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张忠纲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⅝　字数 206 千字
印　　数　400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47－X/I·568
定　　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言

一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十三世祖杜预,为魏、晋间名臣,人号“杜武库”。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曾祖依艺,为巩县令。祖父审言,为武后时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夫人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

杜甫早慧,七岁即能作诗,十四五岁时,即与文坛名士交往,受到他们的称许。19岁时,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20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父杜闲时任兖州司马,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开元二十九年前后,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744)四月,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由于权相李林甫作梗，应试者全部落选。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但毫无结果。天宝十载正月，玄宗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等候分配。但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不就，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省家，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因远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困居长安时期，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世因称“杜少陵”。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明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闻肃宗即位，即于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虏，押送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险由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十六日，被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宰相张镐救免。闰八月，敕放鄜州省家，写了《北征》等诗。乾元元年(758)六月，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华州，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三吏”、“三别”。七月，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十月，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由同谷抵成都。上元元年(760)春，卜居西郊草堂。二年岁末，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给予不少照顾。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武奉召入朝，甫送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元年(763)，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二年正月，严武再镇成都。六月，

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又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退出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东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夏初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居夔近两年，写诗400馀首。大历三年(768)正月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五年冬，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安史之乱”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他的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至死不衰。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批评，他的疏救房琯，都说明他是直臣，与愚忠无干。杜甫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创作中。而他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想人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止跳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始终是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杜甫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一副博大的胸襟。安史之乱前夕，他由长安往奉先探家，“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而杜甫的伟大，恰恰是在自己惨遭不幸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种己饥己溺的仁者胸怀，在他的许

多诗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可以说，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之。而传诵千古的杜诗，就是这些思想生动形象的反映。所以后人多认为杜甫是儒者典范，往往把杜诗比作儒家经典。当然，在唐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中，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他也受到佛道思想的一些影响，但那是次要的。

二　杜甫的文学成就

杜甫作品流传下来的，有诗1450多首，文、赋28篇。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而这一历史转折的界标，就是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爆发的“安史之乱”，他当时44岁。这就是说，杜甫一生，有四分之三时间是生活在所谓“开天盛世”，而四分之一时间，即最后15年，是在战乱漂泊中度过的。盛世的熏陶和战乱的体验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巨大的反差却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杜甫正是用如椽之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广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内容极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军国大事，帝王将相，小到个人琐事，生活情趣；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绘画、舞蹈、书法、音乐等。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故被誉为“诗史”。他以诗写时事，如《洗兵马》、《三绝句》等；以诗发议论，如《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以诗写人物传记，如《八哀诗》等；以诗写传奇，如《义鹘行》等；以诗写奏议，如《塞芦子》等；以诗写赠序，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以诗写书札，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等；以诗写自传，如《壮游》、《遣怀》等；以诗写游记，如《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渼陂

行》等。至于咏物抒怀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在杜甫手中,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他把诗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杜甫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社会体验和广阔的观察视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广收博取的开明态度,加之“诗是吾家事”的家学传统,使他对诗有着一种超人的执着精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简直是视诗为生命的。正因如此,杜甫不仅使诗的题材和体裁范围空前扩大,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程度;而且使诗歌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故被尊为“诗圣”。杜甫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仅仅是“集大成”而已,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诗到杜甫为一大变。杜甫诗歌不仅表明中国诗歌史从浪漫转向写实的重大变化,而且以更加内在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社会地位的调整为背景,反映士人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审美范型的重大转变。清人陈廷焯说得好:“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白雨斋词话》卷七)“与古为化,化而能新”,可以概括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贡献。宋初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诗云:“子美集开诗世界。”这是对杜诗价值判断的一次升华,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诗歌演进的历程而言,杜甫的所谓“开诗世界”,就是肇示了诗歌由“唐韵”向“宋调”的转变。所以说,杜甫又是处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

杜诗众体皆有,诸体兼擅,诸法俱备,为后世开无数法门。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杜诗共1458首,其中五古263首,如《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赠卫八处士》、“三

吏”、“三别”、《佳人》、《梦李白二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七古141首，如《兵车行》、《丽人行》、《丹青引》、《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五律630首，如《房兵曹胡马》、《画鹰》、《夜宴左氏庄》、《春望》、《月夜》、《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等；七律151首，如《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宿府》、《又呈吴郎》、《登高》等；五排127首，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七排8首，如《清明二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五绝31首，如《八阵图》等；七绝107首，如《赠李白》、《赠花卿》、《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杜诗不仅名篇众多，而且富于创造，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瑰宝。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向被誉为“古今绝唱”。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更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清王士禛认为“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居易录》卷二一)把杜甫的七言古诗奉为“千古标准”。律诗，特别是七律，更是成熟于杜甫。清钱良择《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云：“七言律诗始于初唐咸亨、上元间，至开、宝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融为今体，实千古律诗之极则。同时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对偶不能整齐，或平仄不相黏缀，上下百馀年，止少陵一人独步而已。”明胡应麟就把他的《登高》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杜甫又是拗体七律的创始者，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等。他到夔州后写的一些长篇排律和联章诗，如《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以它独特的风貌，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已达到全新境界。可以说，夔州时期，杜甫的诗艺已达

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杜诗,特别是律诗,可以说是从容于法度之中,而又变化于法度之外。他于法度中求变化,纵横变化中自有法度,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杜诗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所呈现出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顿挫”,是指杜诗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忧愤郁勃;形式上的波澜老成,顿挫变化;语言上的精炼准确,含蓄蕴藉。从而形成了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博大宏远、真气淋漓的美学风貌。

三 杜甫的影响和历代研究情况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杜甫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他影响的。唐代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韩愈、孟郊、贾岛、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韩偓、韦庄等;宋代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金代元好问等;明代袁凯、李梦阳、郑善夫、陈子龙等;清代钱谦益等,无不推尊杜甫,学习杜甫。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歌,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他的人格,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他的思想,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诗圣杜甫那种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的崇高精神,在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国难深重、危亡在即的关键时刻,不知影响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献身! 宋末文天祥被囚元人狱中,至死不屈,集杜句成诗200首。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

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来苏在《关于杜甫》一文中说：“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骨头的一个人。他在颠沛流亡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要穷死饿死的时候，还总是念念不忘国家。他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地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闻一多更称誉杜甫是我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唐诗杂论·杜甫》)。继承和发扬杜甫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艺创作，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旧唐书·杜甫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杜甫集》60卷，唐代宗大历年间，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惜都不存。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有400多种，流传至今的200多种。唐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一为两宋时期，号称“千家注杜”。今传杜集最早者为北宋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的《杜工部集》20卷。此后杜集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类、分韵之作，皆祖此本。南宋最著者，有郭知达辑《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又称《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补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而最有价值的是赵次公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此本仅存明抄残本26卷，全本则有今人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二为明末清初时期。主要评注本有王嗣奭撰《杜臆》、钱谦益撰《钱注杜诗》、朱鹤龄撰《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撰《杜诗详注》、浦起龙撰《读杜心解》、杨伦撰《杜诗镜铨》等。今人研究杜甫的著作，多达

100馀种，主要有冯至著《杜甫传》、萧涤非著《杜甫研究》、陈贻焮著《杜甫评传》等。研究资料有中华书局出版《杜甫研究论文集》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年谱有闻一多编《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

本书共选杜诗151题193首，杜诗原文以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仇兆鳌撰《杜诗详注》为底本，参校他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书中错讹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张忠纲

2004年元月于山东大学耘斋

目录

前言 …… 1

望岳 …… 1
登兖州城楼 …… 2
房兵曹胡马 …… 3
画鹰 …… 4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
　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 …… 5
夜宴左氏庄 …… 8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 9
赠李白 …… 10
春日忆李白 …… 11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 12
饮中八仙歌 …… 14
今夕行 …… 16
高都护骢马行 …… 17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 19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 22
乐游园歌 …… 25

兵车行 …… 27
前出塞九首(其一、其二、其三、其六、其九) …… 30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 34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 36
曲江三章章五句 …… 38
贫交行 …… 41
丽人行 …… 42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 …… 45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其五、
　其九、其十) …… 47
醉时歌 …… 50
城西陂泛舟 …… 52
渼陂行 …… 53
九日寄岑参 …… 56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 58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 61
天育骠图歌 …… 65
后出塞五首(其一、其五) …… 66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69
月夜 …… 74
悲陈陶 …… 75
悲青坂 …… 76
哀王孙 …… 77
哀江头 …… 80
塞芦子 …… 82
春望 …… 85

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 86
述怀 …… 87
月 …… 89
羌村三首(其一) …… 90
北征 …… 91
彭衙行 …… 99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
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 102
春宿左省 …… 103
曲江二首 …… 104
义鹘行 …… 106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
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
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 109
九日蓝田崔氏庄 …… 110
洗兵马 …… 111
赠卫八处士 …… 117
新安吏 …… 119
石壕吏 …… 121
潼关吏 …… 122
新婚别 …… 124
垂老别 …… 126
无家别 …… 128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 …… 130
佳人 …… 131
梦李白二首 …… 133

月夜忆舍弟 …… 136
天末怀李白 …… 138
捣衣 …… 138
空囊 …… 139
凤凰台 …… 141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 143
堂成 …… 149
蜀相 …… 150
江村 …… 151
狂夫 …… 152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 153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 155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 156
客至 …… 157
漫成二首 …… 158
春夜喜雨 …… 159
春水生二绝 …… 161
后游 …… 162
江亭 …… 163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其六) …… 164
绝句漫兴九首(其一、其三) …… 165
进艇 …… 167
石犀行 …… 168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169
赠花卿 …… 171
枯棕 …… 171

不见 …… 173
野望 …… 174
少年行 …… 175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 176
戏为六绝句(其一、其二、其五、其六) …… 178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 182
宗武生日 …… 18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 184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 186
天边行 …… 188
忆昔二首(其二) …… 189
别房太尉墓 …… 191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
严郑公五首(其四) …… 192
题桃树 …… 194
登楼 …… 195
绝句二首 …… 196
绝句四首(其三) …… 198
丹青引 …… 199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 202
宿府 …… 205
绝句三首(其三) …… 206
春日江村五首(其一) …… 207
莫相疑行 …… 207
去蜀 …… 209
禹庙 …… 210

旅夜书怀 …… 211
白帝城最高楼 …… 212
八阵图 …… 213
古柏行 …… 214
白帝 …… 216
夔州歌十绝句(其七) …… 217
诸将五首 …… 218
秋兴八首 …… 225
咏怀古迹五首 …… 236
解闷十二首(其六、其七) …… 244
夜 …… 245
返照 …… 246
壮游 …… 247
阁夜 …… 256
缚鸡行 …… 257
愁 …… 258
洞房 …… 259
宿昔 …… 260
能画 …… 261
斗鸡 …… 262
历历 …… 263
洛阳 …… 264
骊山 …… 265
提封 …… 266
孤雁 …… 267
登高 …… 268

又呈吴郎 …… 269
月 …… 270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 271
冬至 …… 275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 276
江汉 …… 278
登岳阳楼 …… 279
蚕谷行 …… 280
朱凤行 …… 281
江南逢李龟年 …… 282

望　岳

岱宗夫如何[1]？齐鲁青未了[2]。
造化钟神秀[3]，阴阳割昏晓[4]。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6]！

题　解

开元二十四年(736)，应试落第的杜甫开始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他的父亲杜闲，时为兖州(今属山东)司马。省亲漫游，可谓一举两得。这首诗即是他这次漫游时所作。杜诗以“望岳”为题者共三首，望的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这首望的是东岳泰山。

题为“望岳”，全诗即着力突出一个“望”字，句句是望，望岳之色，望岳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正如仇兆鳌所说的：“此望东岳而作也。诗用四层写意：首联远望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杜诗详注》卷一)写得由远及近，层次分明，境界高远，寓意深刻。这首诗既生动地描绘了泰山巍峨的雄姿和壮阔的景象，更突出地表现了青年诗人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

注　释

〔1〕岱宗：泰山别称。岱，始也；宗，长也。泰山为五岳之首，故称岱宗。在今山东省中部，主峰玉皇顶在泰安市北，海拔1545米。夫，指代词，即实指岱宗而言。　〔2〕齐鲁：周代两大诸侯国名，在今山东境内。齐在泰山之

北,鲁在泰山之南。青:指山色。未了:没有尽头。施补华说:“五字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岘傭说诗》) 〔3〕造化:谓天地,大自然。钟:聚。神秀:神奇峻秀。 〔4〕阴:指山北。阳,指山南。山南向阳,故天色晓;山北背阴,故日色昏。一山之隔,判若昏晓,可见泰山之高大。割:分。

〔5〕决:裂开。眦(zì):眼角。 〔6〕会当:定当,表示心所预期。凌:登临。绝顶:最高峰。众山小:化用《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

登兖州城楼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1]。
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2]。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3]。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4]。

题解

此诗为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第一次漫游齐赵时所作。兖州,今属山东省济宁市。诗写登上兖州南城楼纵目时的所见所感。首联点题,中间二联紧扣诗题,写“纵目”所见:颔联写远眺之景,俯仰千里,乃就空间而言;颈联写近观之景,上下千年,是就时间而言。尾联以“临眺”作结,与开头“纵目”遥相呼应,由自然景色的描述转到对历史的深沉思索。整篇开合动荡而又一气贯通,意境苍凉,结构谨严,格律工稳,颇具章法,前人以为“五律正锋”,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

注释

〔1〕东郡:指兖州。因在杜甫所居东都洛阳之东,故称“东郡”,系泛指,非汉之东郡。旧注多误。趋庭:古时称子承父教为“趋庭”。典出《论语·季氏》:“鲤(孔子之子)趋而过庭。”孔子教以学诗、学礼。杜甫的父亲杜闲这时作兖州司马,他来省视,故曰“趋庭”。南楼:即兖州南城楼。遗址在今兖州市内,人称“少陵台”。纵目初:言今日始得登楼纵观。 〔2〕“浮云”二句:写登楼所见远景。海岱:指东海、泰山。青徐:指青州、徐州。《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州”。这四处都与兖州相邻。

〔3〕孤嶂:指峄山,又称邹峄山,在今山东省邹城市东南。秦碑:指秦始皇登峄山所刻石碑。《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荒城:指鲁故城(又称曲阜故城)。鲁殿:指鲁灵光殿,为汉景帝子鲁恭王刘馀所建。在汉末战乱中,许多殿宇皆遭毁坏,惟灵光殿岿然独存。遗址在今曲阜市区东北部。馀,残存。

〔4〕“从来”二句:言登楼怀古所引起的惆怅情绪。从来:犹自来,向来。古意,即缅怀、追念古人之意。踌躇:犹豫,含惆怅意。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1],锋棱瘦骨成[2]。
竹批双耳峻[3],风入四蹄轻[4]。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5]。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6]。

题解

这首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兵曹是兵曹参军事的省称。唐代诸州府置兵曹参军事(下州不置),掌武官选举、兵器甲仗、门卫、烽候、驿传等事。诸卫诸军、东宫诸率府及诸王府亦置此官。房兵曹,名字不可考。胡马,泛指当时西北边疆地区所产的马。

这首诗极赞房兵曹胡马之奇，亦为自身写照。明人张绎说："前表其相之异，后状其用之神。四十字间，其种其相，其才其德，无所不备，而形容痛快，凡笔望一字不可得。"（《杜工部诗通》卷一）

注释

〔1〕大宛(yuān)：汉代西域国名，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盛产良马。胡中良马，无如产自大宛者，故曰"大宛名"。　〔2〕锋棱：形容胡马神旺气锐。　〔3〕形容马之双耳像削过的竹筒。批，削。峻，尖锐。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马)耳欲小而锐，如削筒。"又曰："(马)耳欲得小而促，状如斩竹筒。"　〔4〕形容马在奔驰时四蹄轻快，犹如风驰电掣一般。语本《拾遗记》卷七：曹洪所乘马，"号曰'白鹄'，此马走时，惟觉耳中风声，足似不践地。……时人谓为乘风而行，亦一代神骏也"。　〔5〕无空阔：意为不知有空阔，极言马之善走。堪：胜任。托死生：意谓此马可使人临危脱险，化险为夷。二句极写胡马的气概和品质，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马之意。杜甫《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意同此。　〔6〕二句意谓房兵曹乘此良马即可立功万里之外。骁腾，骁勇飞腾。杜甫《高都护骢马行》之"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正与末联意同。

画　鹰

素练风霜起〔1〕，苍鹰画作殊〔2〕。
掣身思狡兔〔3〕，侧目似愁胡〔4〕。
绦镟光堪摘〔5〕，轩楹势可呼〔6〕。
何当击凡鸟〔7〕，毛血洒平芜〔8〕。

题解

这是一首题画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作者通过描摹画鹰的威猛姿态和跃跃欲试的神情，因画及真，抒发了诗人自负不凡、痛恶庸碌的壮志豪情。清人边连宝评曰："笔力矫健，有龙跳虎卧之势，其疾恶如仇、砢硉不平之气，都从十指间拂拂出矣。"（《杜律启蒙》五律卷一）

注释

〔1〕素练：画鹰所用白绢。风霜：形容画鹰神态威猛如挟风霜。首句五字，鹰之猛鸷、画之神采俱现。　〔2〕作：创作。殊：殊异，谓画得特别出色。　〔3〕掀(sǒng)身：犹竦身，有所思貌。思狡兔，想要攫取狡兔。〔4〕侧目：侧目而视，即斜视。似愁胡：形容鹰的眼睛色碧而锐利。因胡人（指西域人）碧眼，故以为喻。愁胡指发愁时的胡人。语本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状若悲愁于危处"。晋孙楚《鹰赋》："深目蛾眉，状似愁胡。"　〔5〕绦(tāo)：丝绳，指系鹰的绳子。镟(xuàn)：金属转轴，指鹰绳另一端所系的金属环。光堪摘：言绦镟之色鲜明可爱。堪，可以。此句极言鹰饰之美。　〔6〕轩楹，堂前廊柱，指画鹰所在地点。势可呼：样子似乎可以呼之去打猎。　〔7〕何当：何时。凡鸟：平凡的鸟。　〔8〕平芜：荒原。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幽明录》云：楚文王猎于云梦之泽，云际鸟翱翔飘扬，鹰见之，"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两翅，广数十里。"末句本此。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

二仪积风雨，百谷漏波涛[1]。
闻道洪河坼，遥连沧海高[2]。
职司忧悄悄，郡国诉嗷嗷[3]。

舍弟卑栖邑，防川领簿曹[4]。
尺书前日至，版筑不时操[5]。
难假毫鬓力，空瞻乌鹊毛[6]。
燕南吹畎亩，济上没蓬蒿[7]。
螺蚌满近郭，蛟螭乘九皋[8]。
徐关深水府，碣石小秋毫[9]。
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10]。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11]。
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12]。

《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九年（741），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损居人庐舍，秋稼无遗，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漕；河南北诸州，皆多漂溺。"诗当作于是年。时杜甫已由漫游齐赵回到东都洛阳。临邑，县名，唐属齐州济南郡，即今山东临邑县。舍弟，自称其弟的谦词。甫弟有颖、观、丰、占四人。此指杜颖。簿领，汉代诸县皆置主簿，为县佐吏，唐仍之。掌钱谷簿书等事，亦简称簿。时杜颖为临邑主簿，兼领防川之职。这首诗记述了水患之烈与人民受灾之苦，融想象与写实为一体，充满了战胜灾害的信心，风格豪宕雄健，是杜甫现存的第一首排律。

〔1〕二句说明黄河泛滥之由。二仪，天地。积风雨，谓久雨。《抱朴子·外篇·逸民》："弥纶二仪，升为云雨，降成百川。"百谷，众谷。　〔2〕洪河：指黄河。坼(chè)：裂开。此指黄河决口。沧海：大海。《初学记》卷六："东海之别有渤澥，故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　〔3〕职司：指主管

治水之官。悄悄:忧貌。《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郡国:指受灾诸郡县。嗷嗷:愁叹声。《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毛传:"未得所安集,则嗷嗷然。"下句写郡县官吏诉说灾民嗷嗷待哺之惨状。

〔4〕栖邑:犹所居之邑,此是临邑。簿曹:官名。领簿曹,谓弟颖为临邑主簿。

〔5〕尺书:书信。版筑:以版夹土而筑堤。不时:时时。操:指操版筑。

〔6〕鼋(yuān):大鳖,俗称癞头鼋。鼍(tuó):一名鼍龙,又名猪婆龙,今称扬子鳄。《文选·江淹〈恨赋〉》:"方架鼋鼍以为梁。"李善注引《竹书纪年》下云:"周穆王三十七年,伐纡,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乌鹊:《尔雅翼·释鸟一》:"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即俗传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鼋鼍、乌鹊,言不能借之以为桥梁,故曰"难假"、"空瞻"。假,假借。

〔7〕燕南:今河北省南部。畎(quǎn):田间水沟。畎亩,谓田地。济上:今济南、兖州一带。

〔8〕螺蚌:水中软体动物。郭:外城。蛟螭:传说中龙类动物。九皋:深泽。《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

〔9〕徐关:地名,唐属齐州济南郡,在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西。即春秋鲁成公十七年(前574)齐侯与国佐订盟之处。杜诗另有"徐关东海西"(《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其一)语。水府:水所聚集之处。刘劭《赵都赋》:"天浪水府,百川是钟。"碣(jié)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山顶有巨石矗立,高数十丈,故称碣石。二句极言水势之大。徐关近济,碣石近燕,深成水府,小若秋毫,皆为大水淹没。

〔10〕白屋:茅屋。上句谓白屋淹没,惟留孤树。艘:船之总名。下句谓一片汪洋,万船若失。

〔11〕吾衰:非衰老之谓,乃谓运蹇不遇,犹漂泊湖南《上水遣怀》诗所云"我衰太平时"之意。泛梗:杜甫自比。《战国策·齐策三》:土偶谓桃梗曰:"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利涉:顺利渡水。蟠桃:传说中仙桃。《艺文类聚》卷八十六:"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树,屈盘三千里,曰蟠桃。"

〔12〕钓鳌:《列子·汤问》:渤海之东有五山,天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负戴。龙伯国有大人,举足数步而至五山,"一钓而连六鳌"。后遂以钓鳌喻抱负远大或举止豪迈。掣(chè):有制服意。临邑近海,故用蟠桃、巨鳌事。传说巨鳌能致河溢之灾,故杜甫有"掣巨鳌"之想,正应题中所

谓“用宽其意”。

夜宴左氏庄

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1]。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2]。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3]。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4]。

题解

左氏庄，不详所在。此诗当为天宝二、三年(743—744)间作。写夜宴庄园情景，寄兴闲远，状景纤悉，写情浓至，开阖参错，用意精绝。清人顾宸曰：“看此诗，鼓琴看剑，检书赋诗，生平乐事无不具。风林初月，夜露春星，以及暗水花径，草堂扁舟，天文地理，重叠铺叙一首中，浑然不见痕迹，却逐联紧接，一气说下，八句如一句，总说得‘夜宴’二字。”(《辟疆园杜诗注解》五律卷一)

注释

〔1〕纤月：初生之月。衣露：衣为夜露所湿。净琴：琴音清，故云。张：弹琴。　〔2〕暗水：月落后，但闻水声潺潺而不见形影，故云“暗水”。带：映带。因月落而星光增辉，映带草堂。清人黄生说：“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三四就无月时写景，语更精切。上句妙在一‘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见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卷一引)　〔3〕检书：检阅书籍。因时间久，故“烧烛短”。长：深长。引杯长，即喝满杯，所谓“引满”。检书、看剑，正写春夜雅兴。　〔4〕诗罢：诗成，即指此诗。吴咏：用吴音吟诗。吴，今江浙一带。扁舟：小船。杜甫早年曾漫游吴越，今闻吴咏，遂忆旧

游，故曰“意不忘”。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东藩驻皂盖[1]，北渚凌青荷[2]。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3]。
云山已发兴，玉珮仍当歌[4]。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5]。
蕴真惬所遇[6]，落日将如何[7]！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8]。

题解

天宝四载(745)再游齐鲁时作。李北海，即李邕，当时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时任北海郡(郡治在今山东青州)太守。历下亭，济南名胜，因在历山(即今千佛山)之下，故称。始建于北魏以前，郦道元《水经注》称为“池上客亭”，故址在今济南市五龙潭公园内。今大明湖中之历下亭，为清初李兴祖所建，非杜甫来游时之历下亭。旧注多误。天宝四载夏，李邕由北海郡赶来与杜甫相会，宴于历下亭，杜甫即席为赋此诗。前四句叙事，中四句写景，末四句惜别。本诗虽是即席而作，但在选词造句上，颇见功力。诗的体裁为五古，但前四联对仗工整，精妙自然。特别是开头两句，“东藩”对“北渚”，“驻”对“凌”，“皂盖”对“青荷”，不仅平仄对、词性对，而且方位对、颜色对，且全为眼前实景实事，无一空话，至为工巧。

注释

〔1〕东藩:指李邕。藩,屏障。古时封建诸侯以屏藩王室,故称诸侯为藩国。后之州牧郡守,相当于古之方伯诸侯。邕为太守,故得称藩。北海在京师之东,故称"东藩"。皂盖,黑色车盖。汉时太守皆用皂盖。〔2〕渚:水中高地。凌:升也,高也,为凌空、凌虚之凌。青荷:原作"清河"。校语云:"一作'青荷'。"今从一作。按:清河为古河名,战国时介于齐赵两国间。而流经济南的济水被称为清河,则始自杜佑《通典·州郡二》。故清人阎若璩曰:"自汉至隋、唐,惟有济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后,始有大小清河之分。"(《潜丘札记》)杜佑后于杜甫,《通典》书成之日,杜甫死已三十馀年,距杜甫写此诗近六十年。故以"青荷"为是。"北渚"实即历下亭所在的位置,高踞水中,四周青荷环绕,景致绝佳,于是才引起下文所说的幽兴。〔3〕二句为歌咏济南的名联。方位以西为右,以东为左,齐地在海之西,故曰"海右"。此亭:即指历下亭。历下亭始建于北魏以前,距杜甫来游已有二三百年,故云"古"。自汉代以来济南名士辈出,又原注:"时邑人蹇处士等在座",故曰"名士多"。〔4〕二句写宴会的情致。远处云山相接的美丽景色,足以引发起人们的豪兴逸致,而歌妓们甜美的歌喉又给宴会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兴(xìng):兴致。玉珮:古时衣带上所佩之玉饰。此代指侑酒的歌伎。当歌:当筵而歌。〔5〕二句流水对,描绘周围环境之清幽。意谓亭子附近有修竹蔽荫送爽,不必以流水消暑也。交流:指历水与泺水在此合流,同入城北鹊山湖。空:有空自、空劳意。〔6〕蕴真:蕴含真趣。语出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惬:遂心适意。〔7〕这句是留恋盛宴将散,慨叹暮色催人而无可奈何。〔8〕贵:指李邕。贱:杜甫自谓。俱物役:是说无论贵贱,同为事物所役使,不得自由,别易会难,故有难重游之叹。公:指李邕。重过:重游。

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1],未就丹砂愧葛洪[2]。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3]。

题解

天宝四载(745)秋,杜甫与李白在鲁郡(今山东兖州)相别,遂作此诗以赠。李集中也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甫诗自叹失意浪游,而惜白怀才不遇。既是对李白的规戒,亦含自警之意。蒋弱六评此诗曰:"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杜诗镜铨》卷一引)

注释

〔1〕相顾:犹见顾。飘蓬,随风飘转不定的蓬草,常喻人之流离飘泊。时李、杜二人皆浪迹山东,故以飘蓬为比。　〔2〕就:炼成。丹砂,即朱砂,炼丹所用药。葛洪,自号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曾在罗浮山炼丹,积年而卒。此句是说李白虽喜好炼丹,却没炼成,实有愧于先师葛洪。时李白已正式成为道教徒。　〔3〕空度日:虚度年华。飞扬跋扈(bá hù),不守常规,狂放不羁。李白嗜酒且好"借酒浇愁",故云"痛饮狂歌";李白喜击剑,好任侠,故云"飞扬跋扈"。李白才华横溢,胸怀"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之志,却未获大用,故云"空度日"、"为谁雄"。两句相对,句中自对,颇具流动之美。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1]。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2]。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3]。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4]。

天宝四载(745)秋,杜甫与李白相别于山东兖州。不久,李白去江东漫游,杜甫赴长安求仕,此后二人再没有会面。这首诗是天宝五载春,杜甫在长安怀念李白而作。这首五律,上四句,盛赞李白诗才;下四句,抒发对李白的深切怀念。全诗始终贯穿一个"忆"字。作者把对李白其人的深切怀念与对李白其诗的倾慕赞扬,水乳交融在一起。而对李白其人的怀念,又突出了一个"诗"字。由盛赞其诗始,以渴望"重与细论文"终,承接紧密,前后呼应,转折自然,情景相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1〕飘然:高超之意。思(sì):指才思。不群:不同于一般人。谓白才思超群。二句对仗工巧。"白也"对"飘然",白是人名,飘是风名,自可对偶。又连用也、然、无、不四个虚词,摇曳生姿,遂使"诗仙"李白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清新:自然新鲜,力避陈腐。俊逸:飘逸洒脱,不同凡俗。庾开府:即庾信,字子山。南朝梁代著名诗人,后入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庾开府"。鲍参军:即鲍照,字明远。南朝刘宋时著名诗人,曾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故称"鲍参军"。二句以兼擅庾、鲍之长盛赞李白之诗。 〔3〕渭北:渭水之北,借指长安一带,为杜甫所在地。江东:泛指长江以东地区,即今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一带,为李白当时所在地。二句互文见义,寓情于景,写二人天各一方,彼此都深相怀念之情。〔4〕樽:酒器。论文:即论诗。六朝以来,有所谓文笔之分,而通谓诗为文。李杜同游齐鲁时,曾互相讨论作诗的甘苦心得,今别后追思,倍加神往。一个"重"字,隐含以前已相与论过;一个"细"字,暗示别后另有所悟,亟思重与论之。杜甫喜欢论诗,尤喜"细论",其《敝庐遣兴奉寄严公》诗云:"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可发末二句之义。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1]。

诗卷长留天地间[2]，钓竿欲拂珊瑚树[3]。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4]。
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归路[5]。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6]。
惜君只欲苦死留[7]，富贵何如草头露[8]。
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9]。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10]？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11]。

题解

天宝五载(746)春在长安作。孔巢父，字弱侯，孔子三十七世孙。曾与李白等六人隐居山东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尝游长安，辞官归隐。谢病，托病弃官，并非真病。临行前，蔡侯为他饯行，杜甫在座，写此诗为他送行。时李白正在浙东，诗末念及，故题用“兼呈”。开篇二句突兀而起，接下来以洒脱的笔墨预想巢父此后的行迹，缥缈恍惚，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巢父归隐的赞叹。全诗洋溢着诗友之间的浓浓深情。吴农祥评曰：“起奇住奇，杂杂沓沓，妙在词尽而意不尽。”(《杜诗集评》卷五引)

注释

〔1〕首二句写巢父无心功名富贵。掉头，犹摇头。“不肯住”三字须与下文“苦死留”对看，方得确解。朋友苦留，巢父不肯，故而摇头。一说转头，言掉头不顾而去，亦通。住：留下来。人海：因江东濒海，故云。　〔2〕巢父“早勤文史”，亦善属文吟诗，有《徂徕集》行世，故曰“诗卷长留天地间”。
〔3〕珊瑚为热带深海中之腔肠动物，骨骼相连，形如树枝，古人皆误认为植物，故称之曰“珊瑚树”。巢父归游江东，志在遁世隐居，以鱼钓为乐，故用钓

竿拂珊瑚树事。〔4〕巢父隐居遗世，故以远处于深山大泽的龙蛇比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远：远去，指避世隐居。此以远处深山大泽的龙蛇，比喻怀才不遇、遁世高蹈的巢父。春寒：点明送别的季节。〔5〕蓬莱：传说中海上三仙山之一。织女：星名，神话中天帝的孙女，并为吴越分野，故用之。云车：仙女所乘。虚无：谓神仙之境。不是尘俗名利之薮，故曰虚无。归路：归宿。归，一作"征"。征路，即所往之路。〔6〕知其故：指巢父弃官访道的原由。此言世人不能理解，反衬巢父高洁脱尘。〔7〕苦死留：拼命留。〔8〕这句应读作"富贵何如？草头露！"〔9〕蔡侯：生平不详。侯，是尊称。静者：谓体于老庄之旨而得其清静之道者。杜诗凡四用之，皆指不交官府、不热衷富贵者流。意有馀：别人"苦死留"，而蔡侯却置酒欢送，其意深远，故云。前除：庭前阶除。〔10〕罢琴：指筵席将散。酒阑琴罢，就要分别，故不免"惆怅"。惆怅，伤感。空中书：仙人寄来的书信，指孔巢父的来信。因巢父得道而隐，故以神仙比之。〔11〕二句嘱托巢父南行若见李白，请代为问好。即诗题之"兼呈"意。禹穴：在浙江绍兴市东南会稽山麓。《史记·夏本纪》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一说为禹藏书之所。问讯：问好、问候之意。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1]，眼花落井水底眠[2]。
汝阳三斗始朝天[3]，道逢曲车口流涎[4]，
恨不移封向酒泉[5]。
左相日兴费万钱[6]，饮如长鲸吸百川，
衔杯乐圣称避贤[7]。
宗之潇洒美少年[8]，举觞白眼望青天[9]，
皎如玉树临风前[10]。
苏晋长斋绣佛前[11]，醉中往往爱逃禅[12]。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13]。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14]。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15]。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均以豪饮著称，故戏题为“饮中八仙”。据新、旧唐书《李适之传》及《玄宗纪》，适之罢相在玄宗天宝五载(746)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后，时杜甫初至长安。全诗用《史记》合传之法写歌行，结构特别，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前后没有起结；并列地分写八个人，八人醉态各具特点，但都性格鲜明，如中国画中的条幅。

〔1〕知章：即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嗜酒，性放达。似乘船：形容他骑在马上的醉态，摇摇晃晃。　〔2〕眼花：醉眼昏花。　〔3〕汝阳：汝阳王李琎，唐玄宗的侄子。杜甫居长安时，做过他家的宾客。朝天：朝见天子，入朝。　〔4〕曲车：酒车。涎(xián)：口水。　〔5〕移封：改换封地。酒泉：郡名，即今甘肃酒泉，传说城下有泉，其味如酒，故名。　〔6〕左相：李适之。天宝元年(742)作左丞相，天宝五载四月，为李林甫排斥而罢相，七月贬为宜春太守，到任后服毒而死。　〔7〕李适之罢相后，曾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乐圣：嗜酒。古称酒之清者为“圣人”，酒之浊者为“贤人”。　〔8〕宗之：崔宗之，开元初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官右司郎中，与李白交情深厚。潇洒：洒脱无拘束。　〔9〕觞(shāng)：酒杯。白眼，《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黑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里借用以写崔宗之兀傲不羁的

气质。 〔10〕玉树临风:形容醉后摇曳之态。宗之潇洒,风姿秀美,故以玉树为喻。《世说新语·容止》:夏侯玄貌美,毛曾其貌不扬,“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11〕苏晋:开元年间,任户部、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开元二十二年(734)卒。长斋:长期斋戒。绣佛:用彩色丝线绣成的佛像。 〔12〕逃禅:有两义,一是逃出禅戒,一是遁世而参禅。此处指前者,“逃”有背离意。 〔13〕四句写李白饮起酒来,才思敏捷,酒醉之后,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初至长安,玄宗召见,“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又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记: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前来助兴,时白酣醉于翰林院,高力士扶以登舟。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这四句集中刻画醉中李白形象:斗酒百篇,言其才思敏捷;眠于长安酒家,言其豪迈不拘于俗;天子呼不上船,言其醉甚,须扶之也;酒中仙,即酒仙,言其嗜酒如命——醉中的李白,既具“酒神”精神,又有傲岸风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形象。 〔14〕张旭:著名书法家,善草书,有“草圣”之称。《新唐书·张旭传》:“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李颀《赠张旭》:“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15〕焦遂:袁郊《甘泽谣》载:陶峴开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卓然,神采焕发貌。惊四筵,使四座的人为之惊叹。筵席分四面而坐,故称“四筵”。

今 夕 行

今夕何夕岁云徂[1],更长烛明不可孤[2]。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3]。
凭陵大叫呼五白[4],袒跣不肯成枭卢[5]。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6]？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7]。

题解

天宝五载(746)除夕在长安作。诗写除夕于咸阳客舍博戏为乐，豪纵狂逸，于抑郁无聊中寓磊落自喜之意。

注释

〔1〕《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云：语助词，无意义。徂：往。今夕为岁徂，即除夕。　〔2〕意为不可负此良夕。孤：孤(辜)负。
〔3〕咸阳：指长安。博塞：古代一种赌博游戏。二句谓旅居客舍，除夕无聊，遂以赌博为乐。　〔4〕凭陵：意气发扬貌。五白，古时博具名，即五木之戏，俗称骰子。《楚辞·招魂》："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5〕袒跣：露着胳膊赤着脚，神情兴奋状。枭卢：都是赌博中的好点数。在古代六博游戏中，得枭者胜。在博塞中，博具共有五子，每子分上下两面，一面涂黑画犊，一面涂白画雉，凡投子者五个皆现黑，名为卢，为最高之采。《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在东府赌博，众人都掷点不高，刘毅掷得雉，大喜，绕床喊叫，对别人说："不是不能掷得卢，而是不用那样就能赢。"刘裕最后掷，四子俱黑，一子旋转未定，刘裕厉声喝之，即成卢。不肯成，不能取胜。故下文以古人之输者自比。　〔6〕邂逅：不期而遇。谓失意中偶然遭遇，便成良缘，岂可便以为不善耶？为贫困中意想之词。　〔7〕刘毅：东晋人。少有大志。曾与刘裕等起兵讨伐桓玄。事平，为豫州刺史，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好赌，一掷百万。《南史·宋本纪上》载桓玄语曰："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摴蒱一掷百万。"儋：容器名。儋容一石，故称"儋石"。布衣，平民之代称。此以刘毅自喻。意谓己虽贫贱，而志自豪壮，说不定会像刘毅那样，他日未可限量。

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1]，声价欻然来向东[2]。

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3]。
功成惠养随所致[4]，飘飘远自流沙至[5]。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6]。
腕促蹄高如踣铁[7]，交河几蹴曾冰裂[8]。
五花散作云满身[9]，万里方看汗流血[10]。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11]。
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12]？

高都护，即高仙芝，开元末曾为安西副都护。都护，官名。唐在边疆地区置六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天宝六载(747)，高仙芝破小勃律(唐时西域国名，其地在今帕米尔以南)。八载，奉诏入京，杜甫为作此诗。诗赞骢马立功沙场，品格卓异，志向高远。“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诗借马喻人，既颂扬高仙芝，又寄寓了自己抱负难展的感慨。妙在句句赞马，却句句赞英雄。清人吴瞻泰评曰：“以往日之战场，今日之在厩，错叙成篇，以安西、流沙、交河、长安、横门为线，一东一西，遥遥相照，而中间正写侧写，笔笔精悍。咏马如人，空前轶后之作也。”(《杜诗提要》卷五)

〔1〕胡青骢：西域的青骢马。马青白色曰骢。《隋书·西域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青)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马。”
〔2〕欻(xū)然：突然。来向东：谓胡青骢从西而来东。　〔3〕与人一心：意思是说骢马随主人心意而尽力奔驰。成大功：指高仙芝破小勃律，立功疆

场。二句赞骢马驰骋疆场之英姿及助高仙芝成就大功的高德。“久无敌”，现其英姿；“与人一心成大功”，将其拟人化，扬其节操，正所谓“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者。二句人马夹写，神采奕然。〔4〕惠养：恩养。随所致：随都护之所致，谓生死以之也。〔5〕流沙：泛指我国西北沙漠地区。《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6〕二句谓骢马不屑伏枥饱粟，尚想驰骋战场以建功立业。未受：不愿意接受。伏枥：伏槽枥而秣之。枥：马槽。〔7〕腕促蹄高：这是良马的特征。《相马经》：“马腕欲促，促则健；蹄欲高，高耐险峻。”踣（bó）铁：谓马蹄坚硬，踏地如铁。踣，踏。〔8〕交河：古城名，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之雅尔和屯。蹴，踏。曾，同“层”，积也。〔9〕五花：谓马毛色斑驳。云满身：身如云锦。〔10〕极写骢马的材力，奔驰万里，方见流汗。汉代西域大宛国产汗血马，因汗流如血，故称。此汗血之姿，非万里无以见之，故云“万里方看”。〔11〕掣（chè）电：闪电，言马行迅捷。〔12〕青丝络头：用青丝做的马笼头。何由却出：即如何方能出去作战之意。横（guāng）门：长安城北面西头第一门，门外有桥曰横桥，自横桥渡渭水而西，即是通往西域的大道。二句写骢马不愿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仍思去西北战场立功。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配极玄都阙[1]，凭高禁籞长[2]。
守桃严具礼[3]，掌节镇非常[4]。
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5]。
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6]。
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7]。
世家遗旧史[8]，道德付今王[9]。
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10]。
森罗移地轴[11]，妙绝动宫墙。
五圣联龙衮[12]，千官列雁行[13]。

冕旒俱秀发[14]，旌旆尽飞扬[15]。
翠柏深留景[16]，红梨迥得霜[17]。
风筝吹玉柱[18]，露井冻银床[19]。
身退卑周室[20]，经传拱汉皇[21]。
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22]？

题解

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耳为始祖，乾封元年(666)，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东都洛阳玄元皇帝庙在城北北邙山上。此诗作于天宝八载(749)冬，作者暂回东都洛阳时。题下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五圣即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天宝八载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吴道子为画《五圣图》，诗所谓“五圣联龙衮”也。这首诗追述了老子被尊为玄元皇帝的历史，铺陈庙宇的尊严，吴道子所绘《五圣图》壁画的精工，以及庙内外景物的壮丽。

注释

〔1〕极：北极，代表帝王，老子配五帝而祀之，故曰“配极”。玄都：丹台仙真之所，神仙所居，此指玄元皇帝庙。阙(bì)：幽深。　〔2〕凭高：庙在北邙山上，故云。禁籞(yù)：禁苑。老子封玄元皇帝，故其庙址亦可称禁苑。〔3〕守祧(tiāo)：看守祖庙的官员。祧，远祖之庙。严具礼：具备严格的礼仪。唐老子庙置令、丞各一员。　〔4〕掌节：掌管出入老子庙的符节。镇非常：防范发生意外。　〔5〕碧瓦：琉璃瓦。初寒外：指冬日，外有高迥意。金茎：铜柱。汉武帝曾设承露盘，以铜柱支撑。这里指庙里的铜柱。一气，指

天地元气。　〔6〕二句形容庙宇的宏伟壮丽。山河拱户，形其雄壮；日月近梁，状其高华。　〔7〕仙李：《神仙传》载，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蟠根大，根基壮大。唐太宗《探得李》诗："盘根植瀛渚，交干横倚天。舒华光四海，卷叶荫三川。"可作此句注脚。猗兰：指《猗兰操》，传为孔子所作，取"兰为王者香"意。一说指猗兰殿，汉武帝出生之处。奕叶：犹累世。二句谓自老子盘根以来，至唐又如兰之猗猗，为累世有光也。

〔8〕旧史：《史记》有《老子传》。　〔9〕道德：即老子《道德经》。今王：指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天宝四载，又诏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　〔10〕吴生：即吴道子，唐著名画家，善画人物、佛像等，冠绝一时。玄宗知其名，召入内供奉。擅场：技艺高超出众，压倒全场。远擅场，谓人皆不及。　〔11〕森罗：森然罗列。地轴：传说中支持大地回转的轴心，这里指大地。　〔12〕五圣：指吴道子所画《五圣图》。龙衮：天子礼服。　〔13〕谓众官员相次排列，如雁飞之行列。　〔14〕冕旒（liú流）：皇冠。旒，冕冠前后垂悬的玉串。俱：都。秀发：形容有光彩。

〔15〕旌旆：泛指旌旗，此谓仪仗。以上八句是写吴道子的壁画精妙绝伦。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谓吴道子"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归造化"。　〔16〕景：同"影"。　〔17〕迥：深，远。　〔18〕风筝：檐铃，风动则鸣，俗谓呼风马儿。　〔19〕银床：井栏。　〔20〕身退：《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卑：衰微。《列仙传》载，老子曾作周朝的柱下史，又转作守藏史，后因周朝德衰，乃乘青牛而去。　〔21〕经传：指《道德经》。拱汉皇，汉文帝、景帝皆崇尚黄、老学说，而致"文景之治"。拱，谓用其术以致无为之治，故垂衣拱手也。　〔22〕谷神：《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神是老子形容"道"的称谓。"谷"，象征空虚；"神"有变化莫测之意。"谷神不死"是说"道"乃空虚无形而变化莫测、永恒不灭的东西，它像微妙的母体（玄牝）一样，生殖万物。此处的谷神，即指老子。养拙，犹守拙。二句是说老子有灵，舍此庙貌尊崇之地，更何往乎？谓玄元之神，必在此庙中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1]。
丈人试静听[2]，贱子请具陈[3]。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4]。
读书破万卷[5]，下笔如有神[6]。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7]。
李邕求识面[8]，王翰愿卜邻[9]。
自谓颇挺出[10]，立登要路津[11]。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2]。
此意竟萧条[13]，行歌非隐沦[14]。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15]。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6]。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17]。
甚愧丈人厚[18]，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19]。
窃效贡公喜[20]，难甘原宪贫[21]。
焉能心怏怏[22]，只是走踆踆[23]。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24]。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25]。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26]。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27]。

韦左丞，即韦济。左丞，又称尚书左丞。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掌管省内诸司纠驳。左丞总吏、户、礼三部。据韦述《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载："天宝七载（748），转河南尹，兼水陆运使"，"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明县子。十一载，出为冯翊太守。"则此诗当作于天宝九载至十一载（750—752）间。杜甫此前已有《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等诗，请求推荐。由于无结果，于是又写了这首诗。诗直抒个人抱负，自负才学，而困守长安，故多壮志难酬之郁愤。对韦济之推奖，表示深切感激之意，而对自己终因不得志而欲去，又表现为去而不忍之矛盾心情。王嗣奭评曰："此篇非排律，亦非古风，直抒胸臆，如写尺牍；而纵横转折，感愤悲壮，缱绻踌躇，曲尽其妙。"（《杜臆》卷一）

〔1〕纨：细绢。袴：同"裤"。纨袴，华美衣着，借指富贵子弟。儒冠：古时读书人戴的帽子，这里指读书人，杜甫自谓。"儒冠多误身"为一篇之纲。〔2〕丈人：对年长者的尊称。此指韦济。试：与下句"请"为互文，皆有"聊且"义。　〔3〕贱子：年少位卑者自谦之辞，这里是杜甫自称。具陈：细说。〔4〕二句指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以乡贡的资格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的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就已是"观国之光"（参观王都）的王宾了，所以说"少年"、"早充"。观国宾：语出《易·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5〕是说读书既多且透。破：其义有三：一是读书过万卷，言其多；一是万卷书读得烂熟，犹"韦编三绝"意；一是识破万卷之理，透彻领会。　〔6〕如有神：形容才思敏捷，运笔自如，若有神助。　〔7〕料：差不多，估量之意。敌：匹敌。看：比，比拟。与"料"意相近。亲：接近。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辞赋家。子建：曹植的字，三国时著名诗人。二句谓自己作赋可与扬雄相匹

敌,写诗可与曹植相比肩。 〔8〕李邕:唐代文豪、著名书法家。杜甫少年在洛阳时,李邕奇其才,曾主动去结识他,所以说"求识面"。 〔9〕王翰:当时著名诗人。卜邻:作邻居。相传古代卜地而居。 〔10〕自谓:自以为。挺出:特出。 〔11〕津:渡口。要路津,比喻显要的地位。后人遂谓居要职者为要津。语出《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12〕二句是说自己的理想抱负。致:引而至也,使……至也。君:皇帝。这里指唐玄宗。尧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圣明君主,上:超过。淳:淳朴、淳厚。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十二句,说儒冠事业,自抒怀抱。 〔13〕此意:指上述诗人的政治抱负。萧条:冷落。这里有落空意。 〔14〕行歌:且行且歌。隐沦:隐逸之士。这句是说自己因穷困而行歌,并非隐沦之流。 〔15〕二句是说自己穷困潦倒,流寓长安。驴:贱者所乘,与乘马的达官贵人对比,正应"萧条"之意。三十载:清初卢元昌《杜诗阐》改作"十三载",后仇兆鳌、浦起龙等人皆从之。按杜甫自叙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至写此诗已二十多年,大概言之,亦可曰"三十载";且诸宋本杜集皆作"三十载",似不宜轻改。又,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杜诗正用其意。旅食:寄食。京华春:形容国都长安的繁华,正与自己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16〕四句写自己在长安干谒奔波的苦况。富儿:对达官贵人的鄙称。残杯冷炙:指富儿残剩的酒食。潜:隐藏。 〔17〕四句所指史实是: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下诏征求有一艺之长者赴京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这次制举,宰相李林甫嫉贤妒能,使全部应试者都落选,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对当时急欲施展抱负的杜甫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化为泡影。主上:指玄宗。见征:被征召。欻(xū)然:忽然。欲求伸:意指希望表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致君尧舜的志愿。青冥:青天,高空。垂翅:飞鸟折翅,不能高飞。蹭蹬(cèng dèng):失意貌。无纵鳞:本指鱼不能纵身远游。这里比喻理想不得实现。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十二句,说儒冠误身,满含悲酸。 〔18〕厚:厚望,厚待。 〔19〕猥:承蒙,表示客气。 〔20〕窃:私下。效:效法。贡公:指西汉人贡禹。他与王吉为友,闻吉贵显,高兴得弹冠相庆,以为自己也有出头之日。这里杜甫自比贡禹,以王吉比韦济,希望他能

荐拔自己。　〔21〕原宪:孔子的弟子,以贫穷出名,却能安于贫困。〔22〕怏怏:气愤不平貌。　〔23〕踆踆(cūn):且进且退貌。　〔24〕二句意谓即将离秦而东入海。“今欲”与“即将”意同。“今”犹“即”。东入海,指避世隐居。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去:离开。秦:指长安。　〔25〕二句是说不忍离开长安。怜:留恋,恋恋不舍。终南山:山名,在长安南,渭:指渭水,流经长安北。离京东去,故曰“回首”。〔26〕拟:打算,想要。报一饭:报答一饭之恩。《后汉书·李固传》:“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大臣:指韦济。二句谓:一饭之恩,尚不忘报,何况远离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大臣,哪能不告而别呢?说明赠诗的原因。　〔27〕白鸥:一种水鸟。此杜甫自比。浩荡:广远貌,指无边波涛。没浩荡,灭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承上“东入海”。驯:驯服,引申为约束。二句显示了杜甫桀骜不驯的性格。全篇陈情,而无乞怜之态。

乐游园歌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1]。
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2]。
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3]。
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4]。
阊阖晴开诘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5]。
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6]。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7]。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8]。
圣朝亦知贱士丑[9],一物自荷皇天慈[10]。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11]。

天宝十载(751)参加游筵之作。题下原注:“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中作。”乐游园,即乐游苑,与曲江、芙蓉园相邻,故址在今西安市南铁路新村附近,唐时为游赏胜地。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天。此指正月晦日,为唐时节日之一。诗写在春日美景中游筵的情事及所生发出的感慨,杜甫此时困守长安多年,献《三大礼赋》后,待制集贤院,仅得“参列选序”资格,未实授官,一生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故有“圣朝亦知贱士丑”之激愤语。从中可见杜甫生活和精神的一个侧面。

〔1〕首二句为描绘乐游园胜景之佳句。乐游园为汉宣帝所建,故曰“古园”。此园唐时仍为皇家贵戚园林,又因此园高拔宽敞,故曰“崒森爽”。崒:高峻貌。森爽:森疏萧爽。烟绵:烟雾笼罩。萋萋:草盛貌。因乐游园居京城之最高处,环望四周,烟雾绵邈,有同仙境。 〔2〕以下四句写在此园的饮酒游乐。公子:指杨长史。华筵:盛美的筵席。势最高:谓据原上最高处。秦川:长安正南有秦岭,岭下为八百里关中平原,称秦川。平如掌:形容秦川之平坦。沈佺期《长安道》:“秦地平如掌。” 〔3〕二句写筵席上饮酒行乐。长生木瓢:用长生木作的酒瓢。示真率:言主人不拘繁文缛节,表示了真诚和坦率。更调鞍马:谓猜拳行令,互相调笑。更,更易。调,调笑。鞍马,酒令名。 〔4〕二句写皇帝春日来芙蓉园游赏。青春:春天。芙蓉园:在曲江西南、乐游园西。中有芙蓉池,故有波浪。白日雷霆:形容皇帝仪仗的煊赫声势。夹城:复道。唐玄宗先后于开元十四年和开元二十年两次扩建兴庆宫,自大明宫沿长安东郭城经通化、春明、延兴三门,直至曲江、芙蓉园,修筑复道,以潜行往来,是为夹城。程大昌《雍录》卷二:“唐之夹城也,两墙对起,所谓筑垣墙如街巷者也。”仗,仪仗。 〔5〕二句写曲江春游的盛大场面。阊阖:天门,这里指宫门。诜荡荡:旷荡貌。《汉书·礼乐志》载《天门歌》:“天门开,诜荡荡。”曲江:一名曲江池,唐时游览胜地。翠幕:游宴者

所设华丽帐幕。排银榜:门端金碧辉煌的匾额排列着,名目繁多,以为标识。〔6〕二句写所见芙蓉园和曲江的歌舞狂欢情景。上句写舞姿,下句写歌声。低徊:回旋起伏。缘云清切:形容歌声嘹亮。　〔7〕二句感叹身世。叹流年易逝,老大无成,贫苦无着,故未醉先悲。年年:往年。只今:如今。〔8〕数茎:数根。那抛得:摆脱不了。言人生易老,怎么摆脱得了自然规律。百罚句:罚酒再多也不会推辞,暗含颓然自放之意。深杯:犹满杯。〔9〕圣朝:指玄宗朝,有讽刺意味。贱士:杜甫自谓。丑:愧,耻。《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此句即暗用其意。圣朝:即有道之邦。意谓当此圣朝,而久居贫贱,实深感愧耻。天宝九载冬,杜甫献《三大礼赋》后,玄宗命待制集贤院,所以说"圣朝亦知贱士丑"。　〔10〕一物:一草一木。荷:承受恩惠。皇天慈:大自然的恩慈。亦指皇恩。此句意谓:当此春和日暖,一草一木,皆荷皇天之慈。言外之意,我"贱士"既为"圣朝"所知,虽说皇恩浩荡,但至今却未授实职。　〔11〕无归处:指为朝廷所弃,欲进无路,欲退不甘。苍茫:荒寂怅惘貌。苍茫自咏诗,谓于寂寞怅惘时只好借吟诗以自慰、抒愤。最后四句,慨叹己之不遇。仇兆鳌曰:"朝已见弃,而天犹见怜,假以一饮之缘,其无聊亦甚矣。"(《杜诗详注》卷二)

兵　车　行

车辚辚[1],马萧萧[2],行人弓箭各在腰[3]。
耶娘妻子走相送[4],尘埃不见咸阳桥[5]。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6]。
道旁过者问行人[7],行人但云点行频[8]。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9]。
去时里正与裹头[10],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11],武皇开边意未已[12]。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13],
千村万落生荆杞[14]。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15]，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16]，役夫敢伸恨[17]？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18]。
县官急索租[19]，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20]。
生女犹得嫁比邻[21]，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22]，古来白骨无人收[23]。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24]。

史载，玄宗天宝十载(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六万讨南诏(今云南一带)，全军陷没。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又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士卒未战而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遂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强征入伍。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又玄宗连年用兵吐蕃，死伤甚众。杜甫亲见征人服役惨状，遂作此诗。《兵车行》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歌纯用客观叙述的表现手法，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穷兵黩武政策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1〕辚辚(lín)：众车声。　〔2〕萧萧：马长嘶声。　〔3〕行人：出征之人，唐人诗中亦称征人。即后所云“役夫”。　〔4〕耶：同“爷”。　〔5〕咸阳桥：在咸阳西南渭水上，汉时名便桥。　〔6〕干：冲犯。此句犹言

哭声震天。　〔7〕过者:过路人,实即杜甫自己。　〔8〕点行:即按丁籍强制征调。频:频繁,指下"防河"、"营田"等事。按,"但云"以下,皆行人答语。借问答,就行人口中说出苦情。　〔9〕十五、四十:皆指年龄言。防河:是时吐蕃侵扰河右,曾征召陇右、河西、关中、朔方诸军防秋,故云"防河"。营田:屯田。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寓兵于农。《新唐书·食货志三》:"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以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　〔10〕里正:唐以百户为里,每里设正一人,负责里中事务。裹头:古以皂罗三尺裹头,曰头巾。因年小从军,故里正为之裹头。按,唐之丁中制,人有黄、小、中、丁之分。开元二十六年,"诏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天宝三载,更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见《新唐书·食货志一》)诗言十五防河,是当时兵役征发,已及于丁、中以下十五岁之少年。〔11〕边庭:边疆,边境。　〔12〕武皇:本指汉武帝。武帝喜开边,唐玄宗亦好开边,犹似武帝,当时不便直斥,故比之武帝。唐人多如此。意未已:意犹未尽,指一味穷兵黩武。故《新唐书·杨炎传》云:"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13〕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亦称关东,因在函谷关以东。二百州:《钱注杜诗》卷一引《十道四蕃志》:"关以东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曰二百,实已尽天下矣。　〔14〕落:人聚居之地。荆杞:因连年战争,兵乱地荒,遂尽生荆棘枸杞。　〔15〕秦兵:即关中之兵。耐苦战:即能苦战。岑参《胡歌》:"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16〕长者:行人对杜甫之尊称。〔17〕敢伸恨:不敢伸说怨恨,即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敢,岂敢。《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征南诏,"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18〕关西:指函谷关以西。诗前言"山东",后言"关西",表明无处不用兵也。　〔19〕县官:指朝廷,亦专指皇帝。《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庸知其盗买县官器。"司马贞《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　〔20〕信知:诚知。《水经注·河水》引杨泉《物理论》:"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又褚少孙补《史记·外戚世家》所记民歌云:"生男无喜,生

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二句本此。　〔21〕比邻：犹近邻。邻为当时基层组织单位之一。《旧唐书·职官志二》：“四家为邻，五邻为保。”〔22〕青海：古名鲜水、西海，北魏时始名青海，在今青海省境内。唐高宗龙朔三年，青海为吐蕃所并。玄宗开元中，王君㚟、张景顺、张忠亮、崔希逸、黄甫惟明、王忠嗣等先后破吐蕃，皆在青海西，死者甚众。天宝间，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数万。故下云“新鬼”、“旧鬼”。　〔23〕白骨无人收：语出梁鼓角横吹曲《企喻歌》：“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24〕啾啾：即唧唧，呜咽声。李华《吊古战场文》：“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新鬼烦冤”与“旧鬼哭”当作互文解，新鬼与旧鬼既烦冤又悲哭，而衬之以“天阴雨湿”的凄凉环境，呜咽之声更惨。而其根源在上层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故仇兆鳌评云：“青海鬼哭，则驱民锋镝之祸，至此极矣。”（《杜诗详注》卷二）

前出塞九首

其　一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1]。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2]。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3]！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4]。

《出塞》，为汉乐府横吹曲名。杜甫用此旧题来写时事，先后写了两组诗，因这组诗在前，故题曰“前出塞”。这组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左右。论者多认为是写哥舒翰征吐蕃一事，但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几乎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全部内容。诗用第一

人称写法，通过一个战士戍边十年的亲身感受，反映了被征从军的艰苦，抨击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歌颂了戍边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整组诗前后连贯，浑然一体。这里选的是第一、二、三、六、九首。第一首写战士初别家乡远戍的情景。

〔1〕戚戚：愁苦貌。去：离开。故里：故乡。悠悠：遥远貌。交河：唐贞观十四年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　〔2〕二句是说官家规定了行军期限，逃跑要招致法律的惩治。当时实行“府兵制”，士兵有户籍，逃跑则会连累父母妻子。公家：犹官家。程期：行程期限。亡命：脱名籍而逃亡。婴：触犯。祸罗：法网。　〔3〕君：皇帝，此指玄宗。开边：发动边境战争。一何：何其，多么。二句与《兵车行》“武皇开边意未已”义同。“开边”为九首主脑。　〔4〕父母恩：指父母养育之恩。吞声：声将发而强止之，犹忍泣。

其　二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1]。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2]。
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
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3]。

这首诗写行军途中，生命随时不保，战士索性豁出性命，加强训练，视死如归。

注 释

〔1〕二句是说离家日久，已习惯了军旅生活，故不再受伙伴的欺负。徒旅：军中伙伴。　〔2〕骨肉恩：即前首所说“父母恩”。死无时：时时可死。〔3〕走马：即跑马。脱：去掉。辔头：马络头。青丝：马缰。捷下：飞驰而下。仞：古代以八尺为一仞，一说七尺。万仞，极言其高。搴：拔取。以上四句描写出征战士在训练中的冒险和无畏：骑马奔驰不用络头，信手挑着马缰，从高冈上飞驰而下，练习俯身拔取军旗，一副视死如归气概。

其 三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
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1]。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2]？
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3]。

题 解

这首诗写途中心绪的烦乱，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强以慷慨自励抑制悲伤，更见其沉痛。

注 释

〔1〕呜咽水：指陇头水。《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有《陇头歌辞》：“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轻：轻忽，不在意。肠断声：即指呜咽的陇头水声。四句意谓本不欲以此呜咽之声搅动乡愁，无奈心乱已久，故闻水声触耳，不觉慌乱而伤手。初尚不知，及见水赤才发觉。刻画入微，无限沉痛。　〔2〕丈夫：征夫自谓，犹言男儿。誓许国：誓死以身报国。愤惋：悲愤惋惜。　〔3〕二句意谓只要立功图像，战死也是值得的。图：画

图，这里作动词用。麒麟：指麒麟阁。《汉书·苏武传》载，汉宣帝曾命人把霍光、苏武等十八人的像画于麒麟阁上，以示褒扬功臣。后遂以图像麒麟阁为建功立业之代称。“战骨当速朽”，“当”字隐含无限悲愤。最后四句，语似壮而情实悲，正所谓“口中句句是硬语，眼中点点是血泪”。

其　六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1]。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2]。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3]！

赏　析

这首诗借戍卒之口，发表反对穷兵黩武和兴兵滥杀的大道理。吴瞻泰曰：“此为九首扼要之旨，大经济语，借戍卒口中说出，托刺甚深。‘立国自有疆’，讽谏微妙，使开边者猛然自省。”（《杜诗提要》卷一）诗纯为议论，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目的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见解与思考，指出战争的目的是制止侵略，而不在肆意杀戮。其揭示的普遍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所针对的开边战争。

注　释

〔1〕挽弓：拉弓。强：指硬弓。前四句，意思是说拉弓要拉强弓，用箭当用长箭。马倒则人束手就擒，所以要先射马；贼首就擒则贼众自散，所以要先擒王。张绎曰：“此章叙其制敌之略。一篇大意，只在‘擒贼先擒王’一句，上三句皆为此句起兴。”（《杜工部诗通》卷二）黄生曰：“四语似谣似谚，最是

乐府妙境。”(《杜诗说》卷一)　〔2〕限:限度。疆:疆界。二句谓杀伤应有个限度,应尽量避免滥杀无辜,尊重各国疆界,不要随意开边,挑起战端。〔3〕苟:假如,如果。制侵陵:制止侵略。二句谓如果能够制止侵略,又何必大肆杀戮呢?(只要“擒贼先擒王”就行了!)

其　九

从军十年馀,能无分寸功[1]?
众人贵苟得[2],欲语羞雷同[3]。
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4]?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5]?

这首诗乃为军中冒功邀赏者而发。自己从军十年,虽未得封赏,但固穷守节,羞与此辈为伍,表现了主人公高尚的情操。

〔1〕能无:犹岂无,哪能没有?分寸功,极言功小。　〔2〕众人:指冒功邀赏者。贵:重视,追求。苟得:苟且贪得,不当得而得。　〔3〕羞:耻于。雷同:不当同而同。　〔4〕中原:指中国内地。狄与戎:古称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为“狄”,西方少数民族为“戎”。此泛指边疆少数民族。二句意谓中原尚且有斗争,何况边疆地区呢?　〔5〕四方志:指为国戍边而言。安可:犹岂可。固穷:坚守素志而不失气节。语本《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二句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因未得封赏而改变初衷乎?亦是牢骚语。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1]。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2]。
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3]。
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4]。
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5]。
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联百结[6]。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7]！

题解

天宝十载(751)冬作。时杜甫困居长安，又值苦寒，冻饿交逼，故旧礼绝，满腔悲愤，一肚牢骚，遂成一篇不平之鸣。首四句为自慨身世之语，以他人“软裘快马”与自己苦寒潦倒形成鲜明对比，称自己为“杜陵野老”，充满垂老落魄之感。后十句叙述饥寒之状。投简，即投赠。咸，咸宁，即万年县，天宝七载改咸宁，乾元元年复为万年县。华，即华原县。两县均属京兆府。诸子，或即两县吏曹。

注释

〔1〕首二句称美咸、华两县诸子。赤县，京都所辖之县。唐分县为七等，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咸宁为赤县，华原为畿县。官曹：官署。拥才杰：言人才济济。下句形容两县诸子之意气风发。软裘：即轻裘。当：通“挡”。　〔2〕苦寒：犹云严寒。杜陵：在长安城南。杜甫曾居此，故常自称“杜陵野老”。骨欲折：极言其冷。　〔3〕南山：此指终南山。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青门：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其门色青，又名青城门，或称青门。青门瓜：秦东陵侯邵平，秦亡后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时称“东陵瓜”，又称“青门瓜”。二句以豆苗荒秽和瓜地冻裂形容自己的饥寒之状。　〔4〕二句从一片真气中

激出了对世态炎凉的感叹。乡里儿童,指小官僚。陶渊明曾骂督邮为"乡里小儿"。杜甫《锦树行》亦云:"五陵豪贵反颠倒,乡里小儿狐白裘。"项领,脖子肥大,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本喻大臣骄恣,王不能使。此喻乡里小儿倨傲无礼。故旧,故交,亲友。礼数绝,断绝来往。〔5〕况乃:更何况。疏顽:疏懒愚钝。临事拙:遇事不会圆滑奉承。二句是说自己不合时宜,故理应被弃掷,况疏懒愚拙不善应酬,因而贫病如此。〔6〕二句极言自己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苦况。动即:动不动就。向:近。何啻:何止,岂止。弊衣:破旧之衣。百结:正形容衣弊之状。《北堂书抄》卷一二九引王隐《晋书》:"董威辇(京)至洛阳,止宿白社中,于市得残碎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7〕君不见:呼两县诸子而告之。空墙:犹言家徒四壁。此老:杜甫自谓。饥寒交迫,无可诉说,故只有无声泣血而已。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1],烈风无时休[2]。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3]。
方知象教力[4],足可追冥搜[5]。
仰穿龙蛇窟[6],始出枝撑幽[7]。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8]。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9]。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10]。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11]?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12]。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13]。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14]?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15]。

题解

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等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各赋诗一首，惟据诗失传。题下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杜甫奉和在后，故曰"同诸公"。同，即和。慈恩寺，贞观二十二年(648)，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所建，故以"慈恩"为名。塔则为玄奘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所建，又名大雁塔，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共七层，高64米。诗以象征手法，通过登塔时所见景物之描写，曲折反映出其时危机四伏之社会现实，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深沉感慨。

注释

〔1〕高标：指塔。跨：凌跨。苍穹：青天。天形穹窿，其色苍苍。"跨"苍穹，极言其高。　〔2〕烈风：劲疾之风。　〔3〕自非：倘若不是。旷士：旷达绝俗之士。兹：指塔。翻：反而。二句意谓倘若不是旷达绝俗的人，登塔不仅不能消愁解闷，反而生出许多忧愁。言外之意，自己正是这样的人。〔4〕象教：亦作像教，即佛教。佛家有正、像、末三法之说：佛虽去世，法仪未改，谓正法时；佛去世久，道化讹替，真正之法仪不行，惟行像似之佛法，谓像法时；道化微末，谓末法时。至于三时之年限，各经所说不一。一般多采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佛教传入中国，为佛灭五百年后之像法时，乃以形象而教人，故称佛教为像教或象教。没有佛教，就不会有此塔，所以说"象教力"。　〔5〕冥搜：犹言探幽。释作想像亦可。极言其建筑之宏伟高耸、巧夺天工，已极人间想象之能事。　〔6〕龙蛇窟：谓塔内磴道屈曲而升，犹如穿龙蛇之窟。窟，洞穴。　〔7〕始出：指登临塔上。枝撑：指塔内斜柱。幽：幽暗。　〔8〕"七星"以下八句写登塔所见。七星：指北斗七星。河汉：银河，亦曰天河。声：将抽象的时间流逝形象化，可谓妙笔。七星、河汉，俱非白天可见，二句但言塔之高。　〔9〕羲和：传说为日神的御者，故可用"鞭"。少昊：司秋之神，亦称白帝。以上四句集中描绘登

塔仰观之壮丽景象，象纬逼近，以衬塔之高耸。〔10〕秦山：谓终南诸山。凭高一望，大小错杂，高低不等，有如破碎。泾渭：二水名。渭水清，泾水浊。不可求：谓清浊难辨。〔11〕但：只是。一气：一片迷蒙不清。皇州：天子之都曰“皇州”，此指长安。以上四句写俯视所见。〔12〕“回首”以下八句写登塔所感。以虞舜比喻唐太宗，惋惜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清明政治已难追寻。虞：我国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即有虞氏，舜为其首领，故称“虞舜”。苍梧：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南。相传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诗以虞舜苍梧，暗比太宗昭陵。因唐太宗受内禅于唐高祖，高祖谥号神尧皇帝，故以受尧禅位的舜比喻受唐高祖禅位的唐太宗。“回首”云云，有追想国初政治休明的“贞观之治”的意思。云正愁，正表示追想而不可及的忧思。〔13〕瑶池：相传为西王母所居之仙境。《列子·周穆王篇》：“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昆仑丘，即昆仑山。唐玄宗和杨贵妃游宴骊山，与周穆王到昆仑山与西王母在瑶池宴饮，事有相类，故以为比。〔14〕黄鹄：大鸟名，一名天鹅。此喻贤才。《韩诗外传》卷二：“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乐府诗集》卷四十五载《黄鹄曲》：“黄鹄参天飞，半道还哀鸣。”何所投：意谓无处可投。此含自伤意。〔15〕随阳雁：雁为候鸟，秋由北而南，春由南而北，故曰“随阳雁”。此喻小人，志在随人，但为身谋，不为国计，深可忧也。稻粱谋，为利禄谋算。

曲江三章章五句

其 一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1]，
游子空嗟垂二毛[2]。
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3]。

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东南。杜甫于天宝九载(750)冬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赏识，命待制集贤院，但久不授职。仕途失意，秋游曲江，遂作此以遣闷。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或十一载秋。这是一种每首五句的七言诗体，都在第三句上作顿，是杜甫的创体。第一章借曲江萧条秋景，抒发孤独不遇的悲哀。

〔1〕萧条：寂寥冷落。二句写秋气肃杀，风涛所至，菱荷枯折，正是萧条景象。　〔2〕游子：杜甫自谓。二毛：头发斑白。垂二毛，年将老意。〔3〕白石素沙：即净石白沙。相荡：谓白石素沙在水中相荡磨。哀鸿：孤雁哀鸣。曹：同类。二句谓曲江秋景萧条，不独菱荷枯折，引人嗟叹，即此白石素沙，亦复感荡人情。时闻孤鸿哀鸣，益增身世孤独之感。

其　二

即事非今亦非古[1]，长歌激越捎林莽[2]，
比屋豪华固难数[3]。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4]。

第二章长歌当哭，将人之富贵豪华与己之心灰意冷作强烈对比。语似旷达，实则郁愤不平。

〔1〕即事:眼前事物。后因称以当前事物为题材的诗为即事诗。即事吟诗,随物抒怀,体杂古今,其五句成章,有似古体,七言成句,又似今体,所以说"非今亦非古"。 〔2〕长歌:连章叠歌之意。激越:歌声浑厚高亢。捎:摧折。宋玉《风赋》:"飘石伐木,捎杀林莽。"林莽:丛生的草木。此句意谓长歌当哭,悲愤激烈,声震草木。 〔3〕比屋豪华:形容富贵豪宅之多。比,相接连。此句谓曲江池畔,豪华宅第鳞次栉比,难以计数。 〔4〕吾人:犹我辈,指杜甫自己。心似灰: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何伤:为何伤心。二句是说己意本不在富贵,故能甘心灰冷,弟侄辈又何必为我伤心落泪乎?表面旷达,实则悲愤不平,"甘作心似灰",实则不甘也。

其 三

自断此生休问天〔1〕,杜曲幸有桑麻田,
故将移住南山边〔2〕。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3〕。

题 解

第三章表示归老隐居以度馀生,亦是忧愤之词。

注 释

〔1〕自断:自己判断。休问天:不必问天。《楚辞·〈天问〉序》:"《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杜甫则一曰"自断",再曰"休问天",自是极愤激兀傲之词。 〔2〕杜曲:地名。亦称下杜,在长安城南,是杜甫的祖籍。甫困居长安时,尝家于此。桑麻田:即唐之永业田。《新唐书·食货志一》:"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

木，皆有数。”规定植桑五十株，产麻地别给男夫麻四十亩，故称“桑麻田”。永业田子孙世袭，皆免课役。甫之桑麻田，或即从其祖辈继承而来。南山：指终南诸山。杜曲在终南山麓，所以称“南山边”。　〔3〕李广射虎：《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贬为庶人，家居数岁，尝于蓝田南山中射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甫本善骑射，多年前游齐赵、梁宋时曾“呼鹰”、“逐兽”，所以有此联想。蓝田与杜曲相距不远，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李广尚能“自射”，而已只能“看射”，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跃然纸上。残年，犹馀生。

贫交行

翻手作云覆手雨[1]，纷纷轻薄何须数[2]？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3]，此道今人弃如土[4]。

题解

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困守长安时。诗伤交道浇薄，世态炎凉，人情反覆，所谓“人情不古”。诗作“行”，却只四句，一句一转，转皆不可测。唐元竑评曰：“只四句，浓至悲慨已极，诗正不贵多。”(《杜诗捃》卷一)

注释

〔1〕喻人反复无常。后成语“翻云覆雨”即出此。　〔2〕轻薄：轻佻浮薄，不敦厚。数：计数。何须数，意谓数不胜数。　〔3〕管鲍：指管仲和鲍叔。二人皆为春秋时齐国人。据《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和鲍叔曾一起经商，分红时，管仲常欺鲍叔，自己多分些，鲍叔知道管仲家贫，不以其为贪。后齐桓公欲任鲍叔为相，鲍叔又推荐管仲。结果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成

为春秋五霸之首。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后遂以管鲍之交为交友的典范。 〔4〕今人:指轻薄辈。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1]。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2]。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3]。
头上何所有?翠为匐叶垂鬓唇[4]。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5]。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6]。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7]。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8]。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9]。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10]。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11]。
杨花雪落覆白蘋[12],青鸟飞去衔红巾[13]。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14]。

此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权相李林甫死,杨国忠为右相。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慎莫近前丞相嗔”,当是天宝十二载春作。杨贵妃为玄宗宠妃,国忠为贵妃从兄,即所谓“国舅”,贵妃三姊皆封国夫人,诸杨得宠,势倾朝野。这帮无耻之徒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时人为之侧目。杜甫巧借曲江游春这一特定事件,先用铺张扬厉的手法描绘了长安丽人

的丰神、体貌、服色之丽，然后“就中云幕椒房亲”笔锋一转，着力描写杨氏姊妹的穷奢极欲，嚣张气焰，与前所写“丽人”相比，她们特有的并不是外表的美丽，而是恃宠骄纵，贪婪地追求口腹之欲和声色之娱，实际上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后来鞍马”之后，又把镜头对准杨国忠一人，用比兴含蓄的手法揭露他的丑行，更是禽兽不如。最后“慎莫近前丞相嗔”一句，直指丞相，“图穷匕首见”，真有画龙点睛之妙。通篇皆似铺张作赞，但却句句是贬，作者的讽刺艺术是很高明的。

〔1〕三月三日：即上巳节。唐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长安士女多于这天游赏曲江。水边：即指曲江。　〔2〕二句极写丽人天姿之美。态浓意远，姿态浓艳，神情高远。淑且真，贤淑纯真，毫不做作。肌理细腻：肌肤腠理，细嫩丰润。骨肉匀：体态匀称，胖瘦相宜。　〔3〕“绣罗”以下六句，极写丽人服饰之精美。绣罗：刺绣的丝织品。蹙(cù)金：一种刺绣工艺，指用金银丝线刺绣成皱纹状的织物，又名捻金。孔雀、麒麟：为衣裳上所绣物色。二句谓丽人身着绣有孔雀和麒麟图案的华丽衣服，与暮春旖旎的风光交映生辉。　〔4〕翠：翡翠。匼(è)叶：妇女发髻上的花饰。鬓唇：鬓边。
〔5〕腰极(jié)：裙带。这句是说裙带上缀以珠饰，压而下垂，十分合体。
〔6〕二句转写杨氏姊妹之得宠。就中：其中。云幕：谓帐幕之多犹如重重云雾。汉代皇后所居之室，以椒末和泥涂壁，故称“椒房”。后世遂称后妃为椒房，称后妃亲属为椒房亲。此指杨贵妃姊妹。赐名：指玄宗天宝七载(748)封赐杨贵妃三姊为国夫人事。《旧唐书·杨贵妃传》：“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　〔7〕紫驼之峰：即驼峰，是骆驼脊背上隆起的肉。唐代贵族名食中有驼峰炙。翠釜：以翠玉为饰的锅。水精：即水晶。行：按次序传送。素鳞：指鱼。二句极力形容杨氏姊妹饮食之华贵精美。

〔8〕犀箸:用犀牛角做的筷子。厌饫(yù):饱食生腻。久未下:是说因为吃腻了,面对精美的食品,没有胃口,反觉无以下箸。鸾刀:刀环系有小铃的刀。缕切:细切,谓切脍如丝缕之细。潘岳《西征赋》:"雍人缕切,鸾刀若飞。"纷纶:犹纷纭,繁乱之意。空纷纶,是说因为贵妇们什么都吃腻了,不动筷子,害得厨师们空忙乱一阵。二句极写杨氏姊妹的骄奢挥霍。 〔9〕二句是说皇帝命宦官送来许多珍贵食品。黄门:即宦官。以其服役黄门之内,故名。鞚:马勒。飞鞚,即弛马如飞。不动尘:形容驰马轻快,亦喻骑术高超,虽骑马飞驰而尘土不扬。御厨:专供皇帝用的厨房。亦指为皇帝做膳食的人。络绎:往来不绝。八珍:原指八种烹饪方法,后用以泛指珍贵的食品。据史载,天宝年间,玄宗曾以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并经常将水陆珍馐颁赐杨氏兄妹,派宦官分送各家,"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可见以上二句写杨氏恩宠,亦是写实。 〔10〕箫鼓:两种乐器名。哀音:指音乐宛转动人,故下云"感鬼神",极力形容歌舞之盛,演奏之妙。宾从:宾客随从。杂遝(tà):杂乱众多貌。实要津:语意双关,实写杨氏姊妹游春队伍塞满了道路,暗喻杨氏兄妹占据了各种重要职位。《古诗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11〕后来鞍马:指杨国忠。逡巡:徐行貌。轩:车的通称。锦茵:锦制的地毯。仇兆鳌释此二句云:"秦虢前行,国忠殿后,鞍马逡巡,见拥护填街,按辔徐行之象。当轩下马,见意气洋洋,旁若无人之状。"(《杜诗详注》卷二) 〔12〕古人认为蘋为萍之大者,又有"杨花入水化为浮萍"之说。杨花:即柳花,又谐应杨姓。据此,则杨花、萍、蘋虽为三物,实出一体,故以杨花覆蘋影射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唐章碣《曲江》诗有"落絮却笼他树白"之句,可见当时曲江杨柳甚盛,故有"杨花雪落"之景。又北魏胡太后尝逼杨白花私通,杨惧祸奔南朝梁,改名杨华,胡太后追思不已,遂作《杨白花》歌词:"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杜诗亦暗用此事。 〔13〕青鸟:传说为西王母使者。隋薛道衡《豫章行》:"愿作王母三青鸟,飞来飞去传消息。"红巾:妇人所用红手帕。比喻男女传情之物。"衔"字用得微妙。二句为隐语,妙在结合眼前景物以刺杨国忠与从妹虢国夫人的淫乱丑行。《新唐书·杨贵妃传》:"虢国素与国忠乱,颇为人知,不耻也。每入谒,并驱道中,从监、侍姆

百馀骑，炬蜜如昼，靓妆盈里，不施帷障，时人谓为‘雄狐’。”可见杜诗亦是实录。　〔14〕炙手：烫手。炙手可热，形容气焰灼人。势绝伦：权势无人可与伦比。慎莫：千万不要。丞相：指杨国忠。嗔：恼怒。最后二句，讽刺杨氏势倾天下，不知羞耻。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1〕。
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2〕？
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3〕。
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4〕。
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5〕。
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6〕？
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7〕。
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8〕。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9〕。
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10〕。
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11〕。
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12〕。
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13〕。
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14〕。
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15〕。
边城有馀力，早寄从军诗〔16〕。

题解

天宝十二载(753)夏作。高三十五，即高适，排行三十五。时

高适充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离京返陇右、河西，杜甫赋此诗送别。浦起龙曰："通首看来，时事忧危之情，朋友规劝之谊，临岐颂祷，赠处执别之忱，蔼然具见于此诗。"（《读杜心解》卷一之一）全诗三十二句，十六韵，题做"五"，当是"六"字之误。

〔1〕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唐属陇右道。小麦熟：史载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边人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天宝六载，哥舒翰伏兵以待之，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吐蕃不敢近青海。休：休兵。王师：指唐朝军队。　〔2〕公：指高适。主将：指哥舒翰。"焉用"句：言获取穷荒之地有什么用？穷荒：贫瘠边远之地。史载，天宝八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六万三千唐兵，攻取吐蕃石堡城，士卒死者数万。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守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攻，戍者尽没。开头四句请适劝翰休兵息民，莫因麦庄一捷而黩武穷荒，乃送别本旨。　〔3〕二句形容高适因贫穷而依哥舒翰。饥鹰，喻高适。穷而依人，有似饥鹰，故曰"未饱肉"、"随人飞"。　〔4〕跨鞍马：指从戎。幽：幽州，今河北之地；并：并州，今山西一带。幽、并之地民风剽悍，俗善骑射，多健儿。　〔5〕脱身簿尉：指高适辞去封丘县尉事。捶楚：指杖刑。捶，通"箠"，杖也；楚，荆木。高适《封丘作》云："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适不忍为此，今去官依翰为书记，不再鞭挞黎庶，故云"始与捶楚辞"。　〔6〕"借问"四句，设为问答。触热：冒着炎热。时当夏天，故云。武威，郡名，今属甘肃。时为河西节度使治所。　〔7〕二句为高适答词。国士：全国推仰之士。国士知，指哥舒翰以国士待他。《旧唐书·高适传》载："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8〕以下至篇末又都是作者的话。此二句是规劝之词。慎其仪：谓慎言慎行，敬谨从事。翰粗暴嗜杀，适豪放慷慨，故二句戒其敬谨事翰。　〔9〕二句为鼓励之词。言在幕府熬上十年，就可以作主将了。旌麾：帅旗。　〔10〕特达：特出，喻前程远大。二句

承上两句，谓高适此行，前程无量，足以慰己所望。〔11〕二句为宽慰之词。功名遂：功成名就。老大时：高适时年五十三岁，故云。〔12〕以下抒惜别之情。结欢浅：指相会时间短。〔13〕参商二星，一出一没，永不相见。此喻分别后难再见面。惨惨：悲戚貌。〔14〕惊风：疾风。鸿鹄：即天鹅，常喻志向远大者，此指高适。二句谓高适将高举远引，恨己不能追随而去。〔15〕翳：遮蔽。子：指高适。何当：何时。〔16〕边城：指武威。馀力：犹馀暇。从军诗：曹操西征张鲁，侍中王粲随行，作五言《从军诗》。高适随哥舒翰西征，又能诗，故嘱其学王粲作《从军诗》见寄，以慰相思。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其　二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1]。
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2]。
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3]。
翻疑舵楼底，晚饭越中行[4]。

这组诗为天宝十二载(753)夏作。郑广文，即郑虔。天宝年间曾为广文馆博士，故称。《唐会要·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以郑虔为博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何将军，有人说是何昌期。据说有名的何家营古乐就是由他传下来的。山林，即园林、庄园。何将军山林，故址相传在今西安市长安县城(即韦曲)东南的何家营。组诗共十首，选四首。这是第二首，记山林景物之胜。

注释

〔1〕百顷:言水面广大。章:大树。风潭覆以夏木,见其萧森可爱。〔2〕卑枝:树枝低垂。曹丕《芙蓉池作》诗:"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接叶,叶叶相接。 〔3〕脍:细切之肉。银丝,喻指鲜脍色白而细长。芹:楚葵,又名水英。可作羹。 〔4〕舵楼:有叠层的游船。杜甫早年曾漫游吴越,念念不忘,今何将军山林之景似之,见羹脍而思越,亦犹张翰见秋风起,而思吴中鲈脍莼羹也(《世说新语·识鉴》),故云"翻疑越中行"。

其 五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1]。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2]。
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3]。
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4]。

题解

这是第五首,诗写山林胜景,豪饮雅兴。

注释

〔1〕二句谓凿池引水,剩水也,而分沧江之流,故曰"沧江破";累石为山,残山也,而成碣石之状,故曰"碣石开"。残山:谓假山。碣石:山名。此泛指山。本言园中山水之小,而借沧江、碣石以形容之,顿成壮观。"破"、"开"二字下得磅礴有力。 〔2〕二句乃倒装句式,正言之则为"风折笋而绿垂,雨肥梅而红绽"。倒装意在突出视觉效果。游人望去,绿垂垂而动者,乃风吹折之笋;红殷殷而绽者,乃雨所肥之梅。 〔3〕银甲:银制的假指甲,用以

弹筝、琵琶等弦乐器，亦称拨。筝：古乐器名。金鱼：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之佩饰，刻鲤鱼形，故谓之金鱼。金鱼换酒，就像晋阮孚以金貂换酒、唐贺知章以金龟换酒一样，皆状嗜酒豪兴。〔4〕兴移：谓兴因景移。莓苔：青苔。末联总结全首：登山玩水，烹笋折梅，听筝酌酒，随其兴之所至，无地不可坐，无景不可恋，足见宾主相忘之乐。

其　九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1]。
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2]。
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3]。
绨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4]。

题解

这是第九首，赞何将军之风雅，而见其闲逸之致。

注释

〔1〕床：此指书案。书连屋：言何氏积书之多。树拂云：极言树木之高。〔2〕二句言何氏之儒雅。不好武，则其好文可知；稚子能文，则将军更不待言。稚子：当谓何家子弟。〔3〕夜分：夜半。二句倒装，“微风入”可以醒酒，“静夜分”犹然听诗。听诗：听将军吟诗。或谓听稚子吟诗，亦通。〔4〕绨衣：细葛布衣。《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始绨”。郑玄注：“初服暑服。”萝薜：女萝与薜荔，皆蔓生植物。二句言月穿萝薜，照于衣上，其光零乱。

其　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1]。

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2]。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3]。
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4]。

这首诗乃十章总结，有恋恋惜别，再期重游之意。

〔1〕幽意：犹幽兴。惬(qiè)：快意。所以不惬者，以有归期故也。〔2〕二句极写恋恋不舍之情。谓一出何氏之园，流水似若停住不动，回首则见白云更多，人皆爱流水与白云，奈何使我舍此而去！ 〔3〕灯前舞，醉后歌，皆为在何园宴饮时得意狂放之态。而今一去，复有谁怜？ 〔4〕朋好：指郑广文。后作者与郑虔又重游何将军山林，写有《重过何氏五首》。过：造访。

醉 时 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1]，广文先生官独冷[2]。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3]。
先生有道出羲皇[4]，先生有才过屈宋[5]。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6]？
杜陵野客人更嗤[7]，被褐短窄鬓如丝[8]。
日籴太仓五升米[9]，时赴郑老同襟期[10]。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11]。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12]。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13]。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14]。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15]。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16]。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17]！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18]。

天宝十三载(754)春作。题下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郑虔为杜甫好友，诗、书、画兼擅，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虔虽德才学识过人，但遭遇坎坷，广文馆博士实属清冷之闲官。时杜甫困居长安已达九年，穷愁潦倒，比之郑虔遭遇更恶。二人同病相怜，过从甚密，痛饮狂歌，将一腔牢落不平之气，聊寄于曲蘖，以求自遣，故名之曰《醉时歌》。悲慨豪宕，兼而有之。

〔1〕诸公：谓当时幸进者。衮(gǔn)衮：相继不绝貌。台省：朝廷显要之职。台是御史台。省指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　〔2〕广文先生：指郑虔。冷：清冷，指职微禄薄。"独"字意味深长。　〔3〕甲第：指豪门权贵之宅第。厌：饱。粱肉：泛指美食。开头四句用对比手法，极写郑虔之潦倒。　〔4〕出：超出。羲皇：指伏羲氏。古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　〔5〕过：超过。屈宋：指屈原和宋玉，为楚辞代表作家。　〔6〕德尊一代：品德高尚，为世所尊。坎坷：车行失利貌，喻人失意，不得志。二句谓郑虔虽品德高尚，但生不逢时，死留虚名，又有什么用呢？亦是愤激之词。　〔7〕杜陵野客：杜甫自称。嗤：讥笑。　〔8〕褐(hè)：粗布衣，贫者所服，人仕称"解褐"，时杜甫尚为布衣，故曰"被褐"。被褐短窄，极言贫贱寒苦。　〔9〕籴(dí)：买入米谷。日籴：即天天籴，言无隔夜粮。太仓，京师所设御仓。因去秋淫雨伤稼，故朝廷出太仓米以救济穷人。　〔10〕时赴：不时赴，时时赴。

襟期:犹怀抱、抱负。同襟期,不独为饮酒,亦道同、才同、德同、名同也。李白《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道合则襟期暗亲,志乖而肝胆楚越。"可为注脚。 〔11〕不复疑:不再迟疑。谓得钱即买酒,不考虑别的。上"时赴",谓甫过郑;此"相觅",是甫邀郑,正见其"沽酒不复疑"。

〔12〕上句是说彼此亲昵,不拘行迹,不分你我。郑虔大杜甫二十多岁,故曰"忘形尔汝"。下句是说只要能痛饮酒,我就拜你为师,不必定指郑虔。

〔13〕沉沉:夜深貌。春酌:指酒。檐花有三解:一指檐前之花,一云檐前夜雨细如花,一云为檐雨之名。似以前解为长。方东树曰:"'清夜'四句,惊天动地,此老胸襟笔性惯如此,他人不敢望也。"(《昭昧詹言》卷一二)

〔14〕高歌:犹放歌。有鬼神:似有鬼神相助,指文思喷涌。焉知:哪知。填沟壑:死于贫困。左思《咏史诗》:"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15〕相如:指西汉司马相如,著名辞赋家。亲涤器:《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落拓时,曾和妻子卓文君在临邛开酒店,文君当垆,相如身著犊鼻裤,亲自洗涤酒器。子云投阁:《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字子云,博学多才,曾教弟子刘棻作奇字。王莽时,刘棻因献符命得罪,雄受牵连。当使者来收捕时,扬雄从天禄阁上"自投下,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二句谓自古文人不遇者多,非独你我二人也。 〔16〕归去来:指陶渊明辞彭泽令归田园隐居作《归去来兮辞》。石田,沙石薄瘠之田。二句劝虔弃官归隐。

〔17〕儒术:此不专指儒家学说,而泛指匡君济世之才学。何有:犹何用。孔丘:即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封建时代奉为至圣先师。盗跖:相传为春秋时之大盗,姓柳下,名跖。俱尘埃:孔、跖并举,谓至圣大恶,同归于尽而已。《列子·杨朱》:"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意与此同。 〔18〕闻此:指上"俱尘埃"句。惨怆:极悲伤意。衔杯:即饮酒。二句即"莫忧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酒一杯"意也。亦愤懑无聊之词。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1]。

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2]。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3]。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哪送酒如泉[4]？

天宝十三载(754)春作。城西陂，即渼陂，因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城西五里，故云。黄光升曰："此诗形容泛舟兴致，艳而不淫，丽而有则，自非他人游赏诗可及也。"(《杜律注解》卷上)

〔1〕青蛾皓齿：指侑酒的歌伎。楼船，大而叠层的游船。悲远天：言其声音嘹亮直彻云霄。悲，谓清韵微妙之极。　〔2〕自信：自任、听任之意，言不烦人力。牙樯：象牙制的帆柱。锦缆：锦彩为缆绳。牙樯锦缆，极状楼船之华奢。迟日：犹春日。《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毛传："迟迟，舒缓也。"二句写春天风恬日丽之景，优游闲适之乐。而曰"自信"，曰"徐看"，正见中流容与之景象。　〔3〕二句写舟中歌舞之妙，直使鸟飞鱼跃。上句"鱼吹细浪"，言画舸移春，纤波不惊，正清歌按拍之时；游鱼吹浪，映扇影而微摇。下句"燕蹴飞花"，言花因燕蹴而飞，适堕舞筵之前；花影衣香，荡成春色。蹴，踏。　〔4〕二句极写宴游豪饮之兴。言楼船载歌舞，船上酒食，全仗小船输送。能荡桨：赞小舟迅捷。百壶：谓送酒频繁。酒如泉：言酒之多，饮之豪。

渼陂行

岑参兄弟皆好奇[1]，携我远来游渼陂。
天地黯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2]。
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3]。

鼉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4]。
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5]。
凫鹭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6]。
沉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静如拭[7]。
宛在中流渺瀰清，下归无极终南黑[8]。
半陂已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9]。
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10]。
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11]。
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12]。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13]。
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14]。

天宝十三载(754)未授官时作。渼陂(měi bēi)：在今陕西户县。程大昌《雍录》卷六："渼陂，在鄠县西五里，源出终南山，有五味陂，陂鱼甚美，因加水而以为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涝水。"诗写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所见所感，景色瑰丽，光怪陆离，奇诡变化，恍惚万状，词采精拔，极力突出一个"奇"字，而人生哀乐寓其间。

〔1〕岑参：南阳(今属河南)人，当时著名诗人，与杜甫交好，时在长安，往来颇密。官终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参排行二十七，有亲兄弟五人，即谓、况、参、乘、垂。此处不能确指。好奇：好寻奇探胜。《唐才子传》卷三："(参)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　〔2〕黮惨：天色昏暗貌。黮(yǎn)：青黑色。忽异色，天色骤变。堆琉璃：谓波涛涌起。琉璃，喻水之清

澈。　〔3〕漫汗:犹汗漫,水势浩瀚貌。事殊兴极:天已异色而犹泛舟,所历奇险,而兴致极高,正见"好奇"处。忧思集:即下"鼉作"二句所云。〔4〕鼉作鲸吞:极言风涛惊险。鼉(tuó):一名鼉龙,又名猪婆龙,今称扬子鳄。作,起。不复知:不可知。何嗟及:犹嗟何及。　〔5〕主人,指岑参兄弟。舟子,船夫。氛埃,尘雾。　〔6〕鳧:野鸭。鹥(yī):即鸥,一名水鸨。皆为水鸟。棹讴:即棹歌,为船工行船时所唱之歌。丝:指弦乐器,如琴、瑟、琵琶之类。管:指管乐器,如箫、笛、笙之类。啁啾(zhōu jiū):细碎的声音,此指各种乐器合奏声。空翠来:谓云开而青天出。　〔7〕沉竿续蔓:既有菱叶荷花,则陂水不深可知。而谓"沉竿续蔓深莫测",乃极言之,故有人解作"言戏测其深也"。静:洁。拭:净。静如拭:极写菱荷之洁净鲜艳。〔8〕宛在中流:《诗经·秦风·蒹葭》:"宛在水中央。"渤澥清:极言陂水之空旷澄澈。渤澥(xiè):即渤海。又通谓之沧海。终南:即终南山,在长安南,渼陂源于此。无极:无尽,无底。下归无极,承上"深莫测"来,言水底但见终南山影之黑而已,故下句即接"纯浸山"。　〔9〕袅窕:动摇不定貌。冲融:陂水深广貌。　〔10〕舷:船边。暝:日晚。戛(jiá):摩擦之声。云际寺:指云际山大定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蓝田关:即秦峣关,在渼陂东南,蓝田县东南九十八里。二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云际之寺,远影落波,船舷经过,如与相戛,月映水中,如出蓝田关上。　〔11〕骊龙:古谓黑色之龙。《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冯(píng)夷:水神名,又名冰夷、无夷、冯迟。曹植《洛神赋》:"冯夷鸣鼓。"　〔12〕湘妃,传说中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返,死于苍梧之野,遂沉湘水而死,故曰"湘妃"。汉女,传说中汉水之神女。金支:犹金枝。《汉书·礼乐志》载《安世房中歌》:"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注引臣瓒曰:"乐上众饰,有流溯羽葆,以黄金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翠旗:以翠羽所饰之旌旗。光有无:言光或隐或现。以上四句极力描摹月出而乐作的奇丽景象,灯火遥映闪烁,犹如骊龙吐珠,远闻音乐间作,恰似冯夷击鼓,晚舟纷渡,宛若群龙争趋,美人歌舞,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置身其间,恍若神游异境。〔13〕咫尺:周尺八寸曰咫。此喻距离之近,亦喻时间短暂。苍茫:旷远迷茫貌。神灵:谓司雷雨之神。　〔14〕二句用汉武帝《秋风辞》:"欢乐极兮哀

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此诗首叙鼍作鲸吞之可忧，中叙鸟鹭菱荷与湘妃汉女之乐，末忧雷雨忽至，则又为之而愁。遂由自然的变化莫测而联想到人生之哀乐无常，感慨无限。

九日寄岑参

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1]。
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2]。
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3]。
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4]。
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5]！
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6]？
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7]。
君子强逶迤，小人困弛骤[8]。
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9]。
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10]？
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11]。
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12]？

[illegible]

作于天宝十三载(753)九月九日重阳节。据《资治通鉴》载：天宝十三载秋，长安霖雨成灾，关中大饥。玄宗忧雨伤稼，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玄宗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诗中记述灾情，表现出诗人心忧苍生之情

怀，同时也透露出国危将至的预感。开头八句记述在这淫雨交加之时，深深思念挚友岑参，寝食难安，“思君令人瘦”。中间八句感慨淫雨之害，极发悲天悯人之情。最后八句照应题目和开头，重抒思友之深情。

注释

〔1〕二句言霖雨不断，不能出门。复：多次。因为雨所困，故方欲出门访岑，又复入门。雨脚：雨线。亦称雨足。　〔2〕所向：所到之处。活活（guō）：象声词。谓雨多泥泞，行而有声。君：指岑参。《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岑参《过燕支寄杜位》：“忆君不见令人老。”　〔3〕沉吟：沉思忧郁貌。错昏昼：言思岑之深，不知昏昼。亦因阴雨晦暗而不辨昏昼，饮食错乱。　〔4〕二句谓都住在曲江附近，但难得去拜访。寸步：极言距离之近。就：接近。相就，犹相访。按：时岑参有别业在杜陵（见岑诗《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杜甫亦居杜陵附近，故二人时得往还。而今因阴雨泥泞，故难相就也。因杜陵去曲江不远，故曰“曲江头”。〔5〕吁嗟乎：皆叹词。苍生：即老百姓。稼穑：种植和收获谷物。此泛指一切庄稼。因久雨伤稼，故曰“不可救”。　〔6〕杜甫将霖雨给百姓造成的严重灾难归罪于云师，故欲诛之。安得：怎能。云师：云神，名丰隆，一说名屏翳。云不散则雨不止，故愤而“诛云师”。畴：谁。补天漏，久雨不止，殆因天漏，故曰“补”。古时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神话传说。　〔7〕大明：即指日、月，此指日月光辉。韬：藏，隐匿。因昼夜常雨，故日月韬晦。下句谓禽兽因无处栖息，故号于旷野。　〔8〕强：勉强。逶迤：徐行貌。二句谓君子有车马，也只能勉强徐行；而小人徒步，因困于泥泞，更不能走快。〔9〕维：句首语助词。崇山：指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川浸：水流而趋海者曰川，深积而成渊者曰浸。溜：水流漂急。二句极言久雨积水犹如大川巨浸，终南山几欲被水漂去。　〔10〕是节：即重阳节。重阳佳节有采菊插菊、饮菊花酒的习俗，然而不能与岑参同采黄菊、共饮菊酒，故而簪菊再纷披、秀美亦是空设，其怅快之意不仅是为辜负了良辰美景而发，更是表达对岑参的深

切思念。东篱菊:化用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纷披:盛开状。〔11〕岑生:岑参。多新诗: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醇酎(zhòu):酒名,重酿之醇酒。〔12〕采采:盛貌。黄金花:即菊花,亦称黄花。菊花秋开,其色不一,而专言黄者,因秋令在金,以黄为正,故云。何由:怎能,为何。时值淫雨,不能与岑参一同赏菊、采菊,故有“何由满衣袖”之叹。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1〕。
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2〕。
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
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3〕。
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4〕。
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5〕。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6〕。
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7〕。
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8〕。
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9〕。
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10〕。
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11〕。
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12〕。
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13〕。
大儿聪明到〔14〕,能添老树巅崖里。
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15〕。
若耶溪,云门寺〔16〕。

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17]。

天宝十三载(754)，秋雨成灾，长安米贵，杜甫携家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安置，诗即在奉先所作。《文苑英华》卷三三九载此诗，题作《新画山水障歌》，题下注云："奉先尉刘单宅作。"刘少府即刘单。少府是唐人对县尉的尊称。刘单为天宝二年状元，天宝六载，任高仙芝安西幕判官。后代宗朝官至礼部侍郎。"山水障"，即画有山水的屏障。这是一首题画诗，先以惊人的起句叙起屏障山水，即所谓"沧洲趣"也。次赞其笔意超绝，并以"悬圃裂"、"潇湘翻"，形容其迹侔仙界，以"风雨急"、"鬼神入"，形容其巧夺天工。接着摹写山水中景物，亭花、岸岛属山，渔舟、沧溟属水，斑竹临江兼映山水。最后见画而思托身世外。可谓层层紧扣诗题"山水"，笔笔绾合诗意"沧洲趣"，以画法为诗法，以诗境写画境，刻画入微，逼真传神，天机盎然，生动有趣，富有生活气息，使人读来如身临其境。

〔1〕二句以惊讶之语赞扬画中景物的逼真，将画作真，奇语惊人。不合：不该。底：什么，为什么。　〔2〕君：指刘单。扫却：画成。扫，有一挥而就的意思。赤县：唐时京都所辖的县称赤县，此指奉先县。沧洲：滨水之地，古时常用以称隐士居住的地方。沧洲趣，隐逸的情趣。二句谓刘单刚画完了描绘奉先县的《赤县图》，又乘兴画出了这幅充满隐逸情趣的山水障子。〔3〕此：指山水障。融心神：全副身心都用进画里，即呕心沥血作画。君：指刘单。重毫素：重视绘画，酷爱绘画。毫素，毛笔和素绢，都是用来绘画的。二句意谓，从刘单呕心沥血画山水障子来看，可知他是酷爱绘画艺术的。

〔4〕郑虔:杜甫好友,见前《醉时歌》"题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说他"善画山水,山饶墨,树枝老硬。"祁岳:与杜甫同时的著名画家。《图绘宝鉴·补遗》说他"工山水"。杨契丹:隋朝名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说他官至上仪同,列为"上品中"。笔迹:指绘画技法。二句谓刘画水平超过了杨契丹、祁岳和郑虔等前辈画家。 〔5〕"得非"与"无乃"互文,都有莫不是意。玄圃:一作"县圃"。传说为昆仑山巅名,乃仙人所居之处。潇湘:指湖南的潇水、湘江,潇水在零陵县入湘江,合称"潇湘"。 〔6〕悄然:不知不觉貌。天姥:山名,在今浙江嵊州东、天台县西北。杜甫早年游吴越时曾到此,《壮游》诗有"归帆拂天姥"之句,可证。清猿:猿的叫声凄清。二句是说看了画中境界,不禁使自己仿佛回到早年游过的天姥山,又听到了猿猴凄清的叫声。 〔7〕反思:回想。蒲城:即奉先县旧名。开元四年,以奉祀睿宗桥陵,改名奉先。 〔8〕元气:生成天地万物的原始之气。淋漓:沾湿貌,酣畅貌。真宰:造物主,古时假想的宇宙主宰者。因画新成,墨迹未干,故曰"湿";因湿联想到"元气淋漓";又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故有"天应泣"之语。想象奇瑰,运笔之妙全在一个"新"字。王嗣奭评曰"最得画家三昧"(《杜臆》卷一)。以上八句,皆从虚处传神,极赞画之巧夺天工,直可惊天地,泣鬼神。 〔9〕野亭:以下六句,乃写画中实景。春还:春气回还。暝:暮色苍茫。 〔10〕沧浪:水青苍色。青溟:大海。欹(qī)、侧:都有倾斜意。秋毫末:指所画景物细微逼真。秋毫: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比喻极细微之物。 〔11〕不见:犹云岂不见。湘妃:传说中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思念他,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斑竹:一种有斑纹的竹子,又叫"湘妃竹"。传说舜死,二妃痛哭,泪洒竹上而成斑,故名"斑竹"。二句谓湘妃已死,而江边斑竹犹活。〔12〕刘侯以下八句,赞刘单及其二子。刘侯:指刘单。天机精:天才绝顶。人骨髓:是说酷爱作画。 〔13〕挥洒:指挥洒笔墨作画。亦莫比:也无人可比。 〔14〕聪明到:犹言绝顶聪明。 〔15〕心孔开:心窍机灵。貌:描画,描摹。以上四句典出《后汉书·祢衡传》:"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 〔16〕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

市东南会稽山乡，发源若耶山，今名平水江。云门寺，在今绍兴市南云门山上。杜甫青年游吴越时曾到此。　〔17〕胡为：为什么。泥滓：泥垢，比喻俗世。青鞋布袜，隐者所服。二句言自己为刘单所画胜景吸引，不禁心驰神往，忽动出世之想。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1]？
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2]。
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3]。
先锋百战在，略地两隅空[4]。
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5]。
廉颇仍走敌，魏绛已和戎[6]。
每惜河湟弃，新兼节制通[7]。
智谋垂睿想，出入冠诸公[8]。
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9]。
胡人愁逐北，宛马又从东[10]。
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11]。
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12]。
茅土加名数，山河誓始终[13]。
策行遗战伐，契合动昭融[14]。
勋业青冥上，交亲气概中[15]。
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16]。
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17]。
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18]。
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19]。
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20]。

[redacted]

哥舒翰，突厥族突骑施哥舒部人，以部族名为姓。翰于天宝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开府”。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冬。时哥舒翰由陇右归京，杜甫投赠此诗，盛称哥舒功业与荣宠，冀其荐拔。全诗开合变化，极有气势，而格律严整，自中规矩。诗所述哥舒翰事，皆有史据，并非虚誉溢美，最见杜诗所谓“诗史”本色。

[redacted]

〔1〕麒麟阁：汉阁名，在未央宫内。汉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霍光等十一人图像于阁。亦省称“麟阁”。第一功：《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论功行封，以萧何为第一功。唐高宗总章元年(668)，以太原原从西府功臣分为第一功、第二功等官。诗以第一功属翰，欲其远比开国功臣。　〔2〕君王：指玄宗。神武：神明而威武。《尚书·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文乃武。”此以神武归美玄宗。驾驭(yù)：驱使、控制。亦作“驾御”。英雄：指哥舒翰。　〔3〕当朝杰：语本《晋书·庾衮传》：“君若当朝，则社稷之臣欤！”《新唐书·哥舒翰传》：“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此所谓“论兵迈古风”。论兵：讨论用兵。迈：超过。以下则申述之。　〔4〕二句谓翰英勇善战。《新唐书·哥舒翰传》载：“吐蕃盗边，与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军为三行，从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辄披靡，名盖军中。”《旧唐书·哥舒翰传》亦记吐蕃掠麦陇右，哥舒翰大败之一事。见前《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注〔1〕。两隅：指河西、陇右而言。翰以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　〔5〕《旧唐书·哥舒翰传》：天宝六载，哥舒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明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故曰“无传箭”。传箭：箭即更

筹,起兵以传箭为号。无传箭,谓无警。翰筑城青海,吐蕃不敢近,故云。天山:在陇右道伊州北(今新疆哈密县),一名白山,亦称祁连山。《旧唐书·哥舒翰传》:"吐蕃保石堡城,路远而险,久不拔。(天宝)八载,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石堡城亦属陇右道。挂弓:休兵。 〔6〕廉颇:战国赵良将,年老尚能大破燕军,封信平君,假相国。翰年已老,故以廉颇比之。走敌:即破敌。魏绛和戎:《左传·襄公四年》载:晋魏绛说悼公,和戎有五利,公悦,使绛盟诸戎,赐女乐、歌钟。天宝十二载,唐玄宗赐翰音乐、田园,与魏绛赐乐事相类,故以为比。 〔7〕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流域地。亦统称西戎地曰"河湟"。金城公主嫁吐蕃后,河西九曲之地遂为吐蕃所有,故曰"河湟弃"。天宝十二载,哥舒翰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收复河源九曲之地。《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亦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兼陇右、河西节度使,收复陇右故地,故曰"新兼节制通"。 〔8〕垂睿想:谓其邀宠眷。睿(ruì):通达,明智。《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后常用为称颂皇帝的套语。出人:谓其经略陇右、河西。吐蕃陷石堡城,天宝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等为陇右、河西节度使,皆不能克。天宝八载,翰攻拔之,故曰"冠诸公"。 〔9〕二句盛赞哥舒收复之功。谓翰能布朝廷威德于四夷,使其归顺唐朝,其功甚伟。唐都关中,故曰"秦树"。日月低秦树,谓哥舒之功可比日月,低照秦树。乾坤:犹言天下。汉宫:喻唐室。 〔10〕胡人:指吐蕃等。逐北:追击败走之敌。宛马:大宛所出千里马。《史记·乐书》:"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归有服。'"二句言翰威名远扬,故胡人畏服,宛马复来。

〔11〕边沙远:翰受命守陇右、河西,故曰"边沙远"。御席同:天宝十一载冬,翰来朝,玄宗命高力士等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赐宴,故曰"御席同"。

〔12〕宠鹤:《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轩,大夫所乘之车。畋猎:打猎。非熊:用周文王遇吕尚(姜太公)事。《艺文类聚·产业部下·田猎》引《六韬》云:"文王卜:'田于渭阳,将大得。非熊非罴,天遣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于渭之阳,

见吕尚坐以渔，文王劳而问焉。”宠鹤、非熊，指翰收复河湟言。初吐蕃人寇河湟，王君㚟等不能捍御，止勒兵蹑后，亦邀非常之功赏，故以鹤不战而有乘轩之宠为比；而如翰者，乃畋猎之非熊也，故以吕尚比之。〔13〕二句谓翰封王食邑。茅土：《史记·三王世家》：“受兹青社。”裴骃《集解》引张晏曰：“王者以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以其方色土与之，苴以白茅，归以立社。”司马贞《索隐》引蔡邕《独断》曰：“若封东方诸侯，则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谓之‘茅土’。”名数：谓户籍。山河誓：《史记·高祖功臣诸侯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故曰“山河誓始终”。据《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天宝）十二载，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14〕策行：计策得行。遗：弃。言翰以计谋用兵，不假战伐，故曰“遗”。契合：投合，融洽。昭融：光明，长远。《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二句谓翰安边策行而无事战伐，君臣契合而动协天心。翰之得君，光明骏伟，非以诡道求进。〔15〕勋业：功业。青冥：青天。《旧唐书·哥舒翰传》云：“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蒲酒。”“疏财重气，士多归之。”王忠嗣被劾，翰“仍极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帝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此即为“交亲气概中”之注脚。〔16〕珠履客：《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珠履：缀珠的鞋。二句自叹身老不遇，言己未为翰上客而已头白矣。〔17〕题柱：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州治》：“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马驷车，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作“题柱桥”。转蓬：飞蓬。上句忆昔壮志，下句悲今沦落。〔18〕二句言光阴虚掷，迟暮无成。途穷：用阮籍事（见《晋书·阮籍传》）。穷，尽。〔19〕二句谓翰能识拔部下。《晋书·孙楚传》：“年四十馀，始参镇东军事”，“复参石苞骠骑军事。楚即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按翰曾奏严武为节度判官，吕諲为度支判官，高适、萧昕为掌书记，皆委之军事。行间：行伍之间。吕蒙：三国吴名将。《三国志·吴志·吕

蒙传》:“(孙)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后遂成大功。又《吴主传》:“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据《册府元龟·帝王部·明赏二》载:天宝十三载三月,翰为其部将王思礼、郭英乂、曲环等十几人论功加封,所谓拔之“行间”也。 〔20〕长剑: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王维《送张判官赴河西》:“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崆峒:山名,属陇右道,在今甘肃境内。二句言作者意欲参翰军幕,冀其识拔。

天育骠图歌

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1]?
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2]。
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3]。
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4]。
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5]。
遂令大奴字天育,别养骥子怜神骏[6]。
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7]。
故独写真传世人,见之座右久更新[8]。
年多物化空行影,呜呼健步无由骋[9]!
如今岂无騄骥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10]!

题解

天宝十三载(754)冬作。诗题一作“天育骠骑歌”。天育,马厩名,养天子之马。骠(piào,今读 biāo),黄色有白斑的骏马。骠骑,犹飞骑。诗由真马说到画马,又从画马说到真马,最后从画马空存,翻出异材常有,惜无识材之人。实以马自喻,抒发抱负不得施展的愤懑。

〔1〕天子之马:《穆天子传》卷一:“天子之马走千里。”指穆王八骏。无乃:岂非,莫非。系揣测之词。此亦表惊异。　〔2〕是何:与“无乃”相呼应,意在证明自己的推测。是:指画马。意态:犹神态。雄则气盛,杰则超群。骏尾:马尾。骏,一作“骏”(zōng):马鬉。萧梢:摇尾貌。朔风:寒风。朔风起,谓马尾摇动可引起朔风。　〔3〕缥:淡青色。两耳黄,《穆天子传》卷一“绿耳”郭璞注:“魏时鲜卑献千里马,白色而两耳黄,名曰黄耳。”紫焰:紫光。《太平御览·兽部八》引《相马经》云:“眼欲得高巨,眼睛欲如悬铃紫艳光明。”双瞳方:双瞳呈方形。　〔4〕矫矫:桀骜超群貌。龙性:古人认为天马乃神龙之类,故多以龙拟良马。变化:指多姿多态。天骨:天生就雄伟骨干。森开张:耸立开展貌。　〔5〕伊昔:从前。伊,语助词。太仆:官名,掌舆马及牧畜之事。张景顺:开元年间任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监牧都副使,善养马,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至十三年增至四十三万匹。攻驹:驯养马驹。阅:检阅。清峻:指马之骨相清瘦峭峻。　〔6〕大奴:奴之长大者。此指张景顺的牧马奴。字:养育。别养:单独驯养。骥子:良马。此指骠骑。怜神骏:爱其神骏。神骏,指马神态骏逸。　〔7〕二句用对比手法极言骠骑之神骏出众。张公,即张景顺。材尽下:都是材质平庸的驽马,以反衬骠骑之神骏。　〔8〕写真,画像,即前言“画图”。二句点明独画骠骑,因为爱赏,故挂之座右,百看不厌,历久弥新。　〔9〕物化:化为异物,谓真马已死。骠骑已死,只画图空存,故曰“空行影”。马画得再好,也不能健步驰骋,故慨叹“无由骋”。　〔10〕騕褭(yāo niǎo):传说中神马,日行万里,明君有德则现。骅骝:赤色骏马,亦名枣骝,为周穆王八骏之一。王良、伯乐:皆春秋时人。王良善御马,伯乐善相马。结二句是抚天育骠图而兴叹,伤良马难逢王良、伯乐,而自慨不遇。

后出塞五首

其　一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1]。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2]？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3]。
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4]。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5]。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6]。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7]。

解析

这组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初叛之时。组诗以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自述的形式，揭露了安禄山反唐的真相，并指出禄山反叛的原因即是玄宗的穷兵黩武，过宠边将，以致养虎为患。五诗结构严密，次序井然，叙述了一个士卒从辞家赴征到脱逆归来的全过程。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和第五首。第一首写的是应募从军，与亲友邻里辞别的盛况，表现了从军者想要通过立功沙场而“封侯”的雄心壮志。

注释

〔1〕及壮：到了壮年。封侯：《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少有大志，尝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于是投笔从戎。二句即袭其意。　〔2〕战伐：即征战。焉能：岂能，哪能。旧丘：故乡，故园。

〔3〕召募：唐代从开元十年(722)起实行募兵制。蓟门：古地名，在今北京德胜门外西北。一说即今北京西北之居庸关。此指幽州范阳郡，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唐的老巢。军动：军队开拔。　〔4〕二句模仿《木兰诗》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句法，极言装饰之盛。　〔5〕“闾里”以下六句，写送行的盛大热闹场面。闾里：邻居。道周：路边。　〔6〕斑白：头发花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坐在上位。庶羞：多种美味佳肴。品多为“庶”，肴美为

“羞”。 〔7〕二句突显少年英锐，故以吴钩相赠。妙在“含笑看”三字，写得从军者壮怀激烈，须眉欲动。含笑：表接受。吴钩：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后通用为宝刀名。

其 五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1]。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2]。
跃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3]。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4]。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5]。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6]。

题 解

第五首写从军二十年的战士忠于唐王朝，想法逃离安禄山叛军，潜归故里，保持了名节。

注 释

〔1〕良家：清白人家。出师：出征。多门：多种，多处。意谓参加过各种战斗，已经很有经验。 〔2〕二句谓主将骄横，更增加了自己的忧愁；若跟着这样的人叛乱，即使显贵，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将：指安禄山。
〔3〕跃马：从军作战。孤：通“辜”，辜负。明主：英明君主，此指玄宗。二句谓自己作为一个从军二十年的老战士，怎么能辜负皇恩，背叛朝廷呢？
〔4〕坐见：犹言眼看着，徒然看着。幽州骑：指安禄山叛军。河洛：指黄河、洛水一带。二句谓眼看着叛军长驱直入，河洛之间战尘昏暗。 〔5〕中夜：半夜。间道：偏僻小道。二句是说自己趁夜深天黑，脱离叛军，抄小路逃回故里；但乡亲们为躲避战祸而逃，村中已空无一人。 〔6〕恶名：指从逆的

罪名。无儿孙:因此人从军二十年,未能成家,故无后代。二句谓自己虽逃脱了从逆的罪名,但却孤老穷苦一生。语极沉痛。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1],老大意转拙[2]。
许身一何愚[3],窃比稷与契[4]。
居然成濩落[5],白首甘契阔[6]。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7]。
穷年忧黎元[8],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9]。
非无江海志[10],萧洒送日月[11]。
生逢尧舜君[12],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13],构厦岂云缺[14]?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15]。
顾惟蝼蚁辈[16],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17]。
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18]。
兀兀遂至今[19],忍为尘埃没[20]。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21]。
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22]。
岁暮百草零[23],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24],客子中夜发[25]。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26]。
凌晨过骊山[27],御榻在嵽嵲[28]。
蚩尤塞寒空[29],蹴踢崖谷滑[30]。

瑶池气郁律[31]，羽林相摩戛[32]。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33]。
赐浴皆长缨[34]，与宴非短褐[35]。
彤庭所分帛[36]，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37]。
圣人筐箧恩[38]，实愿邦国活[39]。
臣如忽至理[40]，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41]，仁者宜战栗[42]。
况闻内金盘[43]，尽在卫霍室[44]。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45]。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46]。
劝客驼蹄羹[47]，霜橙压香橘[48]。
朱门酒肉臭[49]，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50]，惆怅难再述[51]。
北辕就泾渭[52]，官渡又改辙[53]。
群水从西下[54]，极目高崒兀[55]。
疑是崆峒来[56]，恐触天柱折[57]。
河梁幸未拆[58]，枝撑声窸窣[59]。
行李相攀援[60]，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61]，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62]。
入门闻号咷[63]，幼子饿已卒[64]。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65]。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66]。
岂知秋禾登[67]，贫窭有仓卒[68]。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69]。

抚迹犹酸辛[70]，平人固骚屑[71]。
默思失业徒[72]，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73]，沕洞不可掇[74]。

赏析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间，安禄山已反，但消息尚未传至长安。杜甫不就河西尉，改就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后，由长安赴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家属，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已预感到大乱将至，忧心忡忡，遂作此诗。这一千古名篇，既反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实况，也表现出杜甫的内心矛盾和伟大人格，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全诗分三大段。第一段从开头到“放歌破愁绝”，写自己拯世济民的抱负；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写途经骊山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到结尾，主要写到家后之景况和感慨。“穷年忧黎元”为全诗主脑。正因“穷年忧黎元”，才能从“朱门酒肉臭”想到“路有冻死骨”，才能在“幼子饿已卒”的悲惨情景中而“默思失业卒，因念远戍卒”，忧国忧民无已时，故而“忧端齐终南，沕洞不可掇”，这正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仁者心的写照，真不愧一代诗史。杜甫此类五古长篇，发挥赋的铺陈排比的手法，夹叙夹议，便于表达复杂的感情、错综的内容。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而杜甫出之以沉郁顿挫。

注释

〔1〕杜陵布衣：作者自称。杜陵，地名，在长安南。杜甫祖籍杜陵，困守长安时，亦曾居此。　〔2〕老大：这年杜甫四十四岁。拙：笨拙，此指不通世故。实际上是反话，意思是不同流俗。　〔3〕许身：期望自己。

〔4〕稷、契(xiè):都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贤臣。稷,即后稷,曾教民稼穑。契,曾佐禹治水。 〔5〕居然:竟然。濩(huò)落:为叠韵连绵字,犹言落拓。 〔6〕契阔:勤苦,劳苦。《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毛传:"契阔,勤苦也。" 〔7〕二句言死而则已,只要活着就总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抱负。盖棺,指死亡。觊豁(jì huò):希望达到目的。 〔8〕穷年:一年到头。黎元:老百姓。 〔9〕二句意思是别人越讥笑,自己意志越坚决。"翁"字在这里有嘲讽意味。浩歌:高歌。 〔10〕江海志:隐遁江海的愿望。 〔11〕萧洒:同"潇洒",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送日月:犹度日月。 〔12〕尧舜君:尧舜似的皇帝。此代指唐玄宗。 〔13〕廊庙具:朝廷中栋梁之臣。廊庙,朝廷。 〔14〕构厦:比喻成就稷、契的事业。〔15〕二句语本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葵,葵菜。藿,藿,豆叶。难,一作"莫"。 〔16〕顾惟:自念。如杜甫《寄题江外草堂》:"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蝼蚁辈:喻地位低下的小人物。此为愤慨性的自喻。 〔17〕辄拟:总打算。偃:伏卧,休息。溟渤:指大海。 〔18〕以此耽误了自己的生计,却仍不肯去奔走权门,营求富贵。干谒:钻营请托。 〔19〕兀(wù)兀:劳苦貌。又,穷困貌。〔20〕忍:岂忍。尘埃没:没于尘埃,被埋没。 〔21〕二句是说自己终于无法改变自己的初志而效法巢、由的避世。巢,巢父。由,许由。传说中尧时的两个隐士。作者这里是婉转地说反话。 〔22〕愁绝:愁极。〔23〕零:凋谢。 〔24〕天衢(qú):天空。天空广阔,任意通行,如世之广衢,故称。阴峥嵘:阴韵重叠如山。峥嵘,本山高貌,这里形容云盛貌。〔25〕客子:旅居在外的人。这里是作者自指。中夜:半夜。发:出发。〔26〕指直:手指冻得僵直。能:一作"得"。 〔27〕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东南,离长安六十里。骊山有温泉,唐玄宗置温泉宫,天宝六载(747)改名华清宫,每年十月带着杨贵妃及其姊妹到此避寒。 〔28〕指皇帝住在骊山。嵽嵲(dié niè):本山高貌,此处指代骊山。 〔29〕蚩(chī)尤:上古神话中人物,相传蚩尤与黄帝作战时,曾作大雾以迷惑对方。此借指雾。〔30〕蹴(cù):踩,踏。 〔31〕瑶池:古代传说中昆仑山上的池名,西王母所居。此指骊山温泉。郁律:烟雾蒸腾貌。 〔32〕羽林:羽林军,皇帝的

禁卫军。摩戛(jiá):犹摩擦。　〔33〕殷:盛,引申为充塞。胶葛:深远广大貌,此指天空。　〔34〕长缨:长帽带,指权贵。　〔35〕短褐:粗布短衣,指平民。　〔36〕彤庭:朝廷。汉代宫殿以朱漆涂饰,故称。后亦泛指皇宫。　〔37〕聚敛:横征暴敛。城阙:本为城门上的建筑物,此指京城、朝廷。　〔38〕圣人: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仇兆鳌注曰:"《通鉴》注:唐人称天子皆曰圣人。"筐、篚,都是盛东西的竹器。古礼,皇帝宴会,以筐篚盛币帛赏赐大臣。〔39〕愿:一作"欲"。邦国:国家。　〔40〕忽:忽视,轻视。至理:最正确的道理。　〔41〕多士:群臣。　〔42〕仁者:此指体恤民劳的官员。战栗:战抖,引申有警惕的意思。　〔43〕内金盘:内廷的金盘。内:大内,皇帝的宫禁。　〔44〕卫霍: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的外戚,这里借指杨氏家族。　〔45〕二句形容杨国忠兄妹之家,姬侍众多,室中香烟缭绕,望之若神仙。神仙,唐代人常用以比喻美女、歌妓。烟雾:云烟、雾气。此指富贵人家室中熏香所生的烟。玉质:指肌肤洁腻的美女。　〔46〕"悲管"句,指管瑟合奏。悲、清,都是形容乐器的音色。逐:伴随。　〔47〕劝客:敬客。驼蹄羹:用骆驼蹄做成的肉汤,即八珍之一。　〔48〕霜橙:极言果品之新鲜。〔49〕朱门:指贵族官僚之家。　〔50〕荣:指朱门的荣华。枯,指冻死骨。咫尺:形容距离近。八寸为咫。　〔51〕惆怅:伤感。　〔52〕北辕:车辕向北,即车向北行。北,使动用法。就,靠近。泾渭:二河名,这里指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泾渭合流的地方。　〔53〕官渡:官家设的渡口。此指官府在昭应县泾渭合流处设的渡口。改辙:改道,指渡口又换了地方。〔54〕群水:指泾渭诸水。　〔55〕崒(cù)兀:高而险貌。　〔56〕崆峒(kōng tóng):山名,在甘肃平凉西,泾河发源地。　〔57〕形容水势凶猛。天柱,神话传说中支撑天的支柱。《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58〕河梁,桥。拆,一作"坼(chè)",裂开。　〔59〕枝撑:指桥的支柱。窸窣(xī sū):象声词,形容轻微细碎之声。　〔60〕行李:行人。《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注:"行李,使人。"又《左传·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注:"行李,行人也。"相攀援,相互牵拉。　〔61〕寄:寄居。

异县:他县,此指奉先县。〔62〕庶:庶几,表示希望和意愿的副词。〔63〕号咷(táo):放声大哭。〔64〕卒:死。〔65〕二句谓我哪能忍住悲痛呢,连邻居都呜咽流泪。宁:岂能。舍:割舍。里巷:指里巷邻人。〔66〕夭折:人幼年死亡。〔67〕登:庄稼成熟。〔68〕贫窭(jù):贫穷,指贫苦人家。窭:贫。仓卒(cù):突然,此指发生突然事故,即幼子夭折。〔69〕隶:属。征伐:征讨,此指被征从军。〔70〕抚迹:犹抚事,回忆发生的事。〔71〕平人:平民,一般老百姓。固:本应。骚屑:本是形容风吹的声音,这里形容人心惊慌不安。〔72〕失业徒:失去产业(土地)的人。〔73〕忧端:忧思的端绪。齐终南:和终南山一样高。终南,山名,在长安南,为秦岭山脉的主峰。〔74〕溷洞(hòng tóng):绵延,弥漫。掇(duō):收拾。

月　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1]。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2]。
香雾云鬟湿[3],清辉玉臂寒[4]。
何时倚虚幌[5],双照泪痕干[6]?

此诗作于至德元载(756)八月初陷贼时。本年五月,杜甫携家避难鄜州。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八月,杜甫闻讯只身奔赴行在,中途为叛军所执,拘于长安。诗即被禁长安望月思家而作。诗写离乱中两地相思,构思新奇,情真意切,明白如话,深婉动人,可谓天下第一等情诗。首联点题,起势不凡。入手即从对面着笔,不言我在长安思念家人,却说家人在鄜州望月思我,蹊径独辟。次联流水对,用笔尤为隐曲委婉,寓意深微。“未解忆”,含两

层意:一是儿女尚小,不知道想念身陷长安的父亲;二是小儿女天真无知,不懂得母亲看月是在想念他们的父亲。以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闺中只独看、独忆,突出首联“独”字,益见深情苦忆。三联着力描写想象中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雾湿云鬟,月寒玉臂,语丽情悲。“湿”字、“寒”字,见出夜深,衬出闺中伫望之久,思念之切,虽“云鬟湿”、“玉臂寒”而不知,可谓忘情之至也。末联以希冀重逢作结。

〔1〕鄜(Fū)州:今陕西富县。闺中,指妻子。　〔2〕未解:不懂得。〔3〕香雾:雾本无香,乃鬟香透入夜雾,故云。　〔4〕清辉:指月光。〔5〕虚幌:薄帷。　〔6〕双照:指妻子与自己双方而言。

悲　陈　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1],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2]。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3]。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4]。

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琯率军与安史叛军大战于陈陶斜,此时贼势方盛,而官军以轻敌遂致大败,死伤四万馀人。杜甫时陷长安,闻之而作此诗,字里行间充满悲愤之情。陈陶斜,一名陈陶泽,一作陈涛斜,在今陕西咸阳市东。

〔1〕孟冬:冬季第一个月,即阴历十月。十郡:泛言士兵占籍之广。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子弟。 〔2〕二句极言官军伤亡惨重。据《新唐书·房琯传》载:琯自请将兵讨贼,十月辛丑,"遇贼陈涛斜,战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战,战败,士死麻苇。……初,琯用春秋时战法,以车二千乘缭营,骑步夹之。既战,贼乘风噪,牛悉髀栗,皆震骇。贼投刍而火之,人畜焚烧,杀卒四万,血丹野,残众才数千,不能军。"野无战声:指激战过后,全军覆没,战场一片死寂。义军:谓官军为国而战,乃正义之师。 〔3〕二句愤安史叛军之得志骄横。群胡:指安史叛军。血洗箭:兵器上沾满了血。箭:指代兵器。都市:国都长安的街市。 〔4〕二句写长安士民亟盼光复。都人:京都士民。当时,肃宗迁至彭原(今甘肃西峰),地处长安西北,所以说"回面向北啼"。《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

悲 青 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1〕,天寒饮马太白窟〔2〕。
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3〕。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4〕。
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5〕!

此与前诗作于同时。陈陶斜惨败后,由于中人催战,房琯率残军复与叛军战于青坂,又大败。诗既对官军的惨败深表痛惜,又劝朝廷不要轻举妄动,重蹈覆辙。"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高度的爱国主义

精神。青坂，故址当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距陈陶斜不远。

〔1〕谓青坂东门就是唐军驻地。　〔2〕太白：山名，在今陕西太白县东南，为秦岭主峰，关中第一高峰，因山顶终年积雪，故名。窟：指水塘。〔3〕黄头奚儿：唐有黄头室韦，为当时室韦二十馀部之一，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兵强人众，为当时强大部落之一。安史叛军多由奚、契丹、室韦等少数部族组成，而奚、契丹、室韦都属东胡系，故此"黄头奚儿"系泛指安史叛军的精锐部队。日向西：天天向西进犯。数骑：少数精锐骑兵。驰突：横冲直撞。二句写安史叛军得胜后的骄纵之状。　〔4〕二句极写战后原野凄冷阴森景象。萧瑟：萧条冷落。烽烟：烽火台报警之烟。此指战后原野弥漫的烟尘。白人骨：即白是人骨，"是"字从上省略。　〔5〕焉得：怎么能够。附书：托人捎信。忍待：耐心等待。仓卒：即仓猝。史载，房琯与叛军对垒，本欲持重以伺之，怎奈宦官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致惨败。杜甫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唐军当充实力量，待机再战，不可急躁冒进。

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1]，夜飞延秋门上呼[2]。
又向人家啄大屋[3]，屋底达官走避胡[4]。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5]。
腰下宝玦青珊瑚[6]，可怜王孙泣路隅[7]。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8]。
已经百日窜荆棘[9]，身上无有完肌肤[10]。
高帝子孙尽隆准[11]，龙种自与常人殊[12]。
豺狼在邑龙在野[13]，王孙善保千金躯[14]。
不敢长语临交衢[15]，且为王孙立斯须[16]：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17]。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18]？
窃闻天子已传位[19]，圣德北服南单于[20]。
花门虏面请雪耻[21]，慎勿出口他人狙[22]。
哀哉王孙慎勿疏[23]，五陵佳气无时无[24]。

题解

王孙，此指李唐宗室子弟。据史载：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元载）六月九日，潼关失守，京师大骇，玄宗将谋幸蜀。十二日凌晨，玄宗独与杨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亲王、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长安沦陷。七月十五日，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八十馀人，又害皇孙及郡、县主二十馀人，王侯将相扈从入蜀者，子孙弟兄虽在婴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挖心剔首析肢，流血满街衢，手段极其残忍。时杜甫身陷贼中，得见幸存王孙惨状，有感而作。观“昨夜东风吹血腥”句，诗当作于至德二载（757）春。安史叛军大肆杀戮李唐宗室，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王孙们的悲惨遭遇是值得同情的。诗人亦陷贼中，感同身受，故对王孙的处境体贴入微，再三叮嘱其“善保千金躯”、“慎勿出口”、“慎勿疏”，并以唐室中兴有望，劝勉处于绝境的王孙不要丧失信心。而对玄宗的仓促逃蜀，弃王孙于不顾，哥舒翰的军败降贼，则给予了委婉而辛辣的讽刺。

注释

〔1〕头白乌：即白头乌，俗传为不祥之鸟。南朝梁时，侯景叛乱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

吴。”杜用其事，以侯景比禄山。　〔2〕延秋门：唐长安禁苑西面二门，南曰延秋门。玄宗幸蜀，自延秋门出，由便桥渡渭水，自咸阳经马嵬而西。〔3〕大屋：即下达官所居。《抱朴子·吴失篇》：“丰屋则群乌爰止。”丰屋即大屋。　〔4〕屋底：犹屋里。走：逃跑。胡：指安史叛军。　〔5〕金鞭：天子所用。九马：天子御用之马。骨肉：指未及随玄宗幸蜀的宗室子孙。二句极写玄宗急于出奔，丢弃王孙而去。　〔6〕宝玦(jué)：环行有缺口的佩玉。青珊瑚：此指用珊瑚做成的装饰品。　〔7〕路隅：路边墙角，不易被人注意处。　〔8〕乞为奴：乞求作人奴仆。干宝《晋纪总论》：“将相王侯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　〔9〕百日：犹言多日，不必实指。〔10〕犹言体无完肤。　〔11〕高帝：指汉高祖刘邦。隆准：即高鼻子。史称刘邦隆准龙颜，帝王之相。此言王孙有着皇族的特征。　〔12〕龙种：皇帝后裔，即王孙。与常人殊：与平常人不一样。　〔13〕豺狼：指安禄山。龙：指玄宗。　〔14〕善保：好好保重。千金躯：犹言贵体。　〔15〕长语：长时间交谈。交衢：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　〔16〕斯须：须臾，极言时间之短。与上“长语”相对。　〔17〕橐(tuó)驼：即骆驼。安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运御府珍宝至范阳老巢。范阳在长安以东，故云“东来橐驼”。旧都：指长安。　〔18〕朔方健儿：指哥舒翰军。禄山反，玄宗命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领河、陇、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一日为贼所败，翰亦被执而降贼。昔翰率军御吐蕃号称天下精兵，今却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故曰“昔何勇锐今何愚。”　〔19〕窃闻：私下听说。因陷贼得不到确切消息，得之传闻，故云。天子已传位，指玄宗已传位给肃宗。天宝十五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群臣贺曰：“自逆贼凭陵，两京失守，圣皇传位陛下，再安区宇，臣稽首上千万岁寿。”(《旧唐书·肃宗纪》)　〔20〕圣德：天子威德。南单于(chán yú)：本指汉时南匈奴，此指西北各少数民族。据《旧唐书·肃宗纪》载：马嵬兵变，贵妃赐死后，玄宗留太子率众讨贼，收复长安，并谕示曰：“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八月，回纥、吐蕃遣使请和亲，愿助讨贼。　〔21〕花门：回纥的代称。唐甘州张掖县东北一百六十里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为回纥骑兵驻地，又东北千里至回纥牙帐。故唐人多以花门称回纥，杜甫有《留花门》诗。藜(lí)面：用刀割

面。古代匈奴、回纥等民族的风俗，凡遇大忧大丧，则割面流血以示忠诚哀痛。安史叛唐，攻陷京都，为国之大耻，故回纥剺面以请雪耻。〔22〕慎勿：千万不要。狙(jū)：窥伺。钱谦益曰："当时降逆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皇孙妃主以献奉者。"(《钱注杜诗》卷一)故嘱王孙说话小心，以防他人偷听。下又嘱其"慎勿疏"。〔23〕疏：疏忽大意。〔24〕五陵：指玄宗以前唐五代皇帝的陵墓，即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皆在长安近畿。佳气，言有兴隆之象。无时无，犹时时有。句谓天不灭唐，有祖宗神灵保佑，随时都有中兴的希望。

哀 江 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1]，春日潜行曲江曲[2]。
江头宫殿锁千门[3]，细柳新蒲为谁绿[4]？
忆昔霓旌下南苑[5]，苑中万物生颜色[6]。
昭阳殿里第一人[7]，同辇随君侍君侧[8]。
辇前才人带弓箭[9]，白马嚼啮黄金勒[10]。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11]。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12]。
清渭东流剑阁深[13]，去住彼此无消息[14]。
人生有情泪沾臆[15]，江水江花岂终极[16]！
黄昏胡骑尘满城[17]，欲往城南望城北[18]。

题解

至德二载(757)春陷贼长安时作。曲江为唐时游赏胜地，唐玄宗与杨贵妃常游幸于此。今玄宗奔蜀，杨妃缢死，诗人身陷贼中，旧地重游，抚今追昔，哀思有感，遂作此诗。诗写作者春日潜行曲江而感玄宗与杨妃生离死别之事，着力突出一个"哀"字。全

诗分三层写哀:开头四句为第一层,是写诗人潜行曲江,目睹乱后衰败凄凉景象而引起的深哀隐痛。从“忆昔霓旌下南苑”到“一笑正坠双飞翼”八句为第二层,是用追叙的手法极写昔日游苑之盛与杨妃的恃宠豪奢。表面上是写昔日之“乐”,但“乐”中含哀,以乐衬哀,倍增其哀。“明眸皓齿今何在”最后八句为第三层,乐极生悲,又从往昔跌回现实,悲杨妃之不幸,哀国家之多难,愤叛军之猖獗。今昔对比,深悲巨痛,彻人心肺。哀乐关乎国运。哀江头,哀杨妃也,哀玄宗也,哀国破之痛也。全诗词婉而雅,意深而微,讽而含情,极尽开阖变化之妙。

〔1〕少陵:为汉宣帝许皇后陵墓,在宣帝杜陵东南,杜甫曾住家于此,故自称“少陵野老”。吞声:不敢出声。吞声哭,犹饮泣。　〔2〕潜行:秘密行走。曲江:在唐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南,当时为游赏胜地。曲江曲,指曲江深曲隐僻之地。　〔3〕江头宫殿:指曲江边紫云楼、芙蓉苑、杏园、慈恩寺等建筑物。因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故曰“锁千门”。　〔4〕细柳新蒲:据康骈《剧谈录》卷下载,曲江“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时当春日,蒲新生,柳丝细,故曰“细柳新蒲”。国破无主,无人欣赏,故曰“为谁绿”。三字沉痛。　〔5〕霓旌:云霓般的彩色旗帜,指天子仪仗。南苑,指芙蓉苑,在曲江之南。　〔6〕生颜色:谓皇帝游幸,万物增辉。　〔7〕昭阳殿:汉代宫殿名。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昭阳殿,甚得宠幸。此以赵飞燕比玄宗杨贵妃。　〔8〕辇:皇帝乘坐的车子。同辇随君,《汉书·外戚传》载:“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此暗用班婕妤事以讽玄宗和贵妃。　〔9〕才人:宫中女官名。《新唐书·百官志二》:“(内官)才人七人,正四品。掌叙燕寝,理丝枲,以献岁功。”　〔10〕啮(niè):咬。黄金勒:以

黄金为饰的马嚼口。《明皇杂录》卷下:“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勒,组绣为障泥”,“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 〔11〕仰射云:仰射空中飞鸟。一笑:指杨贵妃因才人射中飞鸟而为之一笑,系用如皋射雉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恶(指貌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正坠双飞翼,已暗含玄宗、贵妃马嵬死别事。 〔12〕明眸皓齿:指杨贵妃。二句指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事。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县北,西距长安百馀里。归不得,一是贵妃已死,二是长安沦陷,故云。昔之“明眸皓齿”与今之“血污游魂”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13〕清渭东流:指贵妃藁葬渭滨。马嵬南滨渭水,由西向东流向长安。剑阁:在今四川剑阁县北,为玄宗西行入蜀所经之地。《北史·魏本纪》载: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帝为高欢所逼,去洛阳至关中,时当七月,“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赵贵、梁御甲骑二千来赴,乃奉迎,帝过河谓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谒洛阳庙,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清渭东流,玄宗西去,时亦相当,事亦相类,用典恰切。 〔14〕去住彼此:指玄宗、贵妃。去指玄宗幸蜀西去,住指贵妃死葬渭滨。彼去此住,生死相隔,故曰“无消息”。此句即白居易《长恨歌》所云“一别音容两渺茫”意。 〔15〕臆:胸膛。 〔16〕终极:犹穷尽。岂终极,是指水自流,花自开:无知无情,年年依旧,永无尽期。水,一作“草”。岂终极,与上句“人生有情”相对,又与前“为谁绿”相照应。 〔17〕胡骑:指安史叛军。 〔18〕欲往:犹将往。城南:原注:“甫家居城南。”时已黄昏,应回住处,故欲往城南。望城北者,是望官军之北来收复长安。时肃宗在灵武,地处长安西北。《悲陈陶》“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亦是此意。

塞 芦 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1〕。
边兵尽东征〔2〕,城内空荆杞〔3〕。

思明割怀卫[4]，秀岩西未已[5]。
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6]。
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7]。
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
岐有薛大夫[8]，旁制山贼起[9]。
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10]。
芦关扼两寇[11]，深意实在此。
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12]。

至德二载(757)正月，叛军史思明、高秀岩合兵攻太原，意欲西进，威胁唐肃宗驻地彭原、凤翔一带的安全。杜甫时身陷长安，闻之焦急万分，遂作此诗，主张迅速塞断芦子关，阻止叛军西进。芦子关，又名芦关，在今陕西志丹县北与靖边县交界处，因所在土门山两崖峙立如门，形如葫芦而得名，是由太原向陕、甘西进所经之重要关口。唐时属延州。诗不仅表现了杜甫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而且显示出诗人筹边御敌的军事卓识。

〔1〕五城：指定远(今宁夏平罗)、丰安(今宁夏中卫)及中、西、东三个受降城(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都在黄河以北，故曰“隔河水”。迢迢：遥远貌。〔2〕边兵：边塞驻军。尽东征：都调到东边去抵御叛军。〔3〕空：空虚。荆杞：因连年战争，兵乱地荒，遂尽生荆棘枸杞。〔4〕思明：史思明，为宁夷州突厥杂胡，与安禄山同乡里，俱以骁勇闻名。安禄山反，使其经略河北，封为范阳节度使。至德二载正月，史思明舍弃怀、卫二州而进兵太原。割：舍弃，离开。怀州(今河南沁阳)与卫州(今河南卫辉)，唐时俱属河北道。

〔5〕秀岩:高秀岩,本为哥舒翰部将,后降安禄山,伪署河东节度使。此时也正率兵西进,与史思明合兵十馀万攻太原。西:向西挺进。未已:不停止。〔6〕回略:迂回包抄。大荒:荒远之地,指西北朔方、河、陇等地。崤函:崤山和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一带,是从中原到西北必经的咽喉要地。当时已为叛军占据。二句是说叛军意图突破芦子关迂回占领西北边远地区,以包抄彭原、凤翔等地,那样像崤函之固的险要之地,也就形同虚设了。〔7〕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秦:指关中地区。关防,驻兵防守的关隘,即指芦子关。二句是说延州为关中地区北方的门户,而芦子关又是防守延州的要冲。〔8〕岐:指凤翔府扶风郡,本岐州,天宝元年改扶风郡,至德元载改凤翔郡,二载升为府。治雍县(今陕西凤翔)。薛大夫:即薛景仙,或作薛景先。马嵬事变时,任陈仓县令,杀杨国忠妻裴柔、幼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至德元载七月任扶风太守。乾元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为凤翔尹、本府防御使。〔9〕《旧唐书·李抱玉传》载:"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诸军溃卒及村闾亡命相聚为盗,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领兵为五谷使招讨。"这是后来的事。想叛军攻陷长安时,亦必有此类情况。山贼:当指此类溃卒亡命乘安史叛乱之机入山为盗而祸害百姓者。因其不是当时的主要敌人,故曰"旁制"。旁制山贼,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叛军。〔10〕二句指至德元载七月叛军派兵攻扶风,为薛景仙击退一事。昆戎:古代西戎族名,这里借指安史叛军。或谓指吐蕃。以上四句是表彰薛景仙击败叛军,旁制盗贼,保卫了岐州,立了大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所以德宗即位,封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左羽林军大将军、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在其中。〔11〕扼:扼制。两寇:指史思明和高秀岩。〔12〕叫:扣。帝阍:天门。此指朝廷。二句是说希望有人能去报知朝廷,说明叛军行动诡秘迅速,若不赶快派兵扼守芦子关,恐怕来不及了。言外之意,若芦关失守,将危及全局,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深意"。

春　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4]。

至德二载(757)三月，杜甫陷贼长安，伤春感时而作此诗。上四写春望之景，睹物伤怀，妙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下四，抒春望之情，忧乱思家之心，跃然纸上。全诗语语沉痛，字字血泪凝成，国破家亡之深忧巨痛，读来撼人心魄。方回许为“第一等好诗”(《瀛奎律髓》卷三二)，诚不为过。

〔1〕国：指国都。国破，谓长安陷落。山河在：山河依旧。草木深：草木丛生，意谓人烟稀少。　〔2〕感时：感伤时局。花溅泪：见花开而溅泪。鸟惊心：闻鸟鸣而心惊。司马光评以上四句云：“‘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温公续诗话》)　〔3〕烽火：战火。连三月：是接连三个月不断，谓整个春天都在打仗。一说连逢两个三月，谓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打仗，亦通。家书：家信。抵：抵当。抵万金，极言家书之难得。上句忧乱感时，下句思家恨别；下句因上句而生。二句极写战乱之久，思家之切。　〔4〕白头：指白发。短：短少。浑欲：简直，几乎。不胜：犹不能。簪：用来束发于冠的饰具。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十六：“年去年来自如削，白发零落不胜冠。”二句化用鲍诗。自言发白更短，乃忧乱思家所致，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喜达行在所三首

其三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1]！
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2]。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3]。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4]。

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将行在所迁至凤翔(今属陕西)。四月，杜甫冒险出长安金光门，间道逃归凤翔，故原诗题注云："自京窜至凤翔。"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这三首诗就是杜甫授左拾遗后不久写成的。第一首叙自己由长安抵凤翔一路惊险之状；第二首叙方达行在所时惊喜之状。这里选的是第三首，写授官立朝后对社稷中兴的欣喜之情。

〔1〕起语沉痛，正是喜极而悲的真实写照。意谓如果在逃归途中死去，又有谁能报信呢？又有谁能明我心迹呢？现在回想起来，还不禁有些后怕。"始"字意深，谓死里逃生，在路时犹不自觉，及至归来方愈知怜惜。

〔2〕太白、武功：皆山名。太白山南连武功山，于诸山中最为秀杰。二山均在长安以西，离凤翔不远，故对举而言。"犹瞻"：是就上"死去"言，死则不得瞻，今生还犹得瞻。当时叛军所及，西不过武功。武功一带有郭子仪所率唐军驻守，故杜甫逃至武功，得瞻圣朝日月，犹如重见天日，故曰"喜遇"。

〔3〕影静:影,身影,指自己。静,严肃,安详。千官:犹言百官,系指文臣。七校:乃指武将。汉武帝时,武官校尉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校尉。胡骑不常设,故称七校。一说中垒为北军,非汉武初置,不在七校之列。苏:醒,复活。二句写授官列朝的欣喜之情。初归朝廷,身列朝班,目睹威仪,整齐肃穆,惊喜莫名。　〔4〕汉:以汉喻唐。社稷:国家的代称。社指土神,稷指谷神。中兴:指国家由衰转盛。上联千官七校,文臣武将,济济一堂,正是"中兴"气象。最后二句寄希望于肃宗中兴唐王朝。浦起龙说得好:"七八结出本意,乃为'喜'字真命脉。"(《读杜心解》卷三之一)

述　怀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1〕。
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2〕。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3〕。
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4〕。
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5〕。
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6〕。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7〕?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8〕。
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9〕?
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10〕。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11〕?
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12〕。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13〕。
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14〕?
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15〕。

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16]。

至德二载(757)夏，杜甫自贼中窜归凤翔行在，拜左拾遗，惊魂稍定，因思及在鄜州三川的妻儿而作此诗。

〔1〕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破潼关，玄宗仓皇奔蜀。七月，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八月，杜甫只身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至长安，与家人隔绝，至此已近一年，故云“隔绝久”。　〔2〕今夏：指至德二载(757)四月。草木长，比较容易隐蔽逃脱。陶渊明《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凤翔在长安西，故云“西走”。　〔3〕二句写刚逃至凤翔时衣履不整的狼狈窘迫之状。　〔4〕憨：同“悯”，哀怜。亲故：亲友故旧。老丑：形容憔悴苍老。　〔5〕因感激皇帝授官而涕零，更因身处艰苦乱离中得官，才倍觉皇帝恩情之厚。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肃宗任命杜甫为左拾遗。〔6〕二句谓刚授拾遗，不便开口请假探亲。柴门：指在鄜州的家。即：立即。〔7〕寄书：寄家信。三川：县名，治今陕西富县三川驿，唐属鄜州。杜甫家即在三川。　〔8〕“比闻”以下八句，都是作者的推想之词。反映了安史之乱祸及面之大之广之深之残酷。比闻：近来听说。罹祸：遭难。　〔9〕二句担心在鄜州的家属遭遇不测。茅屋、户牖，都指自己的家。　〔10〕二句是作者所作最坏的推测，大概家人已死于叛军之手，尸骨埋于苍松之下，不知腐烂没有？摧颓：摧残，摧毁。　〔11〕二句是说希冀全家团聚岂不是做梦？全：保全。尽室：全家。偶：偶然，侥幸。　〔12〕嵚(qīn)岑：山高峻貌。猛虎：喻叛军的残暴。猛虎场，指叛军纵乱之地。郁结：心中的疙瘩。回我首：思念顾望。　〔13〕二句言久未得家中回信。十月：指经过了十个月。　〔14〕二句将战乱中因家人生死未卜而忐忑不安的微妙心情活现纸上，真切感人。　〔15〕汉运：以汉喻唐，谓唐朝国运。初中兴，这时两京都

还未收复，但形势已经有了转机，故云。耽酒：嗜酒。　〔16〕二句痛言自己幻想全家欢聚的奢望，恐怕会变成孤老一人的悲惨结局。穷独叟，孤独穷苦的老人。

月

天上秋期近[1]，人间月影清。
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2]。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3]。
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4]。

至德二载(757)七月作。时长安尚未收复，安史叛军还很猖獗，故对月忧国，丹心益苦。全诗精深浑雅，造语奇恣。

〔1〕秋期近：时在七月，故云。　〔2〕河，银河。蟾(chán)：蟾蜍，即癞虾蟆。传说月中有蟾蜍和白兔。晋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白兔捣药的说法，是魏晋人的拟想。考之汉代石刻画像，月中捣药的乃是蟾蜍。前四句结合传说写月中之景。　〔3〕益：增加。丹心：忧国之心。能添白发明，言月色增人愁。　〔4〕国：指国都长安。干戈满地，时安史叛军尚占据着长安，连年烽火不断。当时唐军正在扶风集结，至闰八月二十三日，唐肃宗始命郭子仪收复长安。因扶风在长安西，故称"国西营"。月象征团圆，今干戈满地，长安沦陷，人不得团圆，国不得完整，恐唐军将士看见美好的月色而思家，徒增人们的愁绪，故云"休照"。

羌村三首

其一

峥嵘赤云西[1]，日脚下平地[2]。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3]，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4]。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5]。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6]。

羌村，在鄜州城北，旧址在今陕西富县张口乡大申号村。至德二载(757)闰八月，杜甫忤肃宗意，墨敕放还，从凤翔回鄜州的羌村探望家小。这组诗是回到家后所作。共三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战乱中流离失散的亲人相见，悲喜交集。诗写得朴素精警，真挚动人。

〔1〕峥嵘：山高貌。此处形容云峰。赤云：云为落日映红，故云。〔2〕日脚：云间透出的阳光。　〔3〕妻孥(nú)：本指妻和子，此处仅指妻。〔4〕飘荡：颠沛流离。遂：如愿。战乱中侥幸不死，喜与家人团聚，故曰“偶然遂”。　〔5〕歔欷(xū xī)：哽咽，抽泣。　〔6〕二句写乱离中与亲人久别乍逢情状，逼真传神。夜深不寐，秉烛相对，面面相觑，疑信参半，犹似在梦中。夜阑：夜深。

北　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1]。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2]。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3]。
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4]。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5]。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6]。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7]。
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8]。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9]。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10]？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11]。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12]。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13]。
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14]。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15]。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16]。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17]。
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18]。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19]。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20]。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21]。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22]。
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23]。

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24]。
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25]。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26]。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27]！
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28]。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29]。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30]。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31]。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32]。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33]。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34]。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35]。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36]。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37]。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38]。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39]。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40]。
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41]。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42]。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43]。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44]。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45]。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46]。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47]。
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48]。

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49]。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50]。
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51]。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52]。
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53]。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54]。
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55]。
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56]。
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57]。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58]。
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59]。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60]。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611]。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62]。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63]。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64]。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65]。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66]。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67]。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68]。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69]。

至德二载(757)秋作。这年二月，唐朝政府由彭原进驻凤翔。四月，杜甫由长安逃至凤翔，五月授左拾遗。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下三司推问，赖张镐等人相救获免。闰八月，放还鄜州(今陕

西富县)省家,这首诗就是归家后写的。北征,即北行。因鄜州在凤翔东北,故曰"北征"。题下原注:"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墨制,即墨敕,墨写的诏书。肃宗墨制放还,实是对杜甫的政治放逐。全诗140句,700字,是杜集中最长的一首五言古诗。诗以归途中和回家后的亲身见闻为题材,以陈述时事为主,表达了诗人对政局的见解。作者把国家大事与个人遭遇相结合,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全诗可分为五大段:从开头到"忧虞何时毕"为第一大段,写奉诏探家,动身之前的复杂矛盾心情;从"靡靡逾阡陌"到"残害为异物"为第二大段,写归家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从"况我堕胡尘"到"生理焉得说"为第三大段,写归家以后的悲喜情况;从"至尊尚蒙尘"到"皇纲未宜绝"为第四大段,写对时政的意见,对借兵回纥,表示忧虑;从"忆昨狼狈初"到结束为第五大段,是全诗的总结,也是对安史之乱的初步总结。激励肃宗继承太宗遗业,完成中兴大业。这是杜甫最有名的巨制之一,铺陈终始,夹叙夹议,表情曲折,描写细腻,结构完整,充分体现了杜诗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风格。

〔1〕皇帝二载:即肃宗至德二载(757)。初吉:朔日,即阴历每月初一。一说自朔日至上弦(初八日)为初吉。　〔2〕杜子:杜甫自谓。苍茫:怅惘貌。因时当世乱,家信难至,不知家中情形究竟如何,加之忧时伤乱,恋阙难舍,所以有苍茫之感。问:探望。　〔3〕维时:犹是时,当时。艰虞:指紧张困难的局势。暇日:闲暇的日子。　〔4〕二句是说自感惭愧,皇帝的恩泽加于我个人,诏许回家探望。其实是话中有话,为什么在"朝野少暇日"这么紧张的关头,放杜甫回家探亲呢?是因为疏救房琯惹恼了肃宗,才墨制放还,这是变相的放逐。蓬荜:用草和树枝搭成的简陋房屋,指贫苦人家。〔5〕拜辞:拜别。诣:到。阙下:宫阙,指朝廷。怵惕:惶恐不安貌。久未出:

言依恋而不忍去。　〔6〕谏诤:直言规劝。谏诤姿,谏官的品质和才干。杜甫为左拾遗,谏诤是他的职责。虽乏:是谦辞。君:指肃宗。　〔7〕中兴主:复兴国家的君主,指肃宗。经纬:指治理国家。密勿:为双声,声转为黾勉。《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黾勉从事。"《汉书·刘向传》引作"密勿从事",颜师古注:"密勿,犹黾勉从事也。"　〔8〕安禄山本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故称"东胡"。这年正月,其子安庆绪杀父自立,据洛阳称帝,继续作乱,故云"反未已"。对此,杜甫愤恨之极,故曰"愤所切"。　〔9〕行在:行在所的简称,天子所居之地,指肃宗临时所在地凤翔。恍惚:心神不宁貌。二句谓恋阙难舍,挥泪而别,回家途中,依然精神恍惚。　〔10〕乾坤:天地,天下。疮痍:创伤。忧虞:忧虑,忧愁。二句是说因安史之乱的破坏,遍地疮痍,自己忧国忧民,何时能了?　〔11〕靡靡:行步迟缓貌。《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逾,跨越。阡陌:田间小路。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眇:少。萧瑟:萧条,荒凉。二句谓因战乱破坏,沿途所见,人烟稀少,一片荒凉。　〔12〕二句谓沿途所见,多是受伤流血的人(包括兵与民)。　〔13〕回首,因心在朝廷,故不时回望。凤翔县,即行在所。旌旗飘动,在落日馀照中,或隐或现。　〔14〕二句言前行登上重重寒山,多次碰到饮马的水池。重:重叠。饮马窟:饮马用的水池,正是战争遗留的痕迹。〔15〕邠(bīn):邠州,今陕西省彬县。郊:郊原。邠州郊原是个盆地,从山上往下看,如在地底,故曰"入地底"。泾水:即今泾河,为渭河支流,从邠州北境流过。荡潏(yù):水流动貌。　〔16〕二句承前写山势险峻难攀。苍崖状如猛虎,蹲踞于前,怪石嶙峋开裂,好象猛虎张口吼叫似的。　〔17〕戴:印上之意。这句是说古老的山路上留有车辙的痕迹。　〔18〕二句是说走在山上,头顶青天,凭高望远,激起极高的兴致,连山中幽微的景物也令人喜悦。幽事:指山中景物。　〔19〕琐细:细小。罗生:丛生。橡栗:即栎树的果实,似栗而小,长圆形,又名橡子。　〔20〕丹砂:即朱砂。点漆:黑而发亮。二句形容山果或红或黑的色泽。　〔21〕二句言草木只要受到雨露滋润,无论其实或甘或苦,在秋天都会结果。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言外感叹人反不能及。濡:滋润。　〔22〕缅思:遥想。桃源,即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世外桃源。诗人见山水清幽如桃花源,令人向往,更加感叹自己身处尘

世的愚拙。 〔23〕坡陀:山冈起伏不平貌。鄜畤(zhì):指鄜州。春秋时,秦文公在此筑坛以祭神,称为鄜畤。畤,祭祀天地及古代帝王的坛场。杜甫家在鄜,望鄜畤实即望家。岩谷:山岩和深谷。互:交互。 〔24〕二句是说自己已经下山到达水滨,而仆人还走在山上,隐含急于到家与妻子相见的迫切心情。犹:尚。木末:树梢,指山上。 〔25〕鸱鸟:即鹞鹰。一作"鸱枭",即猫头鹰,专吃鼠、兔一类小动物。拱:用力扒开,用力掀开。拱乱穴,谓野鼠乱扒洞。一说山陕田野中,有一种黄鼠,见人则交其前爪而立,如人拱手作揖,称为拱鼠,又名礼鼠。 〔26〕寒月照白骨:描写夜间所见战场恐怖惨状。 〔27〕以下四句即因上二句所见而联想到去年的潼关之败,所以说"往者"。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陷洛阳,玄宗命哥舒翰率兵二十万守潼关。因杨国忠促战,被迫出关迎敌。十五载六月,大败于灵宝,全军溃散,死者数万。百万师,非实指,极言其多。卒,同"猝",仓促。
〔28〕二句接上言哥舒翰战败后,遂使众多秦地百姓,为叛军所残杀。半秦民,极言其多。为异物,化为异物,指死亡。 〔29〕堕胡尘:身陷贼中,指被俘至长安事。及归:指由长安逃至凤翔。尽华发:头发都花白了。
〔30〕经年:杜甫于去年八月离开鄜州,今年闰八月才回到家中,整整经过了一年。茅屋:指在鄜州的家。衣百结:形容衣服破烂不堪,打满补丁。
〔31〕二句谓家人乍见恸哭之声使松涛、泉流都为之共鸣。恸哭:痛哭,大哭。幽咽:低声哽咽。 〔32〕所娇儿:所宠爱的孩子,指宗文、宗武等。白胜雪:回想离家那时娇儿的容颜是雪白可爱的,而如今呢,即是下二句所写之惨状。 〔33〕耶:同"爷",俗称父曰爷。背面啼:因怕生而背过脸去哭。垢腻:肮脏。不袜:光着脚。形容穷苦之极。 〔34〕补绽:指缝补过的旧衣。才过膝:刚到膝盖,言衣裳短小。 〔35〕四句是说用绣有海景波涛的旧衣料来缝补裋褐,所以天吴、紫凤这些图案,被"曲折"、"颠倒"得东倒西歪。坼(chè):裂开。天吴:虎身人面,是八首八足八尾的水神。波涛、天吴、紫凤,都是指"旧绣"的花纹和图案。裋(shù)褐:粗布短衣。 〔36〕情怀恶:心情不好。呕泄:上吐下泻。卧:卧病。 〔37〕那:犹"奈",那无,奈何没有。其实并不是没有,而是说稍微有一些,与下文"衾裯稍罗列"互文见义。凛慄,冻得发抖。 〔38〕粉黛:古代妇女用的化妆品。粉,用以搽脸。

黛,用以画眉。解包:打开包袱。衾裯:被与帐。　〔39〕面复光:脸上又见了光泽。头自栉:自己梳头。栉(zhì):梳、篦一类梳发用具。这里名词作动词用。　〔40〕无不为:事事照着作。随手抹:信手胡乱涂抹。　〔41〕移时:过了一段时间。朱铅:指胭脂和铅粉。狼藉:散乱不整,言把眉毛画得不成样子。　〔42〕二句是说在战乱中生还,见到孩子们,高兴得好象忘了饥渴。　〔43〕二句写来家时间一长,孩子们就无拘无束地争着扯着他的胡须问这问那,可谁又忍心发怒喝止他们呢。问事:问这问那,诸如陷贼和逃归等事。嗔喝:发怒呵斥。　〔44〕二句是说孩子们虽然吵闹,但回想在长安陷贼时思归不得的愁苦,却感到是一种乐趣。翻思:回想。聒(guō):声音嘈杂,吵闹。　〔45〕二句意谓历尽艰难,能活着归来就已经很欣慰了,至于一家的生计又怎么谈得到呢?慰意:心情获得慰藉。生理:生计。

〔46〕至尊:皇帝。蒙尘:君主流亡在外,蒙受风尘之苦。此指玄宗奔蜀,肃宗在凤翔,都未回长安。几日:犹何时。休练卒:指战乱停止。　〔47〕二句谓时局有好转的迹象。天色改:气运改变,中兴有望。坐觉:顿觉。妖氛:指叛军气焰。豁:裂开,澄清。　〔48〕二句写至德二载九月,肃宗听从郭子仪建议,借兵回纥平乱。回纥怀仁可汗派遣太子叶护及将军帝德将兵四千馀人至凤翔,表示愿意帮助唐朝收复两京。回纥,即今维吾尔族。一作"回鹘",非。按:回纥,其先匈奴人,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至隋大业中,自称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第四代可汗与唐和亲,特遣使至长安,表请改"回纥"为"回鹘",始有"回鹘"之名,杜甫当时是不称"回鹘"的。惨澹:黯淡无光貌。因杜甫反对向回纥借兵,认为后患无穷,故以阴风、惨澹来形容回纥兵的剽悍和杀气腾腾。因回纥居住我国西北,故曰"西北来"。　〔49〕其王:指回纥怀仁可汗。李唐是正统天子,安史叛乱为逆,助唐平叛,乃顺天之意,故曰"助顺"。善驰突:善于骑马作战。

〔50〕回纥兵善骑射,一人备两马,故曰"一万匹"。　〔51〕此辈:指回纥兵。少为贵:人数少而战斗力强。一说杜甫认为应少借回纥兵以免难治。或谓回纥以少壮为贵。《汉书·匈奴传》云:"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均可参。服勇决,都服其骁勇果决。　〔52〕二句言所来皆精兵。鹰腾:像鹰一样飞腾搏击。过箭疾:极言破敌之速,迅疾如箭。

〔53〕二句写肃宗一心想倚赖回纥平定安史之乱，当时朝中虽有不赞成借兵的，但摄于皇帝威严，也不敢坚持。史载，回纥军至凤翔后，肃宗接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并命广平王李俶和叶护结为兄弟。圣心：皇帝之意。虚仁：虚心期待。时议：指当时持不同意见的议论。　〔54〕二句言收复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易如反掌。伊、洛，二水名，均流经洛阳。指掌收：形容很快就能收复。西京：长安。不足拔：不堪一击。　〔55〕官军：唐朝军队。请深入：应该深入敌后。蓄锐：养精蓄锐，指精兵。可俱发：谓官军与回纥一同进击。《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载，回纥军至后，“元帅广平王（李）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　〔56〕二句谓收复两京后，要乘胜打开青、徐，然后北略恒、碣，直捣叛军老巢。此举，指上述唐军与回纥联合进攻。青、徐：青州、徐州，今山东、苏北一带。旋瞻：转眼之间。略：攻取。恒、碣：恒山和碣石山，指山西、河北一带。　〔57〕昊天：秋天。秋于五行属金，有肃杀之气。杜甫认为自然界时当肃杀的秋天，平叛局势的发展应是与其相一致的，国家正宜于此时一举肃清妖氛，平定叛乱。　〔58〕上句与下句互文见义，意谓叛军灭亡被擒，当在今年秋季。祸转：厄运已经转到叛军一边。　〔59〕其：义同“岂”。皇纲：皇朝的纲纪，指唐王朝的正统地位。绝：断绝。　〔60〕上句乃追忆去年潼关失守、玄宗逃往四川的事。狼狈初，指玄宗仓皇出走。与古先别：与古代君王遭遇到类似情况时的处置有所不同，指下文奸臣被铲除事。　〔61〕奸臣：指宰相杨国忠。竟：最终。菹醢（zū hǎi）：剁成肉酱。同恶：指杨国忠的亲属和党羽。荡析：扫荡，消灭。二句乃指以下史实：至德元载六月，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领禁兵扈从玄宗逃难入蜀，至马嵬驿，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军士“争啖其肉且尽，枭首以徇”。韩国、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国忠之妻裴柔与子暄、晞等，也都被杀。其馀党羽或被杀，或坐诛。　〔62〕二句谓周幽王宠爱褒姒，殷纣王宠爱妲己，招致亡国之祸。这与玄宗之宠杨贵妃引起安史之乱情况虽相似，但玄宗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同意将杨贵妃缢死，是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不同的。此即上文所云“事与古先别”之意。夏殷：宋人马永卿引作“商周”，胡仔认为当作“殷周”，以与下句“褒妲”对应，似通。然下文有“周汉”，似犯重复。仇兆鳌则以“夏殷”为是，为了对应，擅将“褒妲”改为“妹

妲”，即妹喜（夏桀宠幸美女）、妲己。其实不必拘泥，顾炎武曰：“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日知录》卷二十七）言夏、殷，实亦包括周；言褒姒、妲己，实亦包括妹喜。　〔63〕周汉：喻唐朝。宣光：周宣王和东汉光武帝刘秀，两人都是中兴之主。这里指肃宗。期望肃宗再复兴唐室。

〔64〕桓桓：勇武貌。陈将军：即陈玄礼。仗钺奋忠烈：指陈玄礼率兵杀死杨国忠及其党羽事。钺，古代兵器，形似大斧。　〔65〕微：没有。尔：指陈玄礼。二句谓假如没有你，人们已非唐朝的臣民；由于有了你，到现在国家还存在。　〔66〕大同殿：在长安兴庆宫勤政楼北，玄宗常在此朝见群臣。白兽闼：即白兽门，长安宫中禁苑南门，在凌烟阁之北、太极殿西南。言旧宫殿之凄凉、寂寞，是表达人民期盼皇帝早日收复京城，即下文之“望翠华”。

〔67〕都人：京都长安的人民。翠华：以翠羽为饰的旗，为皇帝所用仪仗。佳气：中兴、祥瑞之气。金阙：指朝廷。二句谓人民渴盼皇帝回来，光复长安。

〔68〕园陵：唐历代帝王的陵墓。固有神：言有先帝的神灵护佑。扫洒：祭扫。数：礼数。以上四句即上云“皇纲未宜绝”之证。　〔69〕煌煌：光明宏大貌。二句谓唐太宗李世民所开创的唐朝基业宏伟昌盛，光照后世。这是诗人对唐朝开国之君的赞颂，也是对唐肃宗中兴唐室的期望。唐太宗是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又有“贞观之治”的政治典范，故称“太宗业”。宏达：宏伟昌盛。

彭衙行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1]。
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2]。
参差谷鸟鸣，不见游子还[3]。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
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4]。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5]。

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6]。
既无御雨备[7]，径滑衣又寒。
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8]。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9]。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10]。
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11]。
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12]。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13]。
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14]。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闌干[15]。
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16]。
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17]。
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18]。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19]。
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20]。
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21]。

解析

彭衙，春秋秦邑。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南、北彭衙村一带。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陷潼关，杜甫携家从白水逃往鄜州，路经同家洼(在彭衙北)，受到友人孙宰的盛情接待，一直铭记不忘。第二年，即至德二载闰八月，杜甫由凤翔回鄜州，途经彭衙，忆及往事，但不能绕道相访，故作此诗以志感。诗以绝大篇幅忆及去年逃难遇孙宰时受到的热情招待，表现了故人间的深挚友谊，真实感人，明白如话，充分显示了诗人写实的才能和坦荡的胸怀。

〔1〕二句即指去年六月从白水避难鄜州事。贼:指安史叛军。鄜州在白水以北,故曰"北走"。通篇都是追述往事,只末六句是作者的感慨,故用"忆昔"领起。　〔2〕尽室:全家。厚颜:自觉惭愧,难为情。二句是说因无车马,全家人只好徒步跋涉,饥困异常,逢人难免厚颜求食,可见窘困之状。〔3〕二句写鸟鸣无人,一路荒凉之景。参差:杂乱,繁杂。游子:指逃难在外的人。　〔4〕四句写小女儿饿得直咬人,大人因怕哭声被虎狼听到,在怀里捂住她的嘴不让出声,但小孩奋力挣扎,哭得更厉害了。反侧:挣扎。嗔:怒哭声。　〔5〕强解事:装作懂事。故:故意。索:索要。苦李:一种野生李子。二句是说小儿们装作懂事,故意要苦李吃,借以转移小妹妹的注意力,使她止哭。　〔6〕一旬:十天。攀牵:攀扶牵引。　〔7〕御雨备:防雨设备。　〔8〕契阔:劳苦,辛苦。经契阔,是指碰到特别难走的路段。竟日:整天。二句是说有时经过特别难走的地方,一整天走不了几里路。〔9〕糇(hóu)粮:干粮。卑枝:低矮的树枝。椽(chuán):安放在檩上支架屋面或瓦片的木条。二句是说以野果充饥,在树下露宿,可谓饥寒交迫。〔10〕二句极写全家旅途苦况。因多雷雨天,故老在水里走;因露宿山中,故多伴山间烟雾。　〔11〕少留:短暂停留。同家洼:孙宰所居村庄,当在白水县境内。芦子关:见《塞芦子》题解。　〔12〕故人:老朋友。孙宰:生平不详。薄:迫近。曾:同"层"。高义薄曾云,语袭《宋书·谢灵运传论》:"高义薄云天。"　〔13〕延:邀请。客:指杜甫一家。已曛黑:已经是日落昏黑。启重门:打开层层门户。　〔14〕暖汤:热水。濯:洗。剪纸招魂,是古代民俗,表示给途中备受惊吓的诗人一家压惊。　〔15〕从此:接着。出妻孥:又唤出家人。孥,指儿女。涕阑干:涕泪纵横貌。　〔16〕二句写孩子们已经疲惫地睡着了,又把他们叫起来吃饭。烂熳睡:形容睡得很熟、很甜的样子。沾盘飧(sūn):吃晚饭。　〔17〕二句是孙宰对杜甫说的话,要永远结为兄弟。夫子:对杜甫的尊称。弟昆:兄弟。　〔18〕二句写孙宰把房间腾出来,安排作者一家安然住下。奉我欢:使我愉快。奉有敬意。　〔19〕二

句就去年孙宰赤诚待己事大发感慨，深表感激。豁达：待人宽厚。露心肝：推心置腹，极言坦诚相待。〔20〕岁月周：又过了一年。胡羯(jié)：指安史叛军。构患：作乱。〔21〕何当：怎能。翅翎：翅膀。堕：落下。尔：指孙宰。最后极言对孙宰的深切思念之情。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郑公樗散鬓成丝[1]，酒后常称老画师[2]。
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3]。
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4]。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5]！

题解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作。郑虔，排行十八。安史之乱，虔陷贼中，伪授水部郎中，称疾未就，并潜以密章达灵武。长安收复，陷贼官吏分六等定罪，虔被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户参军。杜甫因故未能送行话别，遂赋此诗以寄意，对郑虔遭遇深表同情。诗写生离死别之悲，深挚感人。

注释

〔1〕樗(chū)：臭椿。樗散，樗木为散才，比喻不为世用。《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又《人间世》："匠石之齐，见栎社树，其大蔽牛，谓弟子曰：散木也，无所可用。"这里比喻郑虔之才不合世用。〔2〕常称：常自

称。郑虔善画山水,曾为唐玄宗赏识,称其诗书画为"郑虔三绝"。然当时画家地位卑贱,故其酒后常称自己是老画师,就有发牢骚的意思。〔3〕万里:指台州之远。严谴:严厉的处罚。杜甫认为给郑虔定罪太过严厉了,因为郑虔对安禄山强授的伪官称疾不就,并向唐政府传送情报,有立功表现,不应受此重罚。百年:指人的一生。垂死:言郑虔年已衰老,再遭远贬,更足以速其死。中兴时:时两京收复,国家有中兴之望,死亡为可悲之事,死于国家复兴之时,更其可悲。〔4〕二句写"阙为面别"之故。苍惶:同"仓皇",匆促。就:就道,启程。邂逅:不期而遇。邂逅无端,是说碰着意外的事故。出饯迟:饯行来迟。〔5〕二句言生当不能相见,愿死后在九泉之下仍尽交谊,出语极为沉痛。应永诀,当系永别。时郑虔年事已高,又远贬万里,料再难见,故云。九重泉路:九泉之下,谓死后。

春宿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1]。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2]。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3]。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4]。

乾元元年(758)春作。宿是宿直,即今所谓值夜班。左省,即门下省。据《唐六典》卷七载:东内大明宫宣政殿前有两廊,各有门,其东曰日华,日华之东为门下省,故称东省,亦称左省,又称左掖。杜甫时任左拾遗,属门下省,故题曰"左省"。明唐元竑称此诗为"五言近体中之精妙者"(《杜诗捃》卷一)。所谓"精妙",即指全诗章法谨严,针线细密,情景交融,含蓄蕴藉,宛如一件耐人观赏的精致工艺品。

〔1〕二句写薄暮之景，字字点题。掖垣：本谓宫殿围墙。唐代门下、中书两省称左右掖垣，此指左掖，点题中“左省”。花、鸟点“春”。啾啾：象声词，此指鸟鸣声。栖鸟：归巢之鸟。 〔2〕临：照临。傍：靠近。上句写月出之前景象，月未出则星倍明，星斗满天，照临宫中千门万户，金碧辉映，流光溢彩，“动”字传神。少焉月出九霄之上，则入夜渐深。“九霄”，语意双关：一谓天穹高远，一喻帝居尊崇。君门深邃，宫殿高耸云霄，与月为近，故得月独多，“多”字奇警。二句生动地写出了帝居之夜的特异景象。 〔3〕“不寝”二字束上启下。金钥：即金锁。此指开启宫门锁钥的响动声，故用“听”字。玉珂：即马铃，以贝饰之，色白如玉，振动有声。二句写作者宿直左省，谨于职守，宫门金钥响动，他疑心是朝门开启；风吹檐间铎鸣，他仿佛听到了百官乘马上朝的马铃声。 〔4〕二句交代“不寝”的原因。封事：即密封的奏章。唐代拾遗，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数(shuò)：屡次。夜如何：《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锵锵”)。”后四句正化用《庭燎》诗意，贴切自然，全不露斧凿痕迹。

曲江二首

其一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1]。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2]。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3]。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4]！

乾元元年(758)春作,时杜甫任左拾遗。二诗借写暮春曲江所见荒凉景象,抒发了内心的抑郁苦闷,看似伤春,实感人事。王嗣奭评曰:"(二诗)以忧愤而托之行乐者也。二首一意联贯,前言'万点愁人',后言'暂时相赏',二语便堪痛哭,……虽有一官,而志不得展,直浮名耳,何必用以绊此身哉?不如典衣沽酒,日游醉乡,以送此有限之年而已。"(《杜臆》卷二)看似消极,实是忧伤家国,感事惜时。

〔1〕减却:减去。万点:指落花。方回《瀛奎律髓》卷十:"第一句、第二句绝妙。一片花飞且不可,况于万点乎?"　〔2〕欲尽花:将尽之花。经眼:犹过眼。伤多酒:因悲伤而过多的饮酒。前加"莫厌",意即痛饮,亦以酒浇愁之意。　〔3〕翡翠:鸟名。苑:指芙蓉苑,在曲江西南。冢:坟墓。麒麟:传说中的瑞兽名。此指石麒麟。安史乱中,曲江建筑多被毁,公卿多被杀。翠鸟在堂上构巢,表明堂中无人,石麒麟仆卧冢下,表明冢废不修,一片荒凉景象。　〔4〕物理:事物盛衰变化之理。盛衰无常,故当及时行乐。浮名:虚名。绊:羁绊,比喻束缚。此指做一名小小的拾遗,并不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不过是徒具虚名。与其让此官缠身,反不如弃官而去,及时饮酒行乐。这也是牢骚话。

其　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1]。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2]。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3]。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4]。

〔1〕朝回:退朝回来。典:典当。仇兆鳌曰:“朝回典衣,贫也。典现在春衣,贫甚矣。且日日典衣,贫亦甚矣。”(《杜诗详注》卷六)典春衣是为买醉归。江头,指曲江。 〔2〕寻常:平常。行处:到处。可见欠债酒店不止一处。下句申明纵酒之由,含有人生几何,须及时行乐之意。 〔3〕蛱蝶:蝴蝶。深深见:谓忽隐忽现。见:同“现”。款款飞:谓飞上飞下。款款,舒缓貌。蛱蝶恋花,回环来往,故曰“穿”;蜻蜓蘸水,一触即起,故曰“点”。
〔4〕传语:寄语,转告。共流转:犹共盘桓。莫相违:谓春光不要抛人而去。仇兆鳌曰:“但恐现在风光瞥眼易过,故又作留春之词。”

义鹘行

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
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1〕。
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2〕。
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3〕。
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4〕。
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5〕。
斗上捩孤影,嗷哮来九天。
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6〕。
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7〕。
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8〕。
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9〕。
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10〕。
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11〕。
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12〕。

近经滀水湄，此事樵夫传[13]。
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14]。
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15]。
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16]。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于乾元元年(758)。鹘，一种很凶猛的鸟，又名隼。诗借猛鹘向吞噬幼鹰的白蛇复仇的故事，热情赞扬了爱憎分明、见义而动的侠义行为。借物以寄怀，表现了诗人嫉恶如仇的精神。唐代是一个崇尚侠义的时代，杜甫同时代的李白、高适等人，都有慷慨任侠的经历。所以杜甫在诗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急难心炯然”的义鹘形象，正好反映了时代好尚。另外，杜甫对“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这种侠义精神的激赏，不仅是时代风尚使然，而且还有着强烈的个人原因。杜甫的家世中本来就有着侠义的基因，如其先祖杜叔毗，因兄为曹策所害，白昼手刃仇人，然后从容面缚请就戮；叔父杜并十六岁就为父报仇身死，当时人称“孝童”。而杜甫写作这首诗时，正当因为仗义疏救房琯而刚刚被贬之际，则其对侠义的呼唤，正可以作为他自己侠义精神的写照。所以杨伦曰：“记异之作，愤世之篇，便是聂政、荆轲诸传一样笔墨，故足与太史公争雄千古。得之韵言，尤为空前绝后。”(《杜诗镜铨》卷四)

〔1〕开头四句即写白蛇吞噬苍鹰幼子的暴戾恣睢，这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暴行。子：鹰雏。颠：同“巅”，顶端。吞噬：吞食。恣：放纵，肆无忌惮。
〔2〕雄：指雄鹰，鹰雏之父。雌：指雌鹰，鹰雏之母。　〔3〕力强：指白蛇凶

狠。制:制止,制服。黄口:指鹰雏。 〔4〕其父:指雄鹰。长烟:指空中云雾。二句谓雄鹰从西归来,见此情景,自量力不敌蛇,于是翻身飞向长空去搬救兵,引出下文义鹘侠行。 〔5〕斯须:片刻,一霎。健鹘:雄健的鹘。痛愤寄所宣:谓苍鹰在对健鹘的宣诉中寄予了自己失子的悲痛和对白蛇的愤恨。宣,宣泄,宣诉。 〔6〕斗上:陡然飞起。捩(liè)孤影:指鹘张翅回旋之势。捩,扭转。噭(jiào)哮:厉声长鸣。修鳞:指白蛇。巨颡(sǎng):巨额,大脑门儿。指白蛇之头。拆老拳:受到鹘翼和利爪的打击。拆,拆开,撕裂。四句极写义鹘劲猛特异之形象,“刻画处痛快淋漓,如有杀气,英风闪动纸上”(《杜诗镜铨》卷四)。 〔7〕蹭蹬(cèng dèng):遭到挫折,失势貌。此指白蛇在高空拼力挣扎。辞:失去。蜿蜒:蛇爬行貌。辞蜿蜒,指白蛇落地后便不能爬行了。 〔8〕二句是说从高空摔落的白蛇死前挣扎扭动,连吃饱的肠子都已摔穿。能一掉:指白蛇摔折的尾部尚能摆动一下。

〔9〕二句言蛇虽逞一时之快,吞噬了众雏,但难免要遭到报复,其死可以垂戒千年。 〔10〕二句是说,要求报仇是物之常情,但最快意的是眼前即能实现。指白蛇立即遭到义鹘的击杀。物情:事物之间的常情。报复:指报恩或报仇。 〔11〕兹:指鹘。鸷鸟:猛禽。最:最杰出的。急难:急人之难。炯然:高洁光明貌。指心地坦荡。 〔12〕失所往:不知所往。用舍:进退。二句盛赞义鹘之非凡侠义性格,有功不居,功成身退,杳然不知所往,是何等的高尚! 〔13〕潏(yù)水:为关中八川之一,发源于陕西长安县南秦岭。唐时潏水在韦曲(今陕西长安县韦曲镇)东南,西北流经今下塔坡、丈八沟西、六村堡西,北入渭水,即今皂河。湄:水边。此事:指义鹘为苍鹰报仇事。

〔14〕飘萧:稀疏貌。素发:白发。凛:凛然。冲儒冠:谓为鹘的侠义行为所感,以致于白发冲冠而起。 〔15〕此乃从无限侠义与友谊事中总结出的人生真谛与妙语,即许身于朋友或社稷,只在顾盼之间,来不得半点的犹豫与虚假。许与:应人请求而给予帮助。分:谓分谊。顾盼间:一瞬间。

〔16〕聊:姑且。激:激励。壮士:见义勇为之人。肝:指忠肝义胆。最后二句说明作诗的用意,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激励人们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1]，西郊胡正繁[2]。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3]。
近侍归京邑[4]，移官岂至尊[5]？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6]。

解析

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因疏救房琯，直言获罪，被贬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又出金光门赴任，有感而作此诗。掾，属官通称。华州掾，即指华州司功参军。移，实即贬降，不说贬，而说移，是门面话。往事，即指由长安窜归凤翔事。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诗写得委婉曲折，缠绵悱恻，很是得体。吴瞻泰评曰："一句一转，风神欲绝，实公生平出处之大节。自觉孤臣去国，徘徊四顾，凄怆动人。"(《杜诗提要》卷七)

注释

〔1〕归顺：指逃脱叛军回归朝廷。　〔2〕胡：指安史叛军。繁：多而乱。〔3〕破胆：丧胆。二句谓现在回想往事，尚觉胆战心惊，好像魂魄尚未招回似的。应，料想之词。　〔4〕近侍：指左拾遗。拾遗为皇帝侍从谏官，故云。京邑：指华州。因属京城近畿，故曰"京邑"。　〔5〕移官：实即贬官。至尊：皇帝。对肃宗不便直言，故曰"岂至尊"，反问见讽。　〔6〕千门：指宫殿，形容门户之多。驻马望千门，写恋阙难舍之情。

九日蓝田崔氏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1]。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2]。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3]。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4]。

此诗当是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至蓝田而作。九日，即九月九日重阳节。蓝田县，唐属京兆府，故城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去华州八十里。崔氏庄，为王维内兄崔季重的别业，又称东山草堂，杜甫有《崔氏东山草堂》诗。崔氏庄与王维的辋川庄东西相望。诗写九日聚会，悲秋叹老，意颇颓唐，语则老健。

〔1〕悲秋：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强自宽：强自宽解。兴：兴致。浦起龙曰："老去、兴来，一篇纲领。"(《读杜心解》卷四之一)　〔2〕二句翻用孟嘉落帽事。《晋书·孟嘉传》："(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使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老杜以不落为风流，不免含有老去悲秋之情。倩(qiàn)：使。　〔3〕蓝水：亦称蓝溪，为灞水支流。源出陕西商州西北秦岭，西北流入蓝田县界。玉山：即蓝田山，一名覆车山，在县东二十八里。玉山去华山近，故曰"高并两峰"。"寒"字见秋景萧瑟意。　〔4〕此结穴于"老去悲秋"，与首句相应。此会：指九日相会。把：把玩。把玩者茱萸，看者亦茱萸。只因异乡逢此佳节，故而"知谁健"、

“醉把”、“子细看”云云，才如此慷慨缠绵。茱萸(zhū yú)：植物名，有浓烈香气。古时风俗，九月九日佩戴茱萸，以祛邪避灾。《西京杂记》卷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艺文类聚》卷四引周处《风土记》：“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子细：同“仔细”。结联设问，意味深长。

洗 兵 马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1]。
河广传闻一苇过[2]，胡危命在破竹中[3]。
祇残邺城不日得[4]，独任朔方无限功[5]。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饿肉葡萄宫[6]。
已喜皇威清海岱[7]，常思仙仗过崆峒[8]。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9]。
成王功大心转小[10]，郭相谋深古来少[11]。
司徒清鉴悬明镜[12]，尚书气与秋天杳[13]。
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14]。
东走无复忆鲈鱼[15]，南飞觉有安巢鸟[16]。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17]。
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18]。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19]。
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20]。
关中既留萧丞相[21]，幕下复用张子房[22]。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23]。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24]。
青袍白马更何有[25]？后汉今周喜再昌[26]。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27]。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28]。
隐士休歌紫芝曲[29]，词人解撰河清颂[30]。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31]。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32]。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33]！

诗题一作“洗兵行”，题下原注：“收京后作。”此诗作年约有二说：一说作于乾元二年(759)春九节度兵溃相州(即邺郡，今河南安阳)以前；一说作于乾元元年三月至五月。当以前说为近，时杜甫在洛阳。左思《魏都赋》云：“洗兵海岛，刷马江州。”诗题本此。全诗以喜胜利、颂中兴、望太平为大旨，而喜中含忧，颂中寓讽，意味深长，但义正词严，情深气壮，最见诗人深稳超拔的政治气度。全诗共分四段，每段一韵，每韵十二句，且平仄相间，笔力矫健，词气苍老，洵称杰作。王安石选杜诗，即以此为压卷之作。第一段写官军围邺，胜利在望之局势，望肃宗安不忘危，勿忘三年来君臣播迁、军民苦战之艰难。第二段盛赞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名将整顿乾坤之功，喜收京后初见中兴气象。第三段讽朝廷滥封爵赏，望肃宗重新起用房琯、张镐等人，完成中兴大业。第四段喜胜利在望，祥瑞纷呈，祈盼乱定民康，天下太平。故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作结，以照应题目。鲁一同曰：“杜七古中第一篇。他篇尚可摹拟，此则高词伟义，峻拔天表，后人更无从望其项背。”(《鲁通甫读书记》)张戒曰：“观此诗闻捷报之作，其喜气乃可掬，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岁寒堂诗话》卷下)

〔1〕中兴诸将：指成王李俶、郭子仪、李光弼等。山东：古称华山或崤山以东地区为山东；一说太行山以东为山东。肃宗至德二载(757)十月，洛阳收复后，安庆绪出走河北，退守邺郡，惟据有七郡六十馀城。十一月，张镐率五节度兵攻下河南、河东诸郡县。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合兵讨安庆绪于相州。十月，郭子仪自杏园(今河南卫辉东南)渡黄河，破安太清，斩首四千级，遣使告捷，随即克复卫州(今河南卫辉)，前后斩首三万级，捕虏千人。十一月，崔光远克复魏州(今河北大名)。其馀各处皆有捷报，昼夜接连不断，故下句说“捷书夜报清昼同”。杜甫乾元元年冬《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所云“山东之诸将云合，淇上之捷书日至”，正指此。〔2〕此句喻官军渡河之易、之快。《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此用其意。河：指黄河。苇：草名，此喻小船。此指郭子仪率军渡河破卫州。〔3〕这句是形容九节度从渡河到合围相州的胜利形势，谓在官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之下，安史叛军的灭亡已在眼前。《晋书·杜预传》：“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着手处也。”至德二载十一月，肃宗下制曰：“力战平凶，势若摧枯，易同破竹。”杜预为杜甫十三世祖，肃宗为当朝皇帝，诗用“破竹”二字，当是有意为之。〔4〕祇残：只剩下。邺城：即相州。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岌岌可危。不日得：很快便可克复。《资治通鉴》于肃宗乾元二年二月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直钱四千，淘墙麸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正是说的这种情况。〔5〕独任：专任。朔方：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当时肃宗命九节度使合攻安庆绪，惟恐郭子仪功高震主，故不立元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众军。致使王师虽众，军无统帅，进退无所承禀，贻误战机。这是造成后来九节度使兵溃邺城的根本原因。杜甫可谓有先见之明，故以诗谏言肃宗独任郭子仪，以成全功。〔6〕二句写协助唐王朝平叛的回纥军在长安、洛阳一带驻扎。汗血马：见前《高都护骢马行》注〔10〕。两京收复后，回纥王子叶护回国，曾留兵屯驻沙苑。乾元元年(758)八月，回纥又派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是以京师多回纥

良马。葡萄宫:为西汉长安上林苑内离宫。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匈奴乌珠留单于来朝,居葡萄宫。此指至德二载十月,肃宗在大明宫宣政殿亲宴回纥叶护事。倭肉:以肉饲虎。以喻回纥强暴为患。杜甫在《留花门》诗中对"饱肉气勇决"的回纥军队杀掠、害稼等事曾表示过深切的忧虑。 〔7〕海岱:东海及泰山,指今山东省一带。清海岱,谓今山东省一带叛贼业已肃清。乾元元年二月,安庆绪伪署北海(今山东青州)节度使能元皓以其地请降。〔8〕仙仗:皇帝仪仗。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境内。肃宗在灵武、凤翔时,往来常经过崆峒山。此句意谓时常回想当初肃宗即位灵武时之艰难,亦安不忘危之意。 〔9〕三年:自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到写诗时的乾元二年(759)春,战争进行了三年多一点。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多述戍边士兵伤别怀乡之思。万国:犹万方、处处。草木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意。二句是说三年来人民和士兵饱受战乱之苦。 〔10〕成王:即太子李豫。初名俶,封广平郡王,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月立为皇太子,更名豫,即后来的代宗。功大:在收复两京中,李俶任天下兵马元帅,《旧唐书·肃宗纪》载:至德二载冬十月,"广平王统郭子仪等进攻,与贼战于陕西之新店,贼众大败,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壬戌(十九日),广平王入东京(洛阳),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心转小:反而小心谨慎。北齐刘昼《刘子新论·诚盈》云:"楚庄王功立而心惧,晋文公战胜而色忧,非憎荣而恶胜,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此用其意。〔11〕郭相:即郭子仪。子仪至德元载八月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元元年八月又为中书令,故云。肃宗于乾元元年三月三日下《郭子仪东京畿山东河南诸道元帅制》称赞子仪"识度弘远,谋略冲深,……故能扫清强寇,收复二京,建兹大勋,成我王业。……以今观古,未足多之。"此句正袭用制文语意。 〔12〕司徒:指李光弼。至德二载四月,光弼以功加检校司徒。清鉴:清明之鉴识能力。光弼曾逆料史思明诈降,"终当叛乱",故杜甫有此誉。 〔13〕尚书:指王思礼。时为兵部尚书。从广平王李俶收复两京,屡立战功。气与秋天杳:气度和秋天一样的开朗高远。 〔14〕二三豪俊,指上面提到的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中兴诸将。为时出:应运而生,乘时奋起,犹言时势造英雄。整顿乾坤:再造国家。《旧唐书·郭子仪传》

载:至德二载十月,郭子仪收复东都洛阳。是时,河东、河西、河南贼所盗郡邑皆平。寻入朝,肃宗亲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济时:救济时危。了:完成。二句称誉郭子仪等人乘时奋起,完成中兴大业。 〔15〕鲈鱼:用晋张翰事。《世说新语》载,张翰,吴人,远宦洛阳。因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莼羹、鲈鱼脍,乃叹曰:"丈夫贵适志,焉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命驾而返。此句反用其意,谓离乡之人民,皆得返乡安居,不须久忆鲈鱼脍也。 〔16〕安巢鸟:《古诗十九首》:"越鸟巢南枝。"又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此句意谓欲南归者皆得南归,而无何枝可依之怨也。 〔17〕青春:绿意盎然之春天。冠冕:指百官。紫禁:皇宫。耐:相称、相配。烟花:春天艳丽之景色。二句意谓百官上朝,皇宫之新气象适与绿意盎然之明媚春光相辉映。 〔18〕二句是说肃宗父子每天按时去向太上皇(玄宗)问安,明修父子之礼。传说周灵王太子晋乘白鹤仙去,故后世称太子之座车为鹤驾。此指太子李豫车驾。凤辇:皇帝车驾。此指肃宗车驾。鸡鸣:五更时分。问寝:问候起居。龙楼:皇帝住处,此指玄宗所居兴庆宫。至德二载十一月,肃宗在丹凤楼所下制书曰:"今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导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寰宇载宁,朕愿毕矣。"二句即化用制书之语。 〔19〕二句指攀附肃宗和张淑妃的宦官李辅国、鱼朝恩之流,他们藉当初于灵武拥戴肃宗之功,回京后封官进爵,气焰嚣张,势倾朝野。《汉书·叙传》云:"攀龙附凤,并乘天衢。"又云:"云起龙骧,化为侯王。"此借讽肃宗封赏太滥。 〔20〕二句痛斥攀龙附凤者并非真有本事,只不过一时侥幸得到皇帝的偏爱罢了。汝等:即指上述李辅国之流。蒙帝力:受到皇帝的偏爱。时来:逢时走运。 〔21〕萧丞相:汉相萧何,这里借指房琯。刘邦为汉王时,以萧何为丞相,刘邦东征,留其镇抚关中,建立大功。房琯为玄宗奔蜀时任命的宰相,又奉册灵武,留相肃宗,"素有重名",故以萧何作比。时虽罢相,出为邠州刺史,但邠州仍属关内道,地在关中,故曰"关中既留"。 〔22〕张子房:汉朝张良,字子房,刘邦的重要谋臣。此借指张镐。镐随玄宗幸蜀,后肃宗擢为谏议大夫,寻代房琯为相,深谋远虑,故有此比。时镐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仍居幕府,故曰"幕下复用"。这时房琯、张镐二人皆已罢相,杜甫对他们特加推重,是希望肃宗再次加以重用。

〔23〕二句谓张镐半生未人仕，有如浪迹江海之客，身材魁梧，相貌不凡。须眉苍，形容其貌古神异。《新唐书·张镐传》谓其“仪状瑰伟，有大志”，“游京师，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娱。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务。”〔24〕征起：指天宝十四载(755)，张镐自布衣召拜左拾遗。风云会：风云际会。《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指在动乱时期贤臣明主的遇合。扶颠：扶持国家之颠危。筹策：出谋划策。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睢阳危急，杖杀不肯援救张巡的间丘晓；洞察史思明之伪降；预见许叔冀临难必变；两京收复，皆在张镐拜相之时。扶颠持危，卓有功绩，故曰“筹策良”。杨伦曰：“镐之才胜于琯，乃公所尤注意以赞中兴者，故申说独详。”(《杜诗镜铨》卷五)　〔25〕青袍白马更何有：谓叛乱即将平灭。南朝梁侯景作乱，乘白马，衣青袍，欲以应“青丝白马寿阳来”之童谣谶语。此以侯景比安、史叛军首领。何有，言不难。〔26〕此句以历史上周宣王、东汉光武帝中兴之事比拟肃宗复兴唐室。〔27〕二句谓天下各地竞献奇祥异瑞。寸地尺天：犹言普天之下。〔28〕白环：古传虞舜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银瓮：古传神灵滋液有银瓮，不汲自满。白环、银瓮都是指上文所云之祥瑞。不知、复道：是说献者之多。　〔29〕此句是说隐士应出为世用，不应再避世了。紫芝曲：西汉初年隐士商山四皓所作之歌。　〔30〕此句是说文人们开始歌颂太平。河清颂：南朝宋文帝时，黄河水清，时人以为天下太平之吉兆，鲍照作《河清颂》。这里指歌颂太平的文章。　〔31〕二句写春耕时干旱，农民切盼雨水。望望：同“惘惘”。《释名》：“望，惘也。”布谷：即布谷鸟，鸣声如布谷(散布谷种，播种)，为催耕之鸟。　〔32〕淇上：淇水之滨，指邺城一带。淇水，即今河南淇河，原为黄河支流，南流至今卫辉市东北淇门镇入河。健儿：指围攻邺城之士兵。归莫懒：莫懒于早归也。思妇：出征士兵的妻子。　〔33〕二句谓哪里去求得壮士力挽天河之水而净洗甲兵永不再用，使天下永无征战而长享太平呢！表达了广大人民渴求太平的强烈愿望，故为人千古传诵。洗甲兵，语本《说苑·权谋》，武王伐纣，遇大风雨，散宜生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一作“洗”)兵也。”

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1]。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2]。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3]，惊呼热中肠[4]。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5]。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6]。
怡然敬父执[7]，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8]，儿女罗酒浆[9]。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10]。
主称会面难[11]，一举累十觞[12]。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13]。
明日隔山岳[14]，世事两茫茫[15]。

乾元元年(758)，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冬赴洛阳，二年春从洛阳回华州，途中遇老友卫八处士，久别重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遂赋此诗以赠，极言朋友会面之难，以见与卫八相会之乐。卫八，生平不详，八是排行。处士，居家不仕的人。黄生评此诗说："写故交久别之情，若从肺腑中流出，手未动笔，笔未蘸墨，只是一真。然非沉酣于汉魏而笔墨与之俱化者，即不能道只字。因知他人未尝不遇此真境，却不能有此真诗，总由性情为笔墨所格耳。"(《杜诗说》卷一)真，的确是杜诗的一大特色。所以，吴冯栻说："通首妙在一真，情真，事真，景真，故旧相遇，当歌此以侑酒，

读之觉翕翕然一股热气，自泥丸直达顶门出也。”(《青城说杜》)诗写一别二十年的老友在战争乱离中忽然相见，乍惊乍喜，如梦如幻，“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真有九死一生之感。烛下相看，鬓发俱苍，询问旧友，半死为鬼，真是可悲可叹。而眼前所见，昔日小友，今已儿女成行，且极懂礼貌；老友情真，剪春韭，炊黄粱，罗酒浆，倾其所有，盛情款待，又令人可喜可感。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念旧情深，十觞不醉。但想到明日相别，后会无期，又不禁凄然茫然。诗将一夜的情事娓娓叙来，平易真切，质朴无华，生动自然，表现了战乱年代人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的人生感触，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感染力。

〔1〕动如：动不动就像。参(shēn)商：二星名，参在西，商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后常以比喻双方会面之难。　〔2〕今夕何夕：《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今夕何夕，见此邂逅。”表示惊喜。此是喜出望外，想不到得有今夕，共对此灯烛之光也。　〔3〕访旧：打听故旧的下落。半为鬼：大多亡故。　〔4〕热中肠：为故旧的死亡而深感悲痛，五内俱焚。　〔5〕君子：指卫八。　〔6〕成行：众多。　〔7〕怡然：和悦貌。父执：父亲的友辈。《礼记·曲礼上》：“见父之执。”孔颖达疏：“谓挚友与父同志者也。”　〔8〕未及已：还没有说完。　〔9〕儿女：一作“驱儿”。罗酒浆：摆上酒菜。　〔10〕新炊：刚煮熟的饭。间(jiàn)：搀和。黄粱：即黄小米。　〔11〕主称：主人说。　〔12〕累：接连。觞(shāng)：酒杯。

〔13〕子：指卫八。故意：故旧情义。长：深长，深厚。　〔14〕山岳：指西岳华山。这句是说明天就要和你分别，好像华山把我们隔开一样。

〔15〕世事：指时局发展和个人命运。别后世事如何，你我都茫然无知，不能预料，故曰“两茫茫”。

新 安 吏

客行新安道[1]，喧呼闻点兵[2]。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3]。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4]？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5]。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6]。
莫自使眼枯[7]，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8]。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9]。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10]。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11]。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12]。

[redacted]

乾元元年(758)冬至乾元二年(759)春，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以六十万大军围攻相州(又称邺城，今河南安阳)安史叛军，因军无统帅，久围而不克。加之诸军缺粮，史思明援军又至，唐军军心浮动。三月，唐军在相州河北摆开阵势与史思明决战，正胜负未分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两军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都洛阳。诸节度各溃归本镇。洛阳一带形势紧张，朝廷为扭转战局，

加强战备，于是到处征兵抓丁，新安（今属河南）一带尤为严重，虽老幼亦难免。这时作者由洛阳回华州，就沿途所见所闻，怀着矛盾的心情写下《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组传诵千载的史诗，即所谓“三吏”、“三别”。其中表达了非常复杂的感情，既为人民所承受的苦难而感到痛心，又不得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劝勉人民做出牺牲，同情中混合着安慰。艺术上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善用白描手法，将内在感情寄托在情节和人物言行的客观叙述中，作者不作多馀的议论，而浓烈的感情溢于言外，沉哀入骨。

《新安吏》为组诗首篇，亦是组诗总领。题下原注：“收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全诗借为问答之辞，皆据实直书。可分为三段：前八句总叙点兵之事，中八句写未成丁中男被征送别之惨景，后十二句申说点兵之由，勉为从征之辞。

〔1〕客：杜甫自谓。新安：即今河南新安县，东临洛阳。　〔2〕点兵：征调丁壮。　〔3〕“县小”句，为“客”的询问，“府帖”二句，是新安吏回答“客”的话。丁：成年男子。天宝三载规定“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见前《兵车行》注〔10〕。府帖：按府兵制征兵的文书。次，因成丁已被征尽，故次征中男人伍。“客”见被征者年龄较小，故有“县小更无丁”之问。　〔4〕二句又是“客”的反问。绝：极。短小：指身材矮小，发育还不完全。王城：指洛阳。　〔5〕二句互文见义。即不管肥男瘦男，有母无母，有伴无伴，皆齐声痛哭。伶俜：孤独貌，孤单一人。　〔6〕白水流：比被征者犹如河水东流，一去不复返；青山哭：指送行者仍倚山而望行者悲泣。二句用青山、白水，借景写情，从而渲染了中男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悲剧气氛，读来令人泪落。　〔7〕自“莫自”句至篇末皆是“客”的宽勉之词。眼枯：哭瞎眼睛。　〔8〕承上而言，意为即使把眼哭瞎了，也留不住自己的孩子。字

面是埋怨天地无情，实则影射朝廷。　〔9〕四句追溯相州战役失败的经过。乾元元年(758)十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合兵六十万包围邺城，因缺乏统一指挥，自冬至春，久围不克，致使军心涣散，再加上敌援军至，终致溃败。故云“贼难料”。日夕：犹早晚。平：平定，收复。星散营：是说溃败的唐军已不成建制，像星星一样到处散乱地屯营。　〔10〕四句是进一步对“中男”及其亲人宽慰和鼓励的话。仇兆鳌曰：“曰就粮，见有食也；曰练卒，非临阵也；曰掘壕、牧马，见役无险也。”(《杜诗详注》卷七)就粮：移兵到粮多的地方以取得给养。故垒：指河阳的旧营垒。练卒：练兵(而不是去临阵打仗)。旧京：指洛阳。掘壕不到水，是说战壕挖得很浅，劳役不重。〔11〕况乃：何况。王师顺：唐朝政府的官军顺应天理民意平叛，师出有名。抚养：指将官爱护士卒。　〔12〕泣血：形容哭得极度悲伤。仆射：官职名，在唐朝相当于宰相，这里指郭子仪。子仪至德二载(757)五月曾任左仆射。如父兄，谓郭子仪体恤爱护士卒犹如父兄，大可以放心前往。

石　壕　吏

暮投石壕村[1]，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2]，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3]，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4]：“三男邺城戍[5]。
一男附书至[6]，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7]。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8]。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9]。
老妪力虽衰[10]，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11]，犹得备晨炊[12]。”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13]。

天明登前途[14]，独与老翁别。

乾元二年(759)三月作。石壕村，处在洛阳、长安两京交通要道上，在今河南陕县东观音堂镇西北部山区，今名甘壕村。杜甫从新安去潼关路经石壕村，正遇官吏捉人从军一幕惨剧。诗直书所见所闻，全用素描，不着作者一字评语，而其意自见。在章法上，此诗颇见剪裁之功。全篇仅见老妇答辞，而将石壕吏穷凶极恶、步步紧逼的问话省略，这是“以答代问”的手法。如“室中更无人”前，省略了石壕吏“家中还有什么可去应征之人”的逼问。“老妪力虽衰”前，又省略了石壕吏“无论如何你家也要出一个人”的威胁。这些都使整首诗显得紧凑完整。诗人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采用了寓主观于客观的表现手法，诗人的爱憎之情，都蕴涵其中。结尾处，诗人天明时“独与老翁别”暗示老妇已经被抓走了。

〔1〕投：投宿。　〔2〕逾：翻越。　〔3〕一何：何其，多么。〔4〕致词：述说。　〔5〕三男：三个儿子。　〔6〕附书：捎信。　〔7〕长已矣：永远完了。　〔8〕乳下孙：正吃奶的小孙子。　〔9〕母未去：指儿媳未改嫁。二句一作“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　〔10〕老妪(yù)：犹言老婆子。老妇自称。　〔11〕河阳：今河南孟州。相州失败后，河阳是前线重要防地。　〔12〕备晨炊：置备早饭。指在军中做饭。　〔13〕幽咽(yè)：抽泣声。　〔14〕前途：前去的路。

潼 关 吏

士卒何草草[1]，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2]。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3]？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4]。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5]。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6]？
丈人视要处[7]，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8]。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9]。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10]！

乾元二年(759)三月作。潼关，故址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北港口镇，称老潼关。为洛阳通往长安的要冲，自古为军事重地。诗中“桃林”即指桃林塞，在今河南灵宝以西至潼关一带。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进攻潼关，守将哥舒翰本拟据险固守，但因杨国忠促战，结果被迫出战，大败于桃林塞，全军覆没，哥舒翰降敌，潼关失守。这次杜甫路经潼关，正值九节度使邺城兵败，官军加紧筑城备战，触目兴感，遂写此诗，意在提醒守关将士，勿蹈三年前哥舒翰的覆辙。诗以叙述为议论，层层展开，步步深入，末以“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作结。

〔1〕何：多么。草草：疲劳不堪貌。《诗经·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　〔2〕铁不如：比喻城之坚固胜过铁。二句互文见义，是说大城小城均坚固胜铁，高耸人云。因城筑山上，故云“万丈馀”。　〔3〕二句为诗人的问词。还：仍然。因为三年前哥舒翰曾于此抵御过安史叛军，故

云。备胡:防御叛军入侵关中。 〔4〕要:邀请。山隅:山脚。这里指潼关的地形。 〔5〕以下至"万古用一夫"皆为潼关吏的答话。连云:极言其高。列:排列。战格:御敌的栅栏。飞鸟不能逾,极言潼关之险。逾:越过。〔6〕西都:长安。潼关为长安以东屏障,据险而守,故长安无忧。 〔7〕丈人:关吏对杜甫的尊称。要处:险要的地方。 〔8〕二句是说如此险要的地方,在战争形势危急之时,从来都是只用一个人把守就够了。即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极力形容潼关的地势险要。奋:挥舞。长戟:古代的一种兵器。 〔9〕二句是慨叹三年前哥舒翰在潼关附近的惨败。桃林一战,士卒坠黄河死者数万人。百万,极言其多。化为鱼:指淹死河中,葬身鱼腹。 〔10〕二句是关吏请杜甫嘱守关将帅以哥舒翰为鉴,慎勿蹈其覆辙。一说是杜甫对关吏说的话,希望他转告守将,接受哥舒翰失败的教训。慎勿:千万不要。

新 婚 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1]。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2]。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3]!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4]。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5]?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6]。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7]。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8]。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9]。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10]。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11]。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12]。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13]。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14]。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15]。

解析

乾元二年(759)三月作。诗写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惨剧，而这“别”，又是新妇送新郎应征去前线，可谓生离死别。全诗都作新妇语气，全是新妇的惜别劝勉之词，悲怨而沉痛，塑造了一个善良坚贞而又识大体、顾大局的少妇形象，感人至深。前十二句，以新人语，叙新婚惜别，语含羞意。中八句，夫妇分别，愁绪万端，流露真情。后十二句，既勉其夫，又且自励，终望相聚。仇兆鳌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杜诗详注》卷七)夏力恕曰：“无穷义理，无限节操，却从新嫁娘口中脱出，只此便是有唐乐府，临阵歌之，可以激励将士。”(《杜诗增注》卷五)

注释

〔1〕二句借用兔丝子依附蓬麻，来比喻嫁给征夫难以白头偕老，自叹身世之苦。兔丝：即兔丝子，蔓生植物，依附于别的植物生长。蓬、麻均甚低矮，兔丝子依附之，则引蔓必不能长。　〔2〕二句为激愤语，承上而言。征夫：指从军出征的人。　〔3〕四句言新婚与离别间隔之短，晚上刚结为夫妇，早晨就被迫分别。无乃：难道不是。　〔4〕二句是说征夫守边竟守到离家不远的河阳，言外有讽刺意味。河阳，见前《石壕吏》注〔11〕。
〔5〕古代婚俗是暮婚，次晨新妇拜公婆，第三日告庙上坟，整个婚礼才算完

成，新娘的名分始定。而此新郎，“暮婚晨告别”，没有完成婚礼，所以新妇身份未明；身份不明就不便拜公婆，故曰“何以”。姑嫜：丈夫的母亲称姑，丈夫的父亲称嫜。 〔6〕藏：深居闺中，不轻易见人，表示恪守妇道礼法。〔7〕归：指女子出嫁。鸡狗亦得将：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意。将，顺从。〔8〕二句谓你如今将奔赴生死莫测的战场，这让我肝肠寸断。中肠：内心。〔9〕承上句说，担心反而把事情弄糟。苍黄：变化，指引起麻烦。 〔10〕二句鼓励丈夫努力作战，反映了新妇的爱国精神。事戎行：效力于军旅。〔11〕二句是说恐怕妇人在军中会影响士气，申明“反苍黄”之故。《汉书·李陵传》载：李陵与单于战，陵曰：“吾士气稍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杜诗本此。 〔12〕二句是说辛苦多年才置办了这身嫁衣裳。罗：一种丝织品。襦：短衣。裳：指裙子。 〔13〕二句是说不再梳洗打扮，表示坚贞等待丈夫归来。施：穿。洗红妆：洗掉红妆，不再打扮。〔14〕二句是以百鸟成双之乐反衬夫妻离别之苦。 〔15〕错迕（wǔ）：错杂交迕，这里指生活中的不如意。与君永相望，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忠贞不渝。

垂 老 别

四郊未宁静[1]，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2]？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3]。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4]。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5]。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6]。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7]。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8]。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9]。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10]。

人生有离合，岂择盛衰端[11]？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12]。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13]。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14]。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15]。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16]。

乾元二年(759)三月作。诗写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投杖出门、愤然从军的悲壮情景，全作老翁对老妻的告别之词，刻画了一对相依为命的老人互怜互勉、自慰自强的动人形象。老人的倔强性格和愤激心情，以及与老妻分别前的复杂心理，描摹得细致、深切。蒋弱六曰：“通首心事，千回百折，似竟去又似难去。至‘土门’以下，一一想到，尤有老人声吻。”(《杜诗镜铨》卷五引)吴农祥曰：“《石壕》则老妇之别其夫，《垂老》则老人之别其妻，合读不堪。”(《杜诗集评》卷二引)浦起龙曰：“《石壕》之妇，以智脱其夫；《垂老》之翁，以愤舍其家：其为苦则均。”(《读杜心解》卷一之二)

〔1〕四郊未宁静：指京都周围有战乱。此指东都洛阳。　〔2〕焉用：何用，哪用。独完，独自活着。　〔3〕投杖：愤然扔掉拐杖。同行：同去参军的人。　〔4〕骨髓干：是说年老力衰。　〔5〕二句写出此老征夫出门时慷慨前往之状，突出其倔强意气，陆时雍谓“此语犹有少年意气”(《唐诗镜》卷二一)。《汉书·周亚夫传》载，汉文帝入细柳营，亚夫向文帝作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以既介胄，才行长揖军礼，而不行跪拜礼。介胄，铠甲和头盔，谓军服。　〔6〕岁暮：指年老。　〔7〕孰知：即熟知。是说

分明知道这一别是死别，还是担心其衣服单薄。且：尚且。〔8〕劝加餐：勉励多保重身体。这是转述老妻的嘱咐，故云“还闻”。〔9〕“土门”以下四句都是对老妻安慰的话。土门：关隘名，即土门口，古称井陉口，为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其地在今河北鹿泉市西五里处，现分东、西土门两个行政村。杏园：杏园镇，在今河南卫辉市，有黄河渡口，称杏园渡。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即从杏园渡河围安庆绪于卫州。壁：壁垒。壁甚坚、度亦难，是说那里的防守很坚固，故没有什么危险。〔10〕二句承前二句，是说现在的战局与上次九节度使围邺城时不同了，即使死，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11〕二句是说人生难免有离合，哪管老年还是壮年！岂择：哪能选择，即身不由己。盛：青壮年。衰：老年。〔12〕少壮日：年轻时期。迟回：徘徊。竟：终于。〔13〕万国：天下。烽火：战火。被：覆盖。冈峦：山冈。〔14〕二句极言战争杀伤之多。川原丹：鲜血染红了河流和原野。〔15〕安敢：怎敢。盘桓：流连不去。〔16〕蓬室：简陋的居室，指故居。塌然：哀痛貌。摧肺肝：五内俱碎，形容悲痛之极。

无 家 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1]。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2]。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3]。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4]。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5]。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6]。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7]？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8]。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9]。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10]。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11]。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12]。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13]。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14]。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15]？

乾元二年(759)三月作。题云“无家别”，犹言无家可别。通篇是一个再次被征服役的单身汉的独白，可分三段：开头八句，写老兵乱后归乡；中十二句，言归而无家，分写故里荒凉之状与暂归旋役之苦；末十二句，言无家又别，既伤只身莫依，又痛亡亲不见，曲尽无家之惨。结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尤为痛彻心肺。此诗为“三吏”、“三别”的最后一篇，可作六诗总结。

〔1〕天宝后：指安史之乱后。因安史之乱起，中原农村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剧减，故云“寂寞”。园庐：田园房舍。但蒿藜：只剩下一片野草。
〔2〕里：坊里。唐制，百户为一里。各东西，各自东西逃散。　〔3〕为尘泥：一作“委尘泥”，指尸骨朽烂。　〔4〕贱子：老兵自谓。阵败：指邺城之败。旧蹊：旧路。此指故里。　〔5〕二句写征夫归来，所见皆空巷，终是无家可入，因为“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在这荒旷的家园中，惟馀暗淡惨凄的日光，可谓“写尽满目荒凉”(《杜诗镜铨》卷五)。日瘦：指日色无光，气象凄惨。王嗣奭曰：“日安有肥瘦？创云‘日瘦’，而惨悽宛然在目。”(《杜臆》卷三)　〔6〕怒我啼：向我愤怒啼叫。狐狸对人啼，可见人宅已成狐穴。
〔7〕二句犹云人生恋故土，既然能回到家乡，就是再困苦也要暂且活下去。
〔8〕二句写老兵为了生活又独自忙活起农事。灌畦：浇菜地。　〔9〕习鼓

鞞(pí):练习敲打军鼓,指又要他去打仗。 〔10〕从本州役:在本州服兵役,言服役之近。无所携:是说家中没有人可以告别的。携,离。〔11〕二句是说自幸在本州服役,要是远去他乡就很难说了。终转迷:不知会怎么样。 〔12〕二句又翻进一层,是说家园既然都已经荡然无存,那么在本州与在外地服役反正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这是老兵自伤只身无依之辞,揭露了他"无家"的内心痛苦。齐,都一样。 〔13〕二句是说母亲去世已有五个年头。安史之乱爆发至此时正好是五年,可见其母是死于战乱的。委沟谿:指死去未得安葬。委,抛弃。 〔14〕不得力:指不能救母于死,母死又不能葬。两酸嘶:言母子二人共同饮恨。一说指母病不能养,母死不能葬,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感到痛心。亦通。酸嘶,失声痛哭。〔15〕二句谓到了这样无家可别的悲惨境地,还让人怎么做老百姓呢?矛头直指皇帝。烝黎:百姓,民众。

秦州杂诗二十首

其 一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1]。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2]。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3]。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4]。

这组五律是乾元二年(759)秋,杜甫由华州弃官携家流寓秦州(今甘肃天水),触景感事,即兴写成。或吟咏秦州风物,或伤叹时局动乱,或忧念边陲安危,或悲悯生事艰难,或感慨壮志难酬。所感非一事,其作非一时,故题曰:"杂诗"。刘克庄曰:"此二十

篇，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蔚帅》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此首为组诗的第一首，诗写因生计艰难，故远游秦州。而关山险阻，又值烽火扰攘之秋，路途艰辛之况可见。

〔1〕乾元二年，关辅大饥，又加之战争造成的民生凋敝，世事艰难，满目悲凉，为谋生计，故因人而远投秦州。生事：世事，生计。因人：依靠人。人，当指其侄杜佐和友人赞公等。　〔2〕迟回：徘徊不前。陇坂曲折难行，故云。陇：指陇山，亦名陇坂、陇首、陇坻，为六盘山南段的别称。绵延于今陕西宝鸡、陇县和甘肃清水、张家川诸县间，为关中西部险要，崎岖难行，故为之“怯”。《秦州记》说：“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浩荡：旷远貌。关：指陇关，亦名大震关，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小陇山。　〔3〕鱼龙：鱼龙川，因川中出五色鱼，俗以为龙，故名。即汧水，又名汧河，1964 年改名千河，为渭河支流，源出甘肃东部六盘山麓，东南流经陕西陇县、千阳，至宝鸡入渭河。鸟鼠：山名，在今甘肃渭源县西南，以鸟鼠同穴得名，为渭河发源地。黄生云：“五六本以鱼龙水、鸟鼠山见地，及坼而用之，则鱼龙、鸟鼠皆成活物，又因以见时。造句之巧，诚莫逾杜公者矣。”（《杜诗说》卷四）〔4〕西征：秦州在长安西，故云。问烽火：恐前路不静，故问有无战事。烽火，指吐蕃侵扰。心折：心惊，心伤。语本江淹《别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淹留：长期逗留。言本不想在秦州久留，但又不得不暂时栖身，故而抑郁悲伤。

佳　人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1〕。
自云良家子〔2〕，零落依草木〔3〕。

关中昔丧乱[4]，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5]。
世情恶衰歇[6]，万事随转烛[7]。
夫婿轻薄儿[8]，新人美如玉[9]。
合昏尚知时[10]，鸳鸯不独宿[11]。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12]！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13]。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14]。
摘花不插发[15]，采柏动盈掬[16]。
天寒翠袖薄[17]，日暮倚修竹[18]。

解 析

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作。诗借弃妇命运，寄寓身世之感。诗中佳人的形象，典型而又独特，可怜而又可敬。国难当头，家庭破败，个人被弃，遭遇是悲惨的，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又是难以承受的。女主人公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在难以忍受的重重打击之下，没有乞怜之态，更无沉沦之想，而是坚贞自守，自强不息。“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其坚苍孤冷之节，足以傲雪凌霜，而与天寒日暮之修竹，同其劲直也。”(《杜诗言志》卷五)诗人用赋的手法叙述佳人的悲惨遭遇和孤苦生活，又用比兴的手法赞美她的高洁情操，将客观描写与主观寄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着意塑造的绝代佳人身上寄寓了诗人自己的感慨和理想。所以夏力恕说：“《佳人》名篇，亦左徒(屈原)迟暮之意，盖因所见而写成，以自喻且自嘲耳。”(《杜诗增注》卷五)

赏 析

〔1〕上句言其色之美，下句喻其品之高。绝代：犹绝世，举世无双。《汉书·外戚传上》载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改"世"为"代"。幽居：隐居。《礼记·儒行》："幽居而不淫。"空谷，幽深的山谷。亦含"空谷人如玉"意。《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2〕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女子。据后"高官"句，则佳人出于官宦人家。　〔3〕零落：犹飘零。依草木：应上"幽居空谷"。　〔4〕关中：今陕西中部一带。此实指长安，天宝十五载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丧乱，即指安史之乱。　〔5〕二句谓连兄弟的尸骨都不能收殓，高官又有何用？　〔6〕世情：世态人情。恶(wù)：厌恶，嫌弃。衰歇：衰败失势。　〔7〕转烛：比喻世事变幻，富贵无常。亦喻时间变化迅速，转瞬即逝。《佛说贫穷老公经》云："昼夜七日七夕，水浆断绝，小有气息，命在转烛。"　〔8〕轻薄儿：谓夫婿喜新厌旧。　〔9〕新人：指丈夫新娶的妻子。　〔10〕合昏：即夜合花，又名合欢花，朝开夜合，故曰"知时"。　〔11〕鸳鸯：水鸟，雌雄永不分离。　〔12〕新人：指新妇。旧人：指弃妇，佳人自谓。以上四句谓花鸟尚有情有义，而夫婿却喜新厌旧，真是连花鸟都不如，正见其"轻薄"。　〔13〕徐增曰："此二句，见谁则知我？泉水，佳人自喻；山，喻夫婿之家。妇人在夫家，为夫所爱，即是在山之泉水，世便谓是清的；妇人为夫所弃，不在夫家，即是出山之泉水，世便谓是浊的。"(《说唐诗》卷一)仇兆鳌则曰："此谓守贞清而改节浊也。"(《杜诗详注》卷七)亦通。　〔14〕二句极写佳人生活之艰苦凄凉。侍婢卖珠，见其生活拮据；牵萝补屋，见其所居破败。萝：即女萝，一种有藤植物。　〔15〕花以插发，而佳人却摘而不插，说明无心修饰，亦"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意。　〔16〕柏实味苦，自不能食，但却常常采满一把，有清苦自甘、其苦自知意。动：常常。掬(jū)：两手捧取。　〔17〕翠袖：泛指佳人衣着。　〔18〕修竹，长竹。竹有节而挺立，以喻佳人的坚贞操守。

梦李白二首

其　一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1]。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2]。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3]。
恐非平生魂[4]，路远不可测[5]。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6]。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7]？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8]。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9]。

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作。至德二载(757)，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后李璘因与其兄肃宗争权，兵败被杀，李白受牵连，坐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乾元元年长流夜郎(今贵州一带)，二年遇赦东还。但杜甫此时并不知李白遇赦消息，因其生死未卜，忧念成梦，遂作二诗，表达了他对李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遭受迫害的不平之鸣，表现了李杜间生死不渝的兄弟般情谊。

〔1〕已：止。吞声：饮泣。恻恻：悲痛貌。二句谓生别比死别更为痛苦。〔2〕瘴疠：南方山林湿热地区流行的瘟疫。浔阳、夜郎都在江南，故云“瘴疠地”。逐客：被放逐的人，指李白。二句化用隋孙万寿《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诗：“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　〔3〕故人：指李白。明：表明。二句谓故人入梦，正表明我对他思念之深。　〔4〕平生魂：生时之魂。当时杜甫疑心李白或许死了，故曰“恐非”。　〔5〕不可测：生死未明，不敢断定。〔6〕枫林：江南多枫，指白所在。《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关塞：指杜甫所在的秦州。上句谓白魂自江南而来，下句谓白魂又自秦州而返。魂在夜间来去，故云“青”、“黑”。

〔7〕罗网:法网。羽翼:翅膀。网可罗雀,上用罗网为比,故下用羽翼。二句谓你既陷囹圄,何能往来自由呢?进一步申明"恐非平生魂"句。 〔8〕二句写梦醒后迷离惝怳的感觉。颜色:指李白的容貌。宋玉《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9〕二句是梦醒临别之际谆谆告诫李白的话,嘱他多加小心。波浪阔:指归途艰险,暗喻政治环境的险恶。蛟龙:传说中的一种水生动物。此喻陷害忠良的恶人。《续齐谐记》载:汉建武中,长沙人欧回,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即屈原)曰:"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杜诗本此。杜甫《天末怀李白》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又《不见》诗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杜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其 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1]。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2]。
告归常倥偬[3],苦道来不易[4]。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5]。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6]。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7]。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8]。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9]。

〔1〕二句化用《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意。李白也有"浮云游子意"(《送友人》)的话。游子:指李白。不至:故人梦;久不至,故频入梦。李杜于天宝四载(745)在山东分手后一直未再见面。 〔2〕二句谓一连几个晚上都梦见李白,足见李白对自己情亲意厚。与上首"故人入我

梦,明我长相忆”,是就彼此两方面来说的,说明两人互相思念。 〔3〕告归:告别。偏促:同“局促”,匆促不安貌。 〔4〕苦道:苦苦诉说。此下三句即是李白告别时所说的话。 〔5〕二句化用《汉书·贾谊传》:“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意。楫:船桨。舟楫,即指船。失坠:船翻落水。 〔6〕二句写李白告归时神态,好象辜负了平生壮志似的。搔首:以手挠头,有所思貌。 〔7〕冠盖:冠冕和车盖。借指达官贵人。京华:京城。斯人:这个人,指李白。憔悴:困顿失意貌。《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二句深为李白鸣不平。 〔8〕孰云:谁说。网恢恢:语本《老子》第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恢恢,广大貌。将老:李白时年五十九,故云。身累:指李白被系狱流放。二句指斥世道不公,为李白鸣冤,故用反诘语气。

〔9〕寂寞:指死后无知无为的境界。身后:即死后。二句语本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十五:“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杜甫《醉时歌》亦云:“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甫认为李白必定名垂万古,但那是身后之事。言外之意,这与他生前遭遇不是太不相称了吗?

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1],秋边一雁声[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3]。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4]。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5]。

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弃官华州,携家流寓秦州。他兄弟五人,四个弟弟颖、观、丰、占,此时只有杜占随行,其馀则散处河南、山东等地。时安史之乱未平,史思明叛军在黄河南北很猖獗,西

面吐蕃亦不时侵扰，秦州地处边塞，形势比较紧张。杜甫最笃于兄弟情谊，干戈扰攘中，衰病中的诗人格外思念音信不通的诸弟，遂在凄清孤寂的秋夜，写下了这首凄楚动人的忆弟诗。诗写天涯忆弟之情，骨肉离散之苦，可谓字字忆弟，句句有情。首联点明时、地，已隐含忆弟之情。戍鼓鸣，行人断，正是战乱景象，戍鼓声犹在耳，接着传来孤雁哀鸣，不禁牵动起诗人思弟之情缕。古人常用“雁行”、“雁序”喻兄弟，孤雁失群，则使人联想到兄弟分散。首联十字，可谓一字一咽，字字血泪。这二句是提摄全篇的。它写出忆弟之情，又揭出忆弟之由，那就是战乱。以下六句都是与这二句紧相呼应的。颔联紧承“秋”字、“月”字，加倍写“忆”。这两句诗，将江淹《别赋》“明月白露”四字翻作十字，运用上一下四句式，将寻常语离析倒装而用之，语峻体健，意亦深稳，遂成妙绝古今之名句。颈联申明三、四，知乱后故乡无人，只孤悬一轮明月，则月愈明，忆弟思乡之情愈切。尾联紧承五、六，照应开头，将家愁国难作一收束，含蓄蕴藉，无限深情。

〔1〕戍鼓：戍楼夜时所击禁鼓。断人行：谓宵禁戒严。　〔2〕秋边：一作“边秋”。一雁：即孤雁。不用孤字，是因平仄关系。古以雁行喻兄弟，说“一雁”，即暗喻自己孤独。　〔3〕露从今夜白：谓今日适逢白露节。月无处不明，而因心念故乡，故曰“月是故乡明”。　〔4〕无家：时杜甫巩县老家毁于安史之乱，已无人，故云。萧涤非释此二句云：“分散而有家，则谁死谁生，尚可从家中问知；现在是既分散而又无家，连死活都无从问处。语极悲切。”（《杜甫诗选注》）　〔5〕书：家信。况乃：何况是。时史思明叛军复陷洛阳，又进攻河阳，故曰“未休兵”。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1]？
鸿雁几时到[2]？江湖秋水多[3]。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4]。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5]。

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作。时李白坐永王璘事长流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湖南。杜甫不知李白实况，因赋诗怀之。天末，犹天边。二人天各一方。故云“天末”。诗写对李白的深切怀念，同情其遭遇，哀怜其不幸，为其深鸣不平。

〔1〕凉风：时值秋天，故云。君子：指李白。　〔2〕鸿雁：代指书信。古有鸿雁传书之说。　〔3〕喻风波险阻。与《梦李白二首》其二“江湖多风波”同义。　〔4〕文章：泛指诗文。命达：谓仕途通达。魑魅(chī mèi)：山泽中精怪，此喻奸邪小人。过：经过。魑魅喜人过而食之。亦有过失意。小人伺君子过失而害之。邵长蘅曰：“一喜一憎，遂令文人无置身地。”(《杜诗集评》卷六引)　〔5〕冤魂：指屈原。屈原忠君爱国，无罪被放，忧愤投汨罗江而死，故曰“冤魂”。投诗：谓李白投诗汨罗以吊屈原。黄生曰：“不曰‘吊’而曰‘赠’，说得冤魂活现。”(《杜诗说》卷一)李白遭遇与屈原相似，同是蒙冤被放，故曰“共”。

捣　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1]。

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2]。
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3]。
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4]。

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诗人闻捣衣之声而代为戍妇言情之作。古时妇人为征夫作寒衣，先将衣料放在石砧上用杵捣平，使之柔软便于缝纫。此诗虽为代言体，但虚拟思妇感慨缠绵的情感世界，极为深细精到。吴瞻泰曰："题前蓄意无限，题后亦蓄意无限，八句诗一句一转，深情浓至，写尽闺中口角。不得以其用虚调而病之也。"(《杜诗提要》卷七)石间居士评曰："此诗通身代戍妇言情，用意最为深厚。苦之极，哀之至，却又蕴藉而不伤于雅。"(《藏云山房杜律详解》五律卷二)

〔1〕起句深痛。黄生云："望归而寄衣者，常情也；知不返而必寄衣者，至情也，亦苦情也。安此一句于首，便觉通篇字字是至情，字字是苦情。"(《杜诗说》卷六)砧(zhēn)：捣衣石。　〔2〕二句言捣衣心情之苦。已经是接近寒冬的时令了，天寒侵骨，况且经过长久的离别，相思情苦。　〔3〕宁辞：怎辞。倦：疲劳。塞垣：丈夫征戍之地。深：远。　〔4〕空外音，响彻云外之音。尾联以砧声传达抚慰之意与思念之情，这是无奈而奇妙的传情方式。用尽闺中之力捣砧，愿夫能听到空外之音，正是相思之苦的表达。

空　　囊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1]。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2]。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3]。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4]。

题解

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作。空囊，即钱袋已空。诗中反映了作者客居秦州时艰难的生活状况。首二句故作旷达，以绮丽的对句写一贫如洗的生活苦况，见出诗人坚贞高洁的品性。三四句言囊空之故，表现了诗人高出流俗的光辉。五六句插入井冻床寒的生活细节，展示囊空清苦之状。末二句自我解嘲，出之以诙谐之词，宛如长歌当哭，益觉心酸，见诗人幽默诙谐的一面。杨伦赞曰："写穷况妙在诙谐潇洒。"(《杜诗镜铨》卷六)李因笃评曰："其阨甚矣，写来却自高致。"(《杜诗集评》卷七引)

注释

〔1〕首二句写无食而忽发奇想。翠柏：指柏实。《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实。"餐明霞，《楚辞·远游》："漱正阳而餐朝霞。"　〔2〕二句言世人都不分是非而苟得富贵，自己既不肯同流合污，自宜生计艰难。卤莽：苟且，不郑重。吾道：直道。　〔3〕上句说无食，下句说无衣。不爨(cuàn)：断炊，不能举火。床夜寒：不仅无衣，且无被褥可知。　〔4〕囊：钱袋。羞涩：不好意思。看：看守。为不使钱袋难堪，特留一钱看守，以示囊不空也。两句嗟尽其穷愁，而妙在以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困窘。后伪苏注据此二句杜撰出阮孚故事："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三)宋末阴时夫《韵府群玉·阳韵》"一钱囊"条又误引此事，后人转相引述，致使"阮囊羞涩"成为一个成语流传至今，许多辞书和杜诗注本也引用这一伪造典故，故特标出，以免以讹传讹。

凤　凰　台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1]。
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2]。
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3]。
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4]。
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5]。
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6]。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7]。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8]。
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9]。
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10]。
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11]。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12]。
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13]。
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14]？

乾元二年(759)十月，杜甫自秦州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在这次行程中，杜甫按所经路线写了十二首纪行诗，这是第十二首，时已十一月。凤凰台，在今成县东南七里凤凰山上，相传汉世有凤凰栖其上，故名。当时杜甫就寓居台下凤凰村。题下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顶。"诗中借地名而生发想象，纯写个人心愿。作者愿献心血以养台上孤凤雏，以期由此实现国家中兴。一片赤诚，可歌可泣。浦起龙曰："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

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刳心沥血，兴会淋漓，为十二诗意外之结局也。”（《读杜心解》卷一之三）

〔1〕亭亭：耸立貌。西康州：即同谷县。唐武德初置西康州，贞观初，州废为同谷县。　〔2〕西伯：即周文王。文王曾被封为西伯。寂寞：谓死去。传说周文王时，有凤鸣于岐山。凤凰被视为国家祥瑞的象征。悠悠：久远貌。二句谓自文王死后，凤声也好久没有听见了。浦起龙云：“西伯二句，为一篇命脉。兹台非岐山鸣处，公特因台名想到凤声，因凤声想到西伯，先将注想太平之意，于此逗出。”　〔3〕二句极写山之高险。石林：怪石林立。〔4〕二句想像能得到万丈高梯登上极顶去寻找待哺的凤雏。安得：怎得。君：指下文的“无母雏”。　〔5〕无母雏：失去母亲的雏凤。啾啾：鸣声。因饥寒而发出的悲鸣。　〔6〕二句托凤凰寓意，愿剖心沥血，以慰无母雏之饥寒。饮啄：饮血啄心。孤：指无母雏。以下四句分述之。　〔7〕愿以丹心为竹实供凤雏所食，故不必寻求于外。传说凤凰非竹实不食。炯然：光明貌。谓心地光明坦荡。　〔8〕愿以热血为醴泉供凤雏所饮，岂不胜过醴泉。传说凤凰非醴泉不饮。醴泉：甘泉。清流：即醴泉。　〔9〕二句申述为凤雏剖心献血之原由。因为凤凰是王者之祥瑞，是鸟出而天下太平，故甘愿舍弃生命。重：珍贵。敢辞：怎敢辞，意谓不辞。微命：犹小命，杜甫自谦。〔10〕坐看：行将看到。彩翮：指凤色彩绚丽的羽翼。举意：纵意，放眼。八极：八方极远之处。周：遍。二句谓眼看着凤雏羽翼丰满，即将鹏程万里，翱翔八方。　〔11〕瑞图：传说中的图箓。《春秋元命苞》载，黄帝游洛水，凤凰衔图置帝前，帝再拜受图。十二楼：传说昆仑山上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为仙人所居。　〔12〕奉：奉献。至尊：皇帝。鸿猷（yóu）：大业。刘敬叔《异苑》载：晋隆安中，凤凰集刘穆之庭，韦叡谓曰：“子必协赞鸿猷。”二句谓凤衔瑞图献给皇帝，兆示中兴大业可成，凤亦名垂千古矣。　〔13〕中兴业：指唐王朝复兴大业。光：发扬光大。苍生：老百姓。　〔14〕二句意谓我之甘剖心血以饲凤雏，深意全在中兴大业。果能如此，安史馀孽何愁不

灭？深衷：深意。此，即上“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也。群盗，指安史馀孽。何：岂，哪能。淹留：久留。“群盗何淹留”，亦《北征》“胡命其能久”意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其　一

有客有客字子美[1]，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2]，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3]。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4]。

这组七言歌行，是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所作。杜甫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抵达同谷(今甘肃成县)。在同谷寓居期间，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困苦的时期。组诗淋漓尽致地叙写了他极度穷困的生活状况和对弟妹的刻骨思念，诚如萧涤非所说：“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杜甫诗选注》)杜甫采用七古这一体裁，亦有“长歌可以当哭”之意。七首合为一个整体，是取法于张衡《四愁诗》、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七首结构相同，首二句点明主题，中四句叙事，末二句感慨悲歌。宋末文天祥曾模仿《七歌》而作《六歌》，抒发其家破国亡的悲愤。

第一首写自己寓居同谷的窘况。

〔1〕客:杜甫自称。 〔2〕岁:这里指岁暮。时当十一月,故云。橡栗:见《北征》注〔19〕。味苦涩,荒年穷人常用来充饥。狙(jū):一种猴子。狙公,驯养猴子的老人。橡栗也是猴子的食物,所以说"随狙公"。 〔3〕中原:指故乡。书:书信。皴(cūn):皮肤因受冻而裂开。皮肉死:是指皮肉冻得已没有了知觉。二句因冻饿而想到战乱中的故乡,已暗伏下文"思弟妹"之意。 〔4〕呜呼:感叹词。兮,助词,跟现在的"啊"相似。仇兆鳌曰:"垂老之年,寒山寄迹,无食无衣,几于身不自保,所以感而发叹也。悲风天来,若助旅人之愁矣。"(《杜诗详注》卷八)

其 二

长镵长镵白木柄[1],我生托子以为命[2]。
黄独无苗山雪盛[3],短衣数挽不掩胫[4]。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5]。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6]。

题解

此首写全家无衣无食、啼饥号寒的惨状。

注释

〔1〕镵(chán):铁制尖头掘土器,有长木柄,所以称长镵。 〔2〕这句是说我就靠你这柄长镵来活命了。命托长镵,一语惨绝。子:是以亲切的口吻称呼长镵。 〔3〕意谓漫山大雪,难以辨认,黄独很难找到。黄独:野生植物,根茎只一颗,肉白皮黄,故名黄独。遇霜雪,枯无苗,可蒸食。也叫土芋。 〔4〕是说无衣御寒,把破烂的短衣扯了又扯,还是遮不住小腿。挽:扯,拉。胫:小腿。 〔5〕二句意谓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老婆孩子饿得直呻吟。呻吟,因冻饿而发出痛苦的声音。 〔6〕放:

放声悲歌。歌始放,亦“放歌破愁绝”意。闾里:邻居。色惆怅:悲悯愁苦的表情。

其　三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1]?
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2]。
东飞驾鹅后鹜鸽,安得送我置汝旁[3]?
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4]?

此首悲叹兄弟离散。

〔1〕杜甫有四个弟弟:颖、观、丰、占。除了幼弟杜占这时跟随在身边外,其馀三人都远在山东、河南等地。各瘦,每个人都很瘦。何人强,没有一个强健的。　〔2〕二句申明离散的原因。展转:即辗转,到处流转。胡尘暗天,指安史叛乱搅得天下不宁。　〔3〕见群鸟东飞,遂生欲乘之去会诸弟的奇想。驾(jiā)鹅:一种野鹅。鹜鸽(qiū cāng):两种水鸟。鹜即秃鹜,鸽即鸽鹐。安得:怎能。　〔4〕是说即使弟弟们能回到故乡,而我又不知飘泊何处,你们又到哪里去收哥哥我的遗骨呢!吴瞻泰曰:“本是思弟不归,而兄骨已无处收矣。又似代弟哭兄者,骨肉深情,缠绵郁结。”(《杜诗提要》卷五)

其　四

有妹有妹在钟离[1],良人早殁诸孤痴[2]。

长淮浪高蛟龙怒[3]，十年不见来何时？
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4]。
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5]。

题解

此首思念远方的寡妹。

注释

〔1〕杜甫有妹嫁韦氏，夫亡寡居。钟离：即今安徽凤阳县。　〔2〕良人：丈夫。殁：死。孤：孤儿。痴：指年幼不懂事。　〔3〕长淮：即淮河，钟离临淮河，故欲从水路探望。浪高蛟龙怒：极力形容水行的凶险。
〔4〕箭满眼、多旌旗：均指战乱不宁。杳杳：遥远貌。南国：犹南方。
〔5〕清昼：凄清的白天。猿多夜啼，今山林中猿却为我感动而昼啼，可见悲之极矣。仇兆鳌曰："猿啼清昼，不特天人感动，即物情亦若分忧矣。"（《杜诗详注》卷八）

其　五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
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1]。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2]。
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3]。

题解

此首由悲弟妹难见又回到自身，写自己流寓荒凉的穷谷，百感交集。诗先以众多阴愁的景物——风多、水急、雨寒、树湿、蒿

黄，云密、野狐出没，状写生活的“穷谷”，高度概括了自己寓居同谷的艰难处境。

〔1〕前四句是描绘同谷人烟稀少，野兽猖獗的荒凉环境。飒飒：形容风雨声。黄蒿：一种野草，常借以写荒凉景象。跳梁：跳跃。因人少，故狐狸活跃。　〔2〕何为：为什么。中夜：半夜。　〔3〕倍写思乡之切，是说魂早归故乡去了，故招之不来。古人招魂有两种，一招死者的魂，一招活人的魂，此为后者。此句翻用《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之意，其用意更深，语尤奇警。

其　六

南有龙兮在山湫[1]，古木岌岑枝相缪[2]。
木叶黄落龙正蛰[3]，蝮蛇东来水上游[4]。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5]。
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6]。

此首写杜甫出游同谷的万丈潭，见蝮蛇反常出现，杜甫不忍斩杀之，迂曲地表达了他对春讯的盼爱，也正好反映出他过冬的艰难。

〔1〕湫（qiū）：深潭。此指同谷县东南七里的万丈潭，相传有龙自潭中飞出。　〔2〕岌岑（lóng zōng）：高峻貌。缪（jiū）：树枝盘曲下垂貌。

〔3〕蛰(zhé):动物冬眠,潜伏不动不食。 〔4〕蝮蛇:一种毒蛇。时当仲冬,蛇应蛰伏,但因同谷气暖(即末句所写"回春姿"),故得出游。〔5〕这两句是说我见蝮蛇竟敢冬天出游,本"拔剑欲斩",而终未斩之,却是为何?因为蝮蛇出游,兆示天气变暖,而天气变暖对无衣御寒的杜甫一家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正因为这喜讯是蝮蛇传报的,故杜甫不忍斩之。这正反衬出生活的艰难。 〔6〕此句谓溪壑将为我这寒苦之人回生春姿。见木叶黄落,冬日愁惨之象,故有渴盼春回大地之想。

其 七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1〕,三年饥走荒山道〔2〕。
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3〕。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4〕。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5〕,仰视皇天白日速〔6〕。

[redacted]

最后一首以自叹年老无成、落魄荒山为整组诗作结。

[redacted]

〔1〕男儿:杜甫自称。身已老,杜甫这年四十八岁,已变得很衰老了。〔2〕三年:杜甫从至德二载(757)四月脱贼奔凤翔行在,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乾元元年(758)六月贬华州,冬去洛阳,二年春回华州,七月弃官客秦州,直到此时流寓同谷,三年来奔走于荒山野道之间,吃尽苦头。 〔3〕二句意谓朝廷中新贵多是少年后生,看来想要富贵就应及早钻营。这是愤激之语。致身:致力于仕途。 〔4〕"山中儒生旧相识",这位流落到同谷山中的旧友,当指李衔。杜甫于大历五年暮秋所作《长沙送李十一衔》诗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从乾元二年(759)冬到

大历五年(770)暮秋,正十二个年头。宿昔:往日。　〔5〕悄终曲:悄然结束吟唱。悄,既是无声,又有忧意。　〔6〕白日速:白驹过隙,时不我待。此句借不能挽日暮之衰颓,而叹穷老流离之深悲。盖化用潘岳《悼亡》诗"青春速天机,素秋驰白日"之意。或谓此句"其声慨然,其气浩然"。仇兆鳌曰:"首尾两章,俱结到天,盖穷则呼天之意耳。"(《杜诗详注》卷八)

堂　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1〕,缘江路熟俯青郊〔2〕。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3〕。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4〕。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5〕。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一家由同谷到达成都。第二年,即上元元年(760)暮春,依靠亲友的帮助,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成草堂。堂成,即指草堂落成。说是"堂成",这时只是主要部分落成。后来杜甫在《寄题江外草堂》中说:"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草堂完全建成则在宝应元年(762)。草堂遗址,今已建成杜甫草堂博物馆。此诗写草堂初成,环境清幽安静,结束了多年的流离生活,流露出多年少有的愉悦心情。其中"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亦兴亦比,十分贴切地表达了诗人此时的心境。但末联也流露出羁旅的情思。

〔1〕背郭:背靠城郭。草堂在成都城西,故云。荫:覆盖。白茅:茅草的

一种，又叫丝茅草，可用作盖屋的材料。荫白茅，指屋顶用白茅覆盖。〔2〕缘江：沿江。江，指浣花溪。俯青郊：俯视暮春青绿的郊野。说明草堂地势较高。〔3〕二句写草堂周围竹木繁茂。桤(qī)：一种落叶乔木。碍日：挡住阳光。吟风叶：风吹树叶发出的声响，犹如吟唱一般动听。笼竹：指慈竹。烟：指竹林间弥漫的雾霭。〔4〕暂止：暂时栖止。将：携带。数子：几只雏鸟。语燕：燕子呢喃作语。定新巢：筑新巢。罗大经曰："'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盖因乌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鹤林玉露》卷一〇)〔5〕扬雄：西汉蜀郡成都人，其宅在成都少城西南隅，因其曾在此闭门著《太玄经》，故又名"草玄堂"。当时人多攀附权贵，而扬雄却淡泊自守，专心著述，别人嘲笑他，他便作《解嘲》予以回答。成都是扬雄的老家，而杜甫是流寓在此，并不想久居，所以旁人把草堂比作扬雄宅是"错比"。旁人不了解杜甫只是暂住的心思，他也不想表白，所以也就懒得像扬雄那样作《解嘲》了。

蜀　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1]。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2]。
三顾频烦天下计[3]，两朝开济老臣心[4]。
出师未捷身先死[5]，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指诸葛亮。公元221年，刘备在蜀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此诗为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到成都后初游诸葛亮庙时作。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被后主刘禅封为武乡侯，故其庙又称武侯祠，在今成都南郊。此诗借咏丞相祠堂，而深寄缅怀之思，歌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

〔1〕锦官城:在成都西南部,汉代主管织锦业的官员居此,故称。后作为成都的别称。森森:高大茂密貌。传说武侯祠前有一柏为诸葛亮手植。〔2〕映:遮掩。自春色:自为春色。空好音:空作好音。碧草自绿,黄鹂自鸣,春色与己无关,好音与己无闻,“自”、“空”互文,是用反衬手法加倍写出诗人对诸葛亮的倾慕之情与凄恻之感。〔3〕三顾:指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频烦:意为多次烦劳,反复谘询。天下计:安天下之大计。指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东连孙权,北抗曹操,西取刘璋,三分天下的谋国方略。〔4〕开济:经邦济世。杜甫《说旱》云:“军郡之政,罢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此开济亦治理之意。两朝开济,指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成就帝业。老臣心,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5〕出师未捷: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的理想未得实现。《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出师伐魏,据武功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县南),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相持百馀日。其年八月,亮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

江　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1]。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2]。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3]。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4]?

上元元年(760)夏在成都草堂作。草堂在浣花溪畔,故称江村。此诗以轻松的笔调,描写了江村清幽的环境、燕飞鸥戏的夏

日景物以及老妻稚子的乐趣，虽身体多病，但仍笑对生活，表现了诗人乐观的生活态度。

〔1〕清江：指浣花溪。抱：环绕。幽：幽静安闲。“幽”为一诗之纲，下四句即分言之。　〔2〕二句写景物之“幽”。鸥：一种水鸟，主要捕食鱼类。〔3〕二句写人事之“幽”。妻儿之乐，充满天趣。棋局：即棋盘。　〔4〕“多病”句，一作“但有故人供禄米”。甚至有人认为“故人”指裴冕。实误。裴冕为成都尹在乾元二年(759)六月，第二年春即离成都赴长安。三月，以京兆尹李国贞(若幽)为成都尹。这年闰四月改元上元。上元二年二月即已离任，改由崔光远为成都尹。不闻李国贞对杜甫有什么接济，杜诗中也没有提到。再联系同时所作《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诗正文不当作“但有故人供禄米”，还是从《宋本杜工部集》作“多病所须唯药物”为是。微躯：微贱之躯，是自谦之词。二句谓多病之躯只须药物就行了，此外还能要求什么呢？

狂　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1〕。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2〕。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3〕。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4〕。

上元元年(760)夏在成都草堂作。狂夫，疏狂之人，杜甫自谓。诗以朴素的语言，写草堂环境清幽，景色秀丽，虽可堪自娱，然生活艰难，友人无援，只好狂放以遣愁。吴景旭曰：“此诗以狂

夫为题，前言疏放之意，后言思家忆旧之意。狂中之穷愁也，身且欲填沟壑而反疏狂，盖其自叹也。”（《历代诗话》卷四十）

〔1〕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横跨锦江。百花潭：浣花溪的一段。沧浪：《孟子·离娄上》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将百花潭比作沧浪水，是说此地可以隐居。　〔2〕翠筱（xiǎo）：绿色细竹。娟娟：美好貌。雨裛（yì）：受雨湿润。红蕖（qú）：红色的荷花。冉冉：犹徐徐，淡淡。黄维章曰：“凡净从雨说，香从风说，此常景常意耳。必从风说净，从雨说香，乃翻常景为新景，翻常意为新意。此老杜精于观物处。”（《辟疆园杜诗注解》七律卷二引）　〔3〕厚禄故人：俸禄优厚的故交。此指裴冕。冕去长安，相隔遥远，故曰“书断绝”。书：音信。恒饥：常常挨饿。稚子：幼子，指宗文、宗武。色凄凉：面带饥色。二句谓故人远去，接济断绝，故全家饿饭。　〔4〕填沟壑：指死。疏放：疏狂放浪。虽处困极之境，仍疏狂萧散，不改其故态。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1〕。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2〕。
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3〕，
中有云气随飞龙〔4〕。
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5〕。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6〕。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7〕。

题下原注:“宰画丹青绝伦。”王宰,蜀中人,为唐代著名画家。善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尤“多画蜀山,玲珑窟窕,巉嵯巧峭。”(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大约在上元元年(760),杜甫在成都拜访王宰,应王所请,为其画题写了此诗。诗赞美了王宰所画山水的神奇和画技的高超绝伦。所提出的创作不能受“促迫”的观点,颇给人以启迪。

〔1〕前四句意谓王宰擅画,但不肯在催逼中草率命笔,只有如此,他才肯挥毫留真迹。能事:所擅长之事。此指绘画。 〔2〕昆仑:我国西部大山,也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山。方壶:神话传说海上有三座仙山,方壶是其一。二句点明所题之画为挂在王宰大厅白粉墙上的巨幅山水画。 〔3〕巴陵:山名,又称巴丘,在今湖南岳阳市西南,濒临洞庭湖。日本:即今日本国。赤岸:旧注多引《文选·江淹〈江赋〉》:“鼓洪涛于赤岸。”李善注:“或曰赤岸,在广陵兴县。”即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之赤岸山。而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引《水经注·河水二》:“大河又东,径赤岸北,即河夹岸也。《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认为即枹罕赤岸。此赤岸旧在今甘肃临夏黄河南岸,刘家峡水库建成后没入库区。此地上距黄河源头较近。似以洪说为长。二句描绘画中山水广远浩淼、水天一色的壮观。 〔4〕形容画中云气流动,波涛汹涌。 〔5〕二句描写画上风涛激荡,船工和渔夫将船靠岸以回避,山中林木被狂风吹得都低垂俯地。浦溆:水边。亚:低垂。 〔6〕尤工:特别擅长。远势:远景。咫尺:形容篇幅极小。周制,八寸为咫。二句谓王宰特别擅长画大山水,能在咫尺篇幅里画出江山万里的壮丽景色。 〔7〕并州:即今山西太原一带,其地所产剪刀以锋利著称。吴松:即今吴淞江,俗称苏州河。源出江苏苏州太湖瓜泾口,东流至上海市外白渡桥入黄浦江。二句赞叹王宰所画山水就像真的一样,恨不得用并州快剪刀剪下来归己收藏。表示了诗人对王宰山水图的赞赏和倾倒之情。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1]。
戏拈秃笔扫骅骝[2]，欻见骐驎出东壁[3]。
一匹龁草一匹嘶[4]，坐看千里当霜蹄[5]。
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6]！

此诗当作于上元元年(760)寓居成都草堂时。诗题一作《题壁画马歌》，题下注："韦偃画。"韦偃，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寓居于蜀。善画山水、松石、花鸟，尤善画马，千变万态，巧妙精奇，曲尽其妙，宛然如真。韦偃在草堂的东壁上画了两匹马，杜甫因题此诗。这首题画诗，不仅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韦偃画作的精妙传神，而"时危"二句，亦表现了诗人念念不忘国家安危的爱国思想。

〔1〕二句是说韦偃知道杜甫喜爱他的画，故一来告别，二来作画留念。韦侯：即韦偃。侯，古时对人的尊称。别我：向我告别。有所适：将到外地去。怜：爱，喜欢。　〔2〕形容韦偃造诣之高，随便拿一支秃笔便很快"扫"出一匹骅骝。扫：挥洒。骅骝：良马名。　〔3〕欻(xū)：忽然，写其神速。骐驎：也是良马。　〔4〕龁(hé)：啃，吃。嘶：嘶鸣。　〔5〕坐看：眼看，形容时间短促。当：对。霜蹄：因马蹄可以踏霜雪，故称。这句以画作真，是说转眼之间韦偃画的马就要奔驰千里之外。　〔6〕二句是说当今时局艰危，如何能得到这样的真马？那样我就会和它一起同生同死，去为国家建立功勋。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1]。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2]？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3]。
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4]。

裴迪，诗人，早年与王维同隐于终南山，二人酬唱汇为《辋川集》。上元元年，裴迪往蜀州，时维弟缙任蜀州刺史，迪为佐吏。蜀州，州治在今四川崇州市。东亭，即在今崇州市罨画池公园内。此诗当作于上元元年(760)冬。这年秋天，杜甫曾去蜀州、新津(为蜀州属县)，与裴迪游新津寺并作《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侍郎，即王缙。岁暮，裴迪写了一首《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寄给杜甫(裴诗今已不传)，杜甫遂作此诗以唱和。前半答裴诗之意，后半触早梅而抒发暮年的伤感和乡愁。顾宸评云："咏梅，意不在梅；意不在梅而妙于咏梅，为千古梅花诗特绝。"(《辟疆园杜诗注解》七律卷二)此一妙法，黄生归结为："此诗直而实曲，率而实润，朴而实秀……篇中无一字不言梅，无一字是言梅，曲折如意，往复尽情，笔力横绝千古。"(《杜诗说》卷八)

〔1〕东阁：即指蜀州东亭。官梅：官家所种之梅。官，有公共意。何逊：南朝梁诗人。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四月，建安王萧伟出为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何逊迁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深得萧伟信任，日与游

宴,不离左右。第二年早春,作《咏早梅》诗,一作《扬州法曹梅花盛开》。故杜云"何逊在扬州"。但诗中的"扬州"并非今天的江苏扬州。东晋、宋、齐、梁、陈皆以建业为扬州,而建业即今江苏南京。此时裴迪亦在王缙幕中,又作咏早梅诗,故以何逊为比。　〔2〕雪:指梅花,早梅白似雪,故云。梅花报春,故曰"逢春"。可自由:可由得了自己? 是说裴迪见梅花盛开,不由诗兴大发。　〔3〕岁暮:喻年老。若为:怎堪,哪堪。二句谓幸亏裴迪寄诗而未折梅相赠,以免我岁暮之悲。不然:我怎堪因见梅花而搅起的乡愁。裴迪所寄诗中或有不能折梅相寄之言。　〔4〕江边:指杜甫所在的浣花溪边。垂垂:渐渐。二句谓我这里的梅花也渐渐开放,梅白照影,朝夕催我白发增生。

客　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1〕。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2〕。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3〕。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4〕。

上元二年(761)春在成都草堂作。题下原注:"喜崔明府相过。"此诗情真意深,一片天趣,充满生活气息。上四写客至,下四写留客。虽盘无兼味,樽唯旧醅,家贫如此,益见情真,故能呼邻翁对饮,主客忘形,此所以喜客至也。黄生曰:"前半见空谷足音之喜,后半见贫家真率之趣。"(《杜诗说》卷八)万俊曰:"此诗何等忘形,何等率真,见公并见其客矣!(《杜诗说胜·原情》)

〔1〕舍:指浣花草堂。只有群鸥造访,见交游冷落。 〔2〕二句喜客之至。花径:植有花草的舍间小径。缘:因为。客:指俗客。蓬门:犹柴门。君:指崔明府。黄生曰:“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缘君扫;蓬门不曾为客开,今始为君开。上下两意交互成对。”(《杜诗说》卷八)可见今日之客非俗客。〔3〕盘飧:指菜肴。兼味:即重味。无兼味,谦称菜少。旧醅:隔年而又未过滤的浊酒。古人重新酿,故以旧醅待客为歉。二句见家贫待客真情。〔4〕肯:犹肯否,能否。邻翁:邻居野老。篱:篱笆。呼取:唤来。尽馀杯:一起喝完剩下的酒。二句谓欲招邻翁作陪对饮,不知客人同意否,故征询他的意见。

漫成二首

其 一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1〕。
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2〕。
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3〕。
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4〕。

上元二年(761)仲春在成都作。闲适懒散生涯,漫不经心而作,故曰“漫成”。诗写浣花溪畔春日景色,对景怡情,以陶渊明、阮籍自比,有超然避俗之想。前章写披衣漉酒,乐在身闲;后章写读书对酒,乐在心得。总是在抒写“懒是真”的生活情趣。

〔1〕荒荒:黯淡迷茫貌。荒荒白,即不甚白。泯泯:茫茫,不透彻。泯泯清,即不甚清。　〔2〕渚蒲:水边蒲草。村径:村间小路。渚蒲随地,可见生意可观;村径逐门,可知往来自由。　〔3〕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萧统《陶渊明传》:"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二句袭用其意。披衣习惯,言疏放已久。漉酒为生,见醉乡可乐。从:任。漉:滤。　〔4〕俗物:庸俗之人,《世说新语·排调》载:嵇康、阮籍、山涛等在竹林酣饮,王戎后至,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二句以阮籍自比,抒写远俗自适、傲岸不群之情。

其　二

江皋已仲春〔1〕,花下复清晨。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2〕。
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3〕。
近识峨嵋老,知予懒是真〔4〕。

〔1〕江皋:江边。仲春:阴历二月。　〔2〕贪:犹欲。错:杂乱。应:犹随。二句谓自己本欲仰面看天上飞鸟,但转眼间又胡乱地随人走了。正写漫不经心的懒散情状。　〔3〕读书难字过,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之意。过:跳过,放过。对酒满壶频,借酒怡情。以上四句正是结语"懒真"生活的形象写照。　〔4〕峨嵋老:原注:"东山隐者。"懒是真,疏懒正是任本真而不矫饰的表现。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2]。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3]。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4]。

上元二年(761)春，作于成都草堂。诗人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了这场应时而降的春夜细雨。“知时节”、“潜入夜”、“细无声”，用拟人化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春夜细雨的特点，可见作者对物理观察之细微。俞玚评曰：“绝不露一‘喜’字，而无一字不是‘喜雨’，无一笔不是‘春夜喜雨’。结语写尽题中四字之神。”(《杜诗集评》卷八引)

〔1〕时节：时令节气，此指春天。乃：就。发生：应时而降。黄生说：“及时而雨，其喜固宜，然非‘知时节’三字，则写喜意亦不透，此其出手警敏绝人处。”(《杜诗说》卷四)　〔2〕潜：犹悄悄。潜入，犹言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临。润物：滋润万物。仇兆鳌评曰：“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杜诗详注》卷一〇)　〔3〕野径：田野小路。两句写雨中所见夜景。野径云黑，为近景，江船火明，为远景；由近而远，一黑一明，对比鲜明，境界高远。邵长蘅云：“十字咏夜雨入神。”(《杜诗镜铨》卷八引)。　〔4〕红湿：经雨浸湿的花。花湿而重，愈加鲜艳，故曰“花重”。锦官城：即成都。黄生曰：“结语更有风味，春雨万物无所不润，花其一耳。”(《杜诗说》卷四)

春水生二绝

其 一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1]。
鸬鹚鸿鹅莫漫喜[2]，吾与汝曹俱眼明[3]。

此当是上元二年(761)春在成都作。春水生，犹云春汛至。生，此处有涨意。第一首写见春水而喜。第二首写见水涨而忧。多用方言俗语入诗，活泼生动。

〔1〕小滩：指浣花溪。浑：几乎，简直。　〔2〕鸬鹚(lú cí)：水鸟名，俗呼鱼鹰，可捕鱼。鸿鹅(xī chì)：水鸟名，像鸳鸯，又称紫鸳鸯。莫漫喜：犹云不要太高兴了。　〔3〕汝曹：你们。俱眼明：此有与物俱化、超然避俗之意。

其 二

一夜水高二尺强[1]，数日不可更禁当[2]。
南市津头有船卖[3]，无钱即买系篱旁[4]。

〔1〕强：多，馀。　〔2〕不可：不止。禁：犹敌。禁当，犹抵挡。谓数日

内水涨愈来愈猛，水势不可抵挡，则草堂有淹没之虞，故下想到买船。〔3〕津头：渡口，码头。　〔4〕谓虽有船卖，但自己无钱，因此不能立即买来系在篱旁。

后　游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1]。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2]。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3]。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4]？

上元二年（761）春，杜甫在新津，两游修觉寺，先作《游修觉寺》，此诗作于前诗之后，故云“后游”。诗写物我亲融。前四句回应往日之游而写今日之游，用拟人手法将江山胜迹都写成有情之物，表达了诗人对江山胜迹的热爱和人世炎凉的感慨。后四句写观寺减愁之感。全篇景象鲜明，理趣盎然。表面豁达，实则沉郁。诗中间用散文句式，极为平顺自然。

〔1〕首二句写对旧地旧物的怜爱。寺：即修觉寺，相传为唐僧神秀所创。怜：爱，留恋。　〔2〕如有待：好像待人重游。更无私：谓游者可尽情赏玩。二句写得山水花木无私有情，且富有理趣。　〔3〕烟：烟霭。暄：暖。野润之处，烟光微薄，是早景。沙暄之候，日色迟留，是昼景。　〔4〕二句谓游修觉寺羁旅之愁为之全减，舍此还能到哪里去呢？极力形容对修觉寺的依恋难舍。之：往。

江　亭

坦腹江亭暖[1]，长吟野望时。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2]。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3]。
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4]。

此诗当作于上元二年(761)暮春，时杜甫居成都草堂。诗中描写在江边小亭独坐时的感受。从表面上看，诗人坦腹江亭，心情平静，无意与流水相竞；心情闲适，与白云一样舒缓悠闲。实则“正言若反”，此时此刻，诗人心境并非那样悠闲自在。五六句移情入景，心头的寂寞，众荣独瘁的悲凉，通过嗔怪春物自私表露无遗。末二句直抒胸臆，家国之忧难排难遣。此诗表面上悠闲恬适，骨子里一片焦灼苦闷。情理兼容，意趣盎然。沈德潜评此诗曰：“有理趣，无理语。”(《杜诗镜铨》卷八引)

〔1〕坦腹：用王羲之事。《世说新语·雅量》载，晋太尉郗鉴派一个门客到丞相王导家去选女婿，“就东厢遍观子弟”。门客回来对郗鉴说：“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坦腹卧，如不闻。”郗鉴说：“正此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人就是王羲之。　〔2〕二句谓水自争流而我心自静，闲云自在，而我意亦与之俱迟。景与心融，神与景会，极富理趣，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　〔3〕二句言春暮时分，物各得其所，各适其性。寂寂：犹悄悄。谓春将悄然归去。欣欣：繁盛貌。物自私：谓物

同遂其性。刘辰翁曰:"'物自私'与'花柳更无私'(《后游》诗句)实一意,物物自以为有私,则无私矣。"(《杜诗镜铨》卷八引) 〔4〕故林:故园。排闷:为排遣心中烦闷。强:勉强。裁诗:作诗。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其 五

黄师塔前江水东〔1〕,春光懒困倚微风〔2〕。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3〕?

上元二年(761)春在成都浣花溪畔作。江,即流经草堂的浣花溪。独步,杜甫往访南邻酒伴未遇,故独自沿江信步,寻花赏景。七绝句为一个整体,均以咏花为主要内容,描写了浣花溪畔群芳竞放,千姿百态,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色,表现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美好境界的热爱和向往;同时又在恼花、怕春,即以喜景兼寓悲情。作者采取移步换形手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镜头"拍摄了七幅各具特色的春花美景。七绝句不只如黄生所说"横竖是看花,一处作一样文法,便引读者一处换一番心眼"(《杜诗说》卷一〇),从中亦能看出杜甫此时悲喜交加、孤独无助的情怀。此组诗多用方言俗语以翻新,所谓"化俗为正,灵丹点铁",通俗新颖,生动活泼。这里选的是第五、六两首。

第五首是写黄师塔前桃花,抒发春光懒散的情怀。

〔1〕黄师塔：指一黄姓僧人的墓塔。蜀人称僧侣为师，称其所葬之墓塔为“师塔”。东：向东流。　〔2〕这句是说春光使人慵懒困倦，所以在微风中少憩。倚微风：临微风。　〔3〕二句谓无主的桃花烂漫盛开，使人目不暇接，是爱深红色的，还是爱浅红色的呢？

其　六

黄四娘家花满蹊[1]，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2]。

第六首写黄四娘家繁花盛开、莺啼蝶舞的盎然春景。

〔1〕黄四娘：身份不详，大概是杜甫的邻居。蹊：小路。　〔2〕留连：蝶恋花飞而不忍离开。恰恰：时时，频频。二句用蝶舞莺啼写春天美妙景象，富有生机。对仗极为精工而又自然。

绝句漫兴九首

其　一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1]。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2]。

上元二年(761)春夏之交,杜甫在成都作。漫兴,兴之所到,率尔成章。杜甫对绝句,有时纵笔所之,不甚经意,然正因如此,他的绝句才如《竹枝词》一样有一种天然旨趣。这组绝句写草堂一带由春入夏的自然景物和作者的感触。前七首写早春、仲春、晚春景物,后二首写春去夏至之景。“客愁”二字是九首之纲。诗人时而恼春、怨春,无非是因客愁而已;继而恨春、惜春,无非是春来春去,更增愁怀而已。所以最后发出春光易逝,人生几何之叹。在章法上,九首虽各自独立成篇,然逐章相承,首尾照应,有前后次第和内在脉络。在技巧上,用拟人化手法,把春写成了有生命有感情的事物;新鲜生动的比喻,使景物展现出灵动活泼之姿。真是一组绝妙佳作。这里选的是第一、二首。

第一首写因旅居无聊而恼春。

〔1〕眼见:眼见得。愁不醒:是说客愁无法排遣。无赖:谓春色恼人。江:指浣花溪。江亭,即前《江亭》诗所咏之江亭。 〔2〕二句具体写春色无赖。说它催着花儿赶紧开放,教黄莺叫个不停,着实惹人烦恼。遣:派遣,安排。深:很,太。造次:匆忙,仓猝。丁宁:再三嘱咐。

其 二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1]。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2]。

第二首借春风而发牢骚。

〔1〕手种:自己亲手栽植。野老:杜甫自指。　〔2〕得:句末语助词,唐人口语,相当于“呢”。夜来:昨夜。二句意谓花是我的,昨夜却忽然被春风越墙吹折数枝,这真是欺负人呢,实在令人可恼。

进　艇

南京久客耕南亩[1],北望伤神坐北窗[2]。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3]。
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4]。

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船小而长者为艇。进艇:即划小船。诗以诙谐嬉戏之词,抒写优游愉悦之情,富有生活气息。

〔1〕南京:谓成都。安史之乱,玄宗幸蜀,至德二载升成都为府,置南京,上元元年罢。诗因对仗关系,仍称南京。　〔2〕北望:指北望长安和中原地区。此时尚处战乱之中,故而“伤神”。　〔3〕蛱蝶:蝴蝶。芙蓉:即荷花。俱飞:比翼双飞。元相逐、本自双:喻夫妻相亲相爱。　〔4〕茗饮:茶水。蔗浆:蔗汁。瓷罂(yīng):盛流质的陶制容器,小口大肚。无谢:犹不让。二句谓所携瓷罂中盛的虽是普通的茶浆,但它并不亚于富贵人家玉缸中的美酒佳酿。

石 犀 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1]，刻石立作五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2]。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3]。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4]。
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5]。
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6]。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7]。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8]。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9]？

杜甫在成都作。石犀(xī)，石雕的犀牛。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战国时秦人李冰作蜀郡太守时作石犀五头，以压水怪。上元二年(761)秋，成都灌口(今四川都江堰市)地区发生水灾。杜甫作此诗，说明石犀厌胜可免除水灾的神话传说不足为信，应当靠众人之力修筑堤堰，以防水患。此诗与《石笋行》命意略同，都是以破除迷信为主旨。杜甫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1〕蜀太守：指李冰。他在秦孝文王时为蜀郡太守，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2〕二句谓江水天生向东而流，又何关那自古以来镇压水怪的厌胜法。厌胜：古代一种巫术，宣扬能用诅咒或其他方法制服鬼怪。

〔3〕矜夸:夸耀。张仪楼:《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时,张仪建成都城,城西南楼高百馀尺,临山瞰江,名"张仪楼"。这里用以指代成都。泛溢:江水泛滥。　〔4〕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水灾,淹死了许多人,所以说"损户口"。既然如此,可见石犀镇压水怪之说是虚妄的,这恐怕会使水神感到羞愧,所以说"或恐为神羞"。二句是以事实驳斥上述迷信之说。　〔5〕二句意谓只有依靠大家的力量,用木石筑起高高的堤坝,才能抵御水灾。这就是下面说的"正道"。当清秋:指汛期。　〔6〕二句意谓古代帝王防治水患,都是用筑堤防水的正道,而不采取诡怪荒诞的方法。诡怪:怪诞,荒诞。参人谋:参与人的谋划。　〔7〕二句是说这几个石犀没有什么用处,不能经世济民,那减少和易位的二犀也是付诸东流。不经济:不能经世济民。缺讹:李冰原刻石犀五头,后转置二头,杜甫来时只剩下三头石犀。缺,损其数;讹,易其处。逝,流逝。　〔8〕元气:指国家元气。调和:调理合宜。元气调和,即指国家政通人和。恣凋瘵(zhài):肆意为害。凋瘵:衰败。瘵,病。杨伦谓:"探原之论更进一层。"(《杜诗镜铨》卷七)所谓"探原之论",即指欲使水不为灾,在朝靠良相以调和元气,自然灾害可以杜绝;在官府,则筑堤是"正道",而厌胜是"诡怪",是自欺欺人之举。　〔9〕天纲:天之纲维。此指国家纲纪。平水土:平治水土,使各得其宜。奔茫:逃跑得无影无踪。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1〕。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2〕,
下者飘转沉塘坳〔3〕。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4〕,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5〕,
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6〕,秋天漠漠向昏黑〔7〕。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8〕。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9]。
自经丧乱少睡眠[10]，长夜沾湿何由彻[1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2]，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13]？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14]！

题解

上元二年(761)秋八月，一场狂风卷去了杜甫草堂上的茅草，夜来又降大雨，床头屋漏，难以栖身。其起句，即如飘风之笔，疾卷了当。之后描述了这种不幸，但更使他忧虑的是战乱以来和他遭受同样苦难的人民。于是以浪漫主义的情怀，幻想眼前出现千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其结句仍一笔兜转，又复飘忽如风，表现其“己饥己溺”的仁者情怀。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当时难能可贵，对后世影响深远。

注释

〔1〕三重：三层。三，言其多。　〔2〕江：指浣花溪。挂罥(juàn)：挂结。　〔3〕塘坳(ào)：低洼积水处。　〔4〕忍能：忍心这样。盗贼：气恨之词。　〔5〕呼不得：即呼喊不出声来。　〔6〕俄顷：顷刻，一会儿。
〔7〕秋天：秋季的天空。漠漠：阴沉迷濛貌。向：接近。　〔8〕恶卧：睡相不好，脚乱蹬，把被里子都蹬破了，所以说“踏里裂”。一说恶卧为不愿意睡。因为被子像铁似的又硬又冷，小孩子睡在里面不舒服，把被里都蹬破了。
〔9〕雨脚如麻：形容密雨如麻线一样，不断倾注。　〔10〕丧乱：指安史之乱。　〔11〕长夜沾湿，指茅屋整夜漏雨。彻：彻晓，天亮。何由彻：怎么挨到天亮？　〔12〕庇(bì)：遮护。寒士：贫寒之人。　〔13〕突兀(wù)：高

耸貌。见:同“现”。　〔14〕庐:茅舍,即指草堂。

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1],半入江风半入云[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3]?

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花卿,指花惊定。卿,对人的美称。花惊定当时是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曾在平定梓州副使段子璋之乱中立功。《旧唐书·高适传》载:“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此诗可能是在花惊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所写,形容宴会上所演奏乐曲之神妙,似谀似讽。

〔1〕锦城:锦官城,指成都。丝:指弦乐器;管:指管乐器。丝管,借指音乐。日纷纷:天天演奏不断。　〔2〕形容乐声有的悠扬清远,如江风习习;有的激越高亢,响彻云霄。　〔3〕天上:指传说中的神仙世界。二句极力形容音乐之美妙。这样美妙的音乐,只有在天上才能听到,在人世间是很难听到的。

枯　棕

蜀门多棕榈[1],高者十八九[2]。
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3]。
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4]。

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5]。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6]。
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7]！
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8]。
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9]？
啾啾黄雀啄，侧见寒蓬走[10]。
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11]。

题解

此诗约作于上元二年(761)，时杜甫在成都。棕，一名棕榈，常绿乔木，有叶无枝，其皮可作绳用。此诗描写蜀地棕榈，其皮遭残酷割剥，几近枯死的情形，进而揭露统治者对蜀民“一物官尽取”的残酷榨取，已使人民到了形同枯棕，无复生机的地步。

注释

〔1〕蜀门：泛指四川一带。　〔2〕十八九：十之八九。　〔3〕二句是说树皮被割剥得很厉害，数量虽多也容易枯死。　〔4〕徒布：白白地张着。如云叶：形容叶大如云。岁寒后：是说棕榈和松柏一样耐寒后凋。〔5〕二句是说由于横加割剥，棕榈竟然比蒲柳凋谢得还早。交横：纵横。斤：大斧。蒲柳：又名水杨，一种入秋就凋零的树木。　〔6〕二句是慨叹在这个战乱的时代，因军需缺乏，连棕皮这样的东西都被官府搜刮光了。时：时局。军乏：军需缺乏。　〔7〕江汉人：指四川一带人。江，指岷江；汉，指西汉水，即嘉陵江。生成复何有：意谓土里生的，人工制成的全被官府敛去，什么也没留下。　〔8〕二句是说江汉人就如同被割剥枯死的棕木一样，使我深深为之叹息。沉叹：深叹。　〔9〕二句是说死去的人就算了，活着的人又凭什么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何自守：何以存活。　〔10〕二句意谓黄雀啾啾啄食，棕皮毛如蓬草在寒风中飞扬。这里是以黄雀、寒蓬比喻老百姓的

无所依托，是比兴手法。啾啾：群雀噪声。寒蓬：枯死的蓬草。走：飞扬。〔11〕尔：双关枯棕和蜀民。干：干枯。没藜莠：埋没在野草里。藜，一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灰菜。莠，一种杂草，俗名狗尾草。

不　见

不见李生久[1]，佯狂真可哀[2]。
世人皆欲杀[3]，吾意独怜才[4]。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5]。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6]。

题解

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李白、杜甫交谊甚厚，自天宝四载(745)于山东分手后，至此已十五、六年未见面。故诗以“不见”为题突出之。李白坐永王璘案，判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一带)，遇赦东归。此后三年，漂泊于浔阳、金陵、宣城等地。杜甫不知其近况，故题下自注：“近无李白消息。”这是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表达了杜甫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其诗才的高度赞扬。

注释

〔1〕李生：指李白。杜甫和李白从天宝四载于山东分手后，一直没再见面，故曰“久”。　〔2〕佯狂：装作狂人。李白言行放纵，不拘礼俗，其实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迫害才不得已的“佯狂”，这种苦衷只有杜甫才能了解。〔3〕李白一生傲岸不羁，得罪了许多权贵，又因永王李璘事件牵连，下浔阳狱。肃宗及其爪牙执意要杀他，后经援救，才得免死，长流夜郎，生死未卜，

故云“皆欲杀”。 〔4〕独怜才:独独怜惜李白的旷世才华。 〔5〕二句高度概括了李白怀才不遇的一生,而且十分形象,其中蕴寓着作者的不平。上句盛赞李白的诗才,与《饮中八仙歌》之“李白一斗诗百篇”同意。敏捷:指诗思之快,挥笔立就。下句伤叹李白的落拓。飘零:指李白一生行无定所,到处漂泊。 〔6〕二句是希望李白能在晚年回归故乡,重新到匡山读书,不要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奔波了。匡山:在今四川江油市,李白青少年时曾在此读书。有大、小匡山,今皆有李白读书台遗址。头白:指年岁已老。

野 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1],南浦清江万里桥[2]。
海内风尘诸弟隔[3],天涯涕泪一身遥。
惟将迟暮供多病[4],未有涓埃答圣朝[5]。
跨马出郊时极目[6],不堪人事日萧条[7]。

[redacted]

上元二年(761)居成都时作。题为“野望”,但重点不在野望之景,而在野望所感,思弟哀己,忧国伤民。仇兆鳌曰:“此因野望而寄慨也。上四,野望感怀,思家之念。下四,野望抚时,忧国之情。”(《杜诗详注》卷十)此诗起用对偶,对仗亦工,但前人亦指出前四句第五字皆数目相犯,学者宜忌。

[redacted]

〔1〕西山:今名雪宝顶、雪栏山,在四川省松潘县,为岷山主峰。因山顶终年积雪,故称雪岭、雪山。又因在成都西,故又称西山、西岭。三城:指松州(今四川松潘)、维州(今四川理县西)、保州(今理县新保关西北)。因吐蕃时相侵犯,故驻军戍守。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陷三城,杜甫作《西山三

首》,其二云:“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 〔2〕清江:指锦江。万里桥:在今成都市南,架锦江上,相传诸葛亮送费祎赴吴,云“万里之行,始于此桥”而得名。 〔3〕风尘:指战乱。诸弟:杜甫有四弟:颖、观、丰、占。时只占随身边。 〔4〕迟暮:指年老,杜甫时年五十。多病:杜甫曾患肺病、疟疾、头风等症,故云。“供”字沉痛,黄生曰:“‘供’字工甚,迟暮之身尚思效力朝廷,岂意第供多病之用!此自悲自恨之词。”(《杜诗说》卷九) 〔5〕涓:细流。埃:微尘。圣朝:称颂当朝。意谓自己对国家没有微末贡献。
〔6〕极目:纵目远望。 〔7〕人事:世事。时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于调役,朝廷不恤,故有人事萧条之叹。朱瀚曰:“不堪人事萧条,欲忘忧,反添忧也。时国步多艰,虽有天命,亦由人事,故结句郑重言之。”(《杜诗七言律解意》卷二)

少 年 行

马上谁家薄媚郎[1],临阶下马坐人床[2]。
不通姓氏粗豪甚[3],指点银瓶索酒尝[4]。

[redacted]

宝应元年(762)在成都作。诗摹轻狂少年意态神情,色色逼真,跃跃欲动。下马坐床,指瓶索酒,状其“豪”,不通姓氏,状其“粗”,仇兆鳌所谓有“写生之妙”。胡夏客曰:“此盖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噱耳。”(《杜诗详注》卷一〇引)

[redacted]

〔1〕薄媚:为双声连绵字,意为轻狂、轻佻。一作“白面”。 〔2〕床: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亦称交床、交椅。 〔3〕姓氏:一作“姓

名”,又作“姓字”。粗豪:蛮横不讲理。 〔4〕指点:指指划划。银瓶:盛酒的器皿。仇兆鳌曰:“下马坐床,指瓶索酒,有旁若无人之状。”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1]。
田翁逼社日[2],邀我尝春酒。
酒酣夸新尹[3],蓄眼未见有[4]。
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5]。
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6]。
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7]。
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8]。
今年大作社[9],拾遗能住否[10]?
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11]。
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12]。
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13]。
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14]。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15]?
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16]。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17]。
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18]。

题解

宝应元年(762)于成都作。严中丞,严武,曾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时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是杜甫的知交。遭,不期而遇。田父,成都西郊的农夫。泥,缠着不放。此诗写杜甫在郊外

散步，遇上一相识的农夫，恳邀杜甫去其家饮酒，且一再劝饮，使其尽兴，犹不罢休。杜甫在诗中，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这一农夫的热情好客和粗豪、率直、淳朴的性格，并借农夫之口，赞扬了严武在成都的善政。这是一篇叙事诗，对人物的描写着墨不多，然却栩栩如生。黄生曰："写村翁请客，如见其人，如闻其语，并其起坐指顾之状，俱在纸上，似未曾费半点笔墨者。"（《杜诗说》卷二）

注 释

〔1〕屧(xiè)：草鞋。春风无形，难以看到，却可感触，此言步屧与春风相随，既可感又似可看，着一"随"字而妙。接着用"自花柳"渲染，春天来了，花柳先知，即花自绽放柳自垂，将春风形象化。杨伦云："妙写春光，亦便见政成民和意"（《杜诗镜铨》卷九）。　〔2〕田翁：即田父。逼：临近。社日：古时乡村祭祀土神的节日，分春社和秋社，这里指春社。　〔3〕新尹：指严武。因严武于去年十二月底才接任成都尹，故称。　〔4〕蓄眼：积多年之所见的意思。蓄，积蓄。未见有，是说没见有过这样的好官。　〔5〕大男：大儿子。以下九句都是田父的话。渠：他。弓弩手：军队中司职射箭的士兵。　〔6〕飞骑籍：飞骑军的名册。飞骑，唐代军队的一个兵种，多习弩射技术。长番：长时期服役，没有轮番更换。　〔7〕放营农：放回来从事农耕生产。衰朽：田翁自谓。此句是说，救我这衰朽老头子于辛苦之中。〔8〕二句是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承担徭役赋税，决不举家逃避。这是感激新尹之辞。差科：徭役赋税。死则已：到死为止。　〔9〕大作社：是说社日要大大地热闹一番。　〔10〕拾遗：因杜甫曾作左拾遗，故田父这样称杜甫。　〔11〕写田父粗声大气的叫喊，表现了他的粗豪。为吾取：给我拿酒。取，读作肘(zhǒu)。　〔12〕二句是说，深被老农的意气扬扬所感动，由此须知为政的首要任务在于以仁德之行教育感化人民。风化，教育感化。〔13〕说尹终在口：因为感激，所以口口声声总离不了严武，即题目所谓"美"。〔14〕二句是说早晨于卯时便出来，直喝到晚上酉时。卯：上午五点到七点。酉：下午五点到七点。　〔15〕二句谓自己长期流寓作客，倍加珍惜人情之

淳厚，遭此田父泥饮，一天还不走，并非为了贪杯，实在是觉得盛情难却。邻叟：指田父。杨伦评云："情事最真，只如白话。"（《杜诗镜铨》卷九）〔16〕欲起时被肘：是说屡次要起身告辞，却屡次被他用肘按住。时，屡次。被肘，用肘按住。　〔17〕二句是说自己被田父强迫泥饮，还不准告辞，似乎过于无礼，但其态度真率，所以诗人并未觉得其粗丑。　〔18〕二句是说天色已晚，田父仍留住不让走；当杜甫最后问到今天喝了多少酒时，他还生气地说：不必多问，酒有的是，只管喝。遮：拦着。嗔：嗔怪。升斗：指饮酒的数量多少。

戏为六绝句

其　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1]，凌云健笔意纵横[2]。
今人嗤点流传赋[3]，不觉前贤畏后生[4]。

题解

这组诗当作于宝应元年(762)。是杜甫为当时轻薄后生讥笑前贤诗赋而发，因是采用绝句这一形式，以诗论文且寓以自况，又语多讽刺，故云"戏为"。就内容而言，这组诗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至四首，是对庾信、初唐四杰诗赋创作的评价和肯定，对他们才力的高度赞扬；同时讽刺了那些讥笑前贤的轻薄后生。五、六首，陈述个人创作体会和艺术追求，即应尊重"递相祖述"的历史事实，对古人和今人都要既有所"别裁"，扬弃过于重视形式的齐梁馀风，又要"转益多师"，多方面学习《诗经》和屈原、宋玉以来一切优良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它开了以绝句论诗的先河，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郭绍虞认为，此为老杜"一生诗学所

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序》），并总结为以下诸说：(1)杜甫自况；(2)主旨在告诫后生；(3)杜甫论诗谈艺之作；(4)不尽论诗，亦论文。其大要是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强调“清新”与“老成”的互动关系。组诗六首，这里选了四首。第一首高度评价了庾信晚年成熟的创作境界，讽刺了“今人”对其诗赋的妄评。

〔1〕庾信：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生平见前《春日忆李白》注〔2〕。文章：兼指诗与赋。老更成：一般有二说：一说以“老”指年龄，谓到老年创作更成熟，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所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说“老成”指风格。杨慎曰：“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丹铅总录》卷十八）当以前说为近。〔2〕谓其笔势则凌云超俗，才思则纵横出奇。这是具体形容庾信创作成熟的境界。　〔3〕今人：当时之人，即后所云“后生”、“尔曹”辈。嗤点：嗤笑点评，即妄评。赋：即前所说“文章”。流传赋，指庾信流传下来的诗赋。唐人所撰《周书·庾信传论》即云庾信之文，“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即为今人嗤点之显例。　〔4〕前贤：指庾信。畏后生，语本《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是说连庾信这样的前贤都不免会觉得后生可畏。当是反言以戏之。

其　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1]，轻薄为文哂未休[2]。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3]。

题 解

这是第二首。斥责当时人对“四杰”的批评，认为“四杰”作品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后人不可超越时代去妄加批评。

注 释

〔1〕王杨卢骆：唐初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即所谓“初唐四杰”。当时体：那个时代的体裁，指初唐时尚带六朝骈俪馀习之文体。郭绍虞曰：“老杜《偶题》诗云：‘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所谓‘历代各清规’者，正是‘当时体’之绝妙解释。则所谓‘当时体’者，初无贬抑之意。”〔2〕轻薄：有二说，一说指文体，一说指人。当以后说为是，指“后生”辈，即下“尔曹”。为文：写文章。哂：轻视嘲笑。休：停止。这句是说后生轻薄之人纷纷写文章讥哂“四杰”没有个完。〔3〕二句是作者斥责后生轻薄者的话。说你们将会身名俱灭，而“四杰”却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尔曹：你们。不废：不害，无损。江河：喻“四杰”。

其 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1]。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2]。

题 解

这是第五首，阐明自己的论诗宗旨。因为当时存在着一种盲目是古非今的现象，特别是对六朝文风，几乎一片挞伐之声。时人对庾信、“四杰”的嗤点和讥哂皆源于此。只有杜甫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他在创作和理论的结合上，辩证地解决了借鉴六朝文学

的问题。“清词丽句必为邻”,正是对六朝文学的肯定;而“恐与齐梁作后尘”,则是对六朝文学的批评。正如清人冯班所说:“千古会看齐梁诗,莫如老杜。晓得他好处,又晓得他短处。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说话。”(《钝吟杂录》卷四)杜甫不仅对齐梁、四杰不妄加菲薄,即对同时代诗人也认为不要轻视,所以说“不薄今人爱古人”。

〔1〕不薄:不菲薄。为邻,接近:不加排斥。郭绍虞曰:“‘不薄’二句,是说自己论诗并无古今的成见,只要是清词丽句,都有可取。” 〔2〕窃攀:心想追攀。窃有自谦意。屈宋:屈原、宋玉,战国时著名辞赋家。方驾:并驾齐驱。齐梁:南朝两个朝代名,那时文风浮艳。后尘:本是走路时后面扬起的尘土。比喻跟在别人的后面。二句意谓要向古人如屈原、宋玉看齐,才不会堕入齐梁的末流。史炳曰:“我所以窃攀屈、宋,谓宜与之并驾者,恐但学庾信、四子,未免步齐、梁之后尘耳。”(《杜诗琐证》卷下)

其 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1],递相祖述复先谁[2]?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3]。

这是第六首。杜甫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即不染齐梁馀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吸取他人的创作精华,这是作者创作经验的结晶。

〔1〕前贤:指过去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这句是说今之轻薄前贤者,其不及前贤是显而易见的,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2〕递:接续。祖述:尊崇和效法前贤。复先谁:还能以谁为先。这句意谓既然“后生”不及“前贤”,则前贤皆有值得学习之处,又何必訾此嗤彼,分其先后呢? 〔3〕别:甄别,区别。裁:裁汰。伪体:指虚伪浮华的作品,与“风雅”相对。风雅:指《诗经》的“国风”和“大雅”、“小雅”中的诗歌。转益多师:广泛地向前贤学习以提高自己。汝:你们,即上文所谓“后生”、“尔曹”。别裁伪体亲风雅,主要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而言;转益多师是汝师,主要是就诗歌的语言、音律、形式而言。只有在“别裁伪体”的前提下“转益多师”,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远送从此别〔1〕,青山空复情〔2〕。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3〕,三朝出入荣〔4〕。
江村独归处〔5〕,寂寞养残生〔6〕。

严公,指严武。杜甫与武为世交。乾元元年(758),因同坐房琯党,严武被贬巴州刺史,杜甫被贬华州司功。二年底,杜甫经秦州、同谷到达成都,卜居浣花溪。严武后由巴州迁东川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底,合东、西川为一,命严武为剑南两川节度使兼成都尹。武到成都,与杜甫过从甚密,待甫甚厚。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召还严武,七月,严武入朝,

杜甫一直送他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北三十里之奉济驿,赠诗送别。因前已写有《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等诗,故此题曰"重送"。四韵,即指律诗。两句一韵,四韵八句。在杜甫广泛的交游中,关系最密切而又相处时间最久、倚仗最重的,当推严武。现存杜诗,只是在题上或注中明确标明与严武有关的,就有35首,在杜甫赠友辈诗中是最多的。所以浦起龙说:"公所至落落难合,独于严有亲戚骨肉之爱。"(《读杜心解》卷四之一)从而断言:"严系知己中第一人。"(同上卷一之五)因此,对严武的去蜀还朝,杜甫感到依恋难舍和别后难忍的孤独和寂寞。

[illegible]

〔1〕严武远赴长安,故曰"远送"。此:指奉济驿。有此地一别、后会难再期之感。方回曰:"此一句极酸楚。"(《瀛奎律髓》卷二十四)　〔2〕谓青山空复伤情,可见怅别易生悲也。　〔3〕列郡:指东西川属邑。讴歌:吏民颂其政绩,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武)》诗中所写那样。惜:不愿其离去。　〔4〕三朝:指玄、肃、代三朝。出入荣:指入朝和外任都居高位。　〔5〕江村:指杜甫寓居的浣花草堂。　〔6〕寂寞:指严武去后的孤独无依。残生:犹言风烛残年。

宗武生日

小子何时见[1]?　高秋此日生。
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2]。
诗是吾家事[3],人传世上情[4]。
熟精《文选》理[5],休觅彩衣轻[6]。
凋瘵筵初秩[7],欹斜坐不成[8]。

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9]。

题解

宝应元年(762)秋作。时杜甫送严武至绵州，因成都徐知道作乱，遂入梓州(今四川三台)，时宗武留在成都，故在其生日之时思念而作此诗。诗中殷切勉励儿子远绍家学，体现了杜甫的教育思想。也写出诗人的老病情态。宗武，小名骥子，杜甫次子。

注释

〔1〕小子：指宗武。　〔2〕二句意谓成都之人说到杜甫，无不言及宗武，见其自幼聪明。都邑：指成都。老夫：杜甫自谓。　〔3〕杜甫祖父杜审言，以诗知名于世，为“文章四友”之一。杜甫认为诗为自己的家学，故云。〔4〕意谓诗应反映世事人情。　〔5〕《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集古人文词诗赋凡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　〔6〕这句是说不必像老莱子身穿彩衣在双亲身边嬉戏。《列女传》载，老莱子行年七十，著五色彩衣，以娱双亲。　〔7〕惆瘵(zhài)：疾病。筵初秩：《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古代举行大射礼时，宾客初进门，登堂入室，叫初筵。后泛指宴饮。　〔8〕欹斜：倾斜，歪斜。杜甫衰弱多病，筵席间不能端坐，故云“欹斜”。　〔9〕流霞：传说中的仙酒。形容美酒。流霞亦指浮动的彩云，联想到仙人餐霞，故云“分片片”。奇思妙想，用法奇特。涓滴：一滴滴。徐倾：慢慢地饮酒。杜甫因病，不能多饮酒，故云。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1]，初闻涕泪满衣裳[2]。
却看妻子愁何在[3]，漫卷诗书喜欲狂[4]。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5]。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6]。

解题

诗题一作《闻官军收两河》。宝应元年(762)冬十月，唐军屡破史朝义兵，收复东京洛阳及河阳，伪邺郡节度使、伪恒阳节度使降，河北州郡悉平。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走广阳自缢，其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幽州降，并斩史朝义首级来献。至此河南、河北诸州郡尽为唐军收复，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平息。是年春，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杜甫闻知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欣喜若狂，遂走笔写下这首著名的诗篇。全诗虽章法、句法、字法整饬谨严，但以律为古，一气流注，晓畅自然。诗人将“初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特大喜讯一刹那间的惊喜之情、狂喜之态、欲歌欲哭之状，写得绘声绘色，跃然纸上。故浦起龙称这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读杜心解》卷四之一)。这首诗之所以使人读后深为感动，乃在于杜甫所喜，并非一己之喜，一家之喜，而是国家之喜，人民之喜，天下之喜。

注释

〔1〕剑外：剑门关以外，即剑南。杜甫时在梓州，故云。蓟北：即指幽州，是安史之乱的发源地，为叛军老巢。　〔2〕初闻：乍听到。涕泪满衣裳：即“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意。　〔3〕却看：回头看。　〔4〕漫卷：胡乱地卷起，有喜不暇整之意。　〔5〕放歌：放声高歌。纵酒：开怀痛饮。青春：大好春光。杜甫作此诗时，正是春天。春和景明，伴人归乡，颇不寂寞。二句以“青春”对“白日”，出《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杜甫颇喜用此对，如《乐游园歌》：“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题省中壁》：“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次空灵

岸》:“青春犹有私,白日亦偏照。” 〔6〕即:即刻,立即。巴峡:指嘉陵江流经阆中至巴县(今重庆市)一段。巫峡:长江三峡之一,西起今重庆巫山县大宁河口,东至湖北巴东县官渡口。襄阳:在今湖北襄樊,为杜甫祖籍。洛阳:今属河南,为杜甫故乡。诗末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东京即洛阳。二句使用的是当句对兼流水对的特殊对偶形式。连用四个地名,累累如贯珠;其它用字亦极准确生动,正如萧涤非所说:“即,是即刻。峡险而狭,故曰穿,出峡水顺而易,故曰下,由襄阳往洛阳,又要换陆路,故用向字。人还在梓州,心已飞向家园,想见杜甫那时的喜悦。”(《杜甫诗选注》)二句其势如飞,其情似火。而二句之妙,乃在妙手偶得,纯任自然,全不见雕琢之迹。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1]。
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2]。
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3]。
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4]。
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5]。
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蛟龙争[6]。
重为告曰[7]: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
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8]。
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9]。
噫! 风尘颃洞兮豺虎咬人,
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10]?

[redacted]

广德元年(763)冬杜甫由阆州(今四川阆中)回梓州(今四川三台)时作。桃竹,又名桃枝竹,一名棕竹。《文选·左思〈蜀都

赋〉》:“灵寿桃枝。”刘渊林注:“桃枝,竹属也,出垫江县……可以为杖。”汉垫江县,唐为石镜县,属合州,据《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合州》载:石镜县南九里铜梁山出桃枝竹,合州土贡有桃竹筯。苏轼跋《桃竹杖引》云:“桃竹叶如棕,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章留后,即章彝,时为梓州刺史,留后东川。章赠桃竹杖于甫,甫赠诗以答,语多赞美,而意存规讽。其诗韵散结合,构思巧妙,想象奇瑰,造语警拔。杨伦评曰:“长短句公集中仅见,字字腾掷跳跃,亦是有意出奇。”(《杜诗镜铨》卷十)

〔1〕江心:江中,当指涪江。蟠石:盘踞水中的大石。尺度足:长短适度。〔2〕江妃:《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水仙:《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王逸注:“冯夷,水仙人。”郭璞《江赋》:“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颦而绵眇。”冰夷:即冯夷。此泛指男女水神。谓桃竹之奇,连水神亦甚爱惜。〔3〕梓潼使君:指章彝。梓州为梓潼郡,因梓潼水为名。使君,对州郡长官的尊称。一束:一捆。叹息,赞叹不已。〔4〕两茎:两根。爪甲:因比杖为龙,故云。铿有声:桃竹节密而实中,故拄地铿然有声。〔5〕东南征:东南游,谓将适吴楚。甫同时作有《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诗。枻(yì):船舷。鼓枻:即乘船。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瞿塘峡西口,去吴楚须经白帝城出三峡,故云。〔6〕蛟龙争:《水经注·河水五》:“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挟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杜暗用此典,谓其喜得竹杖而深加爱护,不使他人夺去。〔7〕重为告曰:犹楚辞中之“乱曰”。重,有更、再之意。意有未尽,重为申说,有总结上文,突出重点的作用。〔8〕尔:指桃竹杖。化为龙,《后汉书·费长房传》:“长房辞归,翁(壶公)与一竹杖,

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月,而已十馀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9〕灭迹:犹绝迹、扫迹。君山:在湖南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水经注·湘水》:"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此谓如竹杖见水化龙,我失去它的扶持,则不能东游君山胜景了。 〔10〕风尘:谓乱离。浿洞:犹弥漫,浩大无际貌。豺虎:喻寇盗。双杖:应前"两茎"。曷(hé)从:何从。二句谓在漂泊乱离中,皆赖双杖,如一旦失去,则无所适从。正有无限感慨。

天 边 行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1]。
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2]。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3]。
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4]。

[illegible]

广德二年(764)春重到阆州时作。取篇首二字为题,抒写忧时伤乱之痛与骨肉离散之悲。

[illegible]

〔1〕天边老人:杜甫自谓。大江:指嘉陵江。江在阆州东,故云"东临"。〔2〕陇右:唐十道之一。河源:在今青海省境内。胡骑:指吐蕃。羌兵:指党项羌、吐谷浑、奴剌等部落。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载:"(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安史乱后,"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故曰"不种田"。又载:"(十二月)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故曰

"入巴蜀"。又《新唐书·西域传上》:上元二年,党项"与浑、奴剌连和,寇宝鸡,杀吏民,掠财珍,焚大散关,入凤州,杀刺史萧悦。" 〔3〕秃鹙(qiū):一种水鸟。鸿鹄:天鹅。二句写临江所见,即景寓情。上句寓世乱之象,下句慨己不能奋飞,应首句"归未得",起下二句思亲人。 〔4〕九度:多次。书:家信。洛阳:故里所在。骨肉:指亲人。十年:自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至今恰为十年。

忆昔二首

其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2]。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3]。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4]。
宫中圣人奏云门[5],天下朋友皆胶漆[6]。
百馀年间未灾变[7],叔孙礼乐萧何律[8]。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9]。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10]。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11]。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12]。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13]。

[redacted]

约作于广德二年(764)春,时杜甫在阆州。诗取开头两字为

题,其意不在忆昔,而是借往事以讽今,即以开元之盛衬今日之衰。第一首,追忆肃宗重用李辅国,宠惧张良娣,致使纲纪坏而国政乱,讽谏代宗,勿蹈其父覆辙。这里选的是第二首,回忆开元之世何等昌盛!安史乱后,江山残破,国势日衰,而今吐蕃屡犯,宦竖柄政,社稷堪忧,期望代宗做一代中兴之主,重振大唐之业。

〔1〕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开元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治世之一。小邑:小县。藏:居住。万家室:言户口繁多。《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载:"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 〔2〕二句写全盛时农业丰收,粮食储备充足。流脂:形容稻米颗粒饱满滑润。仓廪:储藏米谷的仓库。〔3〕二句写全盛时社会秩序安定,天下太平。豺虎:比喻寇盗。路无强盗,旅途平安,出门自然不必选什么好日子,随时可出行。《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八年载:"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4〕二句写全盛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齐纨鲁缟:山东一带生产的精美丝织品。车班班:商贾的车辆络绎不绝。班班,形容繁密众多。桑:作动词用,指养蚕织布。不相失:各安其业,各得其所。《通典·食货七》载:开元十三年,"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杜诗可谓实录。 〔5〕圣人:指天子。奏云门:演奏《云门》乐曲。云门,祭祀天地的乐曲。 〔6〕是说社会风气良好,人们互相友善,关系融洽。胶漆:比喻友情极深,亲密无间。 〔7〕百馀年间:指从唐王朝开国(618)到开元末年(741),共一百多年。未灾变:没有发生过大的灾祸。 〔8〕西汉初年,高祖命叔孙通制定礼乐,萧何制定律令。这是用汉初的盛世比喻开元时代的政治情况。〔9〕二句开始由忆昔转为说今,写安史乱后的情况:以前物价不高,生活安

定，如今却是田园荒芜，物价昂贵。一绢：一匹绢。直：同“值”。　〔10〕洛阳：代指长安。广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长安，盘踞了半月，代宗于十二月复还长安，诗作于代宗还京不久之后，所以说“新除”。宗庙：指皇家祖庙。狐兔：指吐蕃。颜之推《古意二首》：“狐兔穴宗庙。”杜诗本此。　〔11〕二句写不堪回首的心情。耆旧们都经历过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不忍问，是因为怕他们又从安禄山陷京说起，惹得彼此伤起心来。耆旧：年高望重的人。乱离：指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12〕小臣：杜甫自谓。鲁钝：粗率，迟钝。记识：记得，记住。禄秩：俸禄。蒙禄秩，指召补京兆功曹，不赴。　〔13〕周宣：周宣王，厉王之子，即位后，整理乱政，励精图治，恢复周代初期的政治，使周朝中兴。我皇：指代宗。洒血：极言自己盼望中兴之迫切。江汉：指巴蜀。

别房太尉墓

他乡复行役[1]，驻马别孤坟[2]。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3]。
对棋陪谢傅[4]，把剑觅徐君[5]。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6]。

房太尉，即房琯。安史乱起，他从玄宗幸蜀，拜相。肃宗至德二载(757)五月，罢相。乾元元年(758)，房琯贬邠州刺史，杜甫因疏救房琯贬华州司功。后琯改为汉州刺史，宝应二年(763)四月，迁刑部尚书，拜特进，赴任途中，于八月四日(时已改元广德)病卒于阆州僧舍，赠太尉。故称“房太尉”。时杜甫正流寓梓、阆间。闻琯卒，即往吊唁。此诗为广德二年(764)春，严武重镇蜀、杜甫将赴成都前在阆州祭琯墓所作。

〔1〕他乡:客居异乡,与故乡对。复行役,谓将由阆州去成都。行役:在外奔走。 〔2〕孤坟:指死后寂寞凄凉。即《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所云:"殓以素帛,付诸蓬蒿。身瘗万里,家无一毫。" 〔3〕二句谓泣泪之多,土为之湿。哀伤所感,云为之断。 〔4〕谢傅:指谢安,字安石,死赠太傅。《晋书·谢安传》载:安侄玄等淝水之战大败苻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此以谢安比房琯,忆二人生前相与之情。 〔5〕《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春秋时吴国季札出使,"北国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背)吾心哉!'"此以季札自比,珍视死后不忘之谊。《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云:"抚坟日落,脱剑秋高。"亦此意。 〔6〕客:作者自谓。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其 四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1〕。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2〕。
生理只凭黄阁老〔3〕,衰颜欲付紫金丹〔4〕。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5〕。

广德二年(764)春作。严郑公,即严武。宝应元年(762),严

武由剑南节度使入朝后，封郑国公。广德二年，严武再次出任剑南节度使，邀杜甫归成都。这组诗就是杜甫由阆州归成都时，于途中所写。组诗共五首，这里选的是第四首。写归来后，将先整理草堂，重操生计，感慨三年奔波之苦，亦表露出生活有依靠的欣喜心情。

〔1〕二句是说草堂的药栏、水槛，在他走后，缺乏管理，任风浪浸蚀，恐怕都损坏了。沙崩：沙岸崩坏。药栏：围护花药的栏槛。杜甫曾在草堂种植草药。从：任凭。江槛：即水槛，凭水而建的栏廊。杜诗中多次提到水槛，如《水槛》、《水槛遣心二首》等，是诗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据杜诗描写，水槛当是草堂临浣花溪水亭上由木板搭成的简陋木栏。风湍：风浪。〔2〕新松：杜甫在草堂所手植之四棵小松树，对其倍加爱护。流寓梓州时还念念不忘："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寄题江外草堂》）回草堂后，又特地写了《四松》诗："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此是杜甫预想归草堂后整理庭院之事。二句寓扶善锄恶之意，形象地表现了诗人鲜明的爱憎和疾恶如仇的可贵精神，意义远远超出清理花木的范围，成为杜诗中的警句。〔3〕生理：生计。凭：依仗，依靠。黄阁：唐代门下省又称黄阁。严武这时是以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的，故尊称为"黄阁老"。〔4〕衰颜：杜甫自称，犹言衰老之躯。紫金丹：传说道家烧炼的一种能令人长生不老的丹药。〔5〕二句意思是严武离开四川这两三年，我往来奔走，真尝到了生活不定的苦滋味。这是从反面烘托上文，见得严武再来四川做官，自己得以安居，心里是多么欢喜、感激。三年奔走，杜甫自宝应元年（762）七月与严武在绵州分别，后流寓梓州、阆州，到写诗时前后三个年头。三年奔波无定，历尽饥寒困苦，瘦得皮包骨头，故云"空皮骨"。信有：诚有，的确是。行路难：本为乐府曲名，此化用其意，备言自己三年奔波流离的艰难。

题 桃 树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1]。
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2]。
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3]。
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4]。

广德二年(764)暮春再回成都草堂时作。“题”，兼有品题、题赠之意，非题诗于桃树之上，这首诗虽题属桃树，而寓意却甚大。诗因桃树而念及天下穷人，因穷人而兼及鸦燕，因鸦燕之微而博及寡妻群盗，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弄鸟之际，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严武重镇成都的喜悦心情和期盼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

〔1〕小径升堂：即升堂小径的倒文。旧不斜：原本不斜，但因桃树遮住了去路，便使人觉得斜了。桃树长大了，枝叶遮道，但不忍剪伐，故曰“亦从遮”。从：听任，任从。下二句即申述“亦从遮”之由。 〔2〕上句谓桃实可以救饥，下句言桃花可供观赏。馈：以物赠人。来岁：犹明年，时已晚春，花期已过，故待之明年。二句写桃树有情，于人有恩。 〔3〕乳燕：雏燕。通：谓卷起门帘让燕子自由出入。信：任意，随手。慈鸦：即慈乌，亦称孝乌。相传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故名。梁武帝《孝思赋》：“慈乌反哺以报亲。在虫鸟其尚尔，况三才之令人！”故告诫儿童不要任意伤残慈鸦。 〔4〕非今日：谓已成过去，不再是今日之事了。车书一

家，谓国家正走向统一。《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时安史之乱初平，严武再镇，蜀乱已平，太平可期，故曰"非今日"、"正一家"。

登　　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1]，万方多难此登临[2]。
锦江春色来天地[3]，玉垒浮云变古今[4]。
北极朝廷终不改[5]，西山寇盗莫相侵[6]。
可怜后主还祠庙[7]，日暮聊为《梁甫吟》[8]。

广德二年(764)春在成都作。东汉末年王粲伤乱离而作《登楼赋》，诗题取意于此。"万方多难此登临"一句，为全诗纲领，馀则皆从此生出。"花近高楼"，本可凭高饱览大好春色，却说"伤客心"，盖因正当"万方多难"之故。颔联写景虽气象雄伟，但浮云苍狗变幻，宛如多难人生，世事无常，睹景伤情，遂引出以下吐蕃陷京，代宗幸陕，寇盗相侵，国难孔急等情事。登高抒怀，抚今追昔，遂有后主祠庙，聊吟《梁甫》之深慨。情甚悲郁苍凉，但因作者取景壮阔，故虽伤心而无衰飒之气，又因作者爱国情深，坚信"北极朝廷终不改"，故情虽伤而不流于悲观。纪昀曰："何等气象！何等寄托！如此种诗，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瀛奎律髓刊误》卷一)

〔1〕客：杜甫自谓。　〔2〕万方多难：指到处都是战乱。　〔3〕锦江：为岷江支流，自四川郫县流经成都西南，传说江水濯锦，其色鲜艳于他

水，故名锦江，又名流江、汶江，俗名府河。春色来天地，谓春色从四面八方而来。 〔4〕玉垒：山名，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北岷江东岸。此句以玉垒浮云的变幻不定喻古今世事之变化无常。即作者《可叹》所云："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5〕北极：北极星，一名北辰，喻指朝廷。《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陷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代宗逃奔陕州(今河南陕县)。十二月长安收复，代宗还京，转危为安，故曰"朝廷终不改"。 〔6〕西山：即成都西雪岭。见前《野望》注〔1〕。西山寇盗，指吐蕃。广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因吐蕃陷长安立帝不成，唐朝廷稳固如初，故告以"莫相侵"。二句流水对。 〔7〕后主：蜀先主刘备之子后主刘禅。后主庙在成都南先主庙东侧，西侧即武侯祠。后主宠信宦官黄皓，终致蜀汉亡国。代宗任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招致吐蕃陷京、銮舆幸陕之祸，故借后主托讽。后主昏庸，亡国还享祠庙，代宗尚未亡国，似胜于刘禅，但亦够可怜的了。 〔8〕梁甫吟：乐府曲名。《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今传《梁甫吟》后人题为诸葛亮作，实不足信。此即指所咏《登楼》诗。作者将己诗比作《梁甫吟》，有思得诸葛以济世之意。聊为：有暂且借咏以寄慨意。

绝句二首

其一

迟日江山丽[1]，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2]，沙暖睡鸳鸯。

广德二年(764)暮春作于成都。二诗写春日美景而各有侧重。第一首,通过写燕子衔泥、鸳鸯眠沙,表现春日生机与万物莫不适性,足以感发人心之真乐。第二首,通过写江碧、鸟白,山青、花红,表现春天的艳丽景色。诗句用笔简洁,色泽明丽,宛如诗画,反映了杜甫经多年流离后,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然而美景易逝,身在异乡,归去无期,所触又易成愁思。前首全是咏景,后首则对景抒情。

注 释

〔1〕迟日:即春日。《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　〔2〕春暖泥融,燕子衔泥作巢,飞来飞去。

其 二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1]。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2]?

注 释

〔1〕逾:更加。花欲然:形容花红似火。语出庾信《奉和赵王隐士》"山花焰欲然。"然,同"燃"。二句着重用色彩的鲜明对比,表现春天的明媚景色。　〔2〕二句谓眼看又一个春天就要过去,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

绝句四首

其 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1]。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2]。

广德二年(764)春夏之交寓居成都草堂时作。其一写园中夏景，其二赋鱼梁，其四赋药圃。这里选的第三首是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前两句写出了春夏之交清空明媚的景色，黄翠青白，相映相衬，着色有意无意，而出之自然，形成一幅色彩鲜明清丽的立体图画；后两句谓凭窗远眺，西岭上千年不化的积雪，晶莹剔透，着一“含”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中的一幅图画；回首门外，岸边停泊着堪能航行万里的江船，诗人不禁暗动乡关之思。“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开阔，出语雄健。全诗对仗精工，着色鲜丽，动静结合，声形兼俱，每句诗都是一幅画，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

〔1〕黄鹂：黄莺。白鹭：鹭鸶，羽毛纯白色，能高飞。　〔2〕窗含：窗口对山，似口中含。西岭：又名西山、雪山，详见《野望》注〔1〕。千秋雪：指岭上终年不化的积雪。门泊：门前停泊。东吴：今江浙一带，古代为吴国领地。江船本常见，以“万里”言之，谓战后交通恢复，船可畅行万里无阻。

丹　青　引

将军魏武之子孙[1]，于今为庶为清门[2]。
英雄割据虽已矣[3]，文彩风流今尚存[4]。
学书初学卫夫人[5]，但恨无过王右军[6]。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7]。
开元之中常引见[8]，承恩数上南薰殿[9]。
凌烟功臣少颜色[10]，将军下笔开生面[11]。
良相头上进贤冠[12]，猛将腰间大羽箭[13]。
褒公鄂公毛发动[14]，英姿飒爽来酣战[15]。
先帝天马玉花骢[16]，画工如山貌不同[17]。
是日牵来赤墀下[18]，迥立阊阖生长风[19]。
诏谓将军拂绢素[20]，意匠惨淡经营中[21]。
斯须九重真龙出[22]，一洗万古凡马空[23]。
玉花却在御榻上[24]，榻上庭前屹相向[25]。
至尊含笑催赐金[26]，圉人太仆皆惆怅[27]。
弟子韩干早入室[28]，亦能画马穷殊相[29]。
干惟画肉不画骨[30]，忍使骅骝气凋丧[31]。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32]。
即今飘泊干戈际[33]，屡貌寻常行路人[34]。
途穷反遭俗眼白[35]，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36]。

丹青，是作画所用颜料，故称绘画为丹青。题注：“赠曹将军

霸。”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曹霸,魏曹髦之后,髦画称于后代。霸在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军。”唐玄宗末年得罪,削籍为庶人。安史乱后,流落蜀中。此诗为广德二年(764)杜甫在成都作。浦起龙曰:“读此诗,莫忘却‘赠曹将军霸’五字。”“通篇感慨淋漓,都从此五字出。自来注家只解作题画,不知诗意却是感遇也。但其盛其衰,总从画上见,故曰《丹青引》。”(《读杜心解》卷二之二)所言极是。这首诗可说是一篇曹霸小传:开头八句从曹霸的家世渊源说到学书作画,而发端十四字,就将曹霸的官职家世门第削籍一笔写尽,起势有万钧之力;其下八句,追叙曹霸昔日奉诏重画凌烟功臣盛事;再下十六句,追叙曹霸奉诏画玉花骢事,极赞其画马之妙;最后八句,从过去跌回现在,极写今日之衰,并与开头“为庶为清门”相照应。“屡貌寻常行路人”,又与前奉诏画人画马形成鲜明对比。全诗章法错综,层次井然,宾主分明,对比强烈。诗咏绘画,而以学书陪衬,咏画又以画马为主,画人作陪;画马又以真马、凡马作陪,赞曹霸,又以画工、韩干、圉人、太仆陪衬;诗以绝大篇幅极力渲染昔日之盛,全为突出今日之衰作铺垫,而全诗借曹霸以自状,抒发自身漂零之感慨,极尽宛转跌宕之致。用韵亦匠心独运,全诗共四十句,每八句一换韵,意随韵转,平仄互换,可谓七古创格。

注 释

〔1〕魏武:指魏武帝曹操。曹髦为曹操曾孙,霸为髦后,故云。

〔2〕庶:庶人。清门:寒门。　〔3〕英雄割据:指东汉末年曹操割据中原。已:过去。　〔4〕文彩风流:曹操能诗,曹髦善画,故云。曹霸学书善画,故曰“今尚存”。　〔5〕书:书法。卫夫人:东晋著名女书法家。张怀瓘《书断》:“卫夫人,名铄,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

也。隶书尤善,规矩钟繇。”(《书法要录》卷八引)王羲之曾向她学书法。〔6〕无过:没有超过。王右军:即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官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晋书》本传称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7〕二句化用《论语·述而》所载孔子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盛赞曹霸鄙弃功名富贵,酷爱绘画艺术而乐在其中的可贵精神,这正是曹霸画艺高超的根本原因。 〔8〕引见:应诏被引领晋见皇帝。 〔9〕数(shuò):屡次。南薰殿:在长安南内兴庆宫内。 〔10〕凌烟:指凌烟阁,在长安西内三清殿侧。凌烟功臣,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命阎立本画开国功臣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太宗亲作赞文。少颜色:指先前画像已经褪色。 〔11〕开生面:指霸画新像,面目如生。《封氏闻见记》卷五:“玄宗时,以(凌烟)图画岁久,恐渐微昧,使曹霸重摩饰之。” 〔12〕进贤冠:文臣所戴朝冠。《后汉书·舆服志下》:“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 〔13〕大羽箭:一种四羽大竿长箭。唐太宗尝自制以旌武功。 〔14〕褒公:褒国公段志玄。鄂公:鄂国公尉迟敬德。 〔15〕飒爽:威武英俊貌。 〔16〕先帝:指玄宗。天马:一作“御马”。玉花骢:玄宗所乘御马名。 〔17〕画工如山:极言画工之多。貌不同:画的与真马不相同,即画得不像。 〔18〕赤墀(chí):皇帝宫殿阶地涂丹漆,故称赤墀,也称丹墀。 〔19〕迥立:昂首挺立。阊阖(chāng hé):天门,此指天子宫门。生长风:形容马飞动神骏之英姿。二句极言玉花骢神骏超凡,几夺天马之神。 〔20〕绢素:绘画用的白绢。 〔21〕意匠:巧妙构思。惨淡经营:苦心规画设计。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以经营位置为绘画六法之一。 〔22〕斯须:一会儿,九重:指皇宫。《楚辞·九辩》:“君之门分九重。”真龙出:指马画得逼真,活灵活现。马八尺曰龙,此指玉花骢。〔23〕一洗:犹一扫。谓霸画马胜过所有人间凡马,为空前绝作。 〔24〕御榻:御床。却在:不该在而在。此句谓乍一看以为玉花骢怎么跑到御榻上去了,细看方知是画马。 〔25〕榻上:指曹霸画马。庭前:指赤墀下真马。画马似真,真假难分,故云“屹相向”。屹:屹立。 〔26〕至尊:皇帝,指玄宗。 〔27〕圉(yǔ)人:养马的人。太仆:掌马的官。惆怅:赞赏出神、惊叹莫名之状。杜甫《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诗:“粉墨形似间,识者一惆怅。”与

此意同。 〔28〕韩干:《历代名画记》卷九:“韩干,大梁人。”“官至太府寺丞。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初师曹霸,后自独擅。”入室:喻学问技艺的成就达到精深阶段。旧称亲授嫡传弟子为“入室弟子”,语出《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29〕穷殊相:穷形尽相,曲尽变态。 〔30〕画肉:指韩干画马肥大。骨:指马的神骏风韵。宋张耒《萧朝散惠石本韩干马图马亡后足》诗:“韩生丹青写天厩,磊落万龙无一瘦。”可见杜诗写实。 〔31〕骅骝:传说为周穆王八骏之一。气凋丧:精神衰颓,没有神气。杜甫崇尚瘦劲,《房兵曹胡马》云:“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32〕佳士:卓越非凡之人。写真:画像。 〔33〕干戈:指战乱。飘泊干戈,指避安史之乱。 〔34〕屡貌:常常描绘。此句谓霸为了糊口,不得不为寻常人画像,可见境遇落魄。 〔35〕途穷:犹言走投无路。眼白:即白眼。《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霸为名画家,却被流俗之辈轻视,故曰“反遭”。 〔36〕坎壈(lǎn):穷困潦倒。《楚辞·九辩》:“坎壈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国初已来画鞍马[1],神妙独数江都王[2]。
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3]。
曾貌先帝照夜白[4],龙池十日飞霹雳[5]。
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诏才人索[6]。
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7]。
贵戚权门得笔迹[8],始觉屏障生光辉。
昔日太宗拳毛騧[9],近时郭家狮子花[10]。
今之新图有二马[11],复令识者久叹嗟。
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12]。
其余七匹亦殊绝[13],迴若寒空动烟雪[14]。

霜蹄蹴踏长楸间[15]，马官厮养森成列[16]。
可怜九马争神骏[17]，顾视清高气深稳。
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18]。
忆昔巡幸新丰宫[19]，翠华拂天来向东[20]。
腾骧磊落三万匹[21]，皆与此图筋骨同[22]。
自从献宝朝河宗[23]，无复射蛟江水中[24]。
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25]，龙媒去尽鸟呼风[26]。

诗题“图”下一本有“歌”字，一本有“引”字。韦讽，官阆州录事参军，有家在成都。甫有《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诗。曹将军，即曹霸，官左武卫将军，详见《丹青引》诗。霸画有《九马图》，苏轼《九马图赞叙》云：“长安薛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杜甫再到成都时。这是一首借咏画马而感慨时事的名作。全诗可分三大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先从画照夜白叙起，极写曹霸画艺的高超，玄宗赏赐的殊荣和由此而权贵争相求画的烜赫声名，既为以下描写《九马图》张本，又为末段感慨伏笔。自“昔日太宗拳毛騧”至“后有韦讽前支遁”十四句为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部分，照应题目，正面写《九马图》。写九马，先写拳毛騧和狮子花二马，今昔对比，治乱兴衰，深寓感慨。次及七马，然后又九马并说。有分有总，有详有略，错综变化，文势跌宕。最后八句为第三段，照应首段，追怀玄宗，盛衰之叹，感慨无限。就题目言，中段是主，前后是宾；就主题思想言，中段是宾，前后是主。起承转接，抑扬顿挫，结构臻于化境。张溍曰：“从画马及真马，从真马及时事，慨叹无穷。”“风格之

老,神韵之豪,针线之密,可谓千古绝调。”(《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十一)

注 释

〔1〕国初:指唐朝开国初期。 〔2〕江都王:指李绪。唐太宗李世民侄,多才艺,善书画,尤擅鞍马。 〔3〕乘黄:传说中神马名,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以登仙。又名腾黄、飞黄、皆黄。此以乘黄喻霸画马之神妙逼真。〔4〕貌:描摹,写真。先帝:指唐玄宗。照夜白:玄宗所乘骏马名。 〔5〕龙池:在长安兴庆宫内。兴庆宫为玄宗登帝位前所居旧宅。故址在今西安市兴庆公园内。飞霹雳:言画之灵奇,能感动神物,挟风雷而至。 〔6〕内府:皇家仓库。殷红:深红。婕妤(jié yú)、才人:皆宫中女官名。二句谓曹霸画照夜白得到玄宗奖赏。婕妤传诏命才人取出内府所藏红玛瑙盘赐给他。〔7〕纨:白色细绢。绮:有花纹的丝织品。谓贵戚权臣都争着以纨绮向曹霸求画。 〔8〕笔迹:指曹霸的画。 〔9〕拳毛騧(guā):唐太宗六骏之一,为太宗平定刘黑闼时所乘坐骑。 〔10〕郭家:指郭子仪。狮子花:即九花虬,为唐代宗赐给郭子仪的御马。 〔11〕新图:指《九马图》。二马,指拳毛騧和狮子花。 〔12〕缟素:指画绢。漠漠:弥漫貌。因是战马,故打开画绢,似见战地漠漠风沙。 〔13〕殊绝:神骏异常。 〔14〕迥:远。烟雪:黑白,指马色。 〔15〕霜蹄:骏马之蹄。语出《庄子·马蹄》:“马蹄可以践霜雪。”蹴(cù):踢。长楸间:犹言大道上。古时种楸树于大道两旁,故云。曹植《名都篇》:“走马长楸间。” 〔16〕厮养:厮役,指养马的役卒。森成列:排列成行。 〔17〕可怜:可爱。神骏:神奇骏逸。 〔18〕支遁:字道林,东晋高僧。《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尝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耳。’” 〔19〕巡幸:帝王巡视。新丰宫:京兆府昭应县,本名新丰,有宫在骊山下,称温泉宫,天宝六载(747)更名华清宫。故址在今西安临潼骊山麓。 〔20〕翠华: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旗帜。指皇帝仪仗。新丰在长安以东,故云“来向东”。 〔21〕腾骧(xiāng):奔腾超越。磊落:众多貌。 〔22〕筋骨同:谓玄宗厩马三万匹与曹霸所画九

马骨相神态相同。　〔23〕河宗:即河伯,为河神。《穆天子传》载:穆天子西征,以白狐、玄貉祭于河宗。此以穆天子西征,喻指玄宗西奔幸蜀。〔24〕射蛟:《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武帝南巡,"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此以汉武帝比唐玄宗。时玄宗已死,故曰"无复"。〔25〕金粟堆:指玄宗陵墓。玄宗葬奉先县(今陕西蒲城)东北金粟山,其陵曰泰陵。　〔26〕龙媒:指骏马。《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天马来,龙之媒。"

宿　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1],独宿江城蜡炬残[2]。
永夜角声悲自语[3],中天月色好谁看[4]。
风尘荏苒音书断[5],关塞萧条行路难[6]。
已忍伶俜十年事[7],强移栖息一枝安[8]。

题解

广德二年(764)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此诗即为是年秋独宿节度使府时作。题是"宿府",而"独宿"二字为全诗关键。诗借独宿所见所闻之景,抒发独身飘零之感、抑郁寂寞之情。此诗章法谨严,对仗工巧。吴农祥说:"八句皆对,既极严整从容,复带错综变化,此公之神境。"(《杜诗集评》卷十一引)

注释

〔1〕幕府:指严武节度使府。古时行军,将帅无固定驻所,以帐幕为府署,故称幕府。后遂用作地方军政长官与节度使衙署的代称。井梧:井边的

梧桐树。 〔2〕江城:指成都。蜡炬:蜡烛。 〔3〕永夜:长夜。角声:号角声。 〔4〕中天:一作“中庭”。 〔5〕风尘荏苒(rěn rǎn):时光在战乱中流逝。荏苒,谓时间渐进推移。音书:指亲朋间的音信。 〔6〕关塞:关隘要塞。萧条:寂寞冷落。 〔7〕伶俜(líng pīng):孤苦貌。十年事: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到写此诗,前后凡十年。 〔8〕强移栖息:勉强栖身。一枝安:《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句谓幕府供职。

绝句三首

其 三

漫道春来好[1],狂风大放颠[2]。
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3]。

题解

永泰元年(765)春作于成都。是年正月三日,杜甫辞严武幕府而归浣花溪,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欲往荆楚。此组诗正是此间所作。其一正为欲往荆楚而作。其二,见成都形胜,仍事游览。这里选的第三首“漫道春来好”,亦就第一首而来,写春江风急,吹翻船只,不得远行。吴瞻泰曰:“末章致怨春风,系舟不能去,而以比兴出之。小小结构,具有波澜。”(《杜诗提要》卷一四)

注释

〔1〕漫道:即莫道、休道之意。 〔2〕大放颠:犹言大发作。
〔3〕翻却:即翻了。却:语助词,用于动词之后。

春日江村五首

其　一

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1]。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2]。
茅屋还堪赋[3]，桃源自可寻[4]。
艰难昧生理，飘泊到如今[5]。

题　解

永泰元年(765)春作于成都。江村，指成都西郊浣花草堂。五首以“江村”为题，内容却不以写江村景物为主，而是追忆来蜀后的生活经历和感想。组诗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春日江村之景，点明题目，然而有天涯羁旅、百年过客之慨。

注　释

〔1〕农务：指春耕劳作之事。春流：指浣花溪。　〔2〕二句极写飘泊衰谢之感。乾坤：指天地。万里眼：遥望故乡，远隔万里。时序：时间季节运行的次序。百年：指人的一生。　〔3〕茅屋：指浣花溪草堂。堪：可。赋：指作诗。　〔4〕桃源：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田园胜境，此指浣花溪附近的美好风物及人情。　〔5〕昧：不懂得，无知。生理：谋生之道。昧生理：犹言拙于谋生。飘泊：飘游四方，行止不定。上句是因，下句是果。

莫相疑行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1]。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2]。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3]。
往时文采动人主[4]，此日饥寒趋路旁。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5]。
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6]。

题解

永泰元年(765)杜甫辞严武幕职后作。莫相疑，即不要疑忌。诗成之后，拈末三字为题。诗人追昔抚今，不胜悲慨，表现了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厌倦和憎恶。

注释

〔1〕男儿：杜甫自指。可惜：可悲。二句悲叹老而无成。　〔2〕忆献三赋：天宝九载(750)冬，杜甫进献《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即所谓“三大礼赋”。蓬莱宫：即大明宫，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名蓬莱宫，亦称东内。声：声名。烜(xuǎn)赫：声势盛大。　〔3〕集贤学士：玄宗开元十三年四月，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唐六典》卷九)如堵墙：形容列观者之多，语出《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集贤院隶属中书省，在中书省之政事堂考试文章，故曰“落笔中书堂”。　〔4〕人主：指玄宗。往时文采动人主，即所谓“词感帝王尊”。　〔5〕末契：对人谦称自己的情谊。语出《文选·陆机〈叹逝赋〉》：“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李周翰注：“言后生见我老，不与我交，以客礼相待，复增其忧耳。末契，下交也。”年少：犹后

生，指幕府同僚。输心：表示真心、诚心。笑：嗤笑。谓年轻同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两面手法。下句写尽后生轻薄。　〔6〕悠悠：众多。世上儿：即上“年少”者。不争好恶，不与你们争高低。末谓我不想与尔等争权夺利，故而辞幕归隐，请你们不必乱猜疑。

去　蜀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1]。
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2]？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3]。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4]。

题解

永泰元年(765)五月作。四月，严武死，杜甫生活失去依靠，又预见到蜀中将乱，故决计出峡东归。将离蜀，作诗总结几年的漂泊生涯，故题曰“去蜀”。浦起龙曰：“自此长别成都矣……而六年中流寓之迹，思归之怀，东游之想，身世衰迟之悲，职任就舍之感，无不括尽，可作入蜀以来数卷诗大结束。是何等手笔！”(《读杜心解》卷三之四)

注释

〔1〕蜀郡：即成都。杜甫于上元元年(760)初借居成都草堂寺，后移居新建之草堂，至永泰元年(765)五月离蜀，前后共六年，其间有一年多流寓梓州、阆州等地，在成都前后合计约五年。　〔2〕如何：犹岂料。关塞阻：谓长安难返。转作：反作。潇湘：二水名，在今湖南境，此泛指荆楚一带。本应北返长安，因关塞险阻，只好出峡东行，故曰“转作”。　〔3〕黄发：谓年老。

残生:犹余生。随白鸥:谓漂泊。即杜甫《旅夜书怀》所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意。 〔4〕大臣:泛指朝廷掌权者。杨伦曰:"结用反言见意,语似自宽,正隐讽大臣也。"(《杜诗镜铨》卷十二)二句意谓社稷安危自有大臣负荷,自己何必泪水长流,杞人忧天?此乃无可奈何,强作排遣之词,实则反言诗人心系国家安危,时刻为其忧心流泪的情况。其中有痛惜,有激愤,有宽慰。

禹 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1]。
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2]。
早知乘四载[3],疏凿控三巴[4]。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病卒,杜甫遂于五月携家乘舟离成都,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而抵云安(今重庆云阳)。这首诗即为是年秋,杜甫由渝州去忠州时作。禹庙,夏禹之庙,在今忠县南,过岷江二里处。诗写经过忠州,见禹庙之荒凉,睹江峡之形势,而思夏禹疏凿之功。首二句,写秋山落日中的禹庙;三四,写庙内之景,而贡橘柚、放龙蛇均禹事;五六句,写岩壁嘘云气、沙上走江声,由庙内而及庙外;七八句,因禹庙而溯其疏凿之功。短短四十字中,风景形胜,庙貌功德,无所不包。其层次清晰,章法谨严,而气象弘壮,读之意味无穷。为唐人祠庙诗之典范。

〔1〕二句写庙中所见之景，皆化用禹事。　〔2〕二句写庙外山水之惊险。悬崖峭壁上，云雾笼罩；江水卷白沙，波涛汹涌。嘘：侵润。　〔3〕四载：传说大禹治水时所用之四种交通工具。《书·益稷》："予乘四载。"孔安国传："谓水乘舟，陆乘车，泥乘橇，山乘樏。"　〔4〕疏凿：疏通河道，开凿山岩。三巴：据《华阳国志》载：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益州牧刘璋三分古巴国：以安汉以上为巴郡，治安汉(今四川南充)；以安汉以下为永宁郡，治江州(今重庆)；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治鱼复(今重庆奉节东)。建安六年(201)，改永宁为巴郡，巴郡为巴西，固陵为巴东，合称三巴。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1]。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2]。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3]。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4]。

永泰元年(765)秋，杜甫由忠州去云安舟行途中夜泊时作。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穷愁潦倒，漂泊江湖，有志难骋的悲愤抑郁心情。情调虽凄苦，却不衰颓，壮阔的境界，磅礴的气势，反映出诗人在危苦穷促中依然能保持阔大眼界、旷远胸怀。

〔1〕危樯(qiáng)：高高的船桅杆。二句就近而小者写旅夜之景，点明时间、地点和个人处境，连用"细"、"微"、"危"、"独"四字，不仅准确地写出了

旅夜独宿的情景，而且深细入微地传达出诗人孤寂悲凉的心情。〔2〕大江：指长江。二句是就大而远者写旅夜之景，意象生动，境界壮阔，气势磅礴。“垂”、“阔”、“涌”、“流”四字，力透纸背，表现了诗人处于逆境中的博大胸怀和兀傲不平的感情。〔3〕二句反言见意。正言之则为名实因文章而著，官不为老病而休，而以“岂”、“应”二虚字反言之，则愈见其悲愤之情。〔4〕飘飘：不定貌。沙鸥：一种水鸟，飞于江海之上，栖息沙洲。二句以沙鸥自比，抒发漂泊流离中抑郁不平之气，用一问一答形式，愈见苍凉悲郁。

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1]，独立缥缈之飞楼[2]。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黿鼉游[3]。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4]。
杖藜叹世者谁子[5]？泣血迸空回白头[6]。

题解

大历元年(766)初到夔州(今重庆奉节)时作。白帝城，东汉初，公孙述割据筑城，自号白帝，因以为名。在今重庆奉节县东瞿塘峡口白帝山上。最高楼，白帝城上最高处之楼。此诗写登楼望远所见景象及由之而触发的危乱之感。首联写城楼高危之势，中二联写望中所见眼前近景及想象中的远景。其中“扶桑”二句，写江流西来东去，境界阔远，气象雄浑，衬托出诗人登高临深之心情。末联抒发对危乱时局的感喟。这是一首拗体七律，适合于写奇险之景和表达心中勃郁不平之气。

注解

〔1〕山势峭峻，城在其上，故曰“城尖”。径仄：山路倾仄而难走。旌旆：旌旗。城高而险，风掣旗翻，故云“旌旆愁”。　〔2〕独立：独自一人立于高楼之上。缥缈：高远隐约貌。楼在最高处，檐角翼翘，其势若飞，故曰“飞楼”。　〔3〕二句写登楼所见近景。坼(chè)：裂开。霾(mái)：阴霾，此有弥漫意。卧：一作“睡”。鼋鼍：大鳖和猪婆龙，见《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诗注〔6〕。“峡坼云霾”、“江清日抱”，为眼前所见之景；“龙虎卧”、“鼋鼍游”，系据所见而生发的艺术想像。　〔4〕二句写想像中远景，极言楼高望远。扶桑：东方神木名，传说为日出处。《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断石：指瞿塘峡。因扶桑在东，故曰“西枝”。弱水：古水名，古人认为是水弱不能载物，故称弱水。古称弱水者甚多，此指神话传说中的弱水。《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海内十洲记·凤麟洲》：“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长流：指长江。因弱水在西，故曰“东影”。　〔5〕杖藜：拄着藜杖。藜杖，用藜的老茎做的手杖。这里杖作动词用。这句是说那个拄着藜杖忧叹世事的老人是谁呢？不用说，是杜甫自己。这样设问更加有力。　〔6〕泣血：形容哭之哀。迸(bèng)：散、洒。登楼而泣，泪洒空中，故曰“迸空”。白头：作者时已五十六岁，故云。

八　阵　图

功盖三分国〔1〕，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2〕，遗恨失吞吴〔3〕。

题　解

八阵图，相传为诸葛亮所布设的作战石垒。八阵，指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图，法度，规制。诸葛亮所布八阵图，传说有多处，此指夔州八阵图，位于长江北岸鱼复浦平沙之

上,遗址在今重庆奉节县南长江边。这首诗为大历元年(766)杜甫初到夔州时作。杜甫对诸葛亮是无限敬仰的,开头即以两个精巧工整的对偶句,盛赞他的丰功伟绩,而特标出八阵图以应题。最后两句深致悲悼惋惜之意,融怀古与述怀为一体,虽参议论,但富于浓郁的抒情色彩,发人深思,馀味无穷。

〔1〕三分国:指魏、蜀、吴三国。三国之中,曹操和孙权都有所凭藉,唯独诸葛亮辅佐刘备,白手起家,据蜀与魏、吴鼎足而三,故曰"功盖三分国"。盖:超、越。　〔2〕谓年深日久,江流冲击,八阵图却屹然不动,故曰"石不转"。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五引《刘宾客嘉话录》云:"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漩涌漭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据此,杜诗乃是写实。　〔3〕此句向来解说不一,约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以刘备征吴失计为恨;诸葛亮不能谏止刘备征吴之举,自以为恨;刘备征吴而不知用八阵图法,致使失败,故以为恨。当以第一说为近是。高步瀛说:"失吞吴犹言未能吞吴耳。以武侯如此阵图而不能吞吴,真千古遗恨,故精诚所寄,石不为转,大意与'出师未捷'二句同一感慨。"(《唐宋诗举要》卷八)

古 柏 行

孔明庙前有老柏[1],柯如青铜根如石[2]。
霜皮溜雨四十围[3],黛色参天二千尺[4]。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5]。
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6]。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阙宫[7]。

崔嵬枝干郊原古[8]，窈窕丹青户牖空[9]。
落落盘踞虽得地[10]，冥冥孤高多烈风[11]。
扶持自是神明力[12]，正直原因造化功[13]。
大厦如倾要梁栋[14]，万牛回首丘山重[15]。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16]。
苦心岂免容蝼蚁[17]，香叶曾经宿鸾凤[18]。
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19]。

大历元年(766)在夔州作。诗咏夔州武侯庙古柏，即《夔州歌十绝句》其九所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也。此诗虽咏古柏，实借咏柏以自况，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全诗共二十四句，凡押三韵，每韵八句，自成段落。前八句咏夔州孔明庙前古柏之高大，引出君臣遇合的感慨。中八句与成都武侯祠古柏比较，突出夔州古柏的孤高正直。最后八句，"卒章显其志"，联系大厦将倾需栋梁的现实，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深沉感慨。"不露文章"，写得身份高；"未辞剪伐"，写得意思曲。明里咏物，实以喻人，托物兴感，委婉含蓄，寄托遥深，极沉郁顿挫之致。

〔1〕孔明庙：即武侯庙，诸葛亮字孔明。杜甫在夔州还写有《诸葛庙》、《武侯庙》诗。　〔2〕柯：树枝。青铜：形容颜色苍老。如石：形容扎根坚牢。　〔3〕霜皮溜雨：指树干色白光滑。霜皮，一作"苍皮"。围：一人合抱为一围。四十围，极言柏粗。　〔4〕黛色：青黑色，形容柏叶葱郁之状。参天：高耸云霄。二千尺：极言柏高。　〔5〕君臣：指刘备与诸葛亮。际会：遇合。二句谓孔明君臣因时遇合，功德在民，人民思其人犹爱其树，不加剪

伐,故古柏长得高大。 〔6〕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夔州东。雪山:又称雪岭、西山,在夔州西。二句仍写古柏之高大。 〔7〕二句忆成都武侯祠。锦亭:指杜甫在成都所居草堂,因紧靠锦江,中有台亭,故称锦亭。先主:指刘备。武侯:诸葛亮封武乡侯。闷(bì)宫:祠庙。因成都武侯祠原附在先主庙中,故曰"同闷宫"。而武侯祠在草堂东,杜甫常去拜谒,所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故曰"路绕锦亭东"。 〔8〕崔嵬:高峻貌。〔9〕窈窕(yǎo tiǎo):深邃貌。丹青:指庙内壁画。牖(yǒu):窗户。户牖空:谓寂静无人。 〔10〕落落:卓立不群貌。得地:占得地势之利。〔11〕冥冥:高远貌。孤高:独立高空。烈风:大风。 〔12〕谓古柏不为烈风所摧折,似有神灵呵护。 〔13〕谓古柏正直,原本自然。正直:直立挺拔。原因:原是因为。造化功:自然化育之力。 〔14〕大厦如倾:王通《中说·事君篇》:"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要:需要。 〔15〕谓古柏重如丘山,万头牛也拖不动,故徒然回首望之。 〔16〕文章:文采。二句谓古柏不以文采炫世,却为世所敬重;不避砍伐愿作栋梁,而无人能为采运。〔17〕苦心:柏心味苦。容蝼蚁:为蝼蚁所蛀蚀。 〔18〕香叶:柏叶有香气。宿鸾凤:为鸾凤一类高贵的鸟所栖宿。 〔19〕仁人:一作"幽人"。二句点明题意,谓材大难为用乃自古如此,志士幽人不必为此叹息。明说莫怨嗟,实则大悲愤。王嗣奭曰:"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杜臆》卷七)

白 帝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1]。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2]。
戎马不如归马逸[3],千家今有百家存[4]。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5]?

大历元年(766)秋在夔州作。白帝,即白帝城。题曰“白帝”,并非专咏白帝城之景,而是反映连年战争、残酷诛求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前四句虽是写景,然而阴云暴雨、雷霆格斗、日月昏暗的阴惨景象,与后四句中“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的惨景,气氛一致,起到烘托作用。

〔1〕二句谓城在山上,云从城门涌出,黑云压城,暴雨成灾。翻盆:犹倾盆。　〔2〕二句写临江山城暴雨骤至时惊心动魄的阴惨景象:峡中急流助以雨势,故声若雷霆之斗;树木蔽以阴云,故昏霾日月之光。句中自对,上下相对,两句叠用六个意象,声色并至,苍老雄杰,险夺人魄。江:指长江。峡:指瞿塘峡。日月:偏义复词,指日光。　〔3〕戎马:出征之马。喻战乱。《老子》第四十六章:“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归马:归田之马。《尚书·武成》:“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逸:奔跑。戎马不如归马跑的快,可见马亦厌战,而人可知。　〔4〕谓战乱和赋役使人民死亡十分之一。
〔5〕哀哀:极言哀痛之深。诛求:指官府横征暴敛。恸哭:即痛哭。何处村:不知是哪个村,犹言村村、处处。二句谓战乱中死去丈夫的寡妇,又被官府诛求一空,村村如此,处处如此,秋天的原野一片痛哭之声,使人惨不忍闻。

夔州歌十绝句

其　七

蜀麻吴盐自古通[1],万斛之舟行若风[2]。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3]。

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这十首绝句,是吟咏夔州山川形势、自然风光和古迹名胜的。在艺术上吸收了巴蜀民歌《竹枝词》的特点。这里选的是第七首,写夔州水路交通的便利与当地的民俗风情。

〔1〕此句谓蜀地产麻,吴地出盐,麻盐贸易,自古通利。 〔2〕万斛之舟:大船。斛,古代一种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3〕长年三老:三峡中人称船头把篙相水道者为长年,正梢者为三老。长歌:即后来所谓的"川江号子"。摊钱:一种赌博方式。

诸将五首

其 一

汉朝陵墓对南山[1],胡虏千秋尚入关[2]。
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3]。
见愁汗马西戎逼[4],曾闪朱旗北斗殷[5]。
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6]。

大历元年(766)秋在夔州作。这是用七律的形式议论军国大事,讽刺诸将不能御寇安疆,为国解困分忧所写的一组政治讽刺诗。第一首,以吐蕃攻陷京师、发掘陵墓之事,警诫诸将,勿高枕无忧;第二首,以安史之乱的教训,责备诸将不防边以绝外患,导

致借兵回纥;第三首,责备诸将坐视河北沦丧,军储匮乏,不知屯田以供军需;第四首,由南方边陲不安,朝贡断绝,责备诸将徒享高官厚爵,不思报效国家;第五首,感今思昔,认为须如严武之将略,以镇西蜀险地,方可当此安危之寄。讥诸将之无能意在言外。

〔1〕汉朝陵墓:借指唐朝诸帝王陵墓。南山:终南山。　〔2〕胡虏:指吐蕃、回纥等西部边疆少数部族。《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载:广德元年(763)秋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又寇奉天、武功,攻陷长安,代宗幸陕。二年十月,吐蕃、回纥兵逼奉天,京师戒严。永泰元年(765)九月,吐蕃与回纥等数十万兵入寇,逼近长安,京师震恐。千秋尚入关:《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文帝时,匈奴曾从萧关深入,焚烧汉朝宫殿。两次敌寇入侵不到千年,此言"千秋",盖取其成数而言。　〔3〕二句责武将不能御敌,致使唐帝王陵墓被吐蕃挖掘。玉鱼、金碗:均为帝王墓中的陪葬品。《两京新记》载:"宣政殿初成,每见数十骑驰突出,高宗使巫刘明奴问所由。鬼曰:'我,汉楚王戊太子,死葬于此。'明奴因宣诏欲为改葬,鬼曰:'改葬幸甚。天子敛我玉鱼一双,今犹未朽,勿见夺也。'及发掘,玉鱼宛然。"(《杜诗镜铨》卷十三引)南朝梁沈炯《通天台表》曰:"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汉武帝陵)玉碗,遂出人间。"这里将玉改作金,是避免与上句重复。出人间:是说被挖掘出来。二句互文。玉鱼、金碗昨日蒙葬,今晨即被发掘,极言陪葬品出土之速。　〔4〕见:同"现"。见愁,指呈现于眼前的愁事,即上举吐蕃的几次入侵。汗马:汗血马,此指战马。西戎:指吐蕃、回纥等。吐蕃几次侵扰京畿,并一度占领长安,故曰"西戎逼"。　〔5〕朱旗:红旗。殷:深红色。《杜诗镜铨》引张潜注:"言闪朱旗而北斗皆赤,见胡氛蔽天意。"以"朱旗"属之胡人。程千帆驳之曰:"赤帜朱旗,本皆汉物。此诗既从汉朝陵墓咏起,则朱旗之不属胡甚明。公此联盖以今昔对比出之。'曾闪'句当谓汉(唐)盛时,朱旗蠹天,北斗亦为之殷,以见今日西戎相逼之可哀耳。"(《〈杜诗镜铨〉批抄》)当以程说为长。

〔6〕二句谓京畿地区形势危急，诸将且莫高枕无忧。材官：勇武之士。泾渭：二水名，即泾水、渭水，皆在京畿之内。《旧唐书·代宗纪》载：永泰元年(765)九月，郭子仪屯兵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以防吐蕃。当时军情吃紧，士庶惊骇，又遇大雨，吐蕃大掠京畿男女数万人，焚庐舍而去。故诫诸将不可轻敌。

其 二

韩公本意筑三城〔1〕，拟绝天骄拔汉旌〔2〕。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3〕。
胡来不觉潼关隘〔4〕，龙起犹闻晋水清〔5〕。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6〕？

题解

第二首讽刺诸将在安史叛军面前的怯弱无能，丢尽脸面地向回纥求援，“胡来不觉潼关隘”，措辞辛辣，令人啼笑皆非。潼关自古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塞，然而在诸将眼里，胡兵一来，潼关这样的关隘也觉得无险可凭了，其仓皇无主之状可以想见。

注释

〔1〕韩公：指张仁愿。景龙二年(708)三月，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在黄河以北筑东、西、中三受降城以抗拒突厥，以拂云祠为中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与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南)、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相距各四百馀里，并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首尾呼应，巩固了北部边防。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七月，张仁愿以功进同中书门下三品，累封韩国公。　〔2〕言韩公筑

城的本意，是永远扼制异族的进犯。拟绝：意在断绝。天骄：本指匈奴，此借指突厥。拔汉旌：拔掉汉家旗帜，此指入侵唐境。〔3〕唐置朔方军，原是防御突厥的。其后突厥衰亡，回纥崛起。安禄山叛乱，肃宗在灵武即位，朔方军兵力不足，反而请回纥救援以收复两京。杜甫认为这是将帅无能，故予以讽刺。岂谓：岂料。翻然：反而。朔方兵：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所统领的部队，实概指唐军。〔4〕胡来：指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破潼关、陷长安事。潼关天险本来易于固守，但由于守将哥舒翰仓促出战，全军覆没，导致安禄山长驱直入，所以让人觉得潼关好像都不险要了。隘：险要之处。〔5〕此以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灭隋兴唐，比拟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代宗）收复两京，中兴有望。晋水：发源于山西太原西南的悬瓮山，东流注入汾水。唐释一行《并州起义堂颂》："我高祖龙跃晋水，凤翔太原。"《钱注杜诗》卷十五引《册府元龟》："高祖师次龙门县，代水清。"故云"龙起晋水清"。《旧唐书·五行志》载："乾元二年七月，岚州合河关黄河水，四十里间，清如井水。"又《代宗纪》载：宝应元年（762）九月，"太州至陕州二百馀里黄河清，澄澈见底。"时代宗即位不久，故云"犹闻"。古人认为河清为瑞兆，是真主龙兴之象。〔6〕二句用反诘语气责问诸将不思奋身报国，独使皇帝为国家忧劳操心。至尊：指代宗。社稷：国家。升平：太平。

其　三

洛阳宫殿化为烽〔1〕，休道秦关百二重〔2〕。
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3〕？
朝廷衮职虽多预〔4〕，天下军储不自供〔5〕。
稍喜临边王相国〔6〕，肯销金甲事春农〔7〕。

题解

第三首指出安史之乱虽平而国内尚未统一，河北藩镇自行其

政,诸将虽多领相位的高衔,却不知屯田务农,致使军粮匮乏,危机严重。

〔1〕回忆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九月毁于史思明。化为烽,化为灰烬。〔2〕休道:莫再夸口。秦关:指潼关。百二重:极言城池险固。百二,是说关中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 〔3〕二句为藩镇割据而发,意谓今虽诛安、史,然藩镇如卢龙、魏博等犬牙仍在,馀孽未除,山东、河北诸地尚未完全服从朝廷统属。沧海:此指淄、青诸州,即今山东一带。蓟门:指卢龙等地,今河北、北京一带。禹贡,《尚书·夏书》中篇名,叙大禹定九州及职贡制度事,后常用作国境代称。尧封,唐尧之封疆,代指中国疆域。 〔4〕衮(gǔn)职:指三公大臣。预:参预。当时武将及诸镇节度使,多兼中书令、平章事等内职高衔,故曰"多预"。见得诸将恩宠已极。 〔5〕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开垦营田,军粮自给。安史乱后,府兵法坏,兵农遂分,军粮皆需农民供应,故云"军储不自供"。言外讽诸将只图个人荣华富贵,而不为军国大计谋划。军储:军粮。 〔6〕王相国:指王缙。《旧唐书·王缙传》载:广德二年(764),王缙拜同平章事,迁河南副元帅,请减军资钱四十万贯。稍喜,言唯缙所为差强人意,亦有所不满。可见其他诸将,连王缙也不如。临边:安史之乱初平,河朔未安,诏缙宣慰河北,后又以缙出镇河南,以防河北诸将之反覆,故云。 〔7〕表扬王缙实行屯田,讽诸将效法之,以减轻民困。金甲:兵甲。销金甲,指销毁兵器以为农具。事春农:指实行屯田。王缙休养士卒,使他们从事春耕,以减少军费。

其 四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1]。

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2]。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3]。
炎风朔雪天王地[4]，只在忠良翊圣朝[5]。

第四首写南方朝贡断绝，南诏王背叛唐王朝而与吐蕃勾结，诸将虽拥有高职却不考虑安抚其地，报效国家，似乎忘记了南方也是大唐的领地。

〔1〕二句言南疆不靖，战乱时有。前三首，道两京之事，皆翘首北顾。此则道南方之事，故以“回首”发端。扶桑：《旧唐书·地理志四》有扶桑县，属禺州（治今广西陆川东北），这里借指南海以外。铜柱：为后汉马援征交趾（今越南北部）时所立，为汉极南之标志。《新唐书·南蛮传》：“天宝七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冥冥：昏暗。氛祲（jìn）：妖氛。此指战乱。时南诏与吐蕃一同进扰，南疆不安。〔2〕二句是说南方边郡已不通朝贡。越裳：周代南方国名，唐时有越裳县，属骥州（治今越南荣市）。周成王时越裳曾献白雉于朝。翡翠：鸟名，亦是此类贡品。南海：即广州南海郡，属岭南道，其地产明珠。无消息、久寂寥，谓久不入贡。广德元年（763），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拥兵作乱，朝贡遂绝。杜甫《自平》诗：“自平中官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馀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3〕二句是说诸将都受到朝廷高爵厚禄之特殊赏赐，恩宠非常。殊锡：非常之宠赐。大司马：掌军政的大官，此指军政要职。总戎：主管一方军事之长官。这里泛指统兵将领。侍中：《旧唐书·职官志》载：唐门下省置侍中二人，正二品，与左右常侍、中书令，并金蝉珥貂。左常侍与侍中左貂。珥貂，即以蝉和貂尾饰冠。时宠任武将，一般将帅与节度使皆带侍中衔，故得插侍中貂。〔4〕炎风朔雪：指极

南和极北地区。天王地:天子的领地。此即《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 〔5〕忠良:指诸将,亦含讽意。翊(yì):辅佐。圣朝:唐王朝。

其 五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1]。
正忆往时严仆射[2],共迎中使望乡台[3]。
主恩前后三持节[4],军令分明数举杯[5]。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6]!

第五首缅怀严武的镇蜀之功,慨叹镇蜀之将后继乏人,提醒朝廷应选择得力者充任剑南节度使,以确保蜀地安定。当时蜀中地方军阀崔旰等正在凭险作乱,新任剑南节度使杜鸿渐,对作乱的军阀采取姑息宽容的政策,杜甫对镇蜀之将不能勘定祸乱予以讥讽。

〔1〕锦江:又名濯锦江,流经成都。人:指严武。武于广德二年春再镇蜀,杜甫亦应武邀于暮春由阆州回到成都,故曰“春色逐人来”。逐:跟随。下句就目前而言,时武已死,又值凄清的秋天,追忆往事,触景生哀。
〔2〕严仆射(yè):指严武。仆射,官名,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
〔3〕中使:皇帝内廷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望乡台:在成都北,相传为隋代蜀王杨秀所建。杜甫任严武幕僚时曾随其在望乡台一道迎接中使。
〔4〕主恩:皇恩。严武曾幸蒙皇恩而受到重用。三持节:谓严武三次持节出镇蜀地。上元元年,武由巴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二年十二月,迁成都尹兼

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春再拜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故曰“三持节”。节,符节,官员出使时,持以为信。　〔5〕赞美严武治军有方,军令分明,功勋卓著,捷报频传。数举杯,数次举杯祝捷。广德二年九月,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十月,拔吐蕃盐川城;永泰元年,严武以崔旰为汉州刺史,使将兵击吐蕃于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故曰“数举杯”。　〔6〕二句是说这天设地造、险甲天下的西蜀重地,要想固若金汤,必须仰仗像严武这样足以扶倾定危的不凡将才。

秋兴八首

其　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1]。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2]。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3]。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4]。

题解

大历元年(766)秋在夔州作。秋兴之兴,是感兴、发兴之意。杜甫漂泊多年,寓居夔州,往事历历,时萦胸臆。值兹秋日,见草木之凋谢,景物之萧森,触景伤情,引发了对长安的思念与回忆,写下了这组联章体七律。这组诗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四首是过渡,前三首以咏夔州秋景为主而遥忆长安,夔州详而长安略;后五首以回忆长安为主而回应夔州,长安详而夔州略。八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思想是“故国之思”。所思之情事,广泛而又具体,基本内容是,长安盛衰之变,个人遭遇之感。然国事多而己事少,体现了杜甫忧国忧乱忠君爱国的一贯思想。俞瑒评

曰:“身居巫峡,心忆京华,为八诗大旨。曰‘巫峡’,曰‘夔府’,曰‘瞿塘’,曰‘江楼’、‘沧江’、‘关塞’,皆言身之所处;曰‘故国’,曰‘故园’,曰‘京华’、‘长安’、‘蓬莱’、‘昆明’、‘曲江’、‘紫阁’,皆言心之所思,此八诗中线索。”(《杜诗镜铨》卷一三引)《秋兴八首》是杜甫惨淡经营之作,艺术上堪称登峰造极。沈德潜曰:“怀乡恋阙,吊古伤今,杜老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杜诗偶评》卷四)

第一首,是后七首的发端,自夔州秋景起兴,写面对三峡萧森景象而引起的羁旅怀乡之思。“故园心”三字,既是本诗主脑,亦是八诗枢纽。而末三字“急暮砧”又唤起次章首句之“落日斜”,可见针线之密。

注 释

〔1〕玉露:白露。萧森:萧瑟阴森。二句谓江峡之间,白露既下,凋伤枫林,殷红惨目,气象萧森。　〔2〕江:长江。兼天:犹连天。塞:关隘险要之处,此指夔州。接地阴:指风云笼罩,地上阴暗。二句接上极写巫山巫峡秋气萧森之状。金圣叹云:“‘波浪兼天涌’者,自下而上一片秋也;‘风云接地阴’者,自上而下一片秋也。”(《唱经堂杜诗解》卷三)　〔3〕丛菊两开:即两见菊开,此是就去蜀时日而言。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离开成都南下,秋居云安(今重庆云阳),是一见菊开也。大历元年夏初,自云安至夔州,至秋,是两见菊开也。他日:常指后日,来日。也可指往日、前日。这里是后者。他日泪,犹言往日泪,流了多年的眼泪。孤舟一系:由蜀至夔,是沿水路乘舟东下,一身系于孤舟,故云。故园心:思念长安的心情。长安是唐王朝的首都,也是杜甫的祖籍所在地。因此,在这里故园、故国是合二为一的。这两句里的“开”、“系”都有双关义:开,是指花开,也是指泪下。系,是指身系孤舟,也是指心系故园。　〔4〕二句谓深秋时节家家都在为游子赶制寒衣,傍晚时分白帝城高处传来阵阵捣衣声,更触动漂泊者的怀乡之情。

催刀尺:赶裁寒衣。砧:捣衣石。

其　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1],每依北斗望京华[2]。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3]。
画省香炉违伏枕[4],山楼粉堞隐悲笳[5]。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6]。

第二首写由日落到夜深诗人伫立遥望长安的情景。“望京华”,乃八章之旨,特于此章拈出,与首章“故园心”实一脉相承也。孤城落日、哀猿悲笳,是夔州眼前之景;而奉使虚随、画省香炉,乃思归感旧之情。“虚随”、“伏枕”,感慨颇深。尾联通过写月光的移动,突现自己伫望之久,思京之切,一片报国之情,跃然纸上。

〔1〕夔府:即夔州。贞观十四年(640)在夔州设都督府,故云。
〔2〕此句是说常常依循北斗的位置而远望长安。每依:言夜夜如此。北斗:北斗七星。或作“南斗”,非。杜诗《月三首》其一:“故园当北斗,直指照西秦。”《历历》:“巫峡西江外,秦城北斗边。”《哭王彭州抡》:“巫峡长云雨,秦城近斗杓。”则作“北斗”是。北斗在北,长安亦在北,故依北斗而遥望长安,抒发羁旅思乡之情。　〔3〕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上句出此。听猿堕泪,身历苦境始觉其真,故曰“实下”。本应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因拘于声律,变化为“实下三声泪”。八月槎:张华《博物志》卷十:“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而《荆楚岁时记》引《博物志》则作“汉武帝令张骞

穷河源，乘槎经月而去”云云（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槎：木筏。杜诗乃借用二事。奉使：以严武比张骞，指严武奉命重镇蜀为剑南节度使。武荐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原应有随之返京朝天之一日，但因武死而化为泡影，故曰“虚随”。〔4〕画省香炉：指昔日在京华任左拾遗时。画省：汉代指尚书省，此指门下省。杜甫为拾遗之左省虽为门下省，然汉代无门下省，古人诗文往往假古之官署与今之相当者为代称，唐代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并称，故三省皆可仿尚书省之例而称画省。且唐之三省其富丽亦各不相亚，于各省值宿，亦皆有侍史执香炉熏衣之种种供应，此在唐诗中往往言及。故门下省之可称画省，省壁之多画，与当时省中之有香炉，当为无可置疑之事，故门下省亦可称画省。（详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违：违离。伏枕：指衰病。违伏枕，乃言因衰病伏枕而与画省香炉相违。实为婉辞，深寓感慨。〔5〕山楼：指夔州城楼。粉堞（dié）：白色的女墙，借指城墙。隐悲笳：悲凉的胡笳声隐没于山城楼墙间。〔6〕二句是写伫望沉思之久，可见恋阙情深。石上藤萝月：是指初升的月亮。已映洲前，是说月升中天。

其 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1]，日日江楼坐翠微[2]。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3]。
匡衡抗疏功名薄[4]，刘向传经心事违[5]。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6]。

简解

第三首写在夔秋朝景中对自己落拓身世的感慨，所谓“说出事与愿违衷曲来”。前四句写夔州秋晨的景物，日日依旧，毫无新景可赏，字句间透露出落拓孤城的无聊心绪。诗人回忆一生行

迹，颇多感慨。将自己与汉代的匡衡、刘向相比，慨叹功名未成，一生志向不得施展。最后由自己的贫贱想到昔日同学的得志，对他们的自顾享乐，不问民生的行径提出批评。第一首写暮景，第二首写夜景，这首写朝景。首句“静朝晖”承上章之月映芦荻，末句“五陵衣马”起下章之“长安弈棋”，承接照应，环环相扣。

注释

〔1〕这句写山城千家万户静睡于朝晖之中的寂寥景象。山郭：山城。晖：日光。　〔2〕这句是说自己每天清早坐在翠微环抱的江楼之上。言外有无时或释的羁旅无聊之愁在。翠微：青翠的山色。　〔3〕信宿：再宿，隔夜。这里有一天又一天的意思。泛泛：漂浮貌。故飞飞：依旧飞来飞去。秋高气清，江楼独坐，见舟泛燕飞，以渔人、燕子的自由自在，反衬自己淹留他乡，以美丽、休闲的景色表现饱受煎熬的心绪，写法独特。叶嘉莹曰：“信宿渔人泛泛，清秋燕子飞飞，不过江楼日日所见之景，而着一‘还’字、‘故’字，则漂泊无聊，羁栖厌倦之情，尽在言外，其妙处正在写景之开宕自然，写情之含蓄蕴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4〕匡衡：西汉经学家，因上疏言政，得汉元帝赏识，迁光禄大夫。作者反用其事，说自己亦如匡衡一样上疏言事（指疏救房琯），结果却反遭贬斥。抗疏，上疏直言。功名薄：功名不及匡衡。　〔5〕刘向：西汉经学家，宣帝时曾在石渠讲授五经，后来成帝又授其官职。此亦反用其事，自谓即使有刘向之学识，曾献赋于朝，但也难偿夙愿，故曰“心事违”。　〔6〕同学少年：少年时代的同学。多不贱：大多作了高官。五陵：指汉代长安的五座帝王陵墓，即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历来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轻肥：即轻裘肥马，此喻指富贵。自：只顾自己享乐。

其　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1〕，百年世事不胜悲〔2〕。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3]。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4]。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5]。

第四首是感叹长安时局多变，边境纷扰，组诗由此首开始转向回忆长安的主题，而与首章之“故园”，次章之“京华”，三章之“五陵”遥相呼应，末句“故国平居有所思”乃为八诗主脑，又总起下四章，所谓“前后大关键”者也。诗人把长安的政局比为弈棋，形象地写出安史之乱以来敌我双方反复争斗，以及唐王朝内部的权力角逐，这自然会使渴望和平与安宁的诗人感到莫大的悲伤。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新贵和混乱不堪的朝政。安史之乱平息后，边患频仍，回纥与吐蕃，乘唐王朝国力衰微之机，大举侵扰。面对国家的危难，杜甫深感自己回天无力，只能以愁眼盼顾，正如江峡深秋潜伏水下的寂寞鱼龙。

〔1〕闻道：听说。杜甫因去国已久，于长安政局之变化，不便直言，故云“闻道”。似弈棋：是说长安政局不定，你争我夺，局势的反复变化如同下棋一样。　〔2〕百年：是虚数，是杜甫自谓其生平之所经历。人生百年之内，世事如此多艰，所以“不胜悲”。　〔3〕叶嘉莹曰：“此二句，杜甫不过深慨今昔盛衰之种种变易，言简而意深，固不可拘求，然亦不浅说，惟在读者于言外体味之耳。”“大抵杜甫所慨非只一端，缙绅之非故，冠裳之倒置，官爵之滥赏，时俗之异旧，皆在其中。”（《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4〕二句谓西北吐蕃、回纥侵扰，边患不止，战乱频仍。直北：正北，指陇右、关辅一带。金鼓振：指有战事。羽书：即羽檄，插着羽毛的紧急公文。广德年间，吐蕃、回纥

不断入侵，京师震骇，并曾一度占领长安，代宗仓促幸陕。是时诏征天下兵，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莫有至者，故曰“羽书迟”。迟，一作“驰”。〔5〕二句写自身病卧夔州的寂寞心情。鱼龙：鱼和龙，泛指鳞介水族。相传龙以秋为夜，秋分之后，潜于深渊。故国：指长安；平居：平素所居之处。杜甫在长安居住过十馀年。有所思：指思念往日在长安的平居生活。本诗感叹人事的新旧交替，归结于“鱼龙寂寞秋江冷”，比喻自己如深秋之鱼龙潜退于渊；感叹战乱迭起，归结于“故国平居有所思”，以照应首联的“百年世事不胜悲”。叶嘉莹曰：“仅以‘秋江冷’三字写夔秋，其分量亦嫌过轻，必加‘鱼龙寂寞’四字，然后秋江之凄冷始见，然后羁旅之哀感始深，然后对故国平居之思乃弥复可悲也。”

其　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1〕，承露金茎霄汉间〔2〕。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3〕。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4〕。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5〕。

简析

第五首写对京都长安宫阙的想望，通过回忆当年早朝的盛况与今日沧江岁晚相对比，抒发了浓重的今昔之感。叶嘉莹曰：“前六句用笔宏伟壮丽，既可见当年朝省仪仗之盛，亦隐见杜甫当年意气之盛。而尾联结以‘一卧沧江’慨‘朝班’之不再，无限家国身世之慨，尽在言外。”

注释

〔1〕蓬莱宫阙：指大明宫。南山：即终南山。　〔2〕承露金茎：指仙人

承露盘下的铜柱。汉武帝在建章宫(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神明台上建仙人承露盘。传说饮所承露水可以成仙。唐代无承露盘,此以汉喻唐。霄汉间:形容极高。 〔3〕瑶池降王母:古代传说昆仑山有西王母居于瑶池,七月七日,西王母飞降汉宫,与汉武帝相见。东来紫气:用老子自洛阳入函谷关事:关令尹喜登楼而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知有圣人过函谷关。后来果然见老子乘青牛车经过。函关:即函谷关。二句借用典极写蓬莱宫的地势巍峨,气象宏伟。 〔4〕云移:指宫扇云彩般地分开。雉尾:指雉尾扇,用雉尾编成,是帝王仪仗之一种。日绕龙鳞:形容皇帝衮袍上所绣的龙纹光彩夺目,如日光缭绕。圣颜:天子之颜,兼指玄宗和肃宗。二句意谓宫扇云彩般地分开,在威严的朝见仪式中,自己曾见过皇帝的容颜。这里主要指玄宗时献"三大礼赋"事。 〔5〕二句由回忆又回到现实,慨叹自己晚年远离朝廷,卧病夔州。卧沧江:指卧病夔州。岁晚:切诗题之"秋"字,兼伤老大。几回,言立朝时间之短,只不过几回而已。青琐:汉未央宫门名,门饰以青色,镂以连环花纹。后亦借指宫门。点朝班:上朝时点名传呼,依次入班。末句是写自己在肃宗朝任左拾遗事。叶嘉莹曰:"前六句仍当以颂意为主,如此方显末二句之空际转身,鲸鱼掉尾,而使前六句之种种繁华盛美都成幻梦,然后一己自蓬莱献赋以来之种种身世之感及国事之种种盛衰之变,其托意兴悲,乃真有不可胜言者矣。"

其 六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1]。
花萼夹城通御气[2],芙蓉小苑入边愁[3]。
珠帘绣柱围黄鹄[4],锦缆牙樯起白鸥[5]。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6]。

第六首写回忆曲江当年歌舞游宴之繁华。诗人在万里之外的瞿塘峡口，回想往日玄宗游幸曲江的盛况，自古帝王州的今昔盛衰变化，不禁感慨系之。

注 释

〔1〕瞿塘峡：在夔州东，为三峡门户；曲江：为长安名胜之地。万里风烟：指夔州与长安相隔万里之遥；素秋：古人以秋属西方，其色白，故称素秋。此联高度浓缩：夔州与长安虽地悬万里，但一个“接”字联通时空，交织成苍远悲凉的艺术境界。此联既与第一首的“塞上风云接地阴”相呼应，又与颔联对句之“芙蓉小苑入边愁”一脉贯通。既写秋景之萧索凄凉，又深寓伤时念乱怀乡恋阙之悲。　〔2〕花萼：即花萼相辉之楼，在长安南内兴庆宫西南隅。夹城：指自大明宫经兴庆宫至曲江芙蓉园依城修筑的复道，详见《乐游园歌》注〔4〕。因系唐玄宗为游赏方便所修，故曰“通御气”。　〔3〕芙蓉小苑：即芙蓉园。入边愁：传来边地战乱的消息。史载，安禄山反报至，唐玄宗在逃跑之前，曾登兴庆宫花萼楼置酒，四顾凄怆。边愁，指安禄山在边地叛乱而引起的忧愁。　〔4〕珠帘绣柱：指曲江行宫别院之楼亭建筑，极写其富丽华美。黄鹄：即天鹅。《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因曲江宫殿林立，环绕水面，把黄鹄都包围其中了，故云“围黄鹄”。　〔5〕锦缆牙樯：指曲江中装饰华美的游船。锦缆，彩丝做的船索。牙樯，用象牙装饰的桅杆。因曲江上舟楫往来不息，水鸟都被惊飞，故云“起白鸥”。　〔6〕歌舞地：指曲江。曲江昔日为繁华的歌舞之地，可是如今屡遭兵燹，荒凉寂寞，真是不堪回首，故曰“可怜”。秦中：即关中。此借指长安。长安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建都所在，昔日歌舞地，今化为戎马场，意在告诫统治者勿耽于荒淫佚乐，宜自强自励。可怜、自古四字，正寓无限哀伤和感慨。

其　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1〕。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2]。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3]。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4]。

题解

第七首紧接上首曲江而写长安昆明池景物之变化，感慨古今之盛衰，自伤漂泊江湖，不得重见往昔情景。

注释

〔1〕昆明池：汉武帝欲征伐西南夷越嶲、昆明国，遂于元狩三年（前120）在长安仿昆明滇池而凿昆明池，以习水战。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一带。《汉书·食货志下》："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此武帝，亦喻唐玄宗。杜诗《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唐玄宗也曾在昆明池演习水兵，以攻打南诏。故"旌旗在眼中"，亦古亦今。　〔2〕织女：指汉代昆明池西岸的织女石像，俗称石婆。《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在今斗门镇东南的北常家庄附近有一小庙，俗称石婆庙。中有石雕像一尊，高约190厘米，即汉代昆明池的织女像。石鲸，指昆明池中石刻鲸鱼。《三辅黄图》卷四引《三辅故事》曰："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汉代石鲸今尚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虚夜月"、"动秋风"，把实在的事物转化为若隐若现的意象，内涵深广，促人引发多种联想，而总有无限伤时念乱之感。　〔3〕菰米波漂，莲房粉坠：二句写昆明池晚秋荒凉之景。菰（gū）：即茭白。秋结实，即菰米，一名雕胡，皮黑褐色。沉云黑，谓昆明池中多生菰米，稠密浓黑如乌云。莲房：即莲蓬。秋季莲花初结子时，花蒂褪落，故称"坠粉红"。　〔4〕关塞：此指夔州山川。极天：指极高。唯鸟道：形容道路高峻险要，唯飞鸟可通。江湖满地：指漂泊江湖，无所归依。渔翁：

杜甫自比。末二句又由想像中的长安景物回到现实中自身的处境，慨叹故国万里，自身江湖漂泊，归期无望。

其　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1]。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2]。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3]。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4]。

品　评

第八首回忆昔日在长安与诗友畅游渼陂的豪兴。在那美丽的山水之间，美好的事物让诗人久久难忘。忆往日之幸，正是忆国家之幸；叹今日之衰，正是叹国家之衰。他的个人苦乐与国家的盛衰是同步运行的，他的今昔之感也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慨叹。整组诗始于仰首望京华，终于“白头苦低垂”，越仰望、回忆，心情就越痛苦、忧伤。这样就不只是终结这一首诗，而且照应八首诗的开头，起着收束整组诗的作用。

注　释

〔1〕昆吾：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汉书·扬雄传》：“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御宿：即御宿川。《三辅黄图》卷四：“御宿苑，在长安城南御宿川中。汉武帝为离宫别馆，禁御人不得入。往来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又称樊川。在今陕西长安县杜曲至韦曲一带。逶迤：道路曲折貌。紫阁峰：终南山峰名，在今陕西户县东南。渼陂：在今陕西户县西。见前《渼陂行》题解。二句谓自昆吾、御宿逶迤而来，至紫阁峰之

北，即入渼陂，此皆昔时畅游之地。　〔2〕二句写昔游渼陂一路所见景物之美盛：香稻，乃鹦鹉啄馀之粒；碧梧，则有栖老凤凰之枝。举鹦鹉、凤凰以形容稻、梧二物之美。直译为鹦鹉啄馀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错综其句式，宾语提前，不仅突出了香稻、碧梧，而且增加了诗句音韵上的节奏美。〔3〕二句写渼陂春游之盛况。拾翠：采拾花草。相问：彼此互赠礼物。仙侣同舟，《后汉书·郭太（泰）传》："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杜甫曾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作有《渼陂行》。晚更移，天色已晚，游兴却未减，再移舟夜游。　〔4〕彩笔：五彩之笔，典出南朝江淹的故事，喻指华美的文笔。干：冲犯。干气象，指献《三大礼赋》事，亦即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所云"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之意。徐增曰："子美以布衣献赋，受天子之恩遇，岂非荣显大畅怀之事，故曰'干气象'。……然子美非自夸张，总要反衬出'白头吟望苦低垂'七字来也。昔少年，今白头矣。吟，吟此《秋兴》也。望，望归长安。今羁栖夔府，那得便归！即此便是苦，头只管低下去，泪只管垂出来，低垂是写苦之状也。吾读至此，亦有两袖老泪。八首中，独此一句苦，若非此首上七句追来，亦不见此句之苦也。此句，又是先生自画咏《秋兴》小像也。"（《而庵说唐诗》卷十七）

咏怀古迹五首

其　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1]，漂泊西南天地间[2]。
三峡楼台淹日月[3]，五溪衣服共云山[4]。
羯胡事主终无赖[5]，词客哀时且未还[6]。
庾信平生最萧瑟[7]，暮年诗赋动江关[8]。

这组诗为大历元年(766)在夔州作。诗借咏古迹以抒己怀，故题曰《咏怀古迹》，并非专咏古迹。五诗各自成篇，每篇各咏一人。第一首咏庾信，第二首咏宋玉，第三首咏王昭君，第四首咏刘备，第五首咏诸葛亮。

第一首以庾信自况。“词客哀时”四字，为全诗关键，前五句所以风尘漂泊，淹滞于三峡五溪者，皆由羯胡倡乱所致。而禄山之叛唐，犹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难，亦犹庾信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东北，漂泊西南，赋诗哀时，亦犹庾信之羁留北朝，怀念故国而作《哀江南赋》。二人身世颇相类，一留江北而不得回江南，一滞江南而不能回江北，同病相怜，故后四句双管齐下，彼我兼举。前二句明自咏，暗咏庾信，后二句明咏庾信，暗自咏，实以庾信自比，感怀身世。之所以首咏庾信，是因为杜甫久有出三峡去湖湘的打算，即有江陵之行，而江陵有庾信故宅。庾信故宅原为宋玉宅，故下章咏及宋玉。

注释

〔1〕支离：犹流离。东北：指中原地区，与下“西南”相对。自蜀言之，中原则在东北。风尘：指战乱。际：适当其时。此句乃追忆安史乱时，自己在中原地区的流离生涯。　〔2〕西南：指巴蜀。　〔3〕三峡：通常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此指夔州。楼台：泛指当地民居。淹：淹留、留滞。淹日月：言漂泊日久。　〔4〕五溪：《水经注·沅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一作“潕”)溪、酉溪、辰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五溪在今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一带，位于夔州南。共云山：言与五溪蛮共处杂居。　〔5〕羯胡：古匈奴族别部。此指安禄山。禄山父系出于羯胡。主：指唐玄宗。玄宗宠任安禄山，而禄山阳奉阴违，终致叛唐作乱，故曰“终无赖”。无赖：谓狡诈反复。羯胡，亦指侯景之乱。景降梁又叛梁，反复无常，《南史·贼臣传论》谓

其“多行狡算”,“因机骋诈,肆行矫慝”。《梁书·侯景传》亦谓“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盗之祸”,“方之羯贼,有逾其酷”。庾信恰值侯景之乱,故下及之。〔6〕词客:杜甫自谓,兼指庾信。未还:作者未得还故乡,庾信未得还故国。〔7〕庾信:字子山,初仕梁。侯景之乱,信奔江陵,在庾家故居(江陵城北三里宋玉宅)暂住。后出使西魏,被羁留北朝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信仕北朝虽位望通显,但常有乡关之思。庾信有二子一女死于侯景之乱,其父不久亦去世。在北朝家庭屡遭不幸,女儿和外孙又相继死去。晚年老病交加,景况凄凉,故曰“平生最萧瑟”。〔8〕庾信晚年由于环境的变化,创作由绮艳变为苍劲,代表作是《哀江南赋》和《拟咏怀》二十七首,故曰“暮年诗赋动江关”。动江关:谓其诗赋感人之深。江关,指江南,庾氏初仕之地。而杜甫身遭安史之乱,漂泊流落西南,犹庾信遭侯景乱,滞留江北;二人的诗风也都经历了一个“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过程。此“动江关”语意双关。

其 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1〕,风流儒雅亦吾师〔2〕。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3〕。
江山故宅空文藻〔4〕,云雨荒台岂梦思〔5〕?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6〕。

第二首咏宋玉,引为知己,尊以为师,盖因其赋寓规讽,文采风流,足传千古。而后世之人,误解其赋真意,或以为真在说梦。故以楚宫泯灭衬其故宅独存,言外见文藻足以长留天地,而豪华富贵只是过眼烟云耳。后半抑楚王,正是扬宋玉;扬宋玉,亦所以自扬也,此所谓咏怀。顾宸曰:“愚谓‘最是’二字,正公最赞扬宋

玉处……‘疑’字之中便宛然有一宋玉焉。此正是有怀宋玉而作，非泛说阳台事也。”(《辟疆园杜诗注解》七律卷四)

〔1〕宋玉为战国晚期屈原之后杰出的辞赋家，著有《九辩》以抒发落拓不遇的悲愁。首句即本《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曰“深知”，则引宋玉为知己。　〔2〕风流儒雅：指宋玉的人品标格和文学才能。语出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亦吾师：“亦”字承上章“庾信”来。　〔3〕二句流水对。谓自己与宋玉身世萧条相同，而生不同时，今思其人，故而怅望洒泪。二人相距千年，故曰“千秋”。异代：不同时代。　〔4〕宋玉故宅相传有两处，一在江陵，一在归州。此指归州宅。归州(今湖北秭归)在三峡内，故曰“江山故宅”。故宅虽存，其人已亡，惟留辞赋传人间，故曰“空文藻”。　〔5〕云雨：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荒台：即指阳台。岂梦思，难道真是说梦吗？言外谓《高唐赋》不全是说梦，而是另有寓意。　〔6〕楚宫：在夔州巫山县(今属重庆)。俱泯灭：言楚宫今已荡然无存。因不存，故遗地难寻，虽经舟人指点，但终令人生疑。

其　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1〕，生长明妃尚有村〔2〕。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3〕。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4〕。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5〕。

题解

第三首是五首中写得最好的。诗开头就极有气势。长江两岸，层峦叠嶂，隐天蔽日，群山万壑，势若奔赴，直趋荆门。吴瞻泰赞曰："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杜诗提要》卷十二）接着"尚有村"句，说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昭君村"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表现了作者对昭君悲惨身世的深切悼念和无限同情。三、四两句，作者仅用十四个字就写尽昭君的一生，文字极为精炼，感慨却是无穷，把昭君生前死后的寂寞悲凉写得淋漓尽致。"画图"一句，作者把笔锋直接指向了悲剧的制造者，它深刻而又形象地揭露了汉元帝的昏庸和淫威。但昭君仍不忘故国，因为那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她生不能身归，那颗眷恋故国的心只好化为魂魄而伴着夜月归来。末句"怨恨"二字，点明全诗主题，为千载之下一切怀才不遇之士痛洒一掬热泪。作者通首咏昭君，实际上是在抒己怀；写昭君，也是写自己。杜甫曾自比稷契，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王昭君是美女入宫而不见御，诗人是烈士怀忠而不见用。但诗人的感慨和爱憎全不直接写出，而是通过冷静的客观描写，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去体味。这正是杜甫的高超之处。难怪沈德潜盛赞："咏昭君诗，此为绝唱！"（《唐诗别裁集》卷十四）

注释

〔1〕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长江南岸。"赴"字用得极生动，把无生命的山川景物写得富有生命活力。　〔2〕明妃：即王昭君，名嫱，汉元帝时宫人，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晋人避司马昭讳，改昭君为明君，故曰"明妃"。昭君村，在今湖北兴山县南宝坪村，唐属归州。　〔3〕紫台：即紫宫，

天子所居。此指汉宫。朔漠:北方沙漠之地,指匈奴。青冢: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一去”、“独留”,显得是那么寂寞孤独;“连朔漠”、“向黄昏”,显得是那样空旷凄清。“紫台”和“青冢”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造成这悲剧的不正是那居住在“紫台”的主人吗? 〔4〕画图:《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省识:犹不识。案图召幸,自不能识人真面目。春风面:美丽面容。空归:魂归而身不得归,故云“空归”。“省识”与“空归”对文,又形成强烈的对比:“省识”见出汉元帝的暴戾恣睢,草菅人命;“空归”,显出王昭君的高尚情操,抱恨终身。 〔5〕胡语:犹胡音。曲:指琴曲《昭君怨》。相传王昭君远嫁匈奴,心中不乐,乃作《怨旷思惟歌》,后人名为《昭君怨》。实不可信,当系后人伪托。二句意为千载以下,人们还分明从琵琶所奏的《昭君怨》一类歌曲中听到昭君在诉说她那无穷的怨恨。

其 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1]。
翠华想像空山里[2],玉殿虚无野寺中[3]。
古庙杉松巢水鹤[4],岁时伏腊走村翁[5]。
武侯祠屋常邻近[6],一体君臣祭祀同[7]。

解析

第四首专咏刘备,而兼及诸葛亮,意在表彰其君臣相契,如鱼得水。“一体君臣”为一篇关键。《杜诗言志》卷十曰:“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

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今重庆奉节县东白帝山顶有白帝庙，庙内正殿即名明良殿。殿内有塑像，正中为先主刘备，右为诸葛亮，左为关羽、张飞。明良殿右，又有武侯祠，正中为诸葛亮像，亦是“一体君臣祭祀同”的格局。

注 释

〔1〕蜀主：指刘备。窥吴：指刘备恨东吴孙权袭杀关羽，于章武元年(221)七月率军伐吴。二年夏六月，败归白帝城，改鱼复县曰永安。三年夏四月，病死永安宫。旧称皇帝出行曰幸，皇帝死曰崩。永安宫即在夔州白帝城。 〔2〕翠华：指皇帝仪仗。因刘备已死，今惟想像而已。空山：指白帝山，永安宫即在山上。 〔3〕玉殿：原注：“殿今为卧龙寺，庙在宫东。”野寺：即指卧龙寺。 〔4〕古庙：即先主庙。巢水鹤：水鹤在松杉上做巢。《抱朴子·对俗》：“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载者，终不集于树上也。” 〔5〕伏腊：古代祭名。伏谓伏日，在夏六月。腊谓腊日，在冬十二月。岁时伏腊，犹言一年四时祭祀。村翁：指夔州当地村民百姓。
〔6〕武侯：即诸葛亮，封武乡侯。常邻近：谓武侯祠与先主庙相邻。 〔7〕一体君臣：语出王褒《四子讲德论》：“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刘备与诸葛亮生前君臣相得，“犹鱼之有水”，而死后又同享后人祭祀，所谓“平日抱一体之诚，千秋享一体之报”(《杜诗详注》卷十七引顾宸语)。

其 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1]。
三分割据纡筹策[2]，万古云霄一羽毛[3]。
伯仲之间见伊吕[4]，指挥若定失萧曹[5]。
运移汉祚终难复[6]，志决身歼军务劳[7]。

题解

第五首专咏诸葛亮。“宗臣清高”四字，为一篇之纲。既盛赞其才品独超，又痛惜其生不逢时。天运难复，则非宗臣之能事所及；志决身歼，则非清高之节操不坚。宗臣清高如此，能不令人仰大名而瞻遗像，以叹其遭时不遇也哉！此亦《蜀相》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意也。王嗣奭曰：“通篇一气呵成，宛转呼应，五十六字，多少曲折，有太史公笔力。薄宋诗者谓其带议论，此诗非议论乎？公自许稷契，而莫为用之，盖自况也。”（《杜臆》卷八）

注释

〔1〕宗臣：宗庙社稷之重臣。《汉书·萧何曹参传赞》：“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阴、黥布已灭，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曰：“（诸葛亮）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肃清高，言后人仰其清高而肃然起敬。　〔2〕三分割据：指魏、蜀、吴三分天下而成鼎足之势。纡筹策：用尽心智为之计谋策划。　〔3〕万古：犹言旷古。一：独也，特异之谓也。句谓诸葛亮乃旷古未有之奇才，犹如鸾凤高翔于云霄之上，不可企及。　〔4〕伯仲：兄弟行。伯仲之间，犹谓不相上下。伊吕：指伊尹、吕尚。伊尹佐商汤，吕尚辅周文王、武王，都是开国元勋、历史名臣。句谓诸葛亮可与伊尹、吕尚比肩。彭羕《狱中与诸葛亮书》：“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

〔5〕指挥若定：谓策划谋略若得实现则平定天下。失：犹“无”，掩没也。萧曹：萧何和曹参，皆为汉之开国元勋，所谓“一代之宗臣”。句谓倘若诸葛亮按计已定天下，则萧、曹之功业均不能与之相比。惜其早死未得实现。

〔6〕运：国运，天运。祚：帝位。句谓国运转移，汉祚难复，诸葛亮辅佐刘氏恢复汉室的宏图终于不得实现。　〔7〕志决身歼：即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军务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曰：“亮使至，问

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司马懿）曰：‘亮将死矣！’”

解闷十二首

其 六

复忆襄阳孟浩然[1]，清诗句句尽堪传[2]。
即今耆旧无新语[3]，漫钓槎头缩项鳊[4]。

这组诗为大历元年（766）秋在夔州作。题云“解闷”，即作诗以排遣愁闷。十二首诗感事而发，内容虽较庞杂，但皆有为而作。这是第六首，写对诗人孟浩然的怀念。

〔1〕孟浩然：襄阳人，唐著名诗人，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作家。襄阳，在今湖北襄樊市。忆：怀念。杜甫前有《遣兴五首》其五云：“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此又忆，故曰“复忆”。〔2〕清诗：指孟浩然诗风清丽。尽堪传：都足以传世。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亦谓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故曰“句句尽堪传”。〔3〕耆旧：故老，年高而素负声望者。无新语：自孟浩然死后，耆旧们都无新的惊人诗句。〔4〕缩项鳊：即鳊鱼，味极鲜美，以产汉水者最著名。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缩项鳊出襄阳，以禁捕，遂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缩项鳊。”孟浩然诗有“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杜诗化用其句。

其　七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1]。
孰知二谢将能事[2]，颇学阴何苦用心[3]。

题解

这是第七首，自述作诗体会。仇兆鳌云："诗篇可养性灵，故既改复吟，且取法诸家，则句求尽善，而日费推敲矣。"（《杜诗详注》卷一七）

注释

〔1〕陶冶：犹言陶铸，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引申作化育生成，娱情养性。性灵：性情。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底物：犹何物。存底物，即凭何物意。长吟：音调缓且长之吟哦。《晋书·嵇康传》："远啸长吟，颐神养寿。"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陶冶赖诗篇。"二句即其意。　〔2〕孰知：深知，明知。孰，同"熟"。二谢：指南朝诗人谢灵运和谢朓。能事：擅长此事，精通此道。将能事，即将作诗为能事。　〔3〕阴：指阴铿，南朝陈诗人。何：指何逊，南朝梁诗人。二人在近体诗的演化进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杜甫对他们很推崇，在诗中屡屡提及。

夜

露下天高秋气清，空山独夜旅魂惊[1]。
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2]。

南菊再逢人卧病[3]，北书不至雁无情[4]。
步蟾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5]。

题 解

大历元年(766)秋在夔州作。题一作《秋夜客舍》。诗写秋夜旅情，字字精炼，笔笔清拔，意境阔远，浑然无迹。遣词用意，都极似《秋兴八首》。

注 释

〔1〕秋气：一作“秋水”。二句谓空山无人，独处秋夜凄清之空山，令羁旅之人心惊。惊者，亦悲也。　〔2〕疏灯：谓灯光暗淡。悬：指月悬。本《易·系辞上》“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或谓杵声在空，故曰“悬”。亦可参。双杵：古人捣衣，对立执杵如舂米，故曰“双杵”。　〔3〕南菊再逢：即两见菊开，是就去蜀而言。见《秋兴八首》其一“丛菊两开他日泪”注。时杜甫患有疟疾、头风、耳聋、风痹、眼疾等多种疾病，故曰“卧病”。　〔4〕北书：指北方长安、洛阳亲友故旧的书信。相传雁能传书，今北书不至，故曰“雁无情”。　〔5〕步蟾：走廊。牛斗：二星宿名，在天河边。银汉：即天河。凤城：即凤凰城，此指京城长安。结联与《秋兴八首》其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意同。

返 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1]。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2]。
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3]。
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4]。

题解

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赋雨后晚景兼以自叹,诗成拈二字为题,非专咏"返照"。黄生评曰:"前半景,是诗中画;后半情,是纸上泪也。""年老、多病、感时、思归,集中不出此四意。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无不曲尽其情。此诗四项俱见,至结语云云,尤是凄神戛魄也。"(《杜诗说》卷八)

注释

〔1〕楚王宫:故址在今重庆巫山县西高都山上,相传为楚襄王所游之地。过雨痕:谓雨过天晴。毛张健曰:"痕字甚新,使人意想而得其妙。只一字可括'鸣雨既过渐细微,映空摇飐如丝飞'二句(《雨不绝》诗)。"(《杜诗谱释》卷二)　〔2〕二句写江边晚眺即景,谓石壁倒映江中,波摇影翻;归云笼罩树木,山村遮迷。　〔3〕高枕:扬雄《解嘲》:"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馀。"诗反用此,而自比庸夫,亦是牢骚话。绝塞:指夔州。　〔4〕豺虎乱:指军阀混战。时蜀中军阀互相攻杀,如去年(永泰元年)崔旰攻郭英乂,郭被普州刺史韩澄所杀。柏茂琳、杨子琳等又联合起兵讨旰,蜀中大乱。后杨子琳又攻成都。大历四年二月,杨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杜甫先见于此,故曰"不可久留"。南方:即指夔州。未招魂,谓屡遭寇乱,旅魂恐将惊散,未必能招之北归耳。《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壮　游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1]。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2]。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3]。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4]。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5]。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6]。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7]。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8]。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9]。
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10]。
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11]。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12]。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13]。
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14]。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15]。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16]。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17]。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18]。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19]。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20]。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21]。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22]。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23]。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24]。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25]。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26]。
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27]。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28]。
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29]。
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30]。
黑貂不免敝，斑鬓兀称觞[31]。

杜曲换耆旧，四郊多白杨[32]。
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33]。
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34]。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35]。
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36]。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37]。
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38]。
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39]。
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40]。
翠华拥吴岳，螭虎啖豺狼[41]。
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42]。
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43]。
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44]。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45]。
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46]。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47]。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48]。
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49]。
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50]。
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51]。
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52]。
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53]。
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54]。
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55]。
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56]。

题 解

大历元年(766)作于夔州。杜甫在少壮之年,曾先后游历吴越、齐赵等地。“壮”字不单指壮年,兼有豪壮和壮阔之意。而“游”字是此一自传性回忆诗的线索,有少壮时的壮游与中年以后的飘游两层内涵。从开头至“俗物都茫茫”,叙其少年之游,展示特异、豪迈的性格,定下本诗基调。从“东下姑苏台”到“欲罢不能忘”,叙其吴越之游,突出一“壮”字。从“归帆拂天姥”到“忽如携葛疆”,叙其齐赵之游,突出“清狂”之“快意”。从“快意八九年”到“引古惜兴亡”,叙其长安之游,突出“兴亡”之虑。从“河朔风尘起”到“鼻酸朝未央”,叙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事,突出“不爱死”之意。自“小臣议论绝”至末,叙衰年久客巴蜀之故,突出“客游”之悲壮。总之,此诗“追叙一生,由少而壮,壮而老,始而文章,继而交游,继而忧国,终有望于英雄之救时,此希稷、契心事也。”(《杜诗集评》卷三引朱彝尊评)这篇诗体自传,是研究杜甫生平、思想、性格的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从这首诗中,我们不仅了解到杜甫青壮年时期漫游生活的真实情景及入长安后的坎坷遭遇,还可以看到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值得指出的是,杜甫在回顾个人行迹时,总是与国家的时局联系在一起,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遭遇,而注目于国家的兴亡教训,这正是杜甫自传诗的超凡之处和价值所在。

注 释

〔1〕翰墨场:即文场。　〔2〕斯文:语出《论语·子罕》,这里意为文坛名家。崔魏: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崔尚,郑州(今属河南)人,久视元年(700)进士。曾任郑州刺史、祠部郎中等职。魏启心:中宗神龙二年(706)才膺管乐科及第。班、扬:指班固和扬雄,都是汉代著名作家。

〔3〕思即壮:文思敏捷壮浪。开口咏凤凰,一开口就作了吟咏凤凰的诗,这首诗是杜甫的处女作,惜今不传。　〔4〕书:书法,书写。作:作品。一囊:古人盛诗文的锦囊。杜甫善书法,《书史会要》卷五谓杜甫"于楷、隶、行无不工者。"《钱注杜诗》卷一《赠卫八处士》注引胡侨曰:"常于内阁见子美亲书《赠卫八处士》诗,字甚怪伟。"　〔5〕业:既。嫉恶怀刚肠:性格嫉恶如仇。〔6〕二句谓自己不愿与同辈少年交往,因而结交的都是年长于自己的诗人。脱略:超越、不以为意。小:用作动词,小看,鄙视。时辈:同辈。老苍:年长有成就的人。如"求识面"的李邕和"愿卜邻"的王翰,都比他大二、三十岁,崔尚、魏启心等更比他大很多,所以说"结交皆老苍"。　〔7〕饮酣:酒喝得痛快,尽兴。八极:八方极远之处。俗物:凡俗庸碌之人。茫茫:视而不见,不放在眼中。二句写其少壮时性格豪放,抱负不凡,不同流俗。　〔8〕姑苏台:春秋时吴王阖闾及其子夫差所建。遗址所在地有二说:一说在苏州西南七子山北,今称姑苏山,亦称姑苏台。一说在苏州西南濒临太湖的胥山,今称清明山。具:准备。浮海航:渡海用的大船。　〔9〕遗恨:遗憾。扶桑:神木名,传说日出于扶桑,这里指日本。二句谓至今还以当年未能渡海远航为恨事。　〔10〕王谢:东晋名流王导、谢安等,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世。阖庐墓,在苏州阊门外虎丘山剑池下。相传吴王阖庐死后以鱼肠剑随葬,葬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号曰虎丘。以下至"欲罢不能忘",历叙在吴越所见名胜古迹。　〔11〕相传吴王阖庐以宝剑三千殉葬,秦始皇和孙权都先后派人到此凿石求剑,但均无所得,其凿处遂成深池,因名"剑池"。在苏州虎丘山下,为一崖间泉池,呈狭长形,深约两丈,峭壁如削。仄:陡峭。长洲:苑名,为吴王阖闾游猎处。遗址在今苏州东北,太湖之北。芰(jì):菱。〔12〕嵯峨:高耸貌。阊门:为苏州旧城八门的西北门,规模宏伟,现仅留残迹。清庙:即吴太伯庙,亦称泰伯庙,在阊门外,东汉永兴二年(154)吴郡太守糜豹创建。回塘:即洋中塘,距苏州二十六里。　〔13〕趋:拜谒。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即周文王),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杜甫感太伯之能让贤,故抚事泪流。抚事:抚今怀古。浪浪:泪流貌。　〔14〕蒸鱼:指公子光刺杀王僚事。《史记·刺客

列传》载:伍子胥知公子光欲杀吴王僚,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光具酒请王僚,使专诸把匕首藏蒸鱼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公子光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除道:清扫道路。哂:讥笑。要章:腰间的印绶。要,同"腰"。《汉书·朱买臣传》载:买臣四十多岁仍家贫如洗,其妻羞之,离他而去。后买臣拜会稽太守(时会稽郡治在今苏州),故意穿旧衣,怀印绶,步归郡邸。被人发现腰间印绶,于是发民除道,派车迎接。他见前妻及其丈夫也在清道人群中,遂令载其夫妻到太守官舍,招待食宿。结果其前妻居一月而自杀。杜甫认为朱买臣这种报复羞辱的行径卑劣可笑,故曰"哂要章"。 〔15〕枕戈:枕戈待旦,本晋刘琨事,因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思报吴仇,故以为喻。秦始皇曾游会稽,渡浙江,故云"想秦皇"。 〔16〕因西施出于越地,所以越地美女声闻天下。 〔17〕剡(shàn)溪:在今浙江嵊州市,风景秀美,故曰"蕴秀异"。忘:读平声。

〔18〕二句写由吴越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天姥:山名,在浙江新昌县南。周匝六十里,东接天台,道家以为第十六洞天。杜甫回乡时曾从山下经过,故云"拂天姥"。杜甫时年二十四岁,故曰"中岁"。贡:贡举。由州县推荐参加科举考试者称乡贡。杜甫家居河南巩县,须回乡由州县推荐参加明年在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故云"贡旧乡"。 〔19〕二句描绘诗人昔日之意气风发:年少时豪迈狂放,自视甚高,直欲与屈原、贾谊相抗衡,视曹植、刘桢亦不如自己。劘(mó):切,削。屈贾:屈原、贾谊。垒:营垒。指与屈、贾彼此相当。目短:轻视。曹刘:曹植、刘桢,东汉末著名诗人。墙:视之如及肩之墙,言不足跨越。 〔20〕二句是说文章不合时宜而落第。忤:违逆,不顺。考功:指考功员外郎。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进士考试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二十五年改由礼部侍郎主持。杜甫参加的是开元二十四年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的考试,结果落第,故云"忤下考功第"。京尹:指东都洛阳之河南尹,非西京长安之京兆尹。 〔21〕放荡:狂放无拘束。齐赵:约今山东、河北一带。裘马:轻裘肥马。语出《论语·雍也》:"乘肥马,衣轻裘。"清狂:放纵豪迈。 〔22〕歌:咏歌。丛台:战国时赵武灵王所建,在今河北邯郸市人民公园内。青丘:相传为春秋时齐景公狩猎处,约在今山东广饶县北。

〔23〕呼鹰、逐兽:写游猎之快意。皂枥林、云雪冈:皆齐地名,不详所在。

〔24〕二句自叙诗人骑射技术之妙。射飞:仰射飞鸟。纵鞚:放辔驰马。引臂:拉弓射箭。鹙鹆(qiū cāng):两种水鸟。落:射落。　〔25〕苏侯:原注:"监门胄曹苏预。"苏源明,初名预,因避代宗讳改,字弱夫,武功人,时在徐州、兖州一带作客,常和杜甫一起游猎。杜甫晚年作《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回忆二人平生交谊,又深情地提及当年的山东之游:"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年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据鞍喜:在马上为杜甫射落鹙鹆狂喜而呼。葛强:晋代山简的爱将,常与山简同游。苏源明以葛强比杜甫。　〔26〕八九年:杜甫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初游齐赵,二十九年一度回洛阳,天宝三载(744)再游齐赵,至天宝五载西入长安,前后约有八、九年时间。咸阳:指长安。从"放荡齐赵间"至此叙齐赵之游,概括了诗人25—35岁间的生活经历,这是杜甫平生最快意的时期。　〔27〕二句言自己为当时文豪称许,与王侯同游。许与:赞许。词伯:文豪或著名诗人,指郑虔、韦济、岑参、高适、崔国辅等人。贤王:指汝阳王李琎等。　〔28〕曳裾:《汉书·邹阳传》:"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裾,衣服的大襟。置醴:《汉书·楚元王传》:"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醴即甜酒。后常以置醴喻被尊为上宾。奏赋:指献《三大礼赋》事。明光:汉宫名,借喻唐大明宫。　〔29〕天子:指玄宗。废食召:指受到天子重视。杜甫献三大礼赋后,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令宰相试文章。《莫相疑行》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即所谓"群公会轩裳"。轩裳:车马与官服,代指达官贵人。　〔30〕上句指天宝十四载(755)被任命为河西尉不就之事。下句言但能痛饮,有官无官都随它去。信:任意,随便。行藏:出仕和退隐。〔31〕"黑貂"以下六句,自叹穷老。黑貂敝:用苏秦事。《战国策·秦策》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斑鬓:鬓发花白。兀称觞:穷也不管,还是举杯痛饮。兀,尚,还。〔32〕二句言故里的老人日少,郊外的坟墓日多。杜曲:即杜陵,在长安城南,杜甫曾家于此。耆旧:故老。多白杨:古人坟边多栽白杨,此指坟墓增多。〔33〕坐深:因年纪日长,故座次日高。乡党:乡里。死生忙:凋谢者既多,故感慨人生匆促。　〔34〕二句指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陷害朝士,时见株连

灭族之事。倾夺:倾轧争夺。赤族:灭族。迭:更迭。罹殃:遇害。〔35〕国马:指唐玄宗所养的"舞马"和"立仗马"。《新唐书·李林甫传》:"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官鸡:指官养的斗鸡。关于舞马和斗鸡,详见《斗鸡》诗注。〔36〕二句是说举国马和官鸡的例子,则其他方面的奢侈浪费即可想见。举隅:有举一反三意。烦费:浪费。根据勤俭必兴、奢侈必亡的历史经验,不能不让人感叹国家之衰亡。引古:引古鉴今。兴亡:偏义复词,即亡。〔37〕河朔风尘起:指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叛乱。河朔,指河北一带。岷山:在四川北部,此代指四川。行幸:皇帝出游。安史叛军逼近长安,玄宗长途奔波逃往成都,故云"长"。〔38〕两宫:指玄宗、肃宗父子。玄宗避难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二人都不在京城,而又相隔万里,故云"各警跸"、"遥相望"。警跸(bì):谓古时皇帝出入时严加戒备,断绝行人。警,警戒;跸,清道。〔39〕上句言肃宗到平凉收兵平叛,下句言肃宗以太子身份即位灵武。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平凉西。少海:比太子。旌旗黄,古时天子旌旗用黄色。〔40〕禹传位于子启,此喻玄宗传位肃宗。涿鹿亲戎行,比肃宗命太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亲自指挥军队征讨安史叛军。涿鹿:在今河北涿州市东南。传说黄帝曾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亲戎行:亲自指挥军队。〔41〕翠华:皇帝仪仗中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旗。吴岳:即吴山,在今陕西千阳、凤翔境内。至德二载二月,肃宗由彭原移驻凤翔,曾路过吴山。螭(chī):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螭虎,喻唐朝军队。啖:吃。这里作消灭讲。豺狼:比喻安史叛军。〔42〕二句写至德元载十月房琯兵败陈陶、青坂。参见《悲陈陶》、《悲青坂》二诗。爪牙:此非贬义,犹言羽翼,比喻辅佐之人。《后汉书·窦宪传》:"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一不中:一击不中。胡兵:安史叛军。陆梁:猖獗。〔43〕二句指至德二载五月,郭子仪又败于清渠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渭桥,进屯潏西。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退,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载,同"再"。无充分准备,故曰"草草"。凋瘵:凋敝病痛。瘵(zhài),病。膏肓:难治的重病,这里指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44〕备员:犹充数,是谦词。窃:

自指。补衮:指自己至德二载在肃宗朝任左拾遗事。衮,帝王之衣服,补衮,喻为皇帝拾遗补阙,这是左拾遗的职责。心飞扬,心思激愤貌。〔45〕九庙:天子皇室设九庙,后常以之代指王朝社稷。九庙焚: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后焚烧了唐室宗庙。悯:同情,怜悯。万民疮:百姓疮痍。〔46〕斯时:当时。伏青蒲:用汉代史丹谏元帝之典比自己疏救房琯事。《汉书·史丹传》:"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廷诤:当廷谏诤皇帝。守:伺候。御床:御座。〔47〕君辱敢爱死:化用《国语·越语》"君辱臣死"之意。赫怒:震怒。至德二载,房琯以门客董庭兰受贿事罢相,杜甫上疏论争,以为"罪细不宜免大臣。"触怒肃宗,召三司推问,因张镐等救免,故云"幸无伤"。〔48〕圣哲:指肃宗。仁恕:宽仁爱民。宇县:即宇内,天下。至德二载,两京收复,故云"复小康"。〔49〕二句写肃宗还京事。《旧唐书·肃宗纪》载:"(至德二载冬十月)癸亥,上自凤翔还京……九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哭于庙三日,入居大明宫。"又《新唐书·礼乐志三》载:"安禄山之乱,宗庙为贼所焚,肃宗复京师,设次光顺门外,向庙而哭,辍朝三日。"未央:汉宫名,此指大明宫。〔50〕小臣:杜甫自称。议论绝:指乾元元年六月,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左拾遗是言官,能发议论,今罢斥,故云"议论绝"。殊方:异乡。下句指"漂泊西南天地间"。〔51〕二句以鸟自比,写自己漂泊江湖的困苦生活。羽翮(hé):羽毛。困低昂,不能奋飞。〔52〕二句言身在草野,仍高洁自持。碧蕙:一种香草。捐:消散。微芳:淡雅的香气。〔53〕二句用典。之推:介之推,春秋时人,曾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及文公还国即位,他避不受赏,与母隐于绵山。渔父:《楚辞·渔父》篇末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此以渔父自比。〔54〕二句言功名富贵都和花开花谢一般,多么鲜艳的花也抵御不了秋冬的严霜。敌:相当。〔55〕鸱夷子: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乃弃官泛游五湖,后适齐,号鸱夷子皮。这里所称鸱夷子,当指李泌。李泌曾佐肃宗复两京,时归隐衡山。才格:才能品格。〔56〕群凶:指拥兵自重的军阀。史载,大历元年正月,鱼朝恩部将周智光杀鄜州刺史张麟,活埋杜冕家属 81 人,聚集亡命、无赖子弟数万人,打家劫舍,截夺漕米。三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与茂州刺史崔旰战于梓州。侧仄,

侧身伫盼。言期盼有众多像“鸱夷子”那样才格出众的英俊之士出而平定祸乱,振兴国家。

阁 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1],天涯霜雪霁寒宵[2]。
五更鼓角声悲壮[3],三峡星河影动摇[4]。
野哭几家闻战伐[5],夷歌数处起渔樵[6]。
卧龙跃马终黄土[7],人事音书漫寂寥[8]。

大历元年(766)冬,寓居夔州西阁时作。杜甫善以壮景写哀,此诗即为显例。诗写阁夜所见所闻景象,悲壮动人。首联起势警拔,颌联尤为壮阔,使人惊心动魄。由鼓角悲壮而联想到野哭战伐,渔樵夷歌,由阴阳代谢而感世变无常,友朋凋谢,人事寂寥,独身飘零。意中言外,怆然有无穷之思。起承转接,犹如神龙掉尾,浑化无迹。胡应麟论“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即举此篇与《登高》、《登楼》、《秋兴八首》等诗为例,认为“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诗薮·内编》卷五)

〔1〕阴阳:犹日月。短景:冬天日短,故云“短景”。景,同“影”。
〔2〕天涯:天边,此指夔州。霁:天晴,此指雪光明朗。 〔3〕鼓角:更鼓和号角。《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出日没时挝鼓三通。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鼓音止,角声动,吹十二声为一叠,角音止,鼓音动,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毕之。”五更鼓角,天将启晓。 〔4〕三峡:指瞿

塘峡、巫峡、西陵峡。西阁临瞿塘峡西口。星河:星辰和银河。〔5〕几家:一作"千家"。战伐:当指去年闰十月以来的崔旰之乱。〔6〕夷歌:指当地少数民族的歌曲。数处:一作"几处",一作"是处"。起渔樵:起于渔人樵夫之口。〔7〕卧龙,指诸葛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徐庶谓刘备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跃马:指公孙述。述曾据蜀称白帝。左思《蜀都赋》:"公孙跃马而称帝。"终黄土:指都死而同归黄土。诸葛亮和公孙述在夔州都有祠庙,夔州有白帝城,故联想及之。〔8〕人事:指交游。时杜甫好友郑虔、苏源明、李白、严武、高适都已死去,音书:指亲朋间的音信。寂寥:孤独寂寞。漫:漫然,有随他去,不管他之意。此句似自我解脱,实则愤激之词。

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1],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2]?吾叱奴人解其缚[3]。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4]。

题解

大历元年(766)冬在夔州西阁作。诗写得很别致,在对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中,蕴含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杜诗这种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对宋诗很有影响,宋人洪迈说:"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容斋三笔》卷五)

注释

〔1〕厌:厌恶,讨厌。〔2〕何厚薄:虫、鸡于人并无厚薄之分,而人又何必厚此薄彼呢?《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

此，何其偏也！”杜意本此。 〔3〕叱：喝令。 〔4〕鸡虫二句：为作诗本旨。赵次公曰：“一篇之妙，在乎落句。”（《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三引）王嗣奭曰：“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写出一时情景如画，信是诗家妙手。”（《杜臆》卷八）“无力正乾坤”的诗人，面对纷争不已的现实，亦是无可奈何。

愁

江草日日唤愁生[1]，巫峡泠泠非世情[2]。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3]。
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4]。
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5]。

题解

大历二年（767）春在夔州作。原注：“强戏为吴体。”吴体，即拗体，此为七律拗体。王嗣奭曰：“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此诗前四句是愁，后四句是所以愁。愁人心事，触目可憎。”（《杜臆》卷七）

注释

〔1〕春草日生：春色撩人，适足以引起旅人思归愁绪，故曰“唤愁”。《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2〕泠泠（líng）：水流声。非世情：不近人情。此句即“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意。戴叔伦《湘南即事》：“卢橘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联系此诗末联“渭水秦山得见否”，戴诗正可作杜诗注脚。 〔3〕盘涡：漩涡。底心性：啥意思、何用意。底，何。二句谓鹭浴盘涡，自得其乐，树独开花，自炫艳丽，是何居心？乃不知人之愁

耶！因愁之切，痴情咎物，故作嗔怪之词。　〔4〕戎马：喻战乱。自安史之乱至今，凡十有二年。十年：乃举成数言之。万国：犹全国。暗：指氛祲未消。异域：犹异乡。宾客：甫自谓。孤城：指夔州。　〔5〕渭水、秦山：代指长安。人：甫自指。罢病：言已衰老。罢，同"疲"。虎纵横：比寇盗横行。末句即《返照》所云"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意。最后四句，谓久经战乱，寇盗横行，自己漂泊异乡，身老难归，此真愁杀人也。

洞　房

洞房环佩冷，玉殿起秋风〔1〕。
秦地应新月，龙池满旧宫〔2〕。
系舟今夜远，清漏往时同〔3〕。
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4〕。

题解

由《洞房》至《提封》八诗，为一组诗，前人推崇备至，虽不尽然，但从中可观有唐盛衰之迹与杜甫晚年旅居夔州的心态。八诗均作于大历二年(767)秋，皆撮首二字为篇名，俱追忆开元、天宝时事，思往戒今，俯仰盛衰，语兼讽刺，浑然不露，可称佳作。《洞房》为组诗开篇，写诗人秋夜见月感兴，又将长安与夔州秋夜之景虚拟对比，抒发故国旧君之思。

注释

〔1〕洞房、玉殿：皆指长安宫殿说。曰"冷"，曰"秋风"，正见萧条凄凉之状。　〔2〕秦地：指长安。龙池：在长安兴庆宫内。旧宫：即指兴庆宫，乃玄宗发祥之地。二句言月虽新，池则旧，以寓物是人非之感。　〔3〕漏：即

漏壶，又名漏刻，是古代的一种计时仪器，内贮清水，滴水计时。漂泊夔州，孤舟一系，回首长安，渺不可即，故曰“今夜远”。往时同：则清漏同而时事不同，感慨深焉。　〔4〕黄山：即黄山宫。《三辅黄图》卷三：“黄山宫，在兴平县（即今陕西兴平市）西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宫，即此也。”汉武帝茂陵，正在黄山宫之北。此借茂陵以喻玄宗泰陵。园陵白露，情致黯然，怆然泣下。

宿　昔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1]。
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2]。
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3]。
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4]。

题　解

此首追忆昔日玄宗游乐之盛况，上四句叙游幸，下四句写女宠，语含讽刺。

注　释

〔1〕宿昔：往日。青门：即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蓬莱：唐宫名。原名大明宫，龙朔二年，高宗改为蓬莱宫。蓬莱宫为东内，玄宗所居兴庆宫为南内。《新唐书·地理志一》：“自东内达南内，有夹城复道，经通化门达南内，人主往来两宫，人莫知之。”故下云“少有外人知”。仗：指天子仪仗。〔2〕花娇：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焉！’”龙喜：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天宝中，兴庆池

小龙常出游宫垣南沟中，蜿蜒奇状，靡不瞻睹。”二句言花娇而迎仙仗于杂树，龙喜仙仗之至而跃起平池。极写玄宗游乐之盛况。〔3〕传说汉武帝曾殷勤留西王母宴乐，见《汉武帝内传》。此以王母比杨贵妃。少儿：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即大将军卫青之姊，尝与霍仲孺私通，生霍去病。此以少儿比秦国、虢国夫人。二句谓贵妃专宠，秦虢得幸，隐寓玄宗的荒淫行乐。〔4〕行乐秘：秘字含讽，言宫中丑事有不可闻于外者，不忍显斥，故曲为秘之。

能　画

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1]。
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2]。
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3]。
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4]。

题　解

此诗以汉喻唐，通过画画、投壶、角抵戏等表面升平景象的描写，讽刺唐朝统治者玩物丧志，失政致乱。但措辞委婉，用典贴切。

注　释

〔1〕毛延寿：《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故曰“能画”。投壶：古时一种游戏。《西京杂记》卷五：“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玄宗时，画工如冯绍正之流，侏儒如黄旗（玄宗呼为“肉儿”）之流，皆得宠幸，故以毛延寿、郭舍人比之。〔2〕天笑：《神异经·东荒经》：“（东王公）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故李商隐《祭全义县伏波神文》云：“何烦玉女之投

壶,方闻天笑。”此指玄宗。二句谓舍人投壶,足动天颜;延寿善画,能令物色生春。以上四句言俳优贱人承恩,骄逸遂生。 〔3〕政化:政事与教化。皇明:天子之明德。《文选·班固〈西都赋〉》:“天人合应,以发皇明。”刘良注:“皇,大也。此则天意人事合应,以发我皇大明之德。”二句谓政治清明,信赏必罚。 〔4〕抵戏:即角抵戏,亦作“角觝”。《汉书·武帝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此泛指各种乐舞杂技,意同百戏。风尘:指安史之乱。后四句谓果能政化如水,皇明若神,虽时用抵戏,亦无妨治乱。治乱得失,要在任用得人与否。可惜玄宗没有做到这样。

斗 鸡

斗鸡初赐锦[1],舞马既登床[2]。
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3]。
仙游终一闷,女乐久无香[4]。
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5]。

题解

斗鸡、舞马,是玩物丧志的表现,作者回忆当年唐玄宗乐此不疲终遭祸乱。经过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更见痛定思痛之慨。

注释

〔1〕斗鸡:陈鸿《东城老父传》云:玄宗以乙酉年生而喜斗鸡,“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帝出游,见(贾)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五百小儿长,“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赐锦

指此。　〔2〕舞马:《明皇杂录·补遗》:“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　〔3〕《明皇杂录》卷下:“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令》、《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宫设看楼,夜阑,既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崔令钦《教坊记》亦云:“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之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帘下”二句,即指此番景象。楼前:即勤政楼前。御柳: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诗:“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观此,杜诗真可谓实录。　〔4〕仙游:即指上述宴乐游戏。闷(bì):闭,止息。二句谓玄宗晏驾。玄宗既死,则荒宴停止,女乐无香。　〔5〕骊山:为玄宗、贵妃游乐之地。洪迈《容斋三笔》卷六:“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画《骊山宫殿图》一轴,华清宫居山巅,殿外重帘,宫人无数,穴帘隙而窥。一时伶官戏剧、品类杂沓,皆列于下。杜一诗(即指此诗)真所谓亲见之也。”时玄宗、贵妃已死,骊山胜景难再,故曰“寂寞”。清秋草木黄,更见凄凉。

历　历

历历开元事[1],分明在眼前。
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2]。
巫峡西江外,秦城北斗边[3]。

为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4]。

题解

这首诗前四句追述开元、天宝往事，后四句自叹羁旅衰病。

注释

〔1〕历历：众多而分明可数。开元事：指开元太平盛世。 〔2〕无端：无缘无故。此是反语。盗贼起，指安史之乱。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迄今凡十馀年，故曰“岁时迁”。忽已：犹言转眼之间。 〔3〕西江：指长江。秦城：指长安。长安又谓北斗城。二句亦《秋兴八首》其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之意。 〔4〕为郎：广德二年六月，严武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时甫已五十三岁，故曰“白首”。从：听任，有不甘意。数秋天：谓屡经秋日。

洛 阳

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1]。
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2]。
清笳去宫阙，翠盖出关山[3]。
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4]。

题解

此诗写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前四句写玄宗奔蜀的原因，后四句记还京之事，对玄宗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注释

〔1〕胡马:指安史叛军。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史叛军攻陷东都洛阳,所谓"洛阳陷"也。次年六月七日,灵宝败绩,叛军入潼关,所谓"犯潼关"也。〔2〕天子:指玄宗。初愁思:指潼关破,玄宗仓皇奔蜀。"初"字含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时天下无事,号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阙,乘传递以告,上欲迁幸,复登(花萼相辉)楼置酒,四顾凄怆。""上将去,复留眷眷,因使视楼下有工歌而善《水调》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上闻之,潸然出涕。"又:"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望见千馀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跸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所谓"都人惨别颜"也。　〔3〕清笳:凄清之胡笳声。去宫阙:指叛军退出长安。至德二载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贼众夜遁。翠盖:翠羽装饰之华盖。此指天子仪仗。出关山:指至德二载十月,肃宗入长安,玄宗离蜀还京。　〔4〕故老:长安父老。攀龙髯:《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旧唐书·玄宗纪》载:至德二载十二月,玄宗由蜀回,"至京师,文武百僚、京城士庶夹道欢呼,靡不流涕。"《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载:玄宗返京,"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指肃宗)令开仗,纵千馀人入谒上皇,曰:'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故曰"幸再攀"。

骊　山

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1]。
地下无朝烛,人间有赐金[2]。
鼎湖龙去远,银海雁飞深[3]。
万岁蓬莱日,长悬旧羽林[4]。

简介

此诗由回忆当年玄宗骊山游幸、花萼登临的盛况，转笔写玄宗之死，有抚今追昔之感。

注释

〔1〕骊山：《唐会要·华清宫》："开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温泉宫于骊山。至天宝六载十月三日，改温泉宫为华清宫。"玄宗宠幸杨贵妃，每岁十月，必至华清宫避寒。花萼：即花萼相辉楼。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兴庆宫，上（玄宗）潜龙之地，圣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爱，及即位，立楼于宫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辉'。退朝，亟与诸王游，或置酒为乐。"今玄宗已升遐，故曰"绝望幸"、"罢登临"。　〔2〕朝烛：玄宗早朝，则秉烛而受朝。今已死归地下，故曰"无朝烛"。玄宗虽殁，但当日颁赐臣下之金尚留人间，可谓遗泽尚存。　〔3〕鼎湖：见前《洛阳》诗注〔4〕。银海：《汉书·刘向传》："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馀，石椁为游馆，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何逊《行经孙氏陵》："银海终无浪，金凫会不飞。"二句言玄宗驾崩。　〔4〕蓬莱：唐宫名，见前《宿昔》诗注〔1〕。羽林：指皇帝宿卫部队，即万骑军，后改为龙武军，玄宗葬后，用为护陵军。

提　封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1]。
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2]？
时征俊乂入，莫虑犬羊侵[3]。
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4]。

此章直究当时致乱之由，以垂为永戒，堪为八诗作结。杜甫主张治国在德不在险，要重用俊才，恩加四海，苟如此，何患外族入侵。蒋弱六曰："末章直是奏疏体，丁宁反覆，皆暗切玄宗，隐为后戒，以此结前七首，意最深切。"（《杜诗镜铨》卷十七引）

〔1〕提封：犹通共，谓举其总数言之。后亦指所管辖之封疆。如《旧唐书·东夷传》："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此为后者，指疆域辽阔。万国：犹言天下。　〔2〕悬车：挂车，喻极险要之地。《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梁简文帝《弹棋论序》："乘危则栈山航海，历险则束马悬车。"俭德：节俭之德。《易·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固。"临：监临。二句谓悬车守险，不如俭德临民，治国在德不在险。此为杜甫一贯主张，再三言之，《有感五首》其三："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　〔3〕俊乂（yì）：贤德之人，俊杰之士。犬羊：对异族入侵者的蔑称，如安史之流。二句意较上联更进一层，谓苟能选贤任能，则不虑外患之侵，用贤辅国，始为消弭祸患之要图。　〔4〕戒：警戒，警惕。兵犹火，用兵如玩火。《左传·隐公四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

孤　雁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1]。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2]。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3]。
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4]。

大约作于大历二年(767)秋。题一作"后飞雁"。诗托孤雁失群之苦,以寓兄弟离别之思。又以野鸦之鸣噪纷纷,衬托孤雁思群之情,更见其凄苦无助之态。

〔1〕二句言孤雁思群之苦。孤飞哀鸣,不思饮啄,正为念群之故。陆龟蒙《孤雁》诗:"哀鸣慕前侣,不免饮啄晏。"正本杜句。 〔2〕谁怜:指已去之群雁。一片影:指孤雁形只影单。万重云:极言孤雁离群之远。〔3〕二句写孤雁追飞迫切之情。雁群远去,望之已尽,孤雁犹似有所见而追飞不已。似犹见:非真见也。孤雁失群,哀鸣不绝,如更闻其群而呼之者。如更闻:非真闻也。 〔4〕二句言野鸦根本不体念孤雁此时的心情,仍自顾自地纷纷鸣噪着。孤雁哀鸣为失群,而野鸦鸣噪之时,全无情思,只觉其纷乱聒耳,故讥之为"无意绪"、"自纷纷"。意绪:心情,心绪。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1],渚清沙白鸟飞回[2]。
无边落木萧萧下[3],不尽长江滚滚来[4]。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5]。
艰难苦恨繁霜鬓[6],潦倒新亭浊酒杯[7]。

大历二年(767)九月九日作于夔州。前四句登高所见,极写暮秋夔峡惊心动魄之景色;后四句登高所感,抒发老病漂泊之苦

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语言精炼而富变化，对仗工整且复自然。全诗八句皆对，首句即入韵。言简意丰，备极顿挫。胡应麟赞之曰："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并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诗薮·内编》卷五）。

注释

〔1〕猿啸哀：巫峡多猿，鸣声甚哀，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2〕渚：水中小洲。回：回旋。　〔3〕落木：落叶。萧萧，风吹叶动之声。　〔4〕滚滚：相继不绝，奔腾不息。　〔5〕二句从天地风物之大环境紧缩至孤身一人。万里：远离故乡，指夔州距长安遥远，回京无望。常作客：长期漂泊在外。百年：犹言一生。多病：杜甫患有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耳聋等多种疾病。独登台：时逢佳节，诸弟分散，好友先死，孤客夔州，举目无侣，故云。宋人罗大经评此二句云："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卷十一）　〔6〕艰难：一指个人生活多艰，一指国家世乱多难。苦恨：极恨。繁霜鬓：白发日多。　〔7〕潦倒：犹衰颓，因多病故潦倒。新亭：最近方停。亭，通"停"。时杜甫因病戒酒。浊酒：混浊的酒，指劣酒。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1]，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2]！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3]！
已诉征求贫到骨[4]，正思戎马泪盈巾[5]。

[redacted]

大历二年(767)秋作于夔州。杜甫的一位亲戚吴郎从忠州搬来夔州,他就把原住的瀼西草堂让给吴郎住。西邻是一位无食无儿的寡妇,杜甫住时,任凭这位贫妇扑食堂前之枣。而吴郎搬来后,却插篱防人扑枣。杜甫即写诗委婉劝说吴郎不要这样做。因前有《简吴郎司法》诗,故此题曰"又呈"。末联"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正揭示出征敛和战乱是造成民贫的原因。

[redacted]

〔1〕堂:指瀼西草堂。扑枣:打枣。任:放任,听任。　〔2〕宁有:怎有,哪会有。此:指扑枣。缘:因为。恐惧:指老妇害怕被人看破。转:改变态度。亲:待人和蔼。上句是代老妇设想,为其开脱;下句是杜甫一向对待老妇的态度,也希望吴郎这样做。　〔3〕防:防备。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过虑。篱:篱笆。却甚真:却真像是拒绝老妇打枣一样。上句主语是老妇,下句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说得极其委婉,是希望吴郎能体谅老妇的苦处。　〔4〕这句是说老妇人诉说过自己不堪赋税压榨的穷苦遭遇。征求:诛求,横征暴敛。贫到骨:犹一贫如洗,一无所有。　〔5〕这句是说自己想到战事不停,不禁悲哀流泪。戎马:指战争。尾联是全诗主旨之所在,写造成西邻扑枣妇人贫困之原因,同时也隐含着诗人对贫民的同情,对战争的痛恨。

月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1]。
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2]。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3]。
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4]。

题解

大历二年(767)秋作于夔州。诗写秋夜月出群山之上的奇丽景观,而多用月中故实,虽借以自伤孤老贫寒,但写景精切,布局整密,运意玲珑,幽默风趣。故为后人所激赏,苏轼推为“古今绝唱”。

注释

〔1〕山吐月:夔州地处群山之中,月从山出,故曰“山吐月”。“吐”字极新极确。残夜:言夜将尽。月本照水,水光反照,楼中虚白,故曰“水明楼”。〔2〕尘匣:蒙尘土的镜匣,喻山。镜、钩:喻月。汉公孙乘《月赋》:“隐圆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怀》:“台前疑挂镜,帘外似悬钩。”杜诗脱化于此。月虽缺而光犹在,当其初吐如宝镜出于匣中。从无而有,故曰“开”;缺月冉冉上升,由楼上观之,如玉钩悬于帘外。由低而高,故曰“上”;月升不因人力,故曰“自上”。〔3〕兔、蟾:指月。见前《月》(天上秋期近)诗注〔2〕。鹤发:白发,杜甫自指。疑:惊疑。恋:贪恋。仇兆鳌曰:“月色临头,恐兔疑白发;月影随身,如蟾恋裘暖。从月色下,写出衰老凄凉之况。”(《杜诗详注》卷十七)〔4〕斟酌:考虑,量度。姮娥:即嫦娥。传说嫦娥窃羿不死之药而奔月居广寒宫。九秋:秋季九十天,故云。二句借嫦娥而自说孤寒,以嫦娥奔月寡居,喻己漂泊孤寂。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1〕,夔府别驾元持宅〔2〕,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3〕,壮其蔚跂〔4〕,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5〕,浏漓顿挫〔6〕,独出冠时〔7〕,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

坊内人[8]、洎外供奉[9]，晓是舞者[10]，圣文神武皇帝初[11]，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12]，况余白首[13]！今兹弟子[14]，亦匪盛颜[15]。既辨其由来[16]，知波澜莫二[17]，抚事感慨[18]，聊为《剑器行》。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19]，数常于邬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20]，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21]，即公孙可知矣[22]！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23]。
观者如山色沮丧[24]，天地为之久低昂[25]。
㶿如羿射九日落[26]，矫如群帝骖龙翔[27]。
来如雷霆收震怒[28]，罢如江海凝清光[29]。
绛唇珠袖两寂寞[30]，晚有弟子传芬芳[31]。
临颍美人在白帝[32]，妙舞此曲神扬扬[33]。
与余问答既有以[34]，感时抚事增惋伤[35]。
先帝侍女八千人[36]，公孙《剑器》初第一[37]。
五十年间似反掌[38]，风尘颓洞昏王室[39]！
梨园弟子散如烟[40]，女乐馀姿映寒日[41]。
金粟堆南木已拱[42]，瞿唐石城草萧瑟[43]。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44]。
老夫不知其所往[45]，足茧荒山转愁疾[46]！

题 解

大历二年(767)十月，作于夔州。公孙大娘，是玄宗时代享有盛名的舞蹈家。《剑器》，唐健舞曲名，是一种戎装舞剑的武舞。此诗前八句从各方面形容公孙氏舞《剑器》之“浏漓顿挫”、“壮其蔚跂”，时而神奇可骇，时而高卑易位，时而如九日并落，时而如驾龙翔空，时而如雷霆过而响尚留，时而如江海澄而波乍息。接六

句则见李氏舞而感怀，公孙已逝，李氏犹存，感慨万端。从而开启下六句盛衰之感及末六句聚散无常之慨。诗题是“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而诗与序却重点在写公孙大娘，实际上是在借乐舞的今昔对比，以揭示安史之乱前后五十年间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化，“举一剑器，可该万事”，容量极大，感慨极深，悲壮淋漓，沉郁顿挫，堪称绝妙好词！

〔1〕大历：唐代宗年号。　〔2〕夔府：即夔州。别驾：州刺史的佐吏，因随刺史出巡时另乘传车，故称别驾。元持：人名，为元挹弟，元锡叔父。时为夔州别驾，终都官郎中。　〔3〕临颍：唐属许州颍川郡，故城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4〕壮：激赏。蔚跂(qì)：光彩蔚然而雄健凌厉。　〔5〕开元三载：三，一作“五”。郾(yǎn)城：亦属许州颍川郡，今属河南省。剑器浑脱：是剑器与浑脱两种舞的综合。　〔6〕浏漓顿挫：形容舞姿妍妙活泼而富有节奏。　〔7〕独出：独树一帜。冠时：在当时数第一。　〔8〕高头：即前头。崔令钦《教坊记》：“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皇帝)前头也。”伎坊：即教坊。《教坊记》：“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雍录》卷九：“开元二年正月，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宜春、梨园设在宫禁内，是内教坊，亦可谓内供奉。　〔9〕洎(jì)：及。外供奉：指设在宫禁外的左、右教坊，以及其他杂应官妓。　〔10〕晓：精通。是舞：即前所谓“剑器浑脱”。〔11〕圣文神武皇帝，即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此后，又于天宝元年二月、七载五月、八载闰六月、十三载二月四次加尊号，均有“圣文神武”字样。　〔12〕玉貌锦衣：指公孙大娘当时年轻貌美衣着华贵。　〔13〕白首：白发苍苍。指现在之作者自己。意谓那时“余尚童稚”，而公孙大娘已是妙龄女郎，而今我亦白首，更何况公孙大娘乎！〔14〕兹：这。弟子：指李十二娘。　〔15〕匪：同“非”。盛颜：年轻之容貌。

〔16〕辨:明白,弄清。由来:来历。指李十二娘舞艺的师承渊源。〔17〕波澜莫二:指李十二娘的舞蹈艺术风格,与公孙大娘一脉相承,没有两样。 〔18〕抚事:追念往事。感慨:一作"慷慨",指心情激动。〔19〕张旭:吴(今江苏苏州)人,唐代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时有"草圣"之称。 〔20〕数:多次。邺县:唐属相州邺郡,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河剑器:亦作"西河剑气",也是剑器舞的一种。 〔21〕豪荡感激:豪放跌宕,激动人心。 〔22〕即:犹则。谓公孙大娘的舞蹈,能启发"草圣"张旭,使其书法艺术大进,那么她舞艺的高超则可想而知了。 〔23〕动四方:轰动四方。 〔24〕观者如山:形容人多,犹言人山人海。色沮(jǔ)丧:形容舞蹈之妙让观众眼花缭乱,惊心动魄,面为改色。 〔25〕此句犹言天旋地转。〔26〕爥(huò):光芒闪烁貌,指舞的剑光。羿(yì)射九日:传说尧时十日并出,庄稼草木都被晒死,尧就命后羿去射日,射落了九个。比喻舞姿光彩夺目。 〔27〕矫:矫健。群帝:众天神。骖(cān)龙翔:驾龙飞翔。〔28〕雷霆:形容击鼓声。收震怒:谓舞者在鼓声骤停时出场。 〔29〕罢:结束。凝清光:以江海平静时水天一色的景象,来比喻舞蹈的停顿静止。清光,以水色喻剑光。谓舞终时剑光凝固,如江波澄息。以上四句,极言舞蹈之雄妙绝伦,有声有色,惊心动魄。 〔30〕绛唇:红唇,指人。珠袖:指舞。两寂寞:谓公孙大娘人与舞俱亡。 〔31〕弟子:指李十二娘。芬芳:香气。此指美妙的舞艺。 〔32〕临颍美人:即李十二娘。白帝:白帝城,指夔州。〔33〕神扬扬:神采飞扬。 〔34〕既有以:既有根由,即序中"辨其由来"之意。 〔35〕时:时局,时势。事:即指这次观舞事。惋伤:惋惜,悲伤。〔36〕先帝:指玄宗。 〔37〕初:始,当初。初第一,谓自始就推她第一。〔38〕五十年:从开元三年(715)郾城观舞到作此诗时之大历二年(767),凡五十馀年,举成数而言。反掌:形容时间过得迅疾。 〔39〕风尘洞(hòng)洞:犹言天昏地暗,指安史之乱。 〔40〕散如烟:像烟一样消散。安史之乱,京师乐工歌妓多流散各地,故云。 〔41〕女乐:歌妓,舞女。馀姿:容颜中衰,即序中所谓"亦匪盛颜"。时当十月,故曰"映寒日"。向秀《思旧赋序》:"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此正"映寒日"之所本,借以寄今昔沧桑之感慨。 〔42〕金粟堆:即金粟山,在今陕西蒲城县,玄宗泰陵在焉。两臂

合抱曰“拱”。玄宗以广德元年(763)三月葬泰陵,至大历二年已近五年,故曰“木已拱”。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墓之木拱矣。” 〔43〕瞿唐石城:指白帝城。依山石为城,下临瞿塘峡,故云。萧瑟:萧条冷落。〔44〕玳筵:以玳瑁装饰坐具之宴席,称玳筵,犹言盛筵,即指元持宅中的宴会。急管:急促的管乐声。曲复终:既指宴会结束,亦指李十二娘舞剑器结束。“复”字,照应序中所云开元三年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之事。五十年前观公孙舞,正是开元盛世;五十年后,观公孙弟子舞,已是大乱之后,所谓“五十年间似反掌”,故云“乐极哀来”,遂寓无限感慨。 〔45〕老夫:杜甫自谓。〔46〕足茧:足生胼胝,俗称腻子。杜甫漂泊奔走,故足上生茧,行走不便。《入衡州》诗云:“隐忍枳棘刺,迂延胝胼疮。”转愁疾,足茧行迟,反愁太疾,临去而不忍其去也。疾,速。

冬　至

年年至日长为客[1],忽忽穷愁泥杀人[2]。
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3]。
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4]。
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是三秦[5]。

大历二年(767)冬至在夔州作。诗人因长期漂泊之苦,而忆长安在朝之时,感慨良深。上二联写旅居冬至,客途久滞,老病穷愁,此时冬至风俗自亲,而于为客之人何益?下二联因忆长安冬至,由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故有心折路迷之慨;心折则穷愁转甚,路迷则久客难归。其上下两截相扣,联联又相扣,可谓针线细密。

〔1〕至日:即冬至日。长为客:杜甫自乾元二年(759)弃官客秦州,至今已有八九年,故云。“长为客”三字,为一诗纲领。 〔2〕忽忽:恍惚失意貌。泥(nì):软缠,胶滞。年年为客,穷愁无已,似在有意缠人不放。〔3〕江上、天涯:俱指夔州言。吾独老:则别人或不如此,“独”字凄怆。自相亲:人自相亲,而不与我亲,正客中苦况。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4〕杖藜:持藜茎为杖,泛指扶杖而行。丹壑:红色的山谷。鸣玉:“乘马鸣玉珂”的省文。玉珂,马勒以贝饰之,色白如玉,行走振动则有声。紫宸:殿名,在长安大明宫内。甫任左拾遗时有《紫宸殿退朝口号》诗。二句谓我丹壑杖藜之际,正是长安百官散朝之时。二句感叹荣枯悬殊。 〔5〕心折:犹心碎。心大不过方寸,故曰寸心。寸心既折,故曰“无一寸”。三秦:即今陕西关中地区,此指长安。诗言我漂泊独老,诸公尚在朝中,荣瘁悬殊,每念及此,不觉肠断心碎。“何处是”,正是心折之语。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1],
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2]。
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3]。
且脱佩剑休徘徊[4]!
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趋珠履[5]?
仲宣楼头春色深[6],
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7]!

大历三年(768)暮春在江陵(今湖北荆州)送别友人王郎作,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抑郁悲愤之情。王郎,不详何人。杜甫在成都

作《戏赠友二首》,其二曰:“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当即此人。司直,官名。一在大理寺,一为东宫官属。全诗共十句,上下各五句,“每四句后用一单句,单句虽一语,实是一段文字。篇法、调法,并为奇绝。”(《杜园说杜》卷八)即前五句押四平韵,劝慰王郎勿醉酣拔剑悲歌,以其有翻风跋浪之奇才;后五句押四仄韵,遥想王郎赴蜀干谒侯门之惨状,惟望知己遭逢,以慰我衰老之人。可谓气势突兀横绝,跌宕悲凉。

注释

〔1〕酒酣:半醉。左思《咏史八首》其六:“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拔剑斫地,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斫(zhuó):用刀斧砍。 〔2〕拔:提拔,拔擢。抑塞:犹抑郁,谓才不得展。磊落:光明坦荡。 〔3〕二句以大木大鱼为喻,比王郎之才华过人,终当为世用。豫章:大木,樟类。《神异经·东方经》:“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尺,本上三百丈。”白日动:树大则风大,白日为之动。跋浪:犹乘浪。沧溟:即碧海。鲸掀巨浪,沧溟为之开。浦起龙云:“‘白日’、‘沧溟’,喻当时之有势力者。白日为动,沧溟为开,正其必能见拔处。”(《读杜心解》卷二之三) 〔4〕脱:取下。徘徊:犹豫不决,指哀歌之态。既能翻风跋浪,奇才终当大用,何须拔剑悲歌耶?故曰“休徘徊”。 〔5〕时王郎将西入蜀。诸侯:即指蜀中节镇。得:得其信任。锦水:即锦江,在成都。棹:划水行船。趿(sà):《说文·足部》:“趿,进足有所擷取也。”珠履:缀珠之鞋。《史记·春申君传》:“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二句谓王郎西去成都干谒诸侯,将去做谁的上客呢?向何门:戒其谨慎择人。 〔6〕此句点明送别之时、地。王粲:字仲宣,避乱荆州依刘表,曾作《登楼赋》,后人遂称其所登之楼为“仲宣楼”。

〔7〕青眼:《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待贤者以青眼,待不肖者以白眼。高歌:犹放歌。吾子:相亲之词,指王郎。望:望其得遇知己以施展奇才。眼中之人:指王郎。陆云《答张士然》诗:“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邢

邵《七夕》诗:“不见眼中人,谁堪机上织。”浦起龙曰:“在王则劝之‘莫哀’,在我则‘高歌’以‘望’,照耀生动。结又以单词鼓励之,以为‘眼中之人’,如吾者则老而无所用耳,言下跃然。”

江 汉

江汉思归客[1],乾坤一腐儒[2]。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3]。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4]。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5]。

题解

大历三年(768)秋作。这年正月,杜甫由夔州出峡东下,秋由江陵去公安。这一带长江因西汉水(嘉陵江)汇入,故称江汉。诗中写江上行舟所见景象,以及引发的感慨,表达了诗人年迈而犹壮心不已的精神。此诗写景简约,情景交融,句句精警。

注释

〔1〕思归客:思归故乡的游子,作者自指。 〔2〕乾坤:犹天地。腐儒:迂腐的儒者。与《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同意。 〔3〕二句慨叹自己像片云一样飘荡于远离故乡的天边,与孤月共度长夜。情虽凄苦,景却阔大,忧思深沉。永夜:长夜。 〔4〕落日:比喻暮年。时作者五十七岁。心犹壮:壮心犹在。此即曹操《龟虽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病欲苏:病要好了。苏,苏活,指病愈。二句触景起兴,情景交融,意境阔大而豪壮。 〔5〕二句用老马识途的故事说明自己还可以为国家作些贡献。《韩非子·说林》:“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

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焉。”二句谓老马不必求其长途奔驰，但其智可用。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1]，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2]，乾坤日夜浮[3]。
亲朋无一字[4]，老病有孤舟[5]。
戎马关山北[6]，凭轩涕泗流[7]。

题解

岳阳楼，即岳州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城门西楼，俯瞰洞庭湖。杜甫大历三年（768）正月中旬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经江陵，过公安，舟抵岳阳，已是岁暮，这一年他全是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的一叶孤舟中度过的。以年老多病之身，登上岳阳名楼，放眼八百里洞庭，自是感慨万千。故首联抚今追昔，正寓无限感慨。颔联极写洞庭浩瀚无际的壮阔景象，语虽雄浑豪健，但亦寓家国身世之感。故下截自怜身世，举目无亲，老病孤舟，忧怀国事，戎马关山，涕泗横流，可谓泣尽继之以血，令人感叹嘘唏，不能自已。黄生评曰：“前半写景，如此阔大，转落五六，身世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结构凑泊极难。不图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一等相称，宜使后人搁笔也。”（《杜诗说》卷五）此诗的可贵之处，是景中有人在，诗中有人在，更有格在。这所谓“格”，正是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刘辰翁谓其“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卷十九），胡应麟誉为盛唐五言律第一，王士禛赞为“千古绝唱”，实不为过。

注释

〔1〕洞庭水:即洞庭湖。 〔2〕坼(chè):分裂。大致说来,湖在楚之东,吴之南,中由湖水分开,故曰"坼"。 〔3〕乾坤:指日月。《水经注·湘水》:"(洞庭)湖水广圆五百馀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4〕字:指书信。 〔5〕老病:杜甫时年五十七,身患多种疾病,故云。有孤舟:谓水上漂泊,只有以舟为家。 〔6〕戎马:指战争。据史载,大历三年秋冬,吐蕃屡侵陇右、关中一带,京师戒严。因其地在岳阳西北,故曰"关山北"。 〔7〕凭轩:倚楼上栏杆。涕泗:眼泪曰涕,鼻涕曰泗。涕泗流,犹言老泪纵横。张载《拟四愁诗》:"登崖远望涕泗流。"

蚕 谷 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1]。
焉得铸甲作农器[2],一寸荒田牛得耕[3]。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4],男谷女丝行复歌[5]。

解题

大历四年(769)在湖南作。久经战乱,农桑荒废,民生凋敝,饱经漂泊之苦的诗人,渴望停止战争,恢复生产,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诗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注释

〔1〕向:将近。甲兵:喻战乱。据史载:大历三年,商州兵马使刘洽反,幽州兵马使朱希彩反,四年,广州人冯崇道、桂州人朱济时反,吐蕃又连年入侵,河北藩镇拥兵割据,故曰"无有一城无甲兵"。 〔2〕焉得:安得,怎得。

铸甲作农器，将武器销毁做成农具。《洗兵马》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则更进一层，铸甲为器，恢复生产。　〔3〕一寸：每寸。意谓不荒废一寸土地。　〔4〕烈士：指战士。滂沱：大雨貌，形容泪落如滂沱大雨。　〔5〕男谷女丝：即男耕女织。行复歌：一边劳作一边唱歌。指人民安居乐业。行，犹作。

朱　凤　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1]。
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劳劳[2]。
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3]。
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4]。

题　解

大历四年(769)在湖南作。朱凤，红色的凤凰。古人以凤为神鸟，称为鸟王。常以喻贤能之人。此则作者自喻，抒其孤栖失志犹不向恶势力低头之怀抱。

注　释

〔1〕潇、湘：湖南二水名，此泛指湖南。衡山：即五岳之一的南岳，一名岣嶁山，在湖南境内。山有七十二峰，以祝融、天柱等五峰为最大。杜甫《望岳》诗："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朱鸟，即朱凤。嗷嗷：愁叹声。
〔2〕长顾：引颈远望。曹：同群、同伙、同道。口噤：闭口不作声。劳劳：惆怅忧伤貌。二句谓朱凤生不遇时，孤独失意。　〔3〕愍，同"悯"：怜恤。百鸟在罗网，喻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4〕竹实：竹子所结之实，又名竹米，传为凤凰所食。鸱枭(chī xiāo)：即猫头鹰。古人认为是一种恶鸟。枭，又作"鸮"。比喻压迫平民百姓的贪官恶吏。《庄子·秋水》："南方有鸟，其

名为鹓雏(亦凤类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即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此化用其意。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1],崔九堂前几度闻[2]。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3]。

题解

大历五年(770)春流寓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作。李龟年,玄宗时著名歌唱家。安史乱后,流落江南,与杜甫相遇,遂有此诗。此为杜甫七绝名篇。诗写今昔盛衰之感,身世蹉跎之叹,大开大阖,言简意赅,寓慨深沉。前二句忆昔,后二句慨今。"寻常见"、"几度闻",言己与李龟年早就相识,且交情颇深。今老朋友久别重逢,又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本应兴高采烈、喜不自胜才是,但是不然。"落花时节",既是指落花纷纷的暮春时令,又寓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彼此的衰老飘零,社会的凋敝丧乱,都在其中。一个"又"字,绾合过去和现在,今昔五十年的盛衰变化尽在此一字中。孙洙曰:"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少陵七绝,此为压卷。"(《唐诗三百首》)

注释

〔1〕岐王:玄宗之弟李范。岐王宅在东都洛阳尚善坊。寻常:犹平常。寻常见,即经常见。　〔2〕崔九:原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为玄宗宠臣。《旧唐书·崔涤传》载:"涤多辩智,善谐谑,素与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党诛,玄宗常思之,故待涤逾厚,用为秘书监,出入禁中,与

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后赐名澄。”李范和崔涤都卒于开元十四年(726)。　〔3〕落花时节：指暮春。君：指李龟年。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